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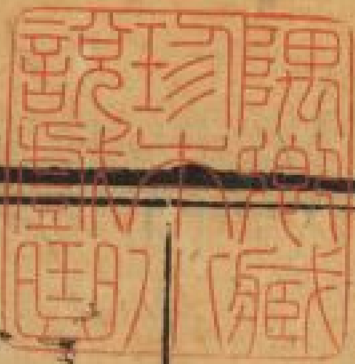


癸巳仲夏

臺灣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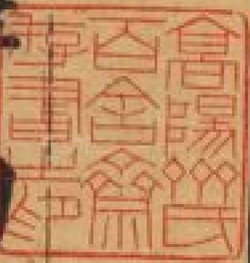
求無不獲齋刊





序

余司鐸南詔於乙丑春獲交









珠浦江子東旭蓋循循然重厚博物君子也嗣出其所輯臺灣外記三十卷屬序於余余讀其書起於擁衆明季迄

於歸順我
朝垂六十年其閒島嶼之阻絶城
壘之沿革鎮弁營將之忠佞
勇懦以至
睿謨之征討招徠沿海之戰勳區
畫靡不瞭如指掌筆力古勁
詳確有龍門班掾風其書專
為鄭氏而作始於明太祖非
著明之始所以著鄭氏之始
也首誌顏思齊所以著鄭芝
龍之始又以著臺灣開闢之
始也至於紀闖賊之流禍載

馬相之擅權列三藩之反側藉爲鄭氏引線故不詳其說非具有三長者不能也按成功以隆武賜姓逃竄海外奉閏運攷朔三十有七年仗義守節庶幾田橫之遺然以我

朝覲之則固勝國游魂海隅窮魄律以犯邊梗化夫復何辭致

惟我

皇上神功聖烈度越千古而鄭氏叛則討之服則撫之又仰見

皇仁浩蕩格外矜宥聿成中外一

序

統之治億萬年丕丕基定於
此矣是書以閩人說閩事詳
始末廣搜輯迴異於稗官小
說信足備
國史採擇焉余故樂而序之
康熙甲申冬　岷源陳祈永



鄭氏世次

鄭芝龍　字飛皇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人在日本國娶
翁氏生森繼娶顏氏生子四恩蔭渡襲

鄭成功　芝龍長子名森字大木南安學生員隆武賜姓朱
名成功妻董氏容先長女生子十經聰明睿智寬
裕溫柔發年三十九卒於臺灣

鄭經　成功長子字元之妻唐氏顯悅女孫無出陳氏生

子六壆埉以下幼未詳年三十九卒於臺灣

鄭克壆

經長子才能剛正令其監臺迨經死馮錫范譖壆諸叔以螟蛉說於董氏共謀殺之年一十八妻陳氏永華女翰林夢球妹懷孕盡節人無不嘆之

鄭克塽

經次子投誠封正黃旗漢軍公妻馮氏正白旗漢軍伯錫范之女

附記

鄭氏起事於天啓元年至康熙癸亥歸誠共六十三年

臺灣外記目錄

第一卷
江夏侯驚夢保山　顏思齊敗謀日本
第二卷
蔡善繼出海招安　盧毓英陸鵾被獲
第三卷
往舊鎭芝龍就撫　戰赤湖劉香殞命
第四卷
登煤山明祚攸終　定燕都我　朝一統
第五卷

唐監國福州假號　黃道周南京盡節
第六卷
肇慶府桂王僭位　曾厝鞏施郎逃生
第七卷
困漳州金礪解圍　逃舟山魯王入海
第八卷
國軒合謀歸鄭藩　甘煇用火破仙遊
第九卷
獻海澄黃梧歸誠　護國嶺格商被斬
第十卷
成功敗績于江南　甘煇死節于崇明
第十一卷
何斌獻策取臺灣　黃梧密疏遷五省
第十二卷
入緬甸桂王受辱　閱祖訓成功歸天
第十三卷
周全斌金廈大戰　陳永華東寧建國
第十四卷
施琅督兩疏進剿　王巡撫遺疏開界
第十五卷

明尚書入閩議撫　范總督抵任上疏
第十六卷
下漳州啓泰死難　逼海上三藩俱舉
第十七卷
黃芳度畏迫詐降　耿精忠見敗修好
第十八卷
援南邦之信遇敵　破清漳吳淑獻城
第十九卷
平福省范公死節　戰龍江許耀逃竄
第二十卷
敗七府國太執法　入潮州進忠歸正
第二十一卷
劉國軒大鬧江東　段應舉被困海澄
第二十二卷
國軒率衆圍泉城　啓聖具題復遷界
第二十三卷
盛天府克壓監國　坂尾寨吳淑喪身
第二十四卷
劉國軒單騎救主　陳永華墮計辭權
第二十五卷

錫范爲壻弒克壓　啓聖保題請施琅

第二十六卷

施提督連疏議勦　姚部院遣使再撫

第二十七卷

克塽信讒斂百姓　藍理負傷攻澎湖

第二十八卷

江勝邱煇雙盡節　國軒艮矓遁臺灣

第二十九卷

武平伯力勸納欵　寧靖王一門殉烈

第三十卷

施將軍議留臺灣

大清國四海太平

目錄終

臺灣外記卷之一　天啓辛酉年至崇禎己卯年共十九年

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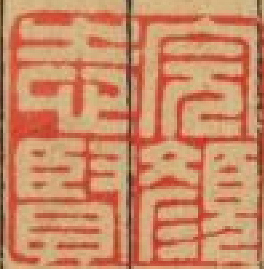
江夏侯鷟夢保山　顏思齊敗謀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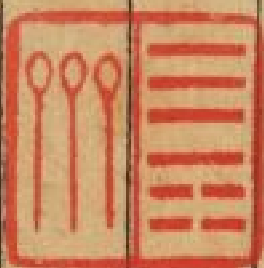
前明太祖朱姓諱元璋字國器濠州人（今江南鳳陽府）于元至正七年日和陽起兵渡江收納英傑驅除羣雄至戊申歲御位于金陵改稱南京（今江南省）驅逐一十六載始廓清宇宙方命江夏侯周德興設立衛所安插有功將士德興從山東登萊青莒由浙江寧紹台温等處會同有司酌議踏勘設置分封迨入閩至泉州建永寧衛過石井安平地方見龍勢飛騰山環而相顧水潮而有信旗鼓顯耀印劍生成徘徊瞻玩憶奉命時











曾受密旨斷沿邊孽穴今觀此地應爲開剏遂傳南安知縣楊任志取討人夫備鑿鍤是夜德興忽夢二人跪告曰公奉旨斷踏地脈斬除孽穴適觀此處飛騰踴躍疑惑於懷欲爲開斷以銷國患但此地不然發脈於臨汀起伏于紫帽蟠騰隱現寶蓋安江其左輔右弼氣象萬千上帝業命余保護此土以俟後來之有德者葬其中應出五代諸侯爲國朝嘆氣幸勿輕爲開斷以違帝命謹記謹記

評 今古盛衰皆有數 聖明空算滿盤棊
曰 雖然識破機關處 三尺冥冥自主持

德興驚覺漏方三鼓細思此夢甚異明是此處山神奉上帝命在此守護求我勿得擅開後來當出此五代諸侯爲國朝嘆氣輾轉思維當再爲審詳酌奪次早德興按夫役親登嶺上遙望波濤洶湧山勢嵯峨發跡環遶不但尖圓秀麗氣槩雄壯及山盡水窮愈玩愈有意味再步山巔見大石鐫海上視師四大字旁宋朱熹書誌曰先賢業有明鑑此乃天數豈可違逆徘徊而下散其夫役至同安地設高浦所濬一井于來龍之白鶴山上深十餘丈鎔化生鐵數千斤傾入井內其所前有大石二十八塊每石令匠分劈兩片舊志云白鶴山珠蟾案誰人葬得著民王氣一半故德興有是舉渡江沿金門所即浯洲中左所即廈門又遣鎮海衛以及陸碣懸鐘銅山諸所畢會同軍門請旨分給有功將

十然後從潮惠建衛所入廣東設置回京復命

按此地宋朱文公諱熹初除同安主簿經過此處觀鴻漸山木星拋秀喜其地迨至山上見海潮洶湧五馬脫氣遂令匠勒海上視師四大字於石及江夏侯周德興建銅山所城設四門而塞其北從未有發科甲者至巡備兵道蔡潮點軍至銅見北門不開哂江夏侯之未全識地理當開以收逆水令人挖之內豎一石書遇潮則開四大字潮嘆服曰夏侯眞神人也從此銅山文物濟濟

後此地被鄭達德遇異人廖明師爲之指葬名爲五馬奔江

達德無古高祖傳其孫紹祖芝龍父充泉州庫吏是年萬曆甲辰三月初十日春暖融和天氣晴明厦門忽爾雲霧四合電雷閃爍霹靂一聲海渚旁開一石甲卷隸篆鳥跡識者文之曰

艸雞夜鳴長耳大尾銜鼠千頭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揚眉於東儲陷馬耳生女滅雞十倍相倚志在四方一人也衛庚小熙線太平伊始

人咸不解其語十八日辰時芝龍生其母黃氏夢三婦人引紅霞一片堆於懷徐而採抹地下表名一官越戊申一官五歲紹祖送啓蒙取名國桂顯聰明庚戌一官七歲讀書放午歸於途戲石過觸誤中太守蔡善繼紗帽繼失驚遣人擒入紹祖始爲免巾請罪善繼見一官眉目清秀氣宇軒昂贊之

日此寧馨兒也賞而釋之
天啓元年辛酉一官年十八性情蕩逸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潛往粵東香山澳尋母舅黃程程見雖喜但責其當此年富正宜潛心無故遠遊擅離父母一官詭答以思慕甚殷特候起居非敢浪遊程留之至天啓三年癸亥夏五月程有白糖奇楠麝香欲附李旭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然前日本與今不同今之日本凡船隻到港人都入柵中拘束不許四處散歇交易只許六十萬兩各船攤開數足將餘貨發還給水米蔬菜駕回昔之日本最敬唐人（凡各洋悉唐朝與通故稱中國人曰唐人）船一到岸只有值日庫街擊頓公司貨物（公司乃船主的貨物洋船通稱其）餘搭客暨船中頭目夥記貨物悉散接居住轉爲交易婦人雖跣足蓬頭而姿色羞花宛如仙女且頭髮日日梳洗熏以奇楠不似中國抹以香油也客至其家最敬者或茶或酒杯盞必擦以頭髮然後斟而送客其奇楠氣味齒頰生香所以抵日本者老誠亦被迷墮况一官正在方剛之年乎亦是天數該然赤繩繫足本街有倭婦翁氏（倭日本別號）年十七大嬌絕俗美麗非常見一官魁梧奇偉彼此神交苐不得（非爲雙栖）妁一耳一官遂聘之合卺後隔冬住下（凡洋船乘風而回者故曰隔冬而未回者）時有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姓顏名思齊字振泉年三十六身體雄健武義精熟因宦家欺凌揮拳斃其僕逃日本裁縫

爲生居有年積蓄頗裕疏財仗義遠邇知名是歲天啓四年甲子夏唐船販日本者甚多思齊與大赤般財副楊天生交稱最好天生字人英年三十泉州晉江人也（赤般船名財副管理一船貨物）算法精敏最熟大刀且言語便捷桀黠多智朝夕盤桓遂成水乳一日偶共飲微酣思齊嘆曰人生如朝露耳若不能揚眉吐氣虛度歲月羞作骯髒丈夫天生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志者亦若是長兄有此雄畧何愁久困以余度之此地可圖思齊嘆曰吾亦有心久矣其奈力微何天生曰先以得人爲要弟當憑三寸不爛舌鼓動各船之傑者尊拜我兄爲盟主然後徐徐說之則事可成矣思齊曰此非吾弟不可事成富貴與共聞李德船中有一姓洪名陞爲人慷慨豪邁甚好藤牌天生曰與弟最厚字杲卿年方二十六係興化府莆田縣人其遠祖至同安因而在同住家藤牌正跳七尺倒跳一丈思齊思此人當招之天生曰他亦極慕長兄名譽二人談得投機直至酩酊方別次早天生邀陳勳同到張弘船中弘字子大泉之惠安縣人剛直勇敢能舉五百觔青石徧行教場一回面不改容故號爲鐵骨張弘適陳德林福亦在船中福字振祖手足便利渾號深山猴善使標鎗炮火泉之同安人天生敘談之際就提起拜顏振泉爲盟主之事衆咸喜爲林福舉李英莊桂楊經三人年少義俠陳衷紀舉林翼黃

碧張輝王平黃昭五人福卽同天生往招李俊臣臣名明漳
之南靖人風流灑脫甚精鈀頭俊臣許諾天生等回於途遇
鄭一官與何錦天生招之一官舉高貫武藝超羣並余祖方
勝許媽黃瑞郎唐公張寅傅春劉宗趙鄭玉等共二十八人
於六月十五日大結燈綵香花牲儀列齒序行以鄭一官爲
尾弟禱告天地雖生不同日死必同時之語畢燒化紙錢衆
拜振泉爲盟主大開筵席暢飲而散自此之後親契友愛勝
於同胞惟天生每用言挑撥諸人說日本地方廣闊上通遼
陽北直下達閩粵交趾眞魚米之所若得佔踞足以自霸陳
衷紀陳勳張弘洪陞高貫五人咸動心向振泉謀曰天生所
言誠是大哥不可失此機會振泉曰公等如兒戲然奪人之
國豈爾我數人而可洪陞曰非此之謂未知大哥如何大哥
意若决則吾會中諸人立呼可就毋煩周折其餘當徐徐誘
之則大事成矣振泉曰事當密祕觀人而言倘一造次生命
攸關諸人領諾而去洪陞張弘楊天生既得思齊實意欲往
李明船中途從炮臺經過見守臺倭番整肅羅列火炮齊備
天生猛省一驚顧陞與弘曰炮臺如此嚴謹如此整備恐難
下手陞笑曰炮臺裝謹不過見我們船欲起身加意提防耳
此何必介意天生曰君既胸有成算試畧陳其槩陞曰兩臺
倭兵不過百有餘人所恃者惟數門大炮以弟愚見每臺只

用膽勇者五六十人或清晨或黃昏乘其交換無備時衝入將守炮者砍倒炮車扭轉連放數門彼知所恃者已爲人奪安有戰志另擇一位驍勇者統之從中赶殺再分百人兩邊放火喊殺則可得矣天生點首曰所見畧同遂到明船與高齊李英傅春等商議英曰不乘此時齊集舉事更待何時弘曰言之誠當不勝於終年波浪馳逐乎天生曰還須與大哥酌定衆曰然同到思齊寓中天生述衆意勸速舉事齊曰凡事當料己料人方保萬全豈可苟且倘畫虎不成反類狗天生曰兄所慮者恐人必未一乎齊曰然天生曰俟十二日弟設數席請諸位令其各書名押號並密約策應備敵之計齊曰此最要著賢弟宜亟行之十二日天生治席請二十七人咸至依次而坐酒至數巡天生向陳衷紀曰今歲我們舡隻不知交易幾多貨物配搭不知幾多飳金計搭幾多板銀計搭幾多何船得利何船虧本衷紀曰別船不知就弟舡中計數處頭大約獲利無幾天生曰冒波濤而涉風險不能得利亦就難了杲卿曰生理都好奈此中抑勒不與我們親自交關憑他當事掣肘京客尙有三年不得貨者子大突曰我們出於千波萬浪之中反爲倭奴束縛將幾間板屋放一把火大家焚了罷怕他錢銀不是我們的天生只管搖頭衷紀曰長弟不用搖頭子大之言大都不錯弟亦有心久矣恨無首

領提調耳今日大哥在此衆人協力衝鋒破敵之事弟獨任之天生曰二位酒言我等至此頂履別人天地休作兒戲思齊曰幸座中都是我們若有外人豈不惹出事來衷紀曰小弟之言實出肺腑其非醉語杲卿曰人生貴適志耳碌碌何爲凡我在座聽弟一言衆曰謹聽鈞諭杲卿曰今日此會實乃天緣生於中國而獲聚一島況大哥德望素爲人欽仰共扶爲主乘時踞此同享富貴何如衆大喜曰是天生杲卿即斟酒一杯禱告天地曰座中諸人苟有異心者天其殛之禱畢又斟酒一杯共扶思齊上座環跪曰今日之事大哥主之富貴與共生死勿替若有違約束者鳴鼓共誅思齊曰諸位莫非醉否何鹵莽若是天生曰大哥勿太執我們所言實從心出今日化家爲國在此舉敗禍殺身亦在此舉幸爲主決莫作婦人之仁齊曰賢弟今日醉言恐明朝酒醒悉都忘卻豈不誤事天生曰懇立个規矩方可杲卿曰有理在此衆人各書名僉號以便調度衆欣然曰言甚有理遂各按名下書押畢遞與思齊曰願聽約束思齊曰齊實不才因一日之長旣蒙推之凡事當聽吾言共成富貴衆咸曰毋再反悔即赴湯火亦不敢辭飲至三鼓方散甫出門見天昏地黑雨箭風刀飛沙走石鼓浪興波令人震怖天明閧說海濤中有物長數十丈大數十圍兩眼光爍似燈噴水如雨出沒翻騰鼓舞

揚威莫當遍國集觀戚戚稱異焉閱三晝夜方息空中恍有金鼓聲香氣達通衢翁氏正在肚疼昏迷間夢同衆人岸上觀大魚跳躍對懷直冲驚倒醒來卽分娩一男一官聞之不勝喜躍方扶在氈踏腳上座忽聞四處吶叫救火一官忙啟戶視之見衆人齊來門首作躊躇狀問曰列位火在那裏起衆曰都見是你家失火故羣來救至此又無豈不怪異一官曰我家那有火起或是拙荊臨盆燈火射出衆人方知翁氏生子俱向一官作賀曰令郎後日必大貴我們眼見光亮達天非髣髴也一官謝不敢衆散去翁氏忙問一官曰外面何故這般喧譁一官將衆人之言說了一徧翁氏曰此亦奇異我方纔疼絞之時略定睡去如日在岸上看那大魚一般搖擺騰翻冲我懷中驚倒醒來遂產一官曰想此兒必有好處當祕之善爲撫養正秋七月十四夜子時也一官自生子見火光耀室與夢中之奇心暗喜焉思齊率衆拜賀過三朝十二日思齊遣人請一官至寓叮曰此番舉事惟汝年輕汝須慎言語切勿轉漏於婦人之耳一官曰大哥不須過慮丈夫作事自有定見豈肯向兒女嗷嗷齊曰如此足見賢弟少年練達忽天生呆卿至問一官曰數日忙甚姪兒想都乖巧一官曰月裏孩子聊且過日天生曰這就是好但弟婦面前此事不可與知齊曰今日正爲此特請他來叮囑恐其少年失於

檢點倒亦老練矜持杲卿曰如此纔是丈夫所爲一官曰事貴速恐躭延日久人多誤事齊曰總在八月間矣天生曰業已通知各位一應索路帆席收拾齊備乘秋潮將船悉放浮水所有柴米蔬菜加借配足使倭人不疑船中軍器炮火全賴杲卿與子大二位調度其中路統衆併上將軍衙者袁紀西路奪炮臺領人釘炮者子大搶入東炮臺督人扭轉炮車放炮者俊臣由東南率衆喊殺者莊桂其陳勳從西北角抄入放炮喊殺大哥與一官領一隊沿海接應小弟與李英統人分路接應其調度各船杉板預備者楊經派定在鼂大哥可著人傳諭期在八月十五早思齊接鼂閱完將鼂交一官令他前去密傳一官隨到各位遍知調度八月初四日各船悉放落港心整頓收拾靜候十五日舉事十三日楊經壽誕衆備禮作賀經留衆飲獨李英酒多乘醉而歸倭婦王氏接入殷勤伏伺於情濃之際英將十五日欲併國王事悉吐露篤王氏曰炮臺兵許多炮又大如何做得英大笑曰你眞痴婦我們這些唐船就許多人又舊唐多少人合做幾路放火的放火占炮臺的占炮臺幾个倭兵何足介意但你勿驚慌王氏曰有爾作主我豈驚慌遂與英摟擦昏睡去至天明英忘卻醉後語梳洗畢出門調理諸事王氏即請伊兄六平到家將英夜間所言一一遍知囑其收拾貨物免臨時慌張

王六平後開巨行有心人也聞此言而自忖度曰此輩做起其害匪淺出首爲是就詭應曰我就去收拾忙轉身到值日街尋値日何必登六平曰爾可知這些唐人做的勾當麼登曰不知汝胡這樣慌忙六平曰唐人結黨約在明朝就欲焚殺併奪登曰汝有何據而知其詳六平將李英昨夜醉後對伊妹之言細陳登曰果有是事速同爾去見當事以便啓王必登帶六平到當事楊復門首問守門者曰裏面誰在守者曰翁翌皇在焉登曰可有唐人麼答曰無登囑六平汝且暫站我先去報明纔來叫爾六平點首登入楊復望見問曰爾今日値日來此怎麼登曰有要話欲回復曰甚麼話這樣要緊登曰可有唐人在此否復曰只翌皇爾我三人登曰此就說也無妨將六平所言伊妹始末一一陳說復曰王六平呢登曰現在門首復曰叫他進來登出叫六平入見復曰唐人是如何做事爾焉知其詳當確實有據不可妄生枝節六平曰我原不知其情因李英是我妹夫昨夜乘醉歸家與我妹說其始末囑勿驚慌故此舍妹早間叫我過去商量我知而不言罪同叛逆特來出首復曰然有之我此數日見唐人備辦物件收拾器械與往歲不同今汝妹之言大約不虛此乃土地之靈王上之福翌皇爾且回去別日來清數爾亦外面打聽我領他去啓王翌皇就辭出來忙奔到家見一官抱孩

子同女兒在氈踏縣上頑耍（翌皇翁氏父一官之丈人）忙曰一官不好了爾們唐人做的勾當被李英妻舅王六平出首纔去啓王就有兵出來擒拏汝可速下船逃生一官聽見魂不附體飛跑出門恰轉西撲面遇天生杲卿子大三人一官忙提於旁曰不好了事已洩漏王兵即出可快傳下逃走我去報大哥三人聞說分頭轉傳各人一官奔思齊寓中正遇陳衷紀莊桂高貫余祖何錦傅春在許計議忙曰我丈人來說王六平出首事已敗露王兵即來擒拏快些下船齊曰你們快去傳說各人速速下船只陳衷紀傅春二人同一官思齊各執大刀奔至海邊見唐人紛紛亂竄正十四日未刻秋潮已漲各船

杉板本處花葉（日本小舡名）港灣泊岸邊思齊忙喚衆人下船都各各爭先急搖到大舡起錠的起錠起帆的起帆當其慌忙之際遙見倭兵亦四出擒拏乃是必登隨楊後啓王王傳鎮國將軍到正在疑惑間欲差人來喚李英說實而四處偵日見唐人鼎沸造反王隨傳兵馬齊出撥將前去謹守炮臺放打唐船岸上有走不及者或伞海挻無船者有奪爭上船而船覆者有得上船而急搖者思齊招吶快來抽起杉板開駛出口思齊一船正要開頭炮臺上大炮連發倭人亦慌忙兼之潮落風又微順各船亦港轉頭坐潮緩緩而行雖炮聲不絕御無壞船一个時辰船咸出口思齊站在尾樓上見將到

洲仔尾令人放炮打招旗傳令今晚暫泊此處議事但思既倖脫虎口船不急去而就泊港外豈不虞倭人出追乎日本因前犯浙閩粵東三省邊界擄掠陷城總制胡宗憲令大將戚繼光追捕剿殺殆盡所剩回者可數國王從此將大小船隻去舵以絕不肖倭人出洋作反思齊籌之熟矣料他船隻缺舵難以追赶正傳灣泊諸船聞號炮悉一條鞭停住落碇各搖杉板到齊船中齊接衆人上船互相安慰畢乃曰幸脫此險不知諸兄弟可有失落否天生曰都下來了並無失落齊著團坐齊曰只差一日就得成事莫非天意若不是一官通知幾乎遭難此亦列位福氣但不知何由得知一官答曰是我丈人往楊復班中算數何必登領王六平出首說是英兄被酒漏言英兄嫂對尹兄六平說囑其收拾貨物因此六平得知正往出首楊復著我丈人且回就去啟王我丈人飛跑來家叫我快走出門就遇陞兄他們三位方說與知分頭通報因此得脫齊問英曰汝昨晚如何與弟婦說英曰醉了亦都不知有說甚麼話衆卿曰醉後失言往往有之今悔莫及且速商量退步齊曰出來共多少船隻天生起來點數共一十三隻當各分配支更聽吾號炮一齊放洋暫到舟山再作商量衷紀曰舟山何用若到舟山人都散了人散則孤立難以濟事依小弟管見將此十三隻船乘此秋風直駛臺灣

安頓天生曰此言有理齊曰就煩衷紀子大二位爲頭程日陛號帶夜放火箭以便觀望跟蹤天生曰如此卻好暫且過船料理衆各告別十五日天明思齊船中號炮三響各魚貫隨行計八晝夜方到臺灣卽安設寮寨撫恤土番然後整船出掠悉得勝焉故閩浙海邦咸知思齊等踞臺橫行一官父紹祖已死季弟蟒二後名芝虎同其四弟芝豹從兄芝莞附搭漁船往尋是以聲勢愈大

天啓五年乙丑秋九月顏思齊因往猪羅山打圍回來（卽諸羅縣）歡飲過度隨感風寒自知不起與天生諸人訣曰共事二載本欲與諸君取富貴豈期今日染此重病中途分別天生等慰之曰疾病人所難免時加調養自好何必過慮齊曰雖然奈大數已盡難與諸君揚帆波濤中耳言訖嗚咽而死天生等隨卽殯殮設位衆軍掛孝完百日方祭奠除靈十二月初二日天生集諸位商議再推一人統衆方可杲卿曰弟有一言奉告不知列位尊意如何衆曰所言合當豈有不遵之理杲卿曰我們這番作爲雖未得日本而禍不臨身兄弟們又完全此乃皇天庇蔭今欲再舉一人統領諸軍弟恐新舊愛惡不一倘苟且從事自相矛盾反爲不妙然統軍亦非易事當設立香案禱告蒼天將兩碗擲下連得聖筊而碗不破者卽擁之爲首管見如此不知有合衆意否衆曰此論最當庶

無後言隨排香案衆各拈香跪告畢依序向前拜祝兩碗擲下粉碎無一完者咸躊躇焉惟一官尚未擲又忽其年輕一官跪禱將兩碗擲下恰好一个聖筊碗不破衆皆駭然一官取起擲下復如前衷紀曰我不信取原碗當天禱告我等大哥己死欲推一人領諸軍天若相一官再賜兩筊衆願相扶又連擲兩聖筊碗不破間有不信者禱告擲下復如前如是者屢屈指計之共成聖筊三十衆齊鬨曰此乃天將興之誰能違之吾等願傾心矣天生曰當選吉日楊經曰初八日大吉我們尊拜一官爲首

按獵歷明季諸舉記事多說拜劍躍起遂扶芝龍爲首

又一說芝龍與陳衷紀陳勳等十八人各乘一舟亡臺灣爲盜風引梳帶攬而爲一各駭誓曰議以三通鼓而開者立爲主帥至龍忽開此皆互疑兩可難爲信也余先君諱美鼇生同時從永勝伯鄭彩翊弘光督師江上繼而福州共事署龍驤將軍印至丁巳改職歸誠往粵東連平州令末靡不周知口傳耳授不敢一字影揑故表而出之倘使當時即亡臺爲盜既名芝龍則成功從何而生於後作何附會鄭芝龍平鄭一官功題請致崇禎問林釬芝龍一官是一人耶或是二人釬幪然不能對奏曰臣待罪京師梓里之事不能詳知容查實回奏出

遂服藥死據云十船相連尙隔有十餘丈二十丈之間不知海船難比河船駕駛相近則兩船必有一船礙傷灣澳落錨若相近則兩船亦難獨全兩船且難相近何况十隻船之桅帶可攬而爲一乎附辨於末以待採風者擇焉

附紀芝龍從顏思齊爲盜時名一官至齊死結十八芝渠爲首名芝龍于招安之日重賂當道縉紳獨林釬不見其使不受其禮反其牘背署之曰人有向善之心而不與人爲善者非也與人爲善而又因以爲利者亦非也遂以義士鄭芝之龍收鄭一官功題報授職後釬拜相一日侍講崇禎偶問及釬以有人密奏其事不敢對附會其說出卽服藥死

衆欲以初八日扶一官爲首一官曰弟年譜在諸兄末豈敢越分天生曰此乃卜之於天豈可逆也一官曰旣卜之於天亦當决之於人前大哥在日諸公在上弟不敢置喙今日蒙舉爲首應有一番振頓上下分明賞罰雖親疎無異倘徒如前無上下之別無賞罰之令弟决不敢承此座天生曰不意吾弟年紀雖輕議論大有經濟呆卿曰經濟豈在年紀周瑜十三歲尙爲都督迨至赤壁專師程普不服及觀其調度甘拜下風今日吾弟所言衆願折節相事拱聽約束一官曰旣

承諸兄以天意相推見許但初八期亦太逼恐備辦不及況是戌日與弟命不合我看十八申日申子辰會合且備辦物件亦得從容天生曰如此最妙今要備辦何物一官曰旗幟者乃軍中威儀不可不新當一槩更換並中軍帥旗一面俾衆人咸知所尊糧餉者乃衆軍命脈不可不積專主要得其人船隻器械乃衆軍衛身以禦敵不可不堅利而時為修葺決策取勝須得籌畫佐謀之士爭先破敵全賴奮勇膽畧之夫鼓勵則賞罰當明榮辱則陞降必慎故令出俾衆知所尊然後進可取退可守不但踞此撮爾之土即横行天下誰敢與敵我今擇于十八日承接統領諸軍除佐謀督造主餉監守外另選十八位作先鋒衆曰謹受教一官曰我今為首取名芝龍吾弟芝虎芝豹芝莞芝燕其餘一十二名芝鳳芝彪芝麟芝豸芝獅芝鵠芝熊芝蛟芝蟒芝鸞等各寫就放盒內告天拈著者即名之以應十八日之數天生向衆曰據所言井然有條隨分遣備各色旗號並收拾器械物件候用十八日金鼓齊鳴三聲炮響中軍船上竪起帥旗一官即以天生為參謀袁紀子大為總監軍陳勳林翌為督造監守楊經李英管理一應糧餉杲卿為左右謀士自名芝龍其胞弟芝虎芝豹大功弟芝莞族弟芝燕餘十三芝當天拈就名數各拜天地祭獻海島以及舊主思齊畢三讓然後登座曰芝龍菲

材既承諸位推舉惟天在上可表厥心外則君臣之分不敢借私恩以害公內則兄弟之情亦不敢假公威以背義倘有不及仰賴諸公指示若在行間全仗諸公協力河山帶礪富貴與共衷紀曰公帥以正孰敢不正天生曰衆人碌碌全賴主公提調芝龍曰凡事豫則立故天時地利人和得一則可以有爲衆曰然遂設宴慶賀盡歡而散芝龍既爲衆所推統領諸軍即料理船隻整頓器械件件完備

卷一終

臺灣外記卷之二

蔡善繼出海招安
盧鏡英陸鵝被獲

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龍隻衆會義曰今諸務頗已就緒豈可坐老其師我欲領戰船十隻快哨三隻配坐前往金廈一以觀邊境二可取糧餉不知諸君意下如何衷紀曰主君此舉甚是夫人惰則力倦勤則思奮劉先主之所以泣髀肉生也芝龍即令杲卿衷紀調撥船隻並選精壯勻配杲卿二人前去派定開單送閱第一號先鋒芝虎芝燕第二號先鋒芝鶚芝豸第三號援剿芝彪張泓第四號援剿芝獬李明第五號衝鋒芝蛟芝鵠第六號中軍主帥參謀天生杲卿左右親軍

芝豹芝熊第七號護衛芝莞芝蟒第八號護衛芝燕陳衷紀第九號遊哨芝麟陳勳第拾號監督芝麒吳化龍每船各配六十人哨探艄仔二隻芝鳳芝鸞各配二十五人悉結發口糧一月擇三月初三日出師其餘林翌楊經李英高貫方勝傅春等領諸軍看守寨柵芝龍看畢曰說撥得宜但不知先往何處衷紀曰今南風已發呂宋船以及暹羅咬𠺕吧各港皆回可從澎湖下緩緩坐風半逆半順挨至甘吉等候芝龍依其議至初三日連舟出港行二晝夜初五早龍又令人上桅觀望望者回報曰看前面的山不是南太武是北太武（南武係漳鎮海衛地　北武係泉州同安地）龍曰夜來南風駛上爲是遂傳令各船

火炮軍器勿得參差初十日犯金門十八日犯廈門四月杪下犯粵東之靖海甲子地方時太平日久人不知兵衛所雖有指揮千百戶水澎金門遊擊欽依把總諸官悉承蔭襲寬衣大袖坐享君祿其所轄軍士亦應操點卯而已故芝龍得肆志遇船一鼓而擒登岸搶掠殆盡其畧有紀律者不許擄婦女屠人民縱火焚燒斬艾稻穀比乘風橫行羽檄飛報沿海戒嚴當事者咄咄一籌莫展惟查鄭芝龍係泉州府庫吏鄭紹祖之子六歲時曾受知府蔡善繼擲石不責之恩即起善繼泉州巡海道招安芝龍善繼抵任又奉巡撫朱欽相檄差旗鼓黃昌奇係泉州府禮房有口才與紹祖共事追善繼

爲海道委之齎諭出海招安時鄭芝龍統船隨風馳逐適逢雨水不順失於收成富者遏糶米價騰貴遊手好閒悉往投之芝龍將奪來船隻分配駕駛因而日盛邊將望風披靡不敢與敵偶燀洗諸船於湄洲忽報海道差官到芝龍延之上船昌奇曰數載違別果然一表魁梧眞將軍也龍曰流落海外久離鄉井凡諸親友有失候問今日何幸逐波濤而屈臨至此執手至官廳敘禮獻茶畢昌奇曰老拙與令先尊共事時將軍纔有六七歲頑耍丟石擲著太守烏紗帽本府自替將軍非凡將軍尚能記憶否芝龍曰兒童時事影響畧知昌奇曰現任海道卽當日將軍所擲之太守也龍曰向海道就是當日太府昌奇曰然知將軍揚名海外恐爲沈迷專遣老拙前來相勸有諭在此芝龍拆其諭曰

自你齡歲時儀表可愛豈料壯年海濱寄跡使聞之惻然諒情非得己耳今特遣旗鼓黃昌奇前來宣諭及你部屬人等幸勿久戀迷津須當速登彼岸本道當爲力請賣刀買犢永作聖世良民從此安插復業歸農坐享太平和好室家言出於衷幸其聽之此諭

芝龍觀畢曰海上弄兵原非本意因寄跡東洋受困倭人迫而成之今旣承道憲嚴命豈敢固執以負德意自與諸將領商之芝龍心感善繼之德遂傳集衆頭領曰我想飄飄海外

虛度歲月總無了局今道憲招安意欲就撫不知諸位心曲何如衷紀曰主公就撫道憲決然垂青我等並無夙昔之交雖今日藉主公餘庇倘後來道憲陞轉官勢羅織有司不諒那時進退維谷乞假我船隻仍回臺灣同李英等觀看主公得意紀等再來相尋未遲不知主公允否龍曰衷紀兄所言亦是一著豈有不聽之理呆卿子大陳勳等一十三人齊向前請命欲與衷紀同去龍卽撥大小船六隻糧餉薪蔬布帛器械俱各滿足分支過臺芝龍統船十二隻計八百餘衆同昌奇入泉州港詣轅門去衣帽龍與芝虎芝豹等二十人背綑泥首階下蔡善繼令釋其縛慰撫之曰爾原是有家子生在公門況又容貌堂堂雖你父己死汝應立志以圖上進光耀門閭何忽作亂階飄流海外而暴棄至此倘非本道豈能瓦全今旣翻然而悟貴於自新本道應爲汝詳請上憲通行府縣安插得所芝龍曰此實迫於倭番不得已也非芝龍敢萌此不肖之心善繼曰誰能無過第患知而不改今你能改自是完人將來功名未可量也龍等叩首稱謝出守候軍門安插回文

評曰　昔日高牙劍戟辱　今朝低首叩轅門
　　　一書非是能饒舌　欲報當年擲石恩

豈料巡撫朱欽相染病甚重一切事務悉暫閣起月餘方愈

檢閱文書見鄭芝龍已招安立批該道卽爲安插並將船隻軍器追存造冊報繳善繼見批卽著昌奇將鄭芝龍所帶人衆開造籍貫住址以候發文行縣安插一應軍器船隻另造冊以便繳芝龍許諾造完卽繳昌奇去芝虎說龍曰虎不可失威人不可失勢今當事舉動不過欲散我們黨羽耳黨羽散將來禍福未定不如乘今夜潮退揚帆而去龍問言俛首不答芝豹曰三哥所言誠是不可錯過追悔莫及龍曰逃負道憲一片好意芝虎曰不提道憲還可若提道憲早該去了龍曰何說虎曰道憲書獃如此安插我們以爲恩莫大矣安望其有格外乎況汝又未授有官職倘後來有事衙門深遠那時呼應不靈將奈何龍頓悟曰若非吾弟提醒幾乎爲其所誤遂囑芝虎等密傳收拾於是夜三更於船上放炮三聲隨潮而去

評曰　因無薄祿難羈絷　頓使英雄脫籠飛

芝龍卽將船隻人衆駛到閩頭外灣泊善繼聞報知龍仍逸去憤曰這輩小人反覆不測眞難憑信旣不受德化則當以法處之隨撥文行各衛所府縣整備以防劫掠另具文申請軍門時朱欽相內擢起程新撫朱之憑尚未蒞任勦撫之議因此耽延鄭芝龍得以從容將各船燂洗整頓帆篷索路軍器旗幟乘此北風遂下粵之海豐攻打嵌頭村又犯甲子靖

海二所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芝龍從粵回閩銅山沿海戒嚴全隊泊漳浦之舊鎮朱之馮檄驍將都司洪先春會把總許心素陳文廉等合剿（之馮字勉齋進士大興人）芝龍偵知令芝豹領船五隻敵先春芝虎領船三隻敵文廉芝彪領船三隻敵心素龍與芝鳳等率大隊從中接應又著芝鵬各領快哨三隻作遊兵救援遂進師相遇於連江將軍澳先春揮船合進互相攻擊自辰至酉衝突數十次未分勝負會潮泛漲風起流逆心素文廉二船被流所脫不能成隊先春首尾受敵無奈收入舊鎮檄銅山懸鐘陸鵝鎮海指揮千戶把總調撥精壯軍士前來配駕另弔附近沿海鄉勇各出備捕芝龍以先春收入舊鎮亦不追趕就鳴金收軍泊陸鵝外嶼忽細作報洪先春調各衛所軍士配船並鄉勇齊禦不日即出兵龍亦整船揀將欲決雌雄芝豹向前獻計曰洪先春奉巡撫差遣便於調撥何不將計就計破他龍曰計將安在豹曰乘彼在舊鎮調撥軍士鄉勇我帶一旅分爲兩隊登岸扮作鄉勇前去策應哥哥即統大隊攻擊俟將交鋒時我在岸上兩師殺起彼則水陸受敵一鼓可擒龍曰此計甚妙可乘今夜人靜悄悄帶衆登岸須要小心不可露出圭角豹曰自然相機而行哥哥亦速整舟師來豹將海豐搶的鄉壯旗幟豎起挑選二百人乘黃昏

帶芝麟上岸時洪先春調來銅山懸鐘二所軍卽配在船其
附近鄉勇令其按隊屯劄候齊日則放炮豎旗夜則定更伏
路提調周密芝豹於是夜領師登岸天明至鹽墩造飯食畢
緩緩而行至黃昏到舊鎮見諸鄉勇先至者咸安頓無混分
其半與芝麟曰汝往洲尾屯劄我在此安營若問你是何鄉
來的汝可應是浮南橋若再問你鎮海衛軍可來否汝可應
他隨後亦來了若問汝姓名說是楊德若問汝同來者是何
鄉汝說是湖西黃默倘外面有信彼船出港當看我這裏連
珠火箭起便一齊喊殺尋岸邊船隻毋論大小搶併合攻須
謹愼在意不可孟浪誤事芝麟依令往洲尾凡所過問者悉

照前答之先春見船隻收拾完備諸軍陸續將齊惟鎮海途
遠未到正調撥公配間忽瞭望炮響快哨飛報賊船至先春
卽發令各起鎮乘潮落冲出再至港口卽遇芝虎虎站尾樓
上高叫洪先春今日誓必擒汝春見虎船隻語言狂妄隨催
遶各船圍攻曰先擒此賊以挫其銳指揮間聽見岸上炮聲
不絕嚮殺連天快哨飛報有賊從岸上殺來先春疑惑未定
而芝龍大隊至春無奈向前督戰芝豹芝麟殺散鄉勇搶併
魚船艋仔搖旗擂鼓從舊鎮港出隨先春船後合攻殺來春
首尾受敵坐潮而遁諸船無師咸星散焉芝龍大勝會同豹
麟亦不追赶鳴金收軍令芝虎領船五隻灣白石頭以作犄

角又令芝豹領船五隻泊港口以備先春復來自領全隊舟
師隨潮至舊鎮犒賞諸軍另著芝莞登岸安撫附近鄉民禁
飭騷擾先春走到甘吉回望芝龍不追其神方定見南風微
起即令駛上金門投盧遊擊再整船勦捕遊擊盧毓英原籍
山東衛廕襲百戶少年猛勇箭有穿楊之能兼精武藝因日
本倭番統船犯閩浙沿海地方總制胡宗憲題山東參將戚
繼光前來征勦繼光素知毓英猛勇詳請隨軍由浙入閩屢
建奇功陞千戶迨興化陷繼光奉令恢復即著指揮使馬飛
龍統船毓英副之從福州港出水陸合勦光由陸路至浦尾
安營選百人帶臨時硬欲去偷城臨時硬者係竹打通踞斷

每節共串以繩索頭上另縛一橫樑未用時放鬆則軟欲用
時將索推緊則硬如一枝竹然將頭上橫樑掛住城垛人可
攀援而上光帶此令大隊掩旗息鼓隨後而進看火箭爲號
便倚梯攻打行十餘步光將手按百人胸前內脈浮跳者即
發回如此數按至興化府城下只有自己與大旂李明二人
側聽譙鼓三更二點遂將臨時硬掛住城垛口含刀爬上伏
候巡更來擒刺之取其衣帽穿戴敲鑼擊柝緩步挨巡凡遇
者悉砍死抵府署前鼓放交四倭番酣飲咸熟睡焉二人偷
登鼓樓將打更者殺倒令李明下去附近處放起連珠火箭
將所帶火藥點燒房屋喊殺自把樓上大鼓剳孔爬進在內

李明火號放起火藥亦發倭番睡夢驚醒不知兵從天降朦
朧中互相砍殺不攻自亂城外大隊見城內火箭連發光焰
燭天掌號放炮喊殺蜂起雲梯齊泊倭番兩難相顧惟爭開
四門逃竄繼光復得城池撲救餘火安撫百姓立即整軍追
捕倭番奔下夾板乘潮而遁將出口又逢馬飛龍督舟師至
夾板炮聲轟天吶角蜂鬥飛龍揮諸船且避其鋒毓英向前
高叫曰養軍千日用在一朝謂我們前來原是合剿豈有陸
師殺來水師反縱其走他如今是傷弓之鳥速當進兵以火
攻之再無不勝好漢者跟我前進其船首冲飛龍聞英言遂
不敢退亦即發令鼓噪助威一齊攻擊毓英將火箭噴筒火

罐盡放倭番雖精炮火鳥鎗其奈山上日夜被追下船又逢
此勁敵終有膽戰心驚炮發恐不準故各船無不失措乘之
毓英坐上風乘勢所攻火器咸粘船上兇倭番船係打傷油
造的粘著者火盡發火借油力風助火威首先二隻火起倭
人救之不息各跳水死其餘夾板望見無心戀戰惟逃而已
此役毓英首功擢指揮轉陞遊擊大有聲名召守金門時巡
撫朱之憑接洪先春初敗請兵立飛檄令盧遊擊帶船與洪
先春合征毓英正在遣員知會忽洪遊擊奔投哭訴致敗情
由英曰量此小醜無難平也長兄寬懷隨整頓本轄舟師同
先春進剿偵者報芝龍龍集諸弟曰盧遊擊雖稱宿將素未

逢勁敵況今老矣無能爲也謂芝虎曰汝帶雙帆艄船五隻扮作商船陸續寄泊鼎美浯嶼芝莞汝帶小魚船三隻前往東鎮一帶釣魚哨探若盧遊擊船出即飛報芝虎以便合攻分撥去後龍帶戰船八隻出泊陸鵝候敵其餘船隻令芝鶚芝燕等盡藏散處看我退師出沖擊則彼可擒鏣英自負昔日威名大意欺敵一見芝龍船僅數隻即揮軍冲擊芝豹率二船接敵未幾合即退龍鼓全隊齊進互相攻打來往冲突奈風稍逆龍亦退下英見其連敗乘勢追赶芝虎得芝鵬報尾其後順風而來大叫勿赶有吾在此龍見虎船已到即揮諸船轉戰英聞後有賊船遂同先春禦之芝鶚等見龍師退

至港口亦合出齊冲鏣英船隊遂散芝虎芝豹環擊英船英身中五箭負疼死戰豹將搭鈎搭住芝虎一躍過船連砍數人豹亦乘勢跳過大喝落艇者不殺鏣英遂被芝虎所獲龍見二弟俱跳過鏣英船隨合攏前來鳴金收軍龍忙過船喝虎曰休得無禮改容向英揖曰舍弟鹵莽誤犯威顏冀將軍汪宥英曰敗將惟有死而已將軍何必加禮芝龍曰將軍朝廷命官龍安敢不敬禮非龍敢拒將軍實不得已耳英曰曾聞將軍業已招安而又逸出今將軍不殺鏣英意欲何爲龍曰某之受招安者實感蔡道憲前日之恩故不論輕重諭到即歸但道憲書獃獎厲無別不過分散安插而已因此大衆

失望不得不逸去英曰以將軍之才貌應爲干城重寄豈肯碌碌無聞難怪將軍其然龍曰苟一爵相加應爲朝廷效力東南半壁即可高枕矣英曰英不才無力保薦當爲將軍力揚龍致謝帶芝虎等過船令衆船鳴金鼓送盧將軍回師英當被獲之際自知必死不料芝龍加禮相待心實感激次日船進廈門見都督俞咨皐大猷之子陳說戰敗情由以及芝龍始末衷曲咨皐曰老將軍所言雖是但我們武將只管征剿至招安非所職掌況將軍被獲發回愈難言矣英聞被獲放回之語羞愧無地曰末將老而無能故此被獲但彼倦倦申意又不得不爲之言正古人所謂知而後言也咨皐曰將軍奉令征剿今既如此亦算失機本都督未便擅議應自赴省聽候軍門處分可也英作謝而起曰謹遵諭退去咨皐即飛移軍門銑英亦起身途次泉州時蔡道憲已內轉僅留太守王猷銑英謁敘猷問勝負英備述始末稱芝龍將才因前受撫無職空爲安插恐勢官欺凌故此逸去倘當事假以一命決可再招弟細思若招此人年少英勇盡可用也猷點首曰將軍所言甚得權宜撫恤用人之要法英遂赴省但朱之憑已接俞咨皐報文內有云盧遊擊舟師戰敗被獲放回辱身辱國莫此爲甚之語之憑正欲修文覆咨皐而皐已親至會見之憑憑責皐須會師刻期撲滅豈可延縱貽害地方咨皐即

飛檄千戶馬勝白戶楊世爵統船二十前去勦捕勝與世爵出泊鎮海衛爵謂勝曰芝龍在舊鎮我們二十隻分爲兩隊明早我乘潮起直入海內擣其穴彼必然情急死戰俟潮退誘其出港公督十隻合擊彼必星散一戰可以成功勝曰此議甚妙遂與世爵分船各叮照應芝燕芝鸞適在東鎮瞭望鎮海有許多戰艦即著兩个能幹軍士作漁父坐小艇帶鮮魚數觔混入船內以賣魚爲由偵探消息尚隔里許各相喚爭買二人望尾樓上插五方旗者攏賣之故意叫若海面不寧難作生活今幸大師進勦我們就有性命但不知老爺是誰軍士曰我這船是馬老爺那船是楊老爺極出名會打仗始末皆說二人聽畢收了魚錢飛駕從連江還舊鎮回報芝龍方知是馬勝楊世爵奉令前來芝虎聞說大怒曰亦不必煩哥哥動身弟自領船十隻擒此二賊龍曰馬楊二人是千百戶中之最驍勇者吾弟未可輕視虎曰哥哥何長別人志氣若不先擒此賊誓不爲人龍曰吾弟旣欲前去須著芝豹同行凡事要相機而動不可徒恃血氣之勇虎應諾即領船十隻同豹乘潮落出港天明到將軍澳前搖旗擂鼓而進馬楊二人遇之笑曰狂奴來尋死發令迎敵自巳至未火烟蔽空往來冲擊不分勝負龍見虎悻然而去慮其有失自帶船六隻前往觀敵馬楊二人正在酣戰之際忽見虎後添船未

知幾多遂爾怯戰被芝虎冲過持火罐擲去火遂發世爵同軍士救無及俱赴水死馬勝見世爵舟中起火轉舵欲救芝豹尾後赴擊虎又迎敵與戰發斗頭炮將勝船打穿延著火藥桶發火馬勝情急抱銅炮沈於海底虎豹揮船攻擊龍又合擊連沈船三隻餘艦星奔龍方鳴金收軍仍回舊鎮馬楊所統之船燒沈五隻敗壞六隻其餘傷殘者回報失機情由俞咨臯知楊馬二將陣沒即咨副總兵陳希范刻日進勦偵卒探報芝龍曰希范酒徒耳一鼓破之遂整船出相遇於杳仔芝虎首冲其船豹繼之人莫敢禦范坐潮遁芝莞芝豹等合攻楊六楊七船不敢前洪應斗四面受敵勢窘發火自焚張選舉炮熕銃赴水死焉俞咨臯接飛報調閩安興化永寧銅山陸鵝懸鐘鎮海金門衆指揮千百戶諸船齊到聽令出師龍偵知集諸弟會議芝蛟勸龍且避粵東龍曰咨臯膏粱紈袴徒讀父書虛有其名何必遠避芝虎曰弟願爲先鋒龍許之整船以待俞咨臯調軍已齊以指揮張挺桂千戶林盛二人領船各五隻爲先鋒指揮楊國柱李應龍千戶吳虎傅圭各領船五隻爲合後咨臯自坐大熕船一暨帥旗爲中軍提調又令指揮黃勝胡如海黃庭李廷圭千戶周之士何世雄林勳姚應科百戶王飛熊李夢斗等各坐船一隻爲中護衞冲鋒以遊擊商世祿爲監督接應調撥已定擇日祭江

出師芝龍在舊鎮日則差芝虎芝燕等輪流駕大船十隻快
哨二隻於陸鵝將軍澳瞭望如有敵情即便飛報忽廈門細
作探僉都督于六月初八日出師龍即諭諸弟曰明日此敵
惟王飛熊林盛李夢斗三人深識水務兼有膽畧當先除去
其餘碌碌輩雖不足介意令芝虎爲副將芝彪駕船十隻爲
先鋒又著芝豹芝蛟芝鳳芝豸芝獅芝鵠芝鸞芝鶚八將各
坐一船乘夜潮駕出青水洋然後回頭約明日午時從東鎮
殺來又令芝莞芝麒芝燕芝蟒四將領船各四隻作左右救
護自領芝熊芝鴛共船六隻居中策應是夜二鼓龍統衆出
泊陸鵝天明咨臯大隊至列陣飄颺炮聲振天烟焰如雲芝
虎恃勇率諸衆沖船與林盛李夢斗等互相攻擊自辰至午
雖各損傷卻未分勝負芝龍見不能取勝又望芝豹之船未
見影嚮無奈親督諸船亦齊冲入忽孫雄船被芝熊尾送一
炮打沈咨臯見雄船失亦催船齊籠圍攻將及酉時芝豹大
船已過東鎮聞炮聲不絕順其風潮赶來咨臯見後面又有
賊船將至急傳令與商世祿帶領船隻分禦世祿奉令方指
揮轉舵欲去迎敵別船諸將不知是要分軍誤爲退師各轉
舵一時全軍鬨動大亂咨臯制按不住被芝虎芝熊芝莞芝
燕四將乘虛奮擊王貴林盛二船發火芝豹芝蛟又從後殺
來臯首尾受敵兼之潮起風逆各星散而遁咨臯亦退芝龍

出師芝龍在舊鎮日則差芝虎芝燕等輪流駕大船十隻快哨二隻於陸鵝將軍澳瞭望如有敵情即便飛報忽廈門細作探俞都督于六月初八日出師龍即諭諸弟曰明日此敵惟王飛熊林盛李夢斗三人深識水務兼有膽畧當先除去其餘碌碌輩雖不足介意令芝虎爲副將芝彪駕船十隻爲先鋒又著芝豹芝蛟芝鳳芝豸芝獬芝鵠芝鸞芝鶚八將各坐一船乘夜潮駕出青水洋然後回頭約明日午時從東鎮殺來又令芝莞芝麒芝燕芝蟒四將領船各四隻作左右救護自領芝熊芝鴛共船六隻居中策應是夜二鼓龍統衆出泊陸鵝天明咨皋大隊至列陣飄颺炮聲振天烟焰如雲芝虎恃勇率諸衆冲船與林盛李夢斗等互相攻擊自辰至午雖各損傷卻未分勝負芝龍見不能取勝又望芝豹之船未見影響無奈親督諸船亦齊冲入忽孫雄船被芝熊尾送一炮打沈咨皋見雄船失亦催船齊籠圍攻將及酉時芝豹大船已過東鎮聞炮聲不絕順其風潮赶來咨皋見後面又有賊船將至急傳令與商世祿帶領船隻分禦世祿奉令方指揮轉舵欲去迎敵別船諸將不知是要分軍誤爲退師各轉舵一時全軍鬨動大亂咨皋制按不住被芝虎芝熊芝莞芝燕四將乘虛奮擊王貴林盛二船發火芝豹芝蛟又從後殺來皋首尾受敵兼之潮起風逆各星散而遁咨皋亦退芝龍

揮軍急追又連擊壞船三隻至浯嶼天昏方鳴金收軍

卷二終

臺灣外記卷之三

往舊鎭芝龍就撫　戰赤湖劉香殞命

崇禎元年六月初九日兪咨皐遁入厦船不得連隊而軍失紀律快哨又報芝龍大隊咸屯烏美浯嶼急傳指揮傳圭領船十五隻前去南山邊靑崎一帶灣泊防其突入厦門百姓驚惶逃竄咨皐亦不登岸即停水仙宮前芝龍至五更水漲吹角進師圭整船迎敵芝虎擂鼓爲首圭船稍怯龍乘勢趨其大隊齊攻圭大敗皐急催師進接已無及矣悉回舵星奔龍追至海門收軍號令不許登岸搶掠即退出厦門港宿夜天明仍將舟師收回舊鎭咨皐走至三叉河停泊申報欲再

大會師合勦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論俞咨皐疏有曰

鄭芝龍生長泉州凡我內地之虛實了然胸中加以歲月所招徠金錢所誘餌聚艇數百聚徒數萬城社之鼠狐甘爲爪牙郡縣之胥役盡屬腹心鄉紳偶有條陳事未行而機先泄官府纔一告示甲造謗而乙訛言復以小惠濟其大奸禮賢而下士劫富而施貧來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故官不憂盜而憂民民不畏官而畏賊賊不任怨而任德一人作賊一家自喜無恙一姓從賊一方可保無虞族屬親故擊楫相訪處往皆得實歸恍若向現任官抽豐偶或上岸買貨討水則附近戚里牽羊載酒束帛承筐惟恐後也眞耳目未經之奇變古今曠見之元兇也誰醞釀以有今日則大將軍俞咨皐無所逃罪矣咨皐七尺魁梧自是將種奔馳水陸効有微勞只因以吳淳夫爲兒女壻(淳夫晉江人戊戌進士)綫索相通狼狽相倚遂至藐僩書如弁髦視桑梓如秦越丙寅招撫之議實傾賊囊以充私橐敢於孟浪主張爾時按臣周昌晉及藩臬諸臣多評其非策而舊撫諸欽相憐地方疲困不樂觀兵姑聽其言收楊六楊七以爲用豈知撫寇者必未撫之先曉以利害示以兵威使彼搖尾而乞憐又必既撫之後散以原籍領以的保使之樂業而安生而

咨臯招之海仍留之海首從無分別商民任劫掠故今日授撫之藏卽前日作賊之人且也殺人可以不死家享巨室良田之樂而身被黃蓋腰金之貴人皆有所利而爲賊何所懲而不爲賊乎去年春間羽書絡繹咨臯抱頭三山次趄觀望及標船標兵陸續先發咨臯始出副將陳希范嗜酒有癖古風無智泊舟銅陵之內港流連杯酌哨探報驚屈被鞭笞賊已迫而纜未解無怪九十餘之戰艦千餘人之壯丁盡投烈焰而葬魚腹也最可痛者把總洪應斗選舉奮不顧身手刃賊級數顆賊以火攻應斗選舉以火攻賊賊鋒稍挫奈希范之揚帆遠遁楊六楊七之袖手旁觀應斗自知不免發火而自焚死選舉勢窮抱銅炮自溺於海底有心人咸爲流涕希范旣以身免猶誑應斗以未知著落天日在上將誰欺乎此恤典宜急以慰忠魂至撫臣朱之憑嚴檄楊六楊七而杳然無蹤咨臯始縮舌無辭撫臣劾希范並及咨臯人皆謂二將必伏斧鉞之誅而錢神有靈冰山是倚自陷己入長安希范尚揚揚自得儀從鼓吹放銃開門咨臯則掩耳偷生聽強寇蹂躪內地游戲於同安海澄石碼之間以至賊突入鎭門離漳郡僅咫尺非縣令曹履泰劉斯球臥薪嘗膽保障於外巡道朱大典發

令指揮彈壓於內斗大孤城幾乎斷送而漳亦岌岌乎不保矣閩事尚忍言哉粵艘不通歲荒米貴小民枵腹莫必其命而咨皐反委官篤船買穀名為給食於兵而實則齎糧於盜漳民爭欲臠其肉而寢其皮淳夫雖一手障天曲庇咨皐而先帝明旨於撫臣疏中直以攻堡燒船傷兵損將詰其招撫之效安在並究其釀禍之責安所逃罪矣復以按臣疏中專責咨皐以策後效償前失矣荏苒居諸於今八月不聞咨皐有尺寸之豎豈謂賊稍離汛地遂可驕詰驅除之功乎賊避北風非懾咨皐閩粵輔車唇齒之勢粵危則閩不得獨安賊若再順風爲陣臣有以知咨皐之束手無措此在咨皐之罷斥宜早希范之逮問難寬也

疏上下廷臣會議僉咨皐即解任陳希范聽處分於是芝龍縱橫沿海當事者莫敢問焉秋七月新巡撫熊文燦按泉州府王猷條陳時事稱鄭芝龍兩次大勝洪都司而不追獲盧遊擊而不殺敗俞都督師於海內中左棄城逃竄約束其衆不許登岸不動艸木是芝龍不追不殺不掠者實有歸罪之萌今一時勦難卒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諭退沿海外仍許立功贖罪俟有功日優以爵秩文燦即批巡道鄧良知酌議良知接批即傳王猷問曰貴府所詳招安鄭芝龍一事撫

臺業已批下著本道酌議遣人招安但查舊按前道係差黃昌奇去的今者昌奇已死不知欲差何人猷打恭曰卑府此詳原有其故前日盧遊擊被獲鄭芝龍業將衷曲一一吐告逮後歷觀芝龍行事實有受招之意今剿既不能行日見猖獗將爲東南所患故卑府詳請今撫憲既批允以卑府管見還該令盧遊擊去的其事方濟見知曰貴府所言誠是但盧遊擊此時在省候　旨如何得去猷曰須憲臺稟請一可以救拔盧遊擊之危二可以造生靈無數之福一舉兩得見知是之隨飛稟巡撫文燦文燦接見知稟內稱芝龍就招意既已吐露於盧遊擊之耳今可看其前去成功之日許贖前罪等語文燦立吊盧遊擊面詢曰盧毓英查汝履歷屢建勞勳堪稱宿將爲何反遭此小寇所獲英稟曰罪弁奉令出征敢不竭力奈鄭芝龍年少猛勇船隻最堅牢毓英所統軍士未經戰陣一見即潰故罪弁獨力難支所以被獲此等情由還求憲天救拔文燦曰今有泉州王知府詳文招安巡道稟請委汝前去若芝龍肯招安本軍門自爲汝救解英曰招安芝龍固是不難但芝龍以前撫未加官爵恐遭勢宦凌辱是以逸去今欲再去招安若無官爵恐不能服芝龍之心憲天爲國爲民必須酌議妥當庶罪弁好去文燦曰芝龍不過一小寇耳欲加大職難以題請若與之職小他未必如意毓英曰

凡事當相經權苟有利於社稷春秋許之今日招安鄭芝龍
不但安民生且爲國家得人用文燦曰本軍門給爾令牌前
到泉州與道府相議酌量而行毓英叩謝出領文牌下泉州
先見知府王猷致謝提拔大恩次及招安事猷曰將軍此去
自然成功英曰芝龍自然受招弟去招撫尚有一事最要者
未妥猷曰請明其說英曰前見撫臺弟亦面陳若無官職難
買芝龍之心撫臺着弟前來與公祖並道尊商量猷曰弟前
文業已詳明著其退師海外將功贖罪俟有功之日另優以
爵秩況今李魁奇併了陳衷紀楊六楊七叛去肆行爲洋褚
綵老劫掠沿海劉香仔擾害惠潮及南澳地方將軍此去諭
其招安擒滅諸賊撫臺自然特本加以重爵爲朝廷股肱豈
不勝於遊蕩波濤乎英曰公祖所論極是足以服芝龍之心
遂隨王猷竭巡道猷入將所議招安始末陳測艮知大喜立
傳毓英英謝救拔畢艮知曰撫臺發文前來與本道同知府
商議王知府所回之話甚然有理汝可前去事妥之日本道
自然申請爲解前愆英曰今日得起白骨而肉者皆老大人
之賜世世銜結遂辭起身竟往舊鎮先差人通知芝龍隨遣
芝鵬引接到船各相致意龍曰今日何幸得將軍駕臨實慰
芝龍素願英曰弟老而無能前荷將軍不殺回到中左被俞
都督申報失機遭蒙泉州王府尊詳請撫臺撫臺委弟前來

招安業將將軍衷曲一一剖明甚是歡喜著將軍退師海外
立功之日定然保題決不負將軍歸誠之意龍拱謝曰此皆
將軍游揚之德異日自當厚報須煩將軍婉回通行各處庶
使將士便於採買糧食英曰此自然之理但將軍亦當嚴飭
諸人登岸毋得放縱以累名譽龍曰謹受大教盡歡而散九
月芝龍舉其衆降差芝燕芝鳳帶金銀幣帛同毓英入泉州
城先見王猷次見鄧頁知代芝龍陳始末願拜門下繳上厚
禮各大喜即行文本府沿海衛所許芝龍軍士登岸採買又
為申請軍門內稱芝龍傾心向化情願自新立功贖罪從此
沿海地方得以寧靖等語交毓英上省英至省投繳文燦文
燦即傳英進問英一一代芝龍稟上願充轅門犬馬報效所
有福建以及浙粵海上諸盜一力擔當平靖以贖其罪並呈
重禮文燦大喜收之立即通行全省準芝龍招安候　旨定
奪遂以義士鄭芝龍收鄭一官功題委為海防遊擊又委毓
英為監督督芝龍軍平諸盜立功之日再為題請毓英齎軍
門檄諭同芝鳳回泉見府道府道亦為英喜囑其速督芝龍
立功英星馳到舊鎮會芝龍龍詢鳳燕同道府口氣然觀軍
門題稟大悅致謝毓英即整頓船隻以便征勦英曰將軍此
行先平何人龍曰陳衷紀等原有八拜之交今為李魁奇所
併當誓師先除此賊則公私可以兩盡英曰將軍情義深重

識皮有方真令人感激敬服龍隨差快哨出洋偵探魁奇住處李魁奇者漁父也泉州惠安人從幼出入湄洲沿海深識水性身藏海底半日不起口能轉氣眼見諸物年二十九兩臂有七百觔之力糾合諸漁船劫掠商艘適會集澎湖候截呂宋洋艘其陳衷紀等自與芝龍分別後往臺灣因衆咸沾疫疵及知芝龍不意逸出不能前進後諸人畧痊方統船過來聚首不料至澎湖遇李魁奇奇即揮船鬪擊陳衷紀楊天生陳勳等原雖猛勇終是新病纔好安能敵奇新出之犢隨爲所傷僅存李英同通事何斌一船仍回臺灣故此李魁奇自霸橫行目空羣盜

崇禎二年四月奇正率諸船在澄羅地方候劫商艘鄭芝龍得報令芝虎芝豹爲先鋒芝彪芝鵬爲應援自領芝鶚芝豸等同盧毓英爲合後時彪虎燕豹四船齊到各逞夙威兩相攻打句金門之哨船忽聽炮響亦駕船從城仔角出而芝龍大隊亦至魁奇寡不敵衆就轉舵欲遁適南風起龍一船牽舵乘勢冲下芝蟒持火罐拋過魁奇忙將木棍打落水中芝豹藉風合擊趕將搭鉤搭住被魁奇一刀洗斷開去芝麟又將火閗噴筒燒來魁奇遂將舵擺開恣爲橫風吹散不提防芝虎船從後趕殺聲如巨雷大喝死賊今日決難饒汝搭鉤搭住執牌躍過魁奇接敵互相交鬪奇夥合併虎逞力支禦

勢已危迫幸陳霸陳秀亦跳過霸砍散環衆秀一鎗刺倒魁奇

按陳秀海澄人後封武功伯獻仙霞關投誠陳霸南安石井人呂姓爲陳氏養子人品肥矮渾號三尺六後封忠勇侯踞南粤入粤東投誠

芝龍乘勢連砍二一人餘悉伏艙或赴水者龍見魁奇被砍遂大呼降者不殺你等原是良民投順自然重用是以所有船隻咸落頭帆降龍收其衆令割魁奇首級設位哭祭陳衷紀等然後回師申報軍門文燦接捷知龍陣斬李魁奇收其全鯮差旗鼓張彬齎諭帖銀牌前到遼羅犒賞並許轉題參將迯道與泉府亦差知事林旭齎銀牌羊酒犒賞並安插魁奇黨芝龍大悅各荅厚禮具稟伸謝六月芝龍斬叛賊楊六楊七於浯州港收其衆八月褚綵老掠閩安文燦檄芝龍追於南日滅之

崇禎三年庚午夏五月芝龍因憶火光中之異修書遣芝燕駕船往日本迎接翁氏並其子回來日本國王因顏思齊集船謀奪不成從此加意防範唐人而翁氏與芝龍倏爾別去雖屢翹首雲山其奈盈盈帶水何惟日撫其子喜子頗可人又舉止異人一日報唐船到父女正在計念間突聞呼叫之聲翁翌早出接兩未謀面詢其由來方知爲芝龍差欲接其

女與甥回也芝燕曰奈與國王再三說無此例豈不徒費其
勞翌皇曰國王見書歡喜抑有怒色燕曰國王見書甚喜翌
皇曰見書若喜再作商量燕曰自然還要懇求國王難道就
回麼喚從人將所帶物件行李悉還上翌皇家住下然芝龍
自遣芝燕去後偶閒談間見南風大盛屈指芝燕到日本矣
旁有日本舊唐者到芝龍面前言曰到諒到矣恐國王未必
允從芝龍曰汝何所見舊唐者曰日本從來未有婦人入我
中國國王焉肯特破此例必用一計服他然後可芝龍猛省
稱言有理可覓畫師畫我形圖鶯竄無數艨艟旌旗飛揚軍
威雄壯令芝鶚帶好漢六十名新盔亮甲器械堅利乘此南

風尾過去聲言若不依允即欲興師前來鶚領命行八晝夜
到日本芝鶚入港將旗幟器械擺列整齊金鼓喧天一時日
本駭然恐是侵犯之船炮臺預放以觀動靜迨至落鎮其疑
方釋芝鶚上山將書畫圖送入國王收閱集諸文武會議曰
鄭芝龍連發兩書遣人前來未知將何發付輔國將軍啓曰
適聞鄭芝龍兵船甚盛今連發兩書前來欲依他從無此例
若不依他恐一旦加兵亦是費事以臣管見不如將兒子送
還他其婦女說從無此例則一舉可以兩得矣國王大喜曰
此議甚當立傳翁翌皇面諭皇領命回家與燕鶚及女兒說
知九月北風起國王回鄭芝龍書送其子交芝燕芝鶚載歸

翁氏臨別之際悲喜交集喜者喜其父子相會悲者悲未得見夫君今反又失其子牽衣慟泣芝燕芝鴨共慰之曰歸去商量自當設法再來迎接隨解纜順風十月到安海芝龍望見其子儀容雄偉聲音洪亮屈指已七歲矣追憶生時奇兆甚喜延師肄業取名森字大木讀書穎敏但每夜必首翹東咨嗟太息而望其母森之諸季父兄弟輩數窘之獨叔父鄭鴻逵甚器重焉（逵字聖儀別號羽公丙戌進士）每摩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有相士見之曰郎君英物骨格非常對芝龍稱賀芝龍謝曰余武夫也此兒倘能博一科目為門第增光則幸甚矣相者曰實濟世雄才非止科甲中人性喜春秋兼愛孫吳制藝之外則舞劍馳射章句特餘事耳事其繼母顏氏最孝於十一歲時書齋課文偶以小學洒掃應對為題森後幅束股有湯武之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進退應對也先生驚其用意新奇

崇禎六年癸酉冬十一月香仔老焚劫小程芝龍統船擊之香敗遁粵東時諸賊咸稱其老香姓劉漳之海澄人五短身材性極驍勇勾引無賴駕小船出金門劫掠商舡突起猖獗殺傷官軍橫行粵東碣石南澳一帶地方

崇禎七年甲戌夏五月熊文燦擢兩廣總督十二月文燦檄惠潮分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親到

香船招安被香畱困

崇禎八年乙亥春三月文燦會同閩撫鄒維璉檄鄭芝龍統所轄船收劉香仔芝龍將新舊船隻分爲三程第一程芝虎芝豹爲先鋒領船十隻快哨四隻第二程中軍坐駕芝龍同盧毓英芝鵬芝蛟等亦領船十隻第三程芝彪芝鳳芝麟芝豸芝鶴芝鶚芝獅芝鸞各領船一隻爲援勦擇日祭江出師四月南風已發芝虎等船不順行稍緩劉香在甲子聞芝龍奉兩廣令牌統船會粵師不日即到劉香大怒曰一樣皮毛素無仇敵何苦爲人作鷹犬也他見我們前歲小程之役稍避其鋒銳彼就揚揚得意吾誓必擒滅方快我願即令李虎三楊韜陳玉林武帶船前去田尾洋防禦又令其弟金同康鐘李飛熊張斌帶船來往救援自領大隊脅洪雲蒸共船迎敵芝虎船行至十日方到田尾洋與李虎三相遇自巳至申互相沖擊軍士各損傷而未分勝負遂兩收金次日又戰適香督船至合擊芝豹芝虎受困幾危幸芝鵬芝豸芝麟芝燕船到沖隊救出退十里停泊是晚芝龍大隊到詢問情由天明芝龍率諸船列陣分擊香出洪雲蒸退敵雲蒸大呼曰吾矢死報國亟擊勿失亟擊勿失香大怒遂殺雲蒸各飄颺互攻終日會天晚罷戰芝龍大隊泊赤湖謂諸弟曰今晚我們船灣在下風半夜水轉劉香必乘潮水冲來汝可帶船往來

飄駛以防不測芝虎汝可帶船五隻在前灣寄鎮如遇有警可放起連珠火箭以便前來接應又發令凡有船隻浮水寄鎮頭帆勿落火炮預備軍士衣甲在身劉香船仍收田尾虎三過船見香曰鄭芝龍恃強不識水性今晚在赤湖主公可點齊船隻多設火器俟夜半水起乘潮順風冲去芝龍可擒香曰此計甚妙遂各預備至二更時分潮起風果微來香加額曰此天助我誅此狂奴即統全隊行甫至半途忽前隊瞭望報曰前面一派黑影恐是船來虎三曰他船灣在赤湖港何得此處有船令各船提防聽我炮響一聲齊赴殺進芝彪見水漲二分即令鎮起浮水徐行向進遠望前面搖動似船

乃曰不出所料今果來矣鎮帆俱起安炮守候聽吾掌號一面攻打一面放起連珠火箭虎三一船先到即喝前面何船芝彪不應令掌開炮直冲過去芝虎芝豹望見火箭連起炮聲轟天隨督隊船先來劉香大隊亦至渾殺至日午稍停戰芝龍曰劉香調度有法虎三真个勇猛芝虎聽見大喊曰此賊有甚難破俟吾擒他一船破隊直入手執藤牌口含大刀爬在船末望香船將近一躍過去亂砍香即接戰衆又合鬭龍遙見忙督船往救芝鵠一船從横冲去被香横身傾發出裂開沈下芝蟒船逼進跳在斗頭上拋過火罐香船著火虎三見香船發火急來救時不防芝豹從後赶來發一門斗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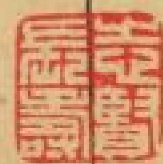
竟穿虎三船尾樓打死舵公透入官廳礙火桶而藥發直從
桅邊斗頭出其船亦發火虎三救不及情急抱銃溺於海底
芝虎與劉香見火大熾難以脫身互相亂砍一並焚死芝豹
芝彪又連擊沈船數隻方揮招旗招降遂鳴金收其部衆佯
走劉金三船投瓊州去送康承祖夏之木張一傑等回粵並
發還擄掠婦女具文申報大痛哭芝虎芝鵠身亡令人寬撈
屍首五日不可得停甲子所延僧建七晝夜梁皇寶懺祭奠
二人暨陣亡諸將士然後班師劉香既滅海波不興鯨鯢屏
跡實賴芝龍之威制

附記芝虎龍胞弟膽畧猛勇渾名蟒二因聽龍誇劉香
虎三好漢必欲跳船並香同死常顯聖靈于洋今粵東
虎門外葦奉祀之甚然靈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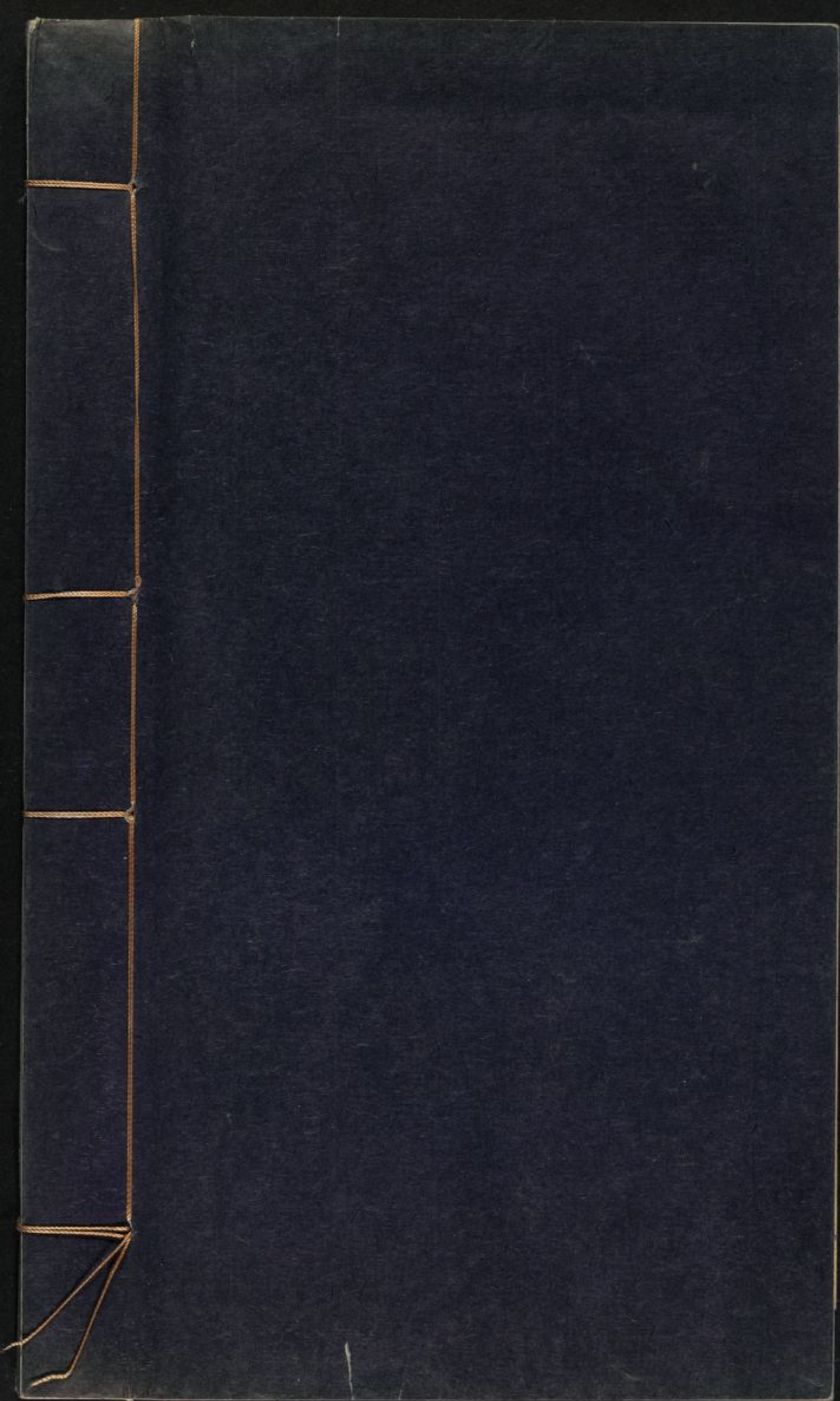
崇禎十二年己卯夏六月郎必卽哩哥駕夾板船犯閩浙地
方郎必卽哩哥者荷蘭國健將也力能舉鼎兼精劍術其國
之人白面紅鬚鷹鼻猫眼原無船隻因下永樂差太監王三
寶西洋徧歷諸國聲言取寶實偵建文船到其國國人懇求
船式三寶慮其有船則可渡海騷擾邊疆故意持一管壞筆
畫一个扁圈中間首尾直豎二三節將筆毛剔開亂畫幾畫
與他豈知荷蘭人性乖巧就畫樣打造所有筆毛一畫安繩
一條爲船中索路造成船隻駕駛比中國船加倍堅牢且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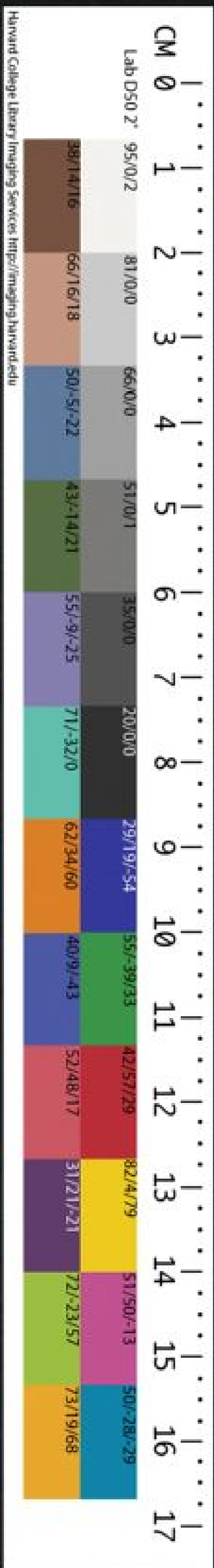
器甚精屢到中國帶嗶吱哆囉呢等貨物貿易回則停舟海
中一人坐在桅斗上持千里鏡四方遙觀有船則將所佩小
船五六隻放下每船坐六七人俟船將到圍籠如我們伸頭
禦敵他將鳥銃吹打一个並無虛發是以海上最畏遇他明
季所謂防猫兒眼即此是歲統夾板船九隻犯閩浙地方官
軍屢爲所敗軍門仍檄鄭芝龍平復芝龍接文嘆曰盧寧侯
銃英惜己死矣使其今日若在則破此易易耳遂著芝豹芝
彪爲先鋒芝鳳芝蟒爲左右援自領芝麟芝燕陳秀郭儀陳
霸等居中調度臨時又叮彪豹曰夾板利害非比我們的船
凡事當先覷方便可戰則戰勿得恃勇徒自損滅耳豹領令
去至湄州外洋相遇互相攻擊將及申時芝龍船到環圍迫
戰奈夾板船隻高大兩邊遮蓋堅固火炮利害無計可施反
失芝蟒芝鶴二船傷者甚衆方鳴金收軍入泊楓亭港口即
喚芝豹芝彪等囑咐曰夾板堅牢難破須用火攻方得取勝
汝可選帶慣水者五六十人小漁船七八隻將大竹鋸筒每
人腰間背兩个船中癱棕灌油並硝磺引火之物船頭以鐵
鍊帶釘他船高炮遠漁船小而撐快直冲到彼船邊將斧釘
住發火人跳下水浮漾走回二人隨選慣水奸漢備辦起火
諸物暨水船停泊龍即整師出敵往來攻打芝豹即帶小船
依計而行果夾板船高炮遠小船撐快如飛到即釘住發火

悉跳下水或沈或浮走回芝彪又令快哨撈救連燒夾板船五隻餘敗遁去

卷三終





臺灣外記卷之四　崇禎庚辰年至順治辛卯年共十二年

登煤山明祚攸終　定燕都大清一統



崇禎十三年庚辰天下賊寇流橫雖屢有斬獲每報招降然經略無方不能解散降而復逸故張獻忠煽惑於穀城羅汝才然起九營應之合於房州連陷湖南湖北岳鄂等處地方復至澧陽守道周鳳岐求救於七省參軍陳璸璸即檄蜀鎮總兵溫如徵領本轄兵五千共萬餘人于十一月十九日進援澧陽與周鳳岐共籌制敵之策二十夜忽接常武告急即發鳳陽兵三千往救又發衛營遊擊劉以泗領兵剳新州以絕水路發茅剛營副將劉時早領兵剳公安以拒襄郢布撥



己定二十四日張獻忠大軍至常武溫如徵不敢守棄城而遁三湘亦隨失陳瓚等孤軍腹背受敵十二月初八日瓚將沅標兵三千土司兵五千牙兵五百新募弓弩手六百進復常武初九日過城子巔山鋪獻忠用騎兵計凡三戰而瓚三捷獻忠合其衆再戰瓚大敗死亡殆盡惟有蒼頭劉光瑞率兵數十人護瓚逃遁六十里而賊又至光瑞同牙兵死戰衛瓚光瑞被殺瓚奔斗鋪爲賊所擒澧陽遂陷周鳳岐亦被執二十四日解至公安馬驛橋孫家園見獻忠忠勸瓚降瓚怒目叱之曰堂堂憲臣肯從反賊獻忠大怒斷其手足罵不絕口割舌剖肝鳳岐亦大罵賊咸被殺時賊或擄藥囊署蔡或賣卜星相或爲緇流黃冠或爲乞丐賊街分布四方偵覘虛實互爲接應流毒焚掠勢若燎原過大星等七股盡分隊入蜀陷大昌犯夔州河南瓦罐子一斗粟諸盜盡歸李自成有萬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究出沒尤甚偵走日馳二百里酗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得能將勇敢銜枚夜襲賊不及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頭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匯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崇禎覽疏是之令朝臣各省撫按舉將才是以芝龍齎軍門薦本至京恰合其機先賂本省勢權紳如吏部丁啓濬者然後關通閣部互相附會於崇禎之前準投鄭

芝龍南澳副總兵以靖海疆郎必即哩哥統船前來被鄭芝龍燒壞五隻其餘船卒俱逃把細縛見王請罪王曰勝負乃兵家之常卿不必過於自損遂赦其罪有國王之弟揆一王向前啓曰我國船隻兵糧俱足俟臣帶領一旅前去與郎必即哩哥報仇王曰御弟欲領兵前去甚好但唐朝人物不少未可恃勇卿欲去須相機於附近地方先踞一處安頓船隻修拾人心庶得通知來往積聚兵糧養精蓄銳窺其釁隙進可攻退可守不致孤軍有覆敗之虞揆一王曰謹領諭教即挑選精壯配駕夾板船十五隻辭王出師王率文武餞行臨別又囑其步步小心唐人多詐揆一王頓首拜命順南風不論日月而行亦是天意使然一日看前面山甚高揆一王問左右曰不知此處是中國否內有舊跟郎必即哩哥軍士答曰看此處水色不是中國我們船尚在洋這邊王曰既是這邊地方將船駛入去看是何國衆船得令乘風而入王持千里鏡照觀岸上並無城郭嘱咐將船一條邊灣住預備火炮以防意外傳公子同蘭帶好漢一百名每人長銃一短銃三各腰懸劍駕小船巡看偵問是何國公子隨即帶人上岸見鯤身有些舊址卻無鄉村仍下船過江登岸行里許方見有人蓬頭跣足赤身箍肚佩弓負箭公子令人招他他亦就來語言不諳徒以手相比畫引到社適通事何斌同李英在澎

湖被李魁奇追赶船隻走到鹿耳門打破兩船人咸淹死僅存何斌與一二水手被水漂至大線頭救起身被海石蠔殼傷壞調養纔好而又染病在此社裏隨出來與公子相見公子問何斌此處何處斌曰名臺灣公子曰有國王無曰無悉是散居公子聞言大悅就邀斌同往船中見揆一王把終始陳說王喜厚待何斌用爲通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又問斌此離中國多遠斌曰此處到澎湖四更到厦門七更共十一更王曰如此甚妙此處旣無統屬我今就安頓在此朝夕與斌踏看地里起築城池爲永遠計擇于七鯤身首置城一座用糯米和灰磨甎堆砌外附炮臺對面赤嵌亦起小城王將帶來軍士悉與新港社土番結姻即差夾板三隻回國報命並請給糧餉迨工竣又慮港門寬闊船隻易入防患難周隨將舊夾板六七隻乘巨石灣曲廻旋打船沈焉凡船隻入臺者必由炮臺前經過若從別處則觸沈壞夾板其船必破餘處水淺沙多如此策畫固若金湯但臺灣乃海外窮島爲荷蘭國揆一王築城所踞未足爲奇乃有一座錦繡江山普天人民已受二百七十八年恩澤誤用庸臣重文輕武門生同年互相表裏只知市私恩有家致富那肯布公心爲國培元朋黨凌嚙民不聊生致四方盜賊蜂起當事尙不知悔上下蒙蔽有錢賄賂者則保題之當時有出粟賑濟者則咸指他

沽名市義必有異志合疏夾攻是以最英明之君被幾箇草寇擺弄得昏迷大衆一至相視束手而待斃耳時崇禎十六年癸未闖賊李自成設酒請革天王賀一龍就席間斬之隨馳馬至羅汝才營汝才不知出來迎接亦被砍死遂得兩部人馬共有百萬據西安府爲長安府進攻楡林破慶陽連張獻忠爲唇齒還師西安過年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兵科給事中曾應遴薦山東登州副總兵鄭鴻逵緩急可用詔益南贛兵三千命逵鎭守又擢南灣副總兵鄭芝龍爲福建都督是日賊夥牛金星獻策命李巖劉宗敏李過等攻破大同巡撫衛景瑗駡賊碎割敏馳報李自成成曰此闗一破便可長驅直抵畱賊黨李友等守西安城率衆從禹門渡河巡撫蔡懋德領兵接應戰死臨晉河津垣曲絳州皆陷二月十八日進攻代州鎭將周遇吉退守寧武關率二百餘人從城上縋下殺入賊營賊大敗退二十里相持半月闖官按兵不救三月初一日城陷遇吉統兵巷戰敵連砍數十餘賊力竭被擒勸降不屈大駡遇害妻白氏盡節全城屠戮自成嘆曰使守者盡如周遇吉吾安得至此即投牒於兵部約戰三月十五日自成至黎城崇禎皇帝徵天下勤王御史李邦華勸上南還帝怒曰朝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朕分憂而謀及南還夫國

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決毋復多言又請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南行將欲效唐肅宗故事乎諸臣遂不敢言帝復問戰守之策衆臣無一對者帝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實亡國之臣耳遂拂袖而起欽天監奏帝星下移總兵姜瓖通叛將白廣恩與大監杜勳降賊巡撫朱之憑自刎自成愈逼帝召諸臣相將泣下並無他策忽報昌平失守崇禎色變是夜賊犯平則門早朝帝對諸臣無言惟相向哭泣而已須臾賊大至報過蘆溝橋俄報攻彰義門城外三大營皆潰火車巨礮蒺藜鹿角悉爲賊有反轉礮攻城轟聲震地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汗淋霑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卽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召入國楨跪奏守軍不用命此城難守叩頭欷歔帝命內臣協力守城內臣咸譁曰諸文武何爲我們甲械全無焉能守城十八日申時彰義門啓闖賊率羣賊而入帝召閣臣問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帝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無慮是夕帝不能寐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壽山望烽火燭天徘徊逾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命進酒連沃數觥嘆曰苦我民耳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令嬪妃各自爲計忽報皇太后已縊帝搥胸悲楚繼報皇后亦自縊又見公主

嘆曰何生吾家左手掩面右手揮劍斷其臂而去少頃去靴換朱履綾襪手持三眼鎗出中南門至朱純臣第閽人辭焉仍回營登萬壽山之壽皇亭咬指出血書詔於衣襟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菲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遂自縊太監王承恩亦縊於旁城陷太監王德化率內官三百人迎自成於得勝門令仍舊職時有官民進表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句自成受朝賀毀太祖廟鑄永昌錢不成尋崇禎於煤山命以雙扉舁帝后于東門側殮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有敢哭者襄城伯李國楨踉蹌奔詣梓宮前放聲大哭賊黨執楨見自成楨大哭不止以額觸階流血滿面賊衆持之自成好言勸降楨曰三事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葬先帝后以天子之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允諾為易梓宮帝戴翼善冠袞玉滲金靴后袍服如之以丹漆殯帝以黝漆殯后葬田貴妃墓側楨一人斬衰徒步扶送葬畢自殺時自成下令擊倉庫向戶部主事范方取倉鑰方怒令斬方方神色不變受刑

按范方字介卿號兩兩泉之同安縣高浦所人辛酉解元因自成欲向方討倉鑰方成目叱之曰此鑰乃朝廷

之物非爾賊所可問者成怒斬之時人嘉之曰生爲眞
解元死爲眞主事
又拘國丈嘉定伯周奎三夾不死擎出銀七十餘萬
按先時崇禎令各官助餉奎以窮對皇后私出銀五千
與奎助餉奎只出三千其餘二千私自肥己
陳演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其餘拷掠凌辱者甚衆又啓
寧遠總兵吳襄寫書遣降鎭唐通往山海關招伊子總兵吳
三桂時三桂守山海關接邸報見陝西總督余應桂上言賊
衆百萬非天下全力當之不可請調左良玉吳三桂高傑唐
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淸暨王國寶
劉良佐葛汝亮及副將邱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賢金守亮
等會師眞定之間督輔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
人者賜以尙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幾可滅之疏
評曰古今命將出師未有二其權可以成功者也如唐
之裴晉公憲宗委以都督軍外事予以便宜討吳元濟
故雪夜深入于蔡宋太祖命曹武惠南征李煜命之曰
江南之事一以委卿故武惠得抒其胸中祕畧遂定江
南故明之季限以資格動以掣肘如用太監又用監紀
此輩誤人不淺際此緊急之時尙欲督輔之外加一督
師聽苟督輔可用何必督師若督師可用則又何必督

輔故韓信之拜諸葛之師未聞尙有別人宜乎天下瓦碎上下蒙蔽大事至此餘無長策徒有相對垂泣已耳吳三桂旣見邸報恐不日旨下卽欲起行遂操演兵馬以俟後又見一報廷議山海關重地若召吳三桂入衛則山海關誰守棄地亦非善策知不果行迨接三月十九日報賊陷京師皇帝死煤山頓足望南慟曰庸儒誤國至此謀欲勤王四月初二日唐通至出其父襄書並誇獎新命犒賞銀四萬兩三桂疑惑未定通說以運數旣終大事已去父命當尊且擇木而棲擇君而事棄暗投明歷代有之魏徵尉遲皆名臣良將史冊照然非自將軍始桂意頗順送通回自調兵馬緩程入京自成望通不至疑三桂違命將吳襄三十餘口盡行誅戮僅走其姪吳勳中途傳襄凶信三桂悲號切齒遂駐軍置

騎奔遼東見我

大淸世祖皇帝請師

世祖允諾卽諭攝政王豫王肅王同洪承疇統八旗兵馬長驅而進軍聲大振唐通回見李自成言陛下何殺吳襄之驟也通費多少唇舌說其歸降業已拔營而來今已殺襄三桂聞之豈肯甘心必定闖外乞師將奈之何自成令祕之遣人急促三桂至中途偵知三桂已出關求師遂不敢往馳回告自成成忙令劉宗敏祖光先谷大成白承恩等立十二大營

於城外首尾相顧以備禦敵又令李巖與唐通李牟等統兵八萬迎敵二十一日相遇於一片石通列陣招降三桂呲牙指通罵不絕口參將徐有容出馬逼戰通迎敵未幾合遂被有容刺死李牟見唐通被殺飛馬出救被馬寶旁射一箭牟傷額幾乎墜馬賊大敗三桂急飛軍追赶至永平復戰殺賊萬餘級李巖喪膽奔回宗敏等不敢屯營悉退城內各自爲計咸無戰志攝政王督諸師環劄城外李自成與牛金星宋獻策等相議守禦金星曰滿洲人馬強壯弓矢嫻熟況吳三桂少年猛勇我師連敗兩陣已無鬬志不如暫退陝西養精蓄銳再來恢復今若遲疑恐變起肘腋悔之莫及其姪李過亦曰丞相之論極是十个北京不如俺一个陝西退守爲上策自成意遂决二十六日誅陳演朱純臣諸勳戚空御庫珠寶自成先行令祖光先谷大成等斷後二十八日大肆掠出城夜焚五鳳樓我

大清世祖見連勝兩陣又逢初夏恐馬力疲倦暫傳安養忽見城內火起哭聲轟天知是賊遺即令三桂追赶滿兵副之親統諸王額眞等分九門入撲滅餘火畢下令安民收拾倉庫圖籍追謚崇禎爲懷宗端皇帝皇后爲烈皇后吳三桂追李自成至三十里大殺一陣奪其輜車無數谷大成見桂追到布成陣勢三桂奮勇冲過大成隊亂被殺自成聞大成已

死趙軍從西北遁去桂至定州報捷京中臣民勸進於五月
初一日擁戴我
世祖皇帝登極國號大清改元順治元年封吳三桂爲平西
王洪承疇爲經畧招撫江南但江南諸臣於三月二十五日
聞京師陷帝后殉社稷齊集魏國公徐弘基第以太子二王
不知存亡天下豈可一日無君議立親藩討賊時潞王福王
周世孫各避賊淮上鳳陽總督馬士英言福王是萬曆神宗
之孫泰昌光宗之姪大行皇帝之兄倫序當立可法大器執
不可屢議未決四月二十七日右都御史張愼言戶部尚書
高弘圖詹事府詹事姜曰廣吏部給事中李治河南道御史
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太監韓贊周等會議可法大器後至
而孔昭贊周力主如士英言遂迎福王於儀眞燕子磯五月
朔至江南初四日監國御史祁彪佳曰先受監國其名極正
使海內則之方知無倖位心示謙讓也今既發喪宜登大寶
布告天下爲先帝報仇諸臣與魏國公皆然其議乃於十五
日卽位詔以明年爲弘光元年上崇禎謚思宗烈皇帝後易
爲毅宗正皇帝

按王諱由崧萬曆第三子諱詢之長子附禮部尚書余
煌上言曰聞先帝謚思宗烈皇帝竊以爲未妥按謚法
道德純一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先帝英明天縱神武性

生憂勤十七年念念欲爲堯舜者也時遺家不造亂階頻起而所用之人又皆忍於欺君卒致誤國於先帝何咎焉道德純一則似泛追憶前過則似譏於覲揚無當也且唐宋以來從未有謚思者唯周之思王已劉殺君而弟又殺之漢之後主闇弱任奸以亡其國何足述乎謚法有功安民曰烈今國破家亡以身殉難何烈之有若激烈之烈又非謚法之謂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漢之昭烈魏之烈祖宗唐之光烈帝未嘗殉難也他日出之史冊將按謚法乎不按謚法乎故曰思烈二字舉誤也然則謚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汲汲皇皇臨難時則又慷慨必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恨考訂古今未足以奉揚其美不得已而擬其似當謚曰毅宗正皇帝雖於內外賓服亦未甚切然先帝懿美及臨難一段不負宗社之氣庶足盡之忻誠伯趙之龍亦言思非美字

弘光設四鎭晉黃得功靖南侯駐廬和得功字許山每戰身白衝突勁疾若飛江淮呼曰闖子曾爲羣商執鞭往都經山東値嚮馬衆商俱逃遁得功獨手提兩驢蹄禦賊賊無不披靡其勇如此時高傑興平伯駐楊滁忌得功威名伏共刼功

於土橋屢戰事聞以太僕寺少卿萬元吉監軍江北解之始各罷兵初傑因邳縣潼關不支率其部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統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頓師邳泗間既位列四鎮忌黃得功威名且得民心率三百精騎襲得功功甫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傑伏騎猝起功角巾緩裝出其不意亟擐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値千金俄而矢中踣騎他馬馳去傑卽遣兵戒之曰必生擒得功時有梟卒十七騎追之且及得功大喝反鬬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人遂揮長刀復砍三人幸其軍到獲免從行百騎皆歿傑又將千人襲黃儀眞城被黃守將邱鉞馬岱設守不得入岱開門出擊盡殲之於是怨愈深萬元吉偕伊將張文昌李棲鳳調停兩閒意未解會得功有母喪元吉乘間說之曰土橋之變無論智愚俱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遂蠲盛怒是歸其曲於彼而將軍收名於天下得功稍和元吉又令傑出千金爲黃母賵二憾之搆始釋傑雖爲人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平日折節事僧德宗曾問德宗以終身之事宗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廷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衆從史居士指可汁也儒家稱聖人我法所謂菩薩居士與之一志並力可謂得所歸矣傑之妻邢氏饒有權智一見史公出至誠相待亦勸高傑傾心史公亦喜傑馴擾大事有賴命王

相業臨其軍加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源胡戎楨爲大
將連騎之任專制河南高日傑旣以身許公再無亂心封劉
良佐廣昌伯駐鳳泗封劉澤清東平伯駐淮徐又謂鄭鴻逵
黃蜚鄭彩爲總兵加鴻逵鎮海大將軍守鎮江彩守三叉河
口爲釆石蕪湖備六月史可法馬士英奏北京李賊係吳三
桂出關請師攻破遂封吳三桂薊國公遣中書阮廷揚海運
米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繼報
大清定鼎燕京高弘圖等會議爲中國復仇宜遣使通好而
難得其人應天巡撫左懋第請行加兵部右侍郎以太僕寺
少卿馬紹愉副之並命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懋第
曰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蹤跡並通兩國
之好責不敢辭至於封疆重寄非使臣之職乞解臣經理職
銜且馬紹愉前臣曾劾罷今豈可共事請停其行皆不許懋
第又請臣此行生死未卜敢致一辭臣望者恢復而近日朝
端行事似少恢復之氣願陛下時時以先帝仇恥爲心瞻高
帝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黎民則思
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廷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爲事勿
以和議爲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
而守衆韙其言賫白金十萬兩幣帛五萬匹左都督陳弘範
帶兵三千護行

附紀懋第八月渡淮十月錫次張家灣止許百人入都懋第衰服往館鴻臚寺以不得赴梓宮卽於館遙祭是月二十八日遣歸甫出京至滄洲追回改館太醫院懋第處之怡然一說係弘範密通欲身赴江南招降故追懋第回迨至乙酉閏六月聞江南失守拊心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爲吏部員外來見勸降第曰此非吾弟叱之出是月十二日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被殺懋第萊陽人辛未進士父喪三年不入內事母極孝其絕命詞云

峽圻巢封歲路迴　片雲南下意如何
寸丹冷魄消難盡　蕩作寒烟總不磨

七月報山東濟寧薙髮歸順馬士英薦阮大鋮知兵有旨賜冠帶陛見舉朝皆駭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弘圖曰吾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於大鋮更光明士英曰吾非受其賄有何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士英疏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比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於所愛而登之天者曰先帝原無成心也於所惡而墜之淵者曰先帝定案不可翻也姜曰廣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懲無術調和今見欽案擬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

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成故紙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怨恫制
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乃有此舉此所守者朝廷
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公議而已鄂維經羅萬象詹兆恆陳
艮弼王孫蕃左光先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兵部
郎中尹民興等各疏諫不聽大鋮召對陳聯絡控扼進取接
應四策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稱旨用為江防兵部侍
郎濟寧飛報檄各處地方薙髮投誠甚急可法請督師淮楊
詔其即行可法抵白洋河行文四鎮備禦招撫江南副將唐
起龍齎攝政王書與可法有云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
嫌巖整貔貅驅馳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皇帝后號謚卜
葬山陵悉加典禮郡王將軍以下仍其故封恩典有加耕市
不驚秋毫無犯擬天高氣爽還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
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汝君父之大仇彰我朝廷之厚德
不意南中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禍
余甚惑之夫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明
朝也賊毀明廟之主辱及先人國家不憚征繕之勞代為雪
恥萬世仁人君子當何如感恩報德耶乃乘逆賊稽誅王師
暫息即欲雄踞江南坐享漁人之樂豈江淮以南天塹足憑
遂不能飛渡耶況闖賊為仇明朝未曾得罪於國家也徒以
薄海同仇共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是天有二日復為勁敵

余將簡西征之銳兵且釋彼重誅令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
受制潢池而以江左一偶兼支大國勝敗之數無待蓍龜矣
乎於南州諸君子賁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自有平
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史可法得書上聞復其書
云突闖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殿下爲我先
帝發喪成禮梓宮歸葬撫輯萃黎且免薙髮之令示不忘本
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罔不長跪北面頂禮
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思報德已耶謹於八月簿治筐篚
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乃辱明
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而言之此爲列國君薨世
子聽立有賊未討不忍其君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
稷青宮世子玉石俱焚宮殿飛灰山陵鬼哭宗社蒼生數月
無主是瞻烏逐鹿睥睨神器者當不知有幾人若拘牽不即
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何以維繫人
心號召忠義勢不能支乃舉祖宗之天下拱手而擲之他人
不獨上以貽二祖列宗之羞下以快亂臣賊子之志是守經
泥古徒爲宋襄不擒二毛之仁其重遺　貴國之憂當不知
又何如也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
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
續緒是皆於國仇未復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

卒以正統與之甚至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譏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又有若乘我國運中微一旦欲移鼎東下而以前導命元兇義利兼收恩仇倏忽變亂賊長寇讎不惟孤本朝藉力復仇之心亦甚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且契丹和宋只歲輸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茲乃手足之難實同秦越視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云云

高傑發總兵李朝雲防守泗州參將蔣應雄許占魁許茂榮李玉防守徐州九月遣都督陳謙齎勅印封福建都督鄭芝龍南安伯十一月豫王進師宿遷史可法赴援拔營去十二月往北使陳洪範南還稱 清兵旦夕即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備禦何患焉

順治二年乙酉（附明福王時在江南稱號宏光元年）正月高傑率兵防河至睢州總兵許定國享傑謀殺席上以其衆薙髮投誠

按高傑於前歲九月之十日發旗疾風折其旗西洋炮自裂應廷吉私謂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逼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吾懼阻衆不敢直言許定國太康人故總兵赦罪出毀家養士大掠京城負其功不得封土出惡言詆高爲賊高由是怨許常曰我見

必殺定國聞之遂懼

正月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匿其軍之壯者率羸卒於數十里外跪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許總兵奈何行此禮定國頓首曰知公怒請死高曰公累疏指我爲賊何也許曰定國目不知書咸假手於記室入公之名定國不知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先期已遁尋之不獲他先去而定國不知可見攝公之名者非定國意也高粗人見其屈服不但不憾且憐之遂信無疑中有千戶鹿馬說定國有謀高於馬前笞五十送許誅之遂殺牲約爲兄弟定國飾美妹進高屛不御笑謂之曰軍中未可事女子且畜之俟功成以誤老乎高屯大營離城二十里僅隨驍健三百人十三日入城是日定國張燈盛席厚禮興平伯令其少弟飲諸將於別所婦女賓客雜坐歡飲酒至半酣許弟動靜失常衆頗疑焉對高密語曰定國有謀高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衆意亦遂坦然三百人皆醉別所休息寢興平伯於睢人中第內夜半壯士數十人踰垣而入傑忽覺索衛身鐵杖已失猶奪人鎗刀鬬傷脅被執定國喋血南坐曰三日來受屈辱於爾今如何傑大笑曰吾爲豎子所算呼酒來痛飲而死明日日中城不開李本深王之綱等攻東門入定國已渡河北去吏部聞高寶信有中原不可復之痛定國少年猛

勇手攀簷前椽舍全身懸空能左右換手走長簷數徧顏色不變曾定河南屬邑值流賊奄至箭發如雨定國立敵樓以刀左右揮箭盡兩斷無一矢能傷其身者有賊持版自護定國射以鐵枝箭貫入於版死焉賊驚遁高欺其老聽其讒語遂墜術中左良玉憤馬士英竊權誤國稱天子密旨討之傳檄云

大義之乘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鸇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己矯妾爲奴剪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從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上會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曆數之歸爲私家攜贈之物竊弄威權煬蔽聰明恃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襲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祇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意何由奠麗民生幻蜃蔽天妖蟆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臣托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横江之使肆行攜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慧之星謂英客實應圖讖又有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

誥不欲食其肉敵國向化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
帝舊臣招討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鼎邊雞犬而無
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命之句
分兵做三隊南下士英懼調劉良佐黃得功方國安鄭彩黃
斌卿同劉大昭阮大鋮朱大典共禦於采石磯史可法疏言
良玉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豈可調各鎭離汛若北兵一至宗
社危矣不知士英蒙蔽至此不報四月二十二日豫王會肅
王各進兵渡淮史可法請救弘光召諸臣問方畧諸臣皆請
救淮揚弘光亦以淮揚宜守不可撤江防兵馬士英厲聲曰
吾君臣寧死於清不願死於左良玉之手二十四日豫王師
猝至揚州攻新城可法督總兵劉肇基翁萬裕楊鳳翥等禦
之二十五日撤闉退二十餘里詐稱黃蜚提兵來援可法縋
人出詢詭說撥兵一千入保城池餘屯外作犄角可法信之
開西門遂中計可法自刎時左良玉正揮兵欲前忽病死子
夢庚爲黃得功所敗豫王屯揚州沿江設渡鄭鴻逵帥水師
禦於京口豫王令衆編筏張燈向鎭江別隊從老鸛河渡龍
潭探馬飛報北師編筏將乘風而南又報江中一炮京口城
壞因垜楊文驄來報江中有數筏因架炮城下火從後發震
倒城半垜早發三炮江筏粉碎矣士英將前二報捆打而重
賞楊使自是警報寂然五月朔日弘光召對諸臣無一言王

鐸特請經筵講期弘光曰且過端午至夜半有人書一對於長安門之東西柱云福人沈醉未醒全憑馬上胡綸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初九日豫王令開閘放舟蔽江而南鄭鴻逵鄭彩棄鎮江而遁初十日放三宮淑女還家午後召優人入內演戲與內官韓贊周屈尚忠田成等雜坐戲飲至二鼓弘光率一姬韓贊周隨之開聚寶門出奔百官無一知者十一早馬士英詐稱奉太后旨召守陵黔兵自衛奔浙百姓共出王之明於獄即位武英殿十四日豫王至忻城伯趙之龍與之明出降安民畢封之龍爲興國公弘光是夜倉卒至太平府百姓閉城不納奔蕪湖總兵黃斌卿已遁匿於中軍翁之琪舟中往就黃得功功泣奏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臣之言而輕出至此今進退將何所據此乃陛下自誤非臣等之負陛下也居兩日將謀幸浙劉良佐奉豫王命追至且招黃得功降功大怒單騎馳出大罵良佐背主匹夫鼓唇舌以說他人我黃將軍頭可斷而膝不可屈良佐大恨之立令衆軍發弩中得功喉功嘆曰吾恨無力擒爾當爲厲鬼以殺賊遂拔劍自刎良佐揮軍劫其營翁之琪戰敗投江而死良佐挾弘光而去至江南豫王置酒於靈璧侯之第坐弘光於太子之下酒半王問弘光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何自立旣已自立而不遣一兵討賊於義何居

先帝遺體逃難遠來既不能讓位又磨滅之於心何居光不能答終席俛首汗出浹背豫王命貝世子統兵平浙江馬士英奉太后至杭浙撫張秉貞迎太后入城士英屯兵城外潞王謁太后禮甚恭英欲立之潞王辭不可禮部尚書黃道周奉祠禹陵在杭疏馬士英有云

大臣倖從早夜圖維震陛承歡起居定省何至三輔遠於六飛龍車遙於鳳輦間關截道險阻多嘗此誠臣子之積怨黔黎之巨創也自五月十一日距今越二旬矣士林未知行在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自衛迎憩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在靖南 黃得功軍中馬輔誠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則有不臣之心誠不知聖駕所在而托言厚載以保其家人則罔上苟偷神人所共憤也

太后覽表欲勸而已忽報駐防豆腐濱總兵吳志達黃蜚戰敗被擒俱不屈而死貝子統兵至江陰進兵嘉湖馬士英仍帶黔兵潛奉太后渡江至紹興原任九江僉事道王思任請斬馬士英疏云

士英獨掌朝綱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以至於此也今事急矣政事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可護耶一味欺瞞滿口妄說英雄所以解

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
速趨上照臨出政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
以爲誤國欺君之戒
又遺書與士英有叛臣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己走
致令乘輿播遷社稷坵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
以自解以今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又有吳越
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
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得書愧憤不能答貝世子至浙江鼎
沸各自爲計獨潞王不去曰禦者無力逃者非策適足以殘
生靈不如降爲上策庶百姓得安二月十三日舉城降貝世
子厚禮之入城安民率師至江邊見波浪滔天而無舟楫難
以飛渡徘徊之際見一白鬚翁手執藜杖竟從水中渡過世
子訝曰人既可渡豈我師不可渡耶遣人下探水僅沒脛即
揮全軍渡過登岸往試其深險汪洋弗可言當時有火燒六
和塔沙漲錢塘江之讖貝世子遂分兵追赶星散餘師紹興
將空其城獨鄭之尹子遵謙出家帑糾集鄉勇會張國維維
日事急矣無主不可以號召天下魯王在台州宜迎監國遂
與方逢年林厦卿宋之普陳函輝熊汝霖孫嘉績鄭之尹等
於閏六月望日迎魯王監國於紹興府
按王諱以海字巨川別號恆山又一號常石子太祖第

九子檀封山東兗州府爲魯王王其十世孫也崇禎六年七月封王爲鎮國將軍十五年兗州陷兄魯王以派以珩以江及王長子三子同日遇害鎮國夫人張氏以磁器觸喉死撫臣題請下部議覆應繼王位冊使甫出門而北京陷弘光立移浙王台州府

封方國安荊國公守嚴州張鵬翚永豐伯守衢州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賜張國維上方劍便宜行事督師江上維見諸師主帥各治其軍疏請於王曰剋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蕃之逸而攻堅擣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爲勝算然必連諸師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遂會方國安率王國斌趙天祥湯斌李應世等與貝世子大戰於草橋門忽風雨暴至火炮弓矢俱濕各收兵貝世子沿江築木城下營對江相拒

卷四終

臺灣外記卷之五

唐監國福州假號　黃道周南京盡節

順治二年乙酉夏大清兵至杭州黃道周曾櫻何楷郭汾黃景昉蔣德璟路振飛張家玉朱繼祚等逃入閩鎮海將軍鄭鴻逵總兵鄭彩俱撤師江口而唐藩從河南逃難至逵彩請見語及國難泣沾襟袂二人奇之令副將江美鼇鄭陞帶兵衛之入關逵彩聞杭城降撤全師回至閩省會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議立唐藩監國

按唐藩諱聿鍵性剛直喜讀書善文翰巖巖千言初封

南陽以父驟失愛於祖端王兩姬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三桂始爲請嗣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被錮會被難逃於江口

黃道周執筆爲諭曰

孤聞漢室再墜大統猶繫人心唐宗三失長安不改舊物豈獨其風俗醇固不忘累世之澤哉亦其忠義感憤豪傑相激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詩書長痛妖氛遂親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羣雄功在百姓方十三葉而屬彝鷙然睥睨神器爲子孫者誠不忍守文自命坐視其陵遲也二十年來狂寇鷙鷙孤未曾兼味而食重席而處北方二載兩京繼陷天下藩服委身犇竄孤中夜臥起垂涕縱橫誠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晉鄭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彤弓豈板蕩哉今幸南安芝龍定鹵鴻逵二大將軍志切匡復共賦無衣一二文臣以春陵瑯琊之義過相推戴登壇讀誓感動路人嗚呼昔光武昭烈皆起布衣所遭絕續與大敵爲仇而能正言舉義躬承舊業況今神器乍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憤間關逢諸豪傑應卽投袂知明赫之際神人叶謨上天所眷顧我太祖紹其子孫猶未艾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傳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得道者多助自六月初二日

監國伊始一切民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
總其道揆副海內喁喁之意焉
唐藩監國正議出師有艶𨇠戴者咸請正位方可號召天下
諸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李長倩亦有急出
關緩正位示監國以無富天下心之疏惟鄭芝龍鄭鴻逵亟
請正位不正位無以壓衆心以杜後起遂定議于閏六月十
五日共奉唐藩即位福州改元隆武命禮部尚書黃道周草
詔曰
朕以天步多艱遭家未造憂勞監國又閱月於玆矣天
下勤王之師既已漸集向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
漸有次第朕方親從行間鼓舞率勵以觀厥成而文武
臣僚咸稱萃渙之義貴于立君寵綏之方本乎天作時
哉不可失天命靡不勝朕自缺然未有丕績以仰對上
帝克慰祖宗而臨安悉轡遵讓無期大小汎汎如河中
之水朕敢不黽勉以附衆志而慰羣望朕稽載籍漢光
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即位鄗南即以是年爲建元元
年誕膺天命昭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即位漢中即以
是年爲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
惟是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故也以今揆古即以是年
爲隆武元年其承天翼運定難功臣悉以次第進爵分

茅胙土稍俟恢復以勒勳猷其趨運官餉守正文臣亦以次第進級別需來章孝秀耆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諭優給行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官祭告以示朕纘緒為天下請命之意焉

以布政署為大內改福州府為天興府以黃道周何楷蔣德璟蘇觀生黃景昉路振飛曾櫻陳洪謐林欲楫黃鳴俊朱繼祚為大學士入閣辦事張肯堂為吏部尚書李長倩為戶部尚書曹學佺為禮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尚書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部尚書馬思理為通政使鄭英為錦衣衛都指揮使鄭芝龍為平虜侯鄭鴻逵為定虜侯鄭彩為永勝伯林察張明振周鶴芝陳霸等各為伯分天建延興為上游四府汀紹漳泉為下游四府合兩浙兩粵滇黔晉楚地方隆武凡有批答皆親為之不假閣臣且曾皇后性亦賢敏頗知詩書羣臣每召對輒于屏後聽之共決進止隆武同廷臣共議戰守定兵二十萬自仙霞關起宜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兵多寡不同約計十萬演習操練以便出師遣兵科給事劉中藻齎詔往浙熊汝霖曰吾知奉吾君而已不受詔國維曰同是高皇子孫當此之際豈可異視而受前龍後虎之迫乎遂勒手疏馳上隆武曰

國當大變凡為皇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日

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
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
勞一旦南面正㓨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
可及况老矣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
隆武覽疏雖止問罪之師然閩浙水火矣馬士英欲謁魯王
張國維參其誤國十大罪英懼不敢入依方安國時張國維
督師奪富陽八月復奪于潛雖兵馬雲集而各治其軍地方
反受騷擾隆武以翊戴功晉鄭芝龍爲平國公加太師鄭鴻
逵爲定國公林察周瑞張明振周鶴芝陳霸等各爲侯陳秀
郭曦楊濟時施天福劉全張進等各爲伯以御史郭承汾巡

按貴州

按陳秀郭曦係芝龍舊將命守二關劉全係香胞弟承
汾字懋衮別號有水泉之晉江人癸未進士至己丑歲
被可望所執不屈而死屍棄東郊歷月餘顏色如故諸
獸虫不敢犯總兵許盡忠暗稱奇陰令家人黑夜瘞之
隆武召黃道周何楷曾櫻路振飛黃景昉蘇觀生何吾騶等
諸文武入朝會議戰守策鄭芝龍首站東班楷讓之曰文東
武西太祖定制今鄭芝龍妄自尊大不但欺凌臣等實目無
陛下龍曰文東武西雖古今來之定制然太祖已行之徐達
乘站東首道周曰徐達乃開國元勳汝敢與達比乎龍曰以

今日較之我從福建統兵恢復直至燕都功亦不在徐達下楷曰俟爾恢復至北京那時首站未遲遂互爭殿上隆武亦無奈何各爲慰解罷自此文武不睦隆武聽知于潛富陽之捷即倣淮陰故事令人築壇郊外拜鄭鴻逵爲大元帥率周鶴芝張明振楊濟時陳秀郭曦陳霸鄭陞等領兵五萬諸葛倬等爲監軍道出仙霞關往嚴衢接應張國維方國安恢復浙東鄭彩爲副元帥率施天福鄭聯鄭斌張進朱壽劉全江美鼇等領兵五萬以張家玉爲監軍道出五福杉關連江撫楊廷麟會楚撫何騰蛟合師九月張國維方國安等與貝世子對江相拒屢戰未分勝負王之仁上書監國曰

事起日人人有直赴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爲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沈船一戰今日死敵猶戰而死明日即死恐不能戰也

魯王遣都督陳謙入閩啓稱皇叔父不稱陛下隆武不悅下謙於獄芝龍力救監察御史陳邦芑密奏謙爲魯王腹心芝龍至交今日若不除恐爲後患隆武信之夜半出片紙斬謙于獄

按弘光時曾差陳謙爲使齎印勅到閩封芝龍南安伯勅內誤寫安南伯謙教龍齧印換勅謙回至浙弘光已

蒙塵故龍與謙厚謙繫獄芝龍力救不得以爲有虞必經門首然後免冠請救豈知夜半斬于獄中有我未曾殺伯仁伯仁實爲我而死之句哭祭

鄭鴻逵引其子肇基陛見隆武賜姓朱芝龍聞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見隆武奇其狀問之對答如流隆武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國姓賜名成功欲令其父顧名思義也封爲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咸稱國姓十月日本國王櫂芝龍威權認翁氏爲女粧奩甚盛遣使送到安平即成功生母也鄭鴻逵鄭彩各提師逾關未及百里上疏請餉逗遛不前大學士黃道周何楷因與芝龍爭班位不睦楷辭囘過烏龍江被劫截其耳而去道周憤諸將不前以其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關奏請以師相募兵江西江南多臣門生故吏必有肯效死力者且可連楊廷麟何騰蛟等伺動靜作進取計隆武允請朝餞啓行

評曰　拚他七尺酬前恨　何必三年臥一樓

道周率諸門人中書蔡春溶（有寫蔡紹蓮者誤也）賴繼謹（有刻賴瑾者誤也）陳駿音兵部主事趙士超毛至潔等並子弟可千人攻芋源作責躬詩一章

天地何高深日月猶循環星宿陳其巔動靜恆無端舉翼不能翔而作醯鷄觀大命一以至不能復研鑽鬼神

欲告之翁吸近告難傷哉草木頹不得出朱顏

道周沿途招徠至延平乏糧駐軍上疏請餉隆武命芝龍助資龍奏曰現今兩師進兵動行十萬餉且不足焉有餘糧接應此未經操演之衆乎不與一粟隆武無奈惟給空劄數百道應之道周亦以劄付鼓勵勸進又得百人進師建寧劄崇安縣遣人通楊廷麟萬元吉等為聲勢尋有以外交諸藩飛書聞于隆武武遣使馳示道周周自陳疏曰

臣田無一畝居只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見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臣於二十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按臣陸清源的呈上手拆臣錯愕展玩有云東南立主臣當元勳臣驚欲死念清源生平謹愼何至有此臣行素六十年無險心猷詰為兇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為要人所嫉獨恃一片肝腸為高

皇列宗與天下黎獻共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師何至以元勳微睲為挾邪所誘若至子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身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洏當二十六日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寧渴而谷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健將陳伯輿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射之力盡于盆

水四顧環堵何能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慟臣出闕嗚呼此喟喟者亦臣子也顧嘗讀書受朝廷之寵眷而攄憤至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分贍共薪而滃滃泚泚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下不爲昭烈臣亦不爲孔明陛下不爲宋高宗臣亦不爲李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覩人太卑則奸豪四至古今讒賊偏中于高明近代人才沈淪于苟賤惟陛下垂察

隆武覽表馳手詔慰之遂出崇安分水關秋七月道周師至廣信府聞徽州破遣將守馬金嶺集紳衿父老諭勸捐助得萬人乃整部署分道進兵遊擊黃奇壽戰捷於牛頭嶺遂營之其出婺源者參將王加封失防伏兵戰死遊擊李忠被擒黃奇壽聞報援之莫及參將李瑛倪彪出童家坊被馬步冲突亦潰參將應士瑛從間道出援屯高偃橋道周遂馳疏請兵畧曰

臣今年六十有二才能智勇不過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隣外譬之鷄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即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於人寡怨直以出師之故爲異志所排寡識之人羣起和之千端百出以阻其成旁勾曲引以幸其敗或叩闕門數日不達饑疲之衆寧死中野臣何所營而坐困於

此哉臣遭會風雲甫及一月五疏求去直以皇上洞燭遐邇宵鑑臣于言語形跡之外所以苒苒焦嘵瘁毛鍛羽以爲朝廷守一日藩離非曰能之亦各盡其義而已今敵之來日以壓境衆之附日以攜志蠢冥何知惟利是覥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鷄犬方集今復翻然欲舍而去己據徽人來者咸云敵一百六十騎守婺境自海口燬水焚掠殆盡燬水距廣信百餘里臣師屯八都者僅千五百人皆鄱落新募月食一兩之卒其東出馬金嶺者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人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東禦台寧之釁西消金嶺之孽精力瘁于文告歲月馳于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于其內一膂一力助于其外空以老瘁一意報主爲愛己所憐異己所笑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一萬之衆從嚴州出老竹嶺直擣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即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勢

隆武覽表無以應之道周計窮十二月集門人諸將議曰敵人雖衆虛聲耳若延來春則彼弓弛馬懈即可破也奈糧餉不足何與其半途潰散廢卻前功不如決戰以報朝廷相持泣下復進兵攻婺源至童家坊忽報樂平己破信州士大夫

各致書迓道周道周以成師旣出義不及顧遂鼓勵諸門人
師師千餘人以前次明堂里僅三百人馬十四糧三日又移
軍婺城之十里天微曙報提督張天祿率兵四至道周策馬
揮賴繼謹等督師鏖戰參將高萬榮請於道周曰當引兵登
山憑高可恃周從之正移師間一隊騎至從間道突出箭如
雨軍遂亂道周被執與至婺源張天祿親至勸降周罵不絕
口繼而門人蔡春溶賴繼謹趙士超毛至潔亦解至周 絕粒
斷漿作自悼詩八章

昔時爲柳下今日見薇陽此道原無可於生亦不 傷雲
霓人絕望金石鬼劑香莫信惠連後遂無日月光

樂毅未歸趙魯連不入秦兩書傳白璧隻手動青蘋得
止吾何憾微名世所親蒼茫樵採者不易寫歸麐

自我甘重繭爲誰賦鼓刀金生憐七獲結侶失同袍此
事不經見於心良獨勞長年耽正則垂老重離騷

己發英雄嘆仍多親戚憐經營文謝後可在殷房前夫
子寧欺我長文尙有天春秋二百載研淚紀新編

求人何所怨失道未忘愁故主日初旭餘生烏自投斷
崖千尺綱一葦大江舟狂稚看吾獨馳驅答衆尤

天步憑誰仗狂瀾失一壺麟心銜鐵鳳掌落雕弧干
羽柔無力旂常凍自枯逍遙河上老頗憶鄭大夫

匡坐憨顏閔抒籌負管籥風雲生坐次毛羽合飄飖大
廈難棲燕江橫卻斷橋可憐委佩者晏晏坐花朝
問言誰敢信屢卜轉多疑截指當軍令開心劄子期千
金修駿冢三尺斷銎旗射兕當熊意君王安得知
左右齊承貝勒洪承疇命侍者跪進茶一杯道周接在手躊
躇未飲左右懇曰求相國用清茶一杯周因聽清茶二字遂
擲杯于地亦采薇周之義也（俗無菓泡茶名曰清茶）
附記余戊午歲會陳駿音於粵之韓江年八十有奇矣
問及石齋先生事駿音涕泗沾襟曰我先生之罪人也
死無以見先生於地下當先生至明堂里知事不可爲
志決來朝恐一生事業泯滅遂將所有稾疏詩賦書禮
悉交駿音連夜從間道還家夫人偵知往索詭應無有
辛卯夏攜出姑蘇欲梓行世不意至杭之江口是夜鄰
家失火音驚惶逸出行李灰燼既不得同時受難名流
後世又不能表揚遺烈以闡師德誠先生之罪人也語
畢又哭余亦惻然故余知先生甚詳且惜先生一腔眞
血之不盡傳也
原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傅冠從江西入閩陛見詢方
畧條陳稱旨詔爲湖南總督賜上方劍便宜行事督師恢復
至邵武五福鬬餉告匱軍不得前屢疏請不報兵部職方清

史司江隨疏言傳冠擁兵糜餉玩敵擾民冠連疏稱不才告
辭權隆武詔杖隨允冠謝事遂住于泰寧縣

按傳冠字元輔別號寄庵江西進賢人初名元範中萬
曆丙午舉人改名冠中壬戌進士至崇禎己卯乞休歸
里弘光乙酉闖黨王得仁入進賢拔其家取其積藏殺
其嫡孫傳鼎故冠入福建

順治三年丙戌附明唐王時在福州稱號隆武二季正月貝勒檄至弔道周赴
江南周後進水漿臨發作婺源詩三章示賴繼謹蔡春溶

火樹難開眼冰城倦著身支天千古事失落一時人碧
血題香艸白髮逐鈞綸吏無遺恨處慘髮爲君親

搏虎仍之野投豺又出關席心如可捲鶴髮久當刪怨
子不知怨閒人安得閒乾坤猶半壁未忍蹈文山

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爲誰分板蕩不忍共浮沈鶴
怨空山曲雞啼中夜陰南陽歸路遠恨作臥龍吟

途至新安上元燈節作三章

爲世存名教非關我一身冠裳天已定得失事難陳姓
氏經春外精神山海濱高懸崖上月偏照夜行人

世盡遺君父我獨愛此生焚香燒稾本拔劍割薇蘅苦
乞西山士遠辭東海濱荷鋤與賣藥難作古人情

羹沸猶餘鼎魚空守暮磯依然城廓在髣髴人民非溪

淺鬚眉照山深薇蕨肥黃冠黃海裏望望未曾歸
又見魚龍百戲世事不競再絕粒十八日過新嶺弔金正希
詩四章
愛爾才名盛昔時欲依鑾閣共匡持蕭蕭風雨鷄鳴日
千古令人誦飫支
續經溪口萬重山捄爾尙差旬日閒臣是岱華須破碎
嶺雲終古不開顏
旌聽灘頭飛鳥斜傷心何處動悲笳英雄運盡無長算
身亦輕來陷左車
殘棊垂手已難工又是論人成敗中但說丹心無所用
一時張眼念藏洪
按正希諱聲原字子駿休寧甌山人隨父客嘉魚遂籍
焉戊辰進士授庶常官歷修撰乙酉古城起兵抗　王
師被擒送江南與參軍江天一同日斬天一字文石歙
之寒江村人晩年有澄清志與正希舉義師敗天一呼
曰吾與金公同舉不可使公獨死挺身追及金翰林自
呼曰我參軍江天一也遂並執之
衆廷臣與諸當道師師不前不但恢復無期而恐失備禦蔣
德璟疏請行閩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聽之璟至闈竟以
疾去二月隆武下詔親征以兵部尙書吳春枝畱守吏部尙

書張肯堂與郎中趙玉成同籍金陵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隆武大喜速催芝龍造艘龍佯諾亦不果隆武行駐蹕延平道周至金陵幽于禁城既而改繫尚膳監諸當道與故知者悉承貝勒意勸降周曰吾既至此手無寸鐵何曾不降勸者曰欲降須薙髮周失驚曰君薙髮了噫幸是薙髮國打來即薙髮若穿心國打來汝肯同他穿心否勸者愧退道周閉目次日見玉梅盛開索被襪不得愴然作詩四章示諸子洪承疇承貝勒命親詣尚膳監請見道周喝曰青天白日何見鬼耶松山之敗承疇全軍覆沒先帝曾設御食十五痛哭遙祭死久矣爾輩見鬼吾肯見鬼麼遂閉目有欲南回者蔡賴趙毛各有家報請命道周周不作書但署蔡書皮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又署賴書皮綱常萬古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憂又斷粒討有十四日復進水漿夜聞鐘聲感諸舊事書十二章吳炳從江西至延平陛見擢吳炳爲福建布政司提調棘闈以編修劉以烈爲主考詔如兩都例各省士子得與試取中舉人葉瓚等二百一十七名三月賜姓成功條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逼洋裕國隆武嘆曰騂角也封忠孝伯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掛招討大將軍印魯王遣柯夏卿曹維才入聘隆武加夏卿兵部尚書維才光祿

寺卿遺都御史陸清源齎 手書出浙東報王曰吾無子王爲
皇太姪同心僇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終致于王取浙東所
用職盡列朝籍無分彼此貝勒諸王見道周抗節不屈益重
之令人再勸承疇亦遣門生往勸道周書一聯史筆流芳未
能平鹵忠可法洪恩浩蕩不思報國反承疇粘疇署前疇見
笑曰庸儒不識時務毋使彼沽名而反累我遂啓諸王出道
周于曹街周從容自若望南謝君恩望東謝親恩坐於舊紅
氈引頸受刑乃壬子日也同時受難者漳州賴繼謹與蔡春
溶侯官趙士超六合毛至潔等
按黃道周字幼平一字石齋漳之漳浦縣銅山所人以
易登壬戌進士閣部路振飛至其地勒銅山三忠臣于
風動石上一黃道周一陳瓆一陳士奇奇字平人任四
川上川南副使士奇率兵屢敗張獻忠遷淮揚巡撫徐
而朝議恐奇懦不知兵以龍文光代之已交代出重慶
忽獻賊大至瑞王素知奇名留共守奇毅然應之曰四
川乃我舊撫今日獻賊大至豈盡新撫之事推委以負
朝廷乎遂與瑞王督軍民共守城陷奇罵賊不屈而死
瓆字亶州事見前有客過余廬余敘石齋先生事見而
嘆曰先生忠則忠矣若爲人謀國旋轉乾坤則未敢爲
先生許予駭然曰公何言先生舉動光明柏節松操千

萬年後流芳青史者舍先生其誰客曰子獨未聞魏徵寧作良臣莫作忠臣之語乎况甲申之變天崩地拆此乾坤何等時先生何不麻衣痛哭四鎮之庭貞誠以感使若輩知有君先生何不連進諫章痛哭流涕請除君側之奸以回弘光庸主之心至其自序召至江南見雜沓無可共事請祭禹陵出居浙東寂無一言任馬阮蹂躪徒作夢高皇語謂卿舍我去且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之語又製一衣刺大明孤臣黃道周于襟語弟子南都必敗當以識吾屍窆東南半壁多士濟濟何謂孤臣果識其敗明係袖手旁觀蹈文人舌筆欺愚後世繼又失策不奉其君于豫章居中調度同楊廷麟徵湖南之何騰蛟東川之曾保英西粵之何魁楚鎮黔之李定國運籌備禦策畫糧餉而如在蜀者請入蜀在吳者請入吳乃姑息從事偏安閩土正蘇老泉所謂惟賢者能致不賢非不賢者能致賢也故能容人然後能用人雖汙身降志士君子亦當先受其過情何不降志相從以保其社稷而爲過激附會作光道學殺陳謙不出一言致中漁人之利議親征不決其行作離盜跖之漸輔佐王猷未有其人折衝禦侮未有其人以出師爲兒戲稱江左多門生故吏必有感之是薄其君父德澤不施

於天下重其縉紳恩惠可結于門黨一木欲支大厦毛錐欲去禦敵過建水稱五月渡蘆洱金釁仿六出奇兆又表稱不屑爲孔明伯紀不但不能曲突徙薪抑且不能作焦頭爛額春秋責備是誰之咎故張國維激憤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予曰公之論固是但時勢不同亦責人所難先生孤掌難鳴獨木難支况天命有在亦不得已之極思惟有盡其臣衷而已客曰子之言謬矣夫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諫不聽然後去首陽聞識周薇不食而死未曾以不諫而去首陽也盡臣節者夷齊耳予曰不然公之評先生若何客曰先生特博學鴻儒繼道統尋乾坤死地實讀書之名全生平之節而已

貝勒世子大驅舡隻開堰入江張國維遣王之仁統水師半渡襲戰會南風大起之仁揚航奮擊國維又督諸軍渡江以應大捷適陸清源齎手書報王炎齋詔至江犒師時馬士英依方國安挑國安殺清源且爲檄數隆武罪國維聞之嘆曰自我戕毒禍不遠矣忠孝伯賜姓成功叩陛辭回安平隆武曰卿當此有事之際何忍舍朕而去成功頓首曰非成功敢輕離陛下奈臣七歲別母去秋接到並未一面忽爾病危爲子者心何安以其報陛下之日長故敢暫爲請假稍愈臣即兼程而至隆武允成功馳驛省母準假一月成功謝恩出歸

安平貝勒因江上之戰不得取勝悒悒不已招撫江南經畧
洪承疇與招撫福建御史黃熙胤獻策曰唐藩雖然稱帝但
兵馬錢糧悉出鄭芝龍手不如密書賂彼若全舉版圖許以
王爵則彼自棄暗投明福建可不勞一矢浙中諸醜俱散貝
勒大喜曰二位所論極高計成開清第一功也宜速行勿滯
一面按兵一面著熙胤同承疇修書入閩芝龍因廷爭拂意
雖奉詔諭口應心違四月隆武見諸師不前責芝龍攬權逗
兵龍免冠頓首曰臣武夫賦性憨直不能逢迎今既見疑陛
下安敢負此重擔情願角巾私第以終聖世隆武曰朕之大
事悉以委卿豈疑卿乎但人有言不得不爲卿道耳固留之

下詔切責兩師偷畏縮不前有國法在鄭鴻逵鄭彩雖出關
仍上疏請餉逗遛如前芝龍接承疇熙胤書許以三省王爵
決意投誠不通其弟鴻逵子成功即馳札泉州召熙胤子志
美謀復書有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師撤水師傾心　貴朝者
非一日也之句交志美美密遣老蒼頭送出浙江與承疇熙
胤姪臣會議出江西依楊廷麟未果鄭芝龍疏稱海寇狎至
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偏征不可拜表
即行隆武手勅留之曰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使者奉勅
至河芝龍已飛航去矣且密諭與守關將施天福郭曦陳秀
周瑞等撤官兵貝勒以長江未易渡遣一旅從紹興別道奪

盤山關以分其勢守關總兵盧若驥會諸將堅壁死守屢攻不下相持兩月適韓固山平左夢庚用降將劉孔昭爲鄉導滿漢齊集若驥兵寡糧匱遂議決戰大開關門出敵後營副將周茂首先冲殺被箭傷死若驥復收殘兵入關諸將見勢逼援無請投誠驥料人心已離夜半率子弟親隨三百餘騎棄關從溫州渡舟山韓固山統大軍定台溫福寧師會福州

魯王知國安殺清源恐閩後兵問罪遂抽師回浙西禦起禮部尚書余煌兼兵部尚書代國維督師江上因此江上之師單弱

按余煌字武貞浙江山陰人天啓乙丑狀元入史館直言忤時以禮部尚書假歸弘光累徵不起貝勒世子平浙明整衣冠欲死爲義師鄭咸一救之勸其共事魯王

招撫經畧洪承疇黃熙胤接芝龍復書遂啓貝勒貝勒揮南北岸軍齊進用火炮攻方國安營壘適國安食一炮擊碎其帳幷廚竈無有完者安嘆曰此天奪吾食也又見北岸兵勢強盛于五月二十七夜與馬士英阮大鋮潛劫魯王而南次日諸師聞知各潰散鄭遵謙移貲入海獨王之仁一軍不動國維與之仁相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荆國也北岸屯師數十萬儵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舡可入海公兵無舡速自爲計國維不得已乃進旅追

慮魯王王爲國安士英所困欲挾入關獻功適守者病王得
脫登梅閘國維至黄石巖傳維遏阸四邑維提師行凡欲過
之橋業爲國安斷矣不得進貝勒師將至紹興督師余煌放
城中婦女出匿山谷正衣冠北向叩首出東門渡東橋赴水
死陳函煇鄭之尹王思任吳存魯陳潛夫葉汝衡高岱等皆
死之張國維聞義烏破衆勸維入山維曰誤天下者文山疊
山也一死而已報貝勒師至七里寺國維正衣冠南向再拜
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曰

維艱百戰戴吾君　拒敵辭唐氣勵雲
時去仍爲朱氏鬼　精靈嘗傍孝陵墳

從容赴園池死與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二子二婦幼女諸
孫盡沈于蛟門外捧所封敕印北向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
峨冠登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
仁係前朝太師不肯身泛波濤願來投公死于明處勸薙髮
不從于二十四日慷慨就刑永豐伯張鵬翼守衢州部將秦
應科爲內應鵬翼戰死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督學御史王景
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署江山知縣方召皆被殺馬士
英阮大鋮方國安方逢年等擁兵數千疏請入關隆武以其
罪大不許士英許窮遁入台州山寺爲僧阮大鋮二方皆薙
髮投誠徐而士英被獲解至與刑部尚書蘇壯貝勒俱令隨

內院辦事守關將施天福等接芝龍密諭遂聲言乏餉枵腹難以禦敵盡撤兵四潰掠至建寧按院鄭爲虹與科道黃大鵬閉城發倉庫犒賞歡聲而去一郡得全貝勒師至漁梁鄭曦陳秀獻仙霞關貝勒從容踱嶺鄭爲虹按浦城百姓請降虹曰不可再請虹執決不可衆背虹獻城擁爲虹見貝勒令之跪虹仰天大笑不屈貝勒嘉其從容節操之忍害勸其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身不孝忠孝俱虧生我何爲寧求速死髮不可薙也明日復令見責其輸餉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虹以民窮財盡答之大罵奪刀自刺胸膛見殺時有民謠曰

峻峭仙霞路　逍遙軍馬過　將軍愛百姓　拱手奉山河　將軍指鄭芝龍也

隆武知仙霞失守芝龍又去獨立無靠遂決意幸贛於八月二十一日啓行從者惟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而已二十三日貝勒至延平知府王士和縊死詢土人知隆武由汀州欲遁江右遂遣總兵李成棟領師追之貝勒提大師至福州禮部尚書曹學佺奔鼓山向佛前問休咎甫拜下見繩一條佺急取袖之馳回家將書案四立改爲棺整衣冠題壁云生前一管筆死後一條繩投筆自縊通政使馬思理縊死侯官縣貢生元綸不食死閩縣民趙卽拜辭父母自縊指揮

使胡上琛飲藥死一妾同死齊巽不屈被殺永福武奉趙子章死貝勒入城安民畢遣韓固山領兵平興化泉漳等府獨安平鄭芝龍所踞軍威甚盛船隻齊備不肯順投固山馳報貝勒遣投誠兵部尚書郭必昌持書招之其畧曰

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主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令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商地方故也

芝龍得書大喜厚待必昌遣員同必昌進降表其子成功勸曰吾父總握重權以兒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意恃險設伏以禦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然後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龍曰稚子妄談不知天時時勢夫以天塹之隔四鎮雄兵且不能拒敵何況偏安一隅倘畫虎不成豈不類狗乎成功曰吾父所見者大槩未曾細料機宜天時地利有不同耳

清朝兵馬雖盛亦不能長驅而進我朝委係無人文臣弄權一旦氷裂瓦解釀成煤山之慘故得其天時排闥直入剪除兇醜以承大統迨至南都非長江失恃細察其故君實非動亂之君臣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飲恨天塹難憑也吾

父若藉其崎嶇拒其險要則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龍曰識時務爲俊豪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苟與爭鋒失利一旦搖尾乞憐那時追悔莫及豎子渺視慎毋多談成功見龍不從牽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龍見成功語繁厭聽拂袖而起成功出適遇鴻逵于途告以始末逵壯之功遂密帶一旅遁金門鴻逵入芝龍語及成功少年狂妄輕躁不識時務始末鴻逵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功立業垂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兄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事不可爲則弟亦不敢虛鼓唇舌況兄尚帶甲數十萬舳艫塞海餉糧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嚮應何必委身於人此弟深爲兄所不取也芝龍曰吾弟所言眼前之事非長途計耳甲申之變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

清朝得而逐之業已三分有二若以小丈夫之氣振一旅而敵天下兵恐亦不量力也不如乘其招我全軍歸誠正棄暗投明擇主而事古來豪傑亦往往有行之者

清朝正未必忍相棄耳鴻逵曰旣吾兄志決亦不可不爲之慮芝龍曰人以誠心待我我卽以誠心應之何疑焉吾弟靜聽俟吾單騎往會貝勒看他如何相待再作商量鴻逵曰吾兄已有成算弟亦將奈何惟有洗耳聽佳音耳龍令李業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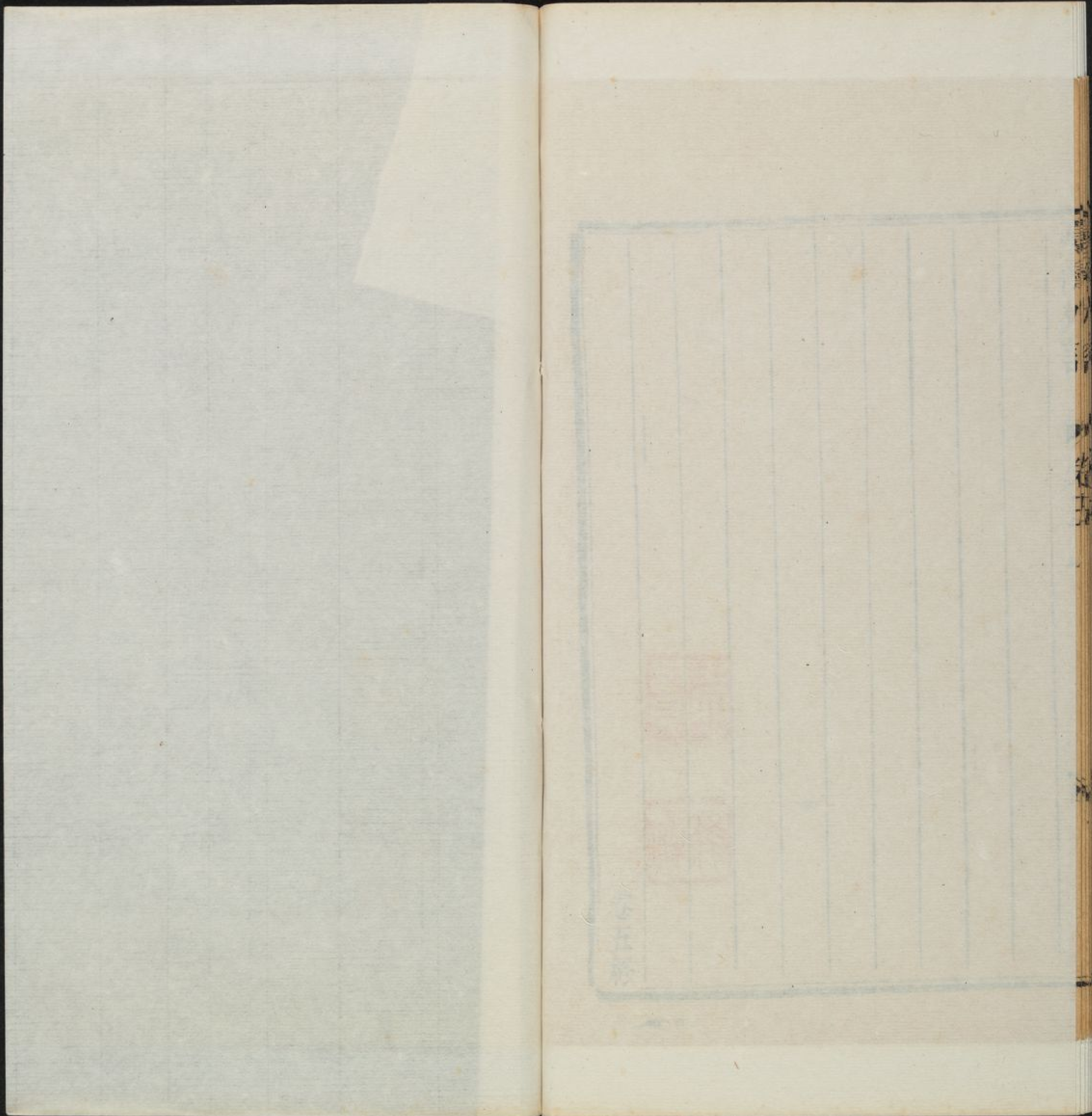
周繼武等超選好漢盔甲鮮明者五百人隨從刻日往省面
貝勒又差往金門尋成功同行功不從上書有從來父教子
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
縞素而已之句芝龍見之罵其狂悖即喚季子渡同行貝勒
得必昌後命隨勅府縣接應凡所過驛站供奉威儀甚壯塘
汛飛報貝勒即差官過烏龍江遞茶遠接又令文武郊外相
迎龍見貝勒相待殷勤滿心歡喜進城見貝勒貝勒握手歡
若平生且恨相見之晚龍請擅立唐藩之罪貝勒再三安慰
曰此足見將軍之經權有方可為則為之不可為則擇主而
事況兩粵未平海濱地方非仗將軍熟識未可一旦而奏膚
功今日得見實
朝廷之福將軍休疑慮焉龍頓首稱謝遂薙髮大開筵宴賞
錫倍厚貝勒密與諸內院議曰聞芝龍平生桀驁多智多持
兩端今大隊不來而單騎至此實有觀意古云擒賊擒首若
縱之去恐有意外之慮以貽生靈憂不如乘夜詔其
陛見挾其北上則蛇無首其餘碌碌無能為也諸內院曰殿
下所見甚明命脅撫連日筵宴至第三夜內院到鄭芝龍寓
所傳有
旨意欲公
陛見面詢方略以平兩廣守至天曙即與芝龍同上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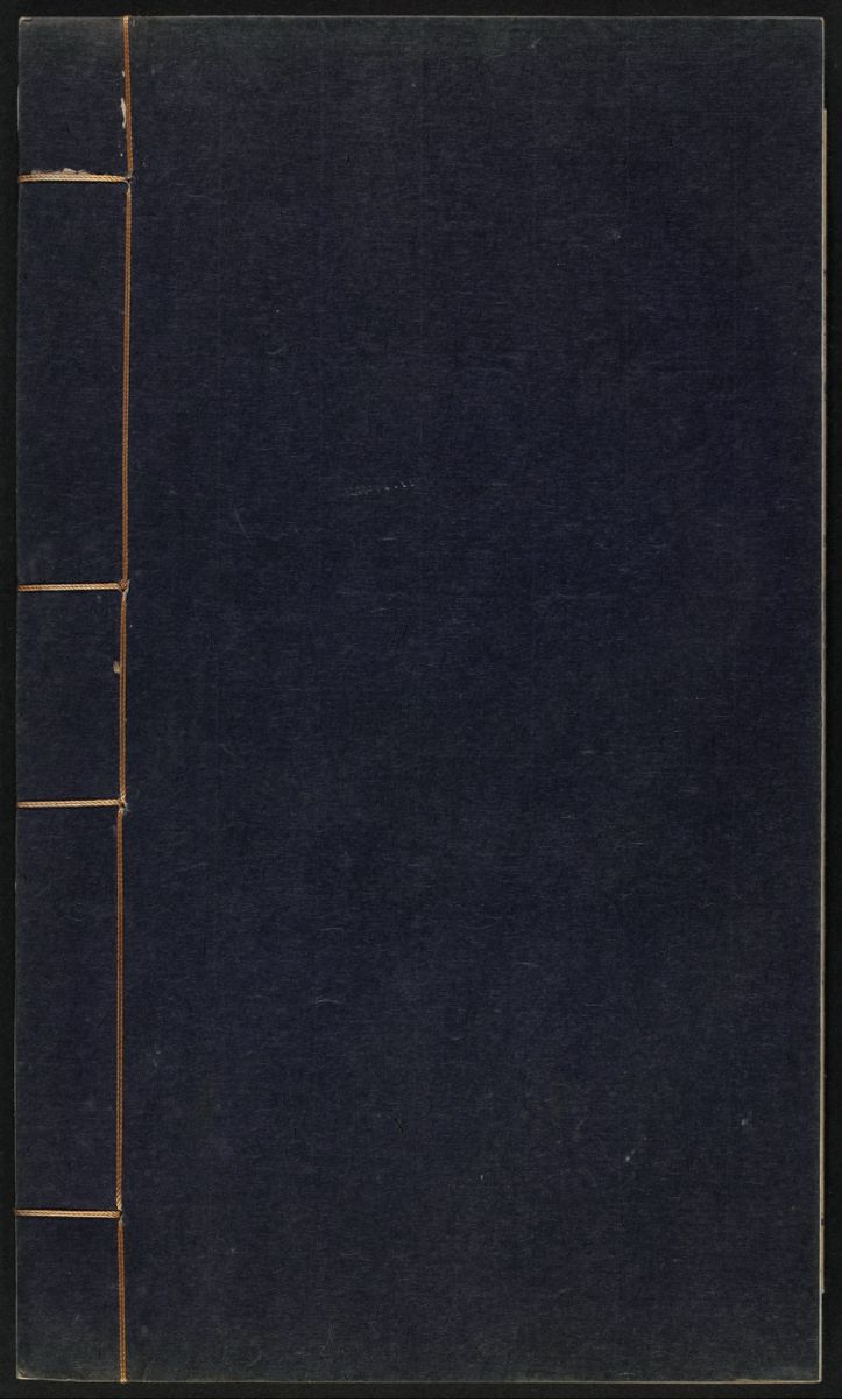
臺灣外記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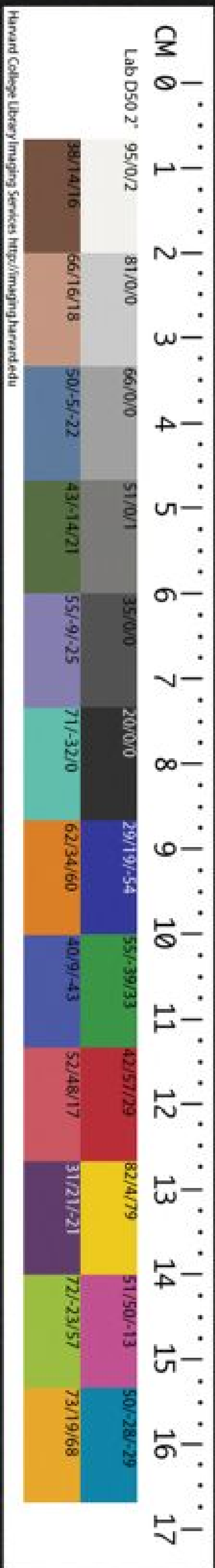




卷五終






CM
Lab D50 2°

臺灣外記卷之六

肇慶府桂王僭位　　　　　　　曾曆安施郎逃生

順治三年丙戌秋八月總兵李成棟奉貝勒命領兵追隆武駐蹕順昌偵報延平追騎將至遂率曾后等倉皇上馬惟忠誠伯周之藩從駕給事中熊偉率兵五百餘隨行中途后鞭墜地之藩不令士卒自下馬檢獻親爲帝后前驅帝后不名其官惟呼我兒權同父子適隆武口渴覓茶之藩以小桶汲之進曰願陛下一統隆武喜飲至袍袖俱濕抵行在二十七日薄暮之藩辭欲出教場提調備敵隆武不允令其護衛至三鼓回宿五鼓上朝到行在門首忽聞嘈咕聲未敢突

進停足聽之方知帝后角口嘆曰此何時也倘敵兵突至將奈何天明隆武出視事見之藩勤勞加之藩總督御營問諸輔臣僅黃鳴俊朱繼祚二人何吾騶郭維經悉逸去至關帝廟前成棟追兵到𦒍呼問曰誰是隆武之藩挺身應曰我即是也問欲何爲之藩詭認殆欲脫主難耳𦒍矢齊射之藩墜戰胸膛連中八箭隨中隨拔去手擊死數十人忽腦後中兩箭墜馬被殺時秋暑正盛𦒍屍收斂獨之藩越九日夜面如生鄉人奇之收葬於汀之羅漢嶺隆武與后等奔至三元角成棟追兵又至熊偉抽劍督二十餘人向前與鬭偉爲箭傷喉墜馬死隆武與后逃入汀州府堂腹饑從者市湯員二進方舉筯成棟領騎兵衝入揮箭齊發隆武與后嬪諸人悉爲射死朱繼祚黃鳴俊俱遭擄

按隆武帝后死於汀州府堂乃順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諸家紀事悉書隆武被執送福州斬於市但時有錦衣衛陸昆亭從行眼見隆武帝后戎裝小帽與嬪被難昆亭脫出百姓收屍葬於羅漢嶺豎其碑曰隆武毋立光華太姬諱英忠烈徐娘娘之墓後昆亭歸鄭爲口述云故特表出

搜龍槓書萬餘卷而已書內夾有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方

逢年連名請駕出關欲爲內應疏按其月日在己降後馳送貝勒擒士英國安父子與逢年皆斬大鋮時方遊山聞信自投崖下死亦戮屍李成棟平汀郡等府示令如有不遵制薙髮者滅族傳冠寄泰寧門人江亭龍家龍子養源見示嚴切勸冠薙髮冠不從養源懼百口爲冠累遂將傳冠舁出冠自如吟曰

憤血己成空往事徒回首國難與家仇永訣一杯酒幻影落紅塵倏忽成今古名望重如山此身棄如土

夜宿溪頭冠私起欲投淵爲守者覺而止又次石牛關欲搶頭死爲送者擱護過羅漢嶺見新墳問輿者曰忠誠伯周之藩墓拜之泣曰

聞道延津簇羽騎　翠花飛越五雲迷
汀州艸色空迎輦　誰覆周郎裹革屍

至汀見李成棟棟親解其縶延之上坐勸曰公大臣也若遵制薙髮棟當保公擧麟冠詫曰自冠裳以來曾有禿頭宰相否棟曰公髮種種與禿何異但稍加鍚以掩衆目便可報文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我鄉先進也我頭可斷而髮不可薙也棟自是不復言然禮待甚厚飲食與共廣西巡撫瞿式耜與兩廣總督丁魁楚兵部尚書呂大器李應茂等聞隆武殁難報設位以哭並會議立君承繼大統式耜曰桂

王相貌雄偉舉動端嚴賢而當立於冬十月十四日立桂王監國以肇慶府爲行宮丁魁楚兼大學士呂大器兼中樞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右侍郎兼內閣大學士掌銓事正會議戰守阨設險要忽太監王坤趨桂王暫還梧州坤崇禎十六年間曾督餉廣東甚作威福北京陷依弘光欲督餉閩粵改名肇基不果行而弘光遁坤入閩隆武不用奔粵依桂王奉迎趨媚王信惑之後爲定閩王劉錫眉所逐時有隆武舊相何吾騶蘇觀生遁至粵東亦聞桂王賢而貌奇欲到粵西以元老共立舟次三水縣聞爲式耜所立恥不預其議即返棹羊城適輔明侯林察載唐鄧諸王航海至廣觀生與吾騶黃士俊曾布政使司顧元鏡等共議迎立隆武之弟諱聿鐭入城即位改元紹武頒詔布告桂王亦遣兵科給事中彭耀至廣宣諭觀生惡之遂潛殺耀令陳際泰率兵攻肇慶桂王亦遣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師出禦相遇於三水縣戰而佳鼎失利是晚韶州兵至合廣兵後攻佳鼎鼎平地未有溝柵之固惟與僉事道夏四敷分頭鏖戰全軍覆沒報到丁魁楚議不即位無以壓人心而號召天下乃自梧州迎桂王於十一月十八日即位肇慶府署改元永曆以晏清爲吏部尚書瞿式耜爲吏部尚書兼內閣大學士掌銓事何三省爲戶部尚書黃奇遇爲禮部尚書曹燁爲兵部尚書黃日晟爲刑部尚書

井濟爲工部尙書郭之奇爲詹事正詹加巡撫御史王澄化
爲兵部右侍郎督師至三水連營守峽口以扼廣兵何騰蛟
爲總督鎭衡州呂肩錫爲巡撫治長沙焦璉陳邦傅各督兵
分守粵西孫可望鎭守雲南李定國鎭守貴州太監王坤爲
司秉筆當芝龍暗撤兩關守兵永勝伯鄭彩適踞廈門迨聞
隆武亡隨率舟師會閣部熊汝霖迎原監國王魯王于舟山
王封彩建威侯弟聯定遠伯進取福寧諸縣及陷興化府王
進彩爲建國公聯爲定遠侯季弟斌鎭南伯建寧鄉紳密通
接駕踞城起義原吏部主事林荃潛匿山中散家貲募兵奪
據福清縣貝勒遣副將滿進忠領兵征討荃率衆迎敵戰敗
奔入城追兵緊門不及閉回身復戰中箭數十死立不仆進
忠見而奇之拜乃仆平和縣人曾慶等與詔安合義起兵立
德化王朱慈煃據將軍寨陷大田順昌將樂三縣鄭聯陷漳
浦縣知縣洪有禎不屈死貝勒督舟師出攻海壇鄭彩率衆
迎敵戰北遂奉魯王退居廈門徐而復上舟山閣部熊汝霖
死疑爲彩害賜姓成功潛師浯州聞隆武帝后凶信設位令
軍民掛孝望北祭繼又突報其父被貝勒挾而北上從浯洲
回安平會閣部路振飛曾櫻萬年英等擇日起兵誓師有本
藩乃明朝之臣子縞素應然實中興之將佐披肝無地冀諸
英傑共伸大義之句用招討大將軍印稱罪臣國姓成功勤

王出家帑犒師以洪政陳煇爲左右先鋒鎮楊才丁鎮爲親
丁鎮郭泰余寬爲左右護衛鎮林習山爲樓船鎮柯宸樞楊
朝爲參軍兼統領閩隨征杜煇爲總協理
按振飛字太平北直人乙丑進士原爲閩撫依成功後
從永曆死於粵東之陳村年英字靜齋湖廣黃州府原
台州通判隆武詔至台州浙右張國維方輔魯王監國
各官遲疑而詔不開英挺身曰此吾君也豈有不開之
理遂開讀隆武聞其事擢英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迨隆
武亡依成功爲參軍宸樞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隆武
曾授以參軍督軍出闘屢有奇謀杜煇字功參泉之同
安馬鑾人後投誠授粵東水師總兵甲寅之變又從吳
三桂爲湖廣水師左將軍謀再投誠不密被三桂姪應
奇所覺夜馳兵爭圍擒絞死
但時金門乃叔父定國公鴻逵所據厦門爲建國公鄭彩同
弟定遠侯鄭聯所據其上海壇南日南北三加舟山等島悉
係魯王遣蕩安侯周瑞平彝侯周鶴芝定西侯張名振阮美
等分守其下諸島如銅山係朱壽所踞南澳係忠勇侯陳霸
所踞惟安平塊土莫能展其所爲徒訓練士卒整飭船隻飄
遊於鼓浪嶼或入海澄或出鎮海衛以觀其變
順治四年丁亥（附明桂王時在肇慶稱號永曆元年）正月路振飛萬年英諜聞

何吾騶黄士俊蘇觀生顧元鏡等同隆武逃遁於粵東辭成功泛海往就之功曰先帝當日在汀州業已受難故衆散何能脫身至粵恐是好事者假此爲名未可深信但公既有所聞而欲去余安可阻以失爲臣子一片孤忠熱血遂令備資斧船一隻送之時同行有北直進士朱昌時原金衛指揮使常壽寧等後舟次粵之虎門遇輔明侯林察方云是隆武之弟何吾騶等共立爲紹武被總督兩廣佟養甲同總兵李成棟由惠州晝伏夜行於去年十二月朔日破城紹武被擒非隆武也振飛等不敢前後隨林察回廈門依成功二月韓固山奉貝勒世子命統滿漢騎步突至安平鄭芝豹芝鵬等懼兵威不敢戰斂其衆揭家資子女於巨艦棄城出泊外海成功生母倭婦翁氏手持劍不肯去強之再四亦不行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劍割肚而死成功聞報擗踊號哭縞素飛師前來而固山見船隻塞海亦不敢守棄之回泉功殮其母收整城池與芝豹芝鵬等守之四月成功復合鄭彩楊耿等衆入海澄破九都七月鴻逵見成功遠去慮有鞭長書說成功凡事當先固本而後求末今汝安平彈丸之地無長江險要可恃倘韓固山率大隊復來一旦反救不及將奈何宜速回師助汝一旅合攻泉州暫作安身然後蓄兵養銳窺其釁隙舉兵旁掠成功令其將看守海澄石尾港八月從九都回二十

二日會鴻逵師於泉之桃花山鄉紳沈佺期林橋升郭符甲
諸葛斌等相率起兵應之

按佺期字雲又別字復齋泉之南安人癸未進士屢遷
都察院御史後以醫行世卒于臺灣橋升丙子舉人屢
遷光祿寺卿泉之晉江人符甲癸未進士晉江人南京
主事戰死七日不變色鄉人異而葬之斌字士倫監紀
推官泉之晉江人

泉州提督趙國祚每輕視成功率驍騎五百步兵一千五百
人分為兩隊一出塗門一出東門直冲營壘成功令洪政陳
新二將統衆禦之自辰至午冲突相拒鴻逵料不能勝遣林
順夾攻功亦令余寬出奇兵截殺祚兵遂潰追至城下鳴金
收軍成功合鴻逵衆每攻城咸為溜石寨參將解應龍所援
成功請於鴻逵曰解應龍在溜石寨作犄角勢此城難攻叔
父可督兵攻城應龍必來援姪遣水師一鎮桑一鈞仝杜煇
暗襲其寨另著郭新余寬暗伏其寨中途俟彼回救齊起夾
攻擒之必矣鴻逵許可隨掌號進兵應龍果來援至中途忽
流星馬飛報賊攻寨甚緊龍即回師伏起戰死而溜石寨亦
為杜煇所破軍聲大振國祚始加意防禦日夜巡督城內已
故鄉紳郭必昌之子顯欲為內應謀洩國祚差兵往擒惟有
空室衆駭異顯有愛姬春姊利顯母黃氏珠珥投國祚乞揀

所藏皮箱一願首告國祚許之遂指後園井中旁石是門祚令人下攀開果一大穴全家在焉共一十三口收而殺之春姊拾皮箱亦爲衆所殺然累及原閣部黃景昉又西門守將楊義與諸葛斌通爲援適國祚召義守東門斌不知是夜卒衆臨城斌與副將蔡參等全軍俱沒祚於是夜禁益嚴不敢喘息功督炮環攻又令洪政陳新余寬郭泰等領衆架雲梯薺上國祚百計禦之不得下漳州城守王進聞泉被圍繼報溜石寨失解應龍戰死頓足曰城危矣吾當往救漳州總兵楊佐阻之曰各有汛地且未奉總督令勝敗干係是誰擔之進曰公言差矣賊今從中截殺制臺之檄安能飛過倘徒坐視一旦城破賊勢愈熾吾城其能保乎此謂唇亡則齒寒也公善守城池吾當往救遂將騎兵五百步卒千人分爲三隊第一隊令總領旗趙英同左哨千總楊得功會同安營遊擊廉郎聲言攻取安平安平是彼巢穴勢必回救此做攻魏救韓以分其勢吾自領一隊相機而動其餘一隊著右哨千總李玉同遊擊祁光秋作援兵先遣人稱本領統領大師合潮州援兵數萬即日抵泉郡破賊解圍並直搗其穴之句成功聞報見鴻逵曰王進援連潮師救援不日即到泉郡堅而未易破倘以一旅拖五陵而攻安平則首尾受敵鴻逵曰如此奈何當且暫退成功曰安可退師可令楊才張進先去刺圍

守據林習山與杜煇整備舡隻泊潯尾以防不測叔父可督
林順洪政等急攻其城姪領郭泰余寬據營五陵作兩邊救
援遠曰可王進至大盈偵知各處聯營把守大路不得進進
一時計拙繼探有小路從南安縣出發令遣人夫備草東援
應詐稱欲取安平者楊得功葺之自帶馬步乘夜由冷水井
過何坑出南安突至泉州城下與洪政戰政敗國祚于城上
遙觀知救兵到以此亦四面吶喊虛作相助勢鴻逵心慮急
遁金門而成功亦退安平泉州圍解入城進見國祚請救遲
罪祚謝曰非公來速此城危矣進恐成功乘勢取漳卽辭祚
回師成功因報鴻逵從潯尾遁亦就不援卽將楊才等兵抽
回把五陵要口自歸安平後偵知王進僅以一千五百人解
圍甚追悔隨喚洪政余寬二將領兵從小路埋伏青石宮又
令楊才郭新二將領兵埋伏刺園另令張進帶兵接應五將
去後不日回說王進已過二日矣順治四年總兵李成棟奉
命平粵以李發代之待傅冠後加禮十一月二十一日冠與
發對奕方罷發閱文書謂曰今部文到欲收公矣冠欣然起
曰早畢吾事公之賜也遂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負罪無狀死
不足贖復回向西拜曰祖父暴骨惟冠之辜羞見先人於泉
下取筆題壁曰

白髮蕭蕭已數莖　孽冤何必苦相尋

拚將一副頭顱骨　　留取千秋不試心

擲筆坐地引頸受刑令人執刀無一應者又懸賞例亦不忍下有從征知府李蘭友家丁張福出受賞施刃以冠首函寄汀州府獄觀者莫不墮淚是夜悲風震瓦暴雨漲河二十二日家人傳國禎家負骸槀葬于汀之羅漢嶺與忠誠伯周之藩相對

按公首在獄中夜屢吐白光如因之有冤者多見之訴皆驗獄吏朝夕焚香祀之忽一夜吏夢公辭曰兩年受爾殷勤我欲還矣吏神其事白于令不數日公之子果乞骸骨歸葬已奉諭旨來汀始得合身首殮之徧體皆黃金色有舊衣二件棄墓側風雨經年　帛色如故道傷而奇之咸曰此相公衣也見者拜之無敢動後爲寧化賴子取去

蘇觀生何吾騶於前歲十二月在明倫堂講書被李成棟率輕騎開道晝伏夜行砍門而入紹武踰牆匿王應華家俄而壓城出爲追騎所殺觀生題詩壁上云

人皆受國恩　　時危我獨苦　　丹心佐兩朝
浩然凌千古

題畢自縊而死何吾騶顧元鏡等降總督佟養甲安民畢即令李成棟統騎兵到三水王遵化退守峽口王坤趨永曆西

走式耜奏曰土地乃祖宗之地土守之　則可以設計破敵使英雄志壯若輕棄而走不但上負祖宗且失天下志士之心永曆不聽遂乘輕舟上西峽而去從行者惟瞿式耜一人成棟至肇慶府進師梧州永曆奔桂林巡撫曹燁降瞿式耜請建都設禦令丁魁楚屯兵岑溪成棟遣人招之不肯降乃伏兵與戰𢇁收退藤江伏起魁楚中箭死成棟揮軍逼桂林王坤請幸楚式耜請駐全州疏畧曰

半年之內三四遷移兵心民心無不惶惑我進一步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亦速一日若去而不守愚者亦共知拱手去矣請留守桂林

李成棟師至値焦璉自全州來督兵合禦成棟逼戰璉奮勇冲陣棟方退桂林得全焉成功因攻泉不克回安平有原浙江巡撫盧若騰進士萬翼雲舉人陳鼎俱至謁成功功待以上賓每事必諮之又得海澄人甘煇身材五短猛勇絕羣漳浦人藍登武藝精熟南安人施郎機畧暢曉與其弟顯貴及邱縉林壯猷金裕等朝夕操演部伍陣法並令堆積糧餉于安平

援騰字牧州庚辰進士金門人雲字敬甫庚辰進士廈門人鼎字尙圖丁卯鄉薦同安人郎後執法太嚴見怒成功被收欲殺計逸內地爲海澄公黃梧所知遂薦於

總督李率泰保題副將將郎換作琅字事績詳見後
順治五年附稱永曆二年戊子夏五月成功統林習山甘煇等犯同
安守將遊擊祁光秋協防遊擊廉郎合領騎曾九都鄉勇出
禦甘煇挺身出戰守備王庭坐馬失脚被斬兵潰成功揮軍
至城下光秋與郎急抽兵入城與知縣張効齡議曰賊兵勢
大恐孤城難守不如與公今夜乘其無備開門遁去然後請
師恢復公意何如齡曰食君之祿守君之土分所當然今賊
雖衆吾當與公嬰城死守漳泉二處必發兵來救豈可棄城
以自取罪郎曰公所言者守經弟所言者行權賊兵勢大水
陸雲至兵傷已過半卽有一二健勇亦傷弓之鳥是兵卒不
足恃也地方半坦城坦低矮一旦四面環攻炮器火藥甚少
是城廓不足恃也縱能禦之而援兵遲至倉廒無積是糧又
不足恃也有此數難當達權暫退再作商量弟豈不知食君
之祿守君之土耶効齡聞言如夢方醒曰非公剖晢幾乎誤
矣約二更郎率騎兵各飽食同効齡開西門遁百姓知文武
棄城去天曙迎成功入城功出令安民不許搔擾民賴以安
功以葉翼雲爲同安知縣勸諭追徵以助軍需陳鼎爲教諭
傳告諸生起義勤王忽報輔明侯林察自廣東逃回因與蘇
觀生等共立紹武曾禦永曆於三水後共鎮虎門廣東破不
敢歸永曆仍回閩見成功詳陳瞿式耜等擁立桂王始末成

功加額曰吾有君矣遂設香案望南而拜尊其朔號即修表遣原隆武中書舍人江于燦黃志高二人從海道入廣稱賀並條陳時勢即以邱縉林壯猷金作裕三將守同安自領大隊舟師至東山候永曆旨以便會合恢復提督趙同知安陷飛報總督轉題奉　旨遣佟鼐李率泰陳錦三大人督師恢復各處地方七月初三日檄到邱縉等聞報即與葉翼雲陳鼎議戰守策翼雲曰今新君登極我藩主志存勤王以一城托我等自當竭力禦守邱林二將軍可督兵守大盈嶺以扼泉師金將軍守苧溪嶺以扼漳師翼雲等督民兵守城一面通知本爵出奇兵於五陵從中截殺以分其勢一面飛稟藩主回軍救援不知諸公意下如何金裕等應曰公籌畫得宜謹聽尊命即出兵守要口佟鼐督師至邱縉林壯猷列陣以待被領旗黃有信率驍騎冲突三大人同提督揮軍齊進邱縉中五箭林壯猷獨力難支遂遁入城金裕聞邱林敗績空守苧溪嶺無益亦斂軍回與翼雲陳鼎分門死守三大人於八月十六日曉夜攻擊雉堞平地城遂破邱縉林壯猷金作裕各巷戰力竭死翼雲當城未陷時謂陳鼎邱林三將曰余今雖未死於君事御得死於宋土亦吾輩之幸也迨至被擒解見從容自若與陳鼎俱不屈被殺三大人以城內同賊堅拒傷士卒甚多發令盡屠戮血滿溝渠應同安血流溝

之讖
附記有泉州同安金門人陳諱世胄渾稱鰌仙善術數語事多中舉動似狂於丙戌遊三仙途次興化閒仙遊油潭里有王志章者能刺陰陽事人稱活閻羅往見之志章業已先知置片紙於硯底囑童子候之曰若世胄到令自取視次日世胄到童子語知世胄讀至鰌魚死半途同安血流溝嘉禾斷人種嘉禾者乃廈門之別號安溪成平浦之句悚然奔見成功以志章言上陳功怪其妄不納胄辭歸途次小盈嶺暴病而亡功聞之亦爲之訝至同安戮屠血流溝功頗信之後踞廈門凡有俘者悉斷其掌放歸以嘉禾斷人種欲以壓種字讖也癸卯十月率泰破金廈提督馬得光戰死請棄諸島移民於內地築限界守之犯者無赦而嘉禾果斷人種安平地在界外亦遂成平浦焉其讖悉驗

順治五年戊子秋八月成功在銅山整頓船隻訓練士卒候廣西永曆信到忽接葉陳邱林告急請援文即整大隊舟師回救奈北風甚發難以駕駛五日方抵金門偵報同安已破諸將戰死葉陳不屈被殺全城屠戮功痛哭遙祭慟動三軍遂移師鎮海銅山漳浦守將王起俸謀降事洩棄家從舊鎮入銅山成功受降加俸總練使同柯宸樞聯絡銅山等處募

兵指餉詔安縣五都人林日灼鼓衆拒之功令甘煇往征日
灼旋滅十月江于燦黃志尙同太監劉玉齎永曆詔到晉封
成功威遠侯功拜受畢厚待劉玉遂興師從雲霄白塔登岸
守雲霄將張國柱迎戰被施顯貴所殺遂率衆攻城中軍守
備姚國泰拒守城陷國泰巷戰重傷被擒功惜其忠勇令醫
治用爲監督粵東原太學士陳子壯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同
起兵船千艘合攻廣東因故指揮楊可觀楊景烓爲內應謀
洩被殺懸首城上邦彥戰死子壯遁高明遣家人齎書陳縈
赴成功處請救又原兵部侍郎張家玉會故南海指揮安弘
猷訓導張治亦起兵襲東莞縣殺典史張元鼎知縣鄭鋈自
縊李成棟聞報率兵至擊斬安弘猷家玉走龍門糾衆遣閩
將楊可樑亦齎家書至成功卽整師欲從虎門入援至靖海
聞二家俱遭難乃止

按子壯號集全別號秋濤萬曆己未探花東莞人守高
明六个月城破被執不屈引頸受刑同時受難刑部主
事朱實蓮字子潔天啓辛卯舉人邑庠生黃英元旻元
家玉字賢子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侈養中遺巡道張
元琳至其家勸薙髮玉冠帶出見不允元琳去玉遂與
師林洊謀起兵破東莞韓如琰自惠州來會師成棟至
弘猷戰死張治張恂尹斌咸自縊王祖母陳氏黎氏赴

水死妻彭氏大罵被刃又率衆拔博羅糧盡衆潰王徒走十五嶺集三萬餘人攻增城成棟往援揮騎沖突王陣亂死戰項中三矢傷一目赴水死割其首顏色不變其師林洊被執在獄臨刑吟詩曰願續當年李侍郎遺言謝世報高皇獨憐一片忠精骨不死沙場死法場張恂字壬和壬子鄉薦張治字台玉程鄉縣人安弘猷字叔壯靈辟縣人

李成棟奉總督佟養甲令提師攻桂林復合平南定南靖南三藩勁旅直趨武岡劉承胤令其弟承輸永曆從間道奔靖州大學士吳炳被執不屈死三藩還武岡折矢招承胤胤舉城降部議以其放永曆西去殺之永曆自靖州奔柳州得何騰蛟郝永忠盧鼎兵俱至防禦始安佟養甲督兵攻全州何騰蛟率焦璉郝永忠盧鼎合滇師趙印選胡一清分道夾攻養甲遁永曆仍還桂林諸帥不和兵譁爭搆釁成棟偵知乘虛潛師至北門式耜守城騰蛟召諸將合擊棟方退師棟負平粵有功而恥受制於總督偶演戲其妻張氏見而笑焉張氏係陳子壯之妾成棟抄其家見張氏美麗遂娶之相從年餘未見歡顏今日之喜必有由也棟詰之氏曰爲見臺上威儀觸目相感棟令人取冠服自穿氏起取鏡照之棟躍起曰眞威儀可觀也遂萌反念密囑標兵譁索糧餉齊集教塲然

後請養甲出城撫輯甲不知是計同棟行甫坐下衆兵鼓譟同明剪辮即飛書通粵西巡撫耿獻忠亦剪辮江西提督金聲桓同副將王得仁殺童巡撫剪辮反應之共尊永曆朝聲桓得仁爲是左良玉部將李成棟隸高傑標下且交好故片紙至即從永曆命兵部侍郎萬翔兵部職方司揭重熙監局鑄印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襄平伯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獻忠兩廣總督成棟遣原翰林院檢討蔡之俊齎表前往桂林請駕幸粵永曆下廷臣會議未定瞿式耜疏言有云駕若東幸軍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土而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旣違人心渙散臣恐不能制也遂不果行之俊還報成棟棟具疏再請曰

有天下乃太祖之天下今日光復舊業何爲樂新土陛下若欲中興須親統六師行間指揮俾諸將士奮勇僇力四方咸知有君自當嚮應豈可偏安粵西優游度日令天下豪傑寒心乎此臣靦靦至計非冀邀駕之功

遂令原給事蒙正發再往南靖請駕永曆方至肇慶李成棟率文武跪接如禮永曆撫成棟背曰朕今日中興全賴卿力決不吝分茅列土之封棟叩首曰軍旅之事毋煩陛下深憂臣自當竭力前進第運籌帷幄策應糧餉豈可乏人必須元老方可請召瞿式耜永曆允奏隨加成棟子李元胤爲錦衣

衛指揮使提督禁旅棟復上疏速當發詔逼成功連兵敕復召式耜使者三四去而式耜固辭且連上五疏乞休不允成棟無奈陛辭回粵出師詔至廈門成功拜接遂大整軍伍令芝莞統舟師從虎頭門進

順治六年己丑（附稱永曆三年）春三月成功留黃廷洪政守浦之羅山嶺柯宸樞守盤陀嶺自統兵馬下詔安師屯分水關修書遣楊乾生入潮州通總兵郝尚久久乃成棟健將郝永忠族姓前因總兵車任重殺惠潮道李光坦知府凌犀渠海陽縣桂岳等橫苛肆虐百姓怨望成棟偵知密令尚久聲言援漳假道潮州城兵屯南時值元旦尚久輕裘緩帶從者僅數人入城拜賀任重接見尚久禮益恭尊爲前輩並陳閩省求救之切祈爲策應夫役以便刻即起行任重許之尚久見任重不爲備辭出囑親信於寓所之轉灣抹角處禮欵散其左右藏甲兵於內整部伍於營約聽炮響立即搶門任重果不疑出城回拜中計被擒並其衆報成棟棟會總督佟養甲題爲潮州總兵棟反馳封尚久新泰伯久遲疑觀望迨乾生賫書至尚久拒之成功大怒率衆欲攻潮州值施天福引土著黃海來見海說成功潮州有備急則難取不如見掠諸邑以緩其心然後反擊一鼓可得功從之分師旁掠有海澄人陳斌其掌如人之式人渾號爲大巴掌曾從永曆於粵東師收回

海澄與楊廣不睦廣率衆圍之斌負其三歲子於背外掩以甲腰懸鐵斧手執大刀突出殺至城門門閉不得出一手持斧砍門一手執刀禦衆衆逼之斌怒刀起傷人人無敢近碎門逸去其勇如此率衆來降成功授斌爲後勁鎮合擊許龍時張禮踞達濠霞美二寨糧甚足楊廣李堯唐玉勸功舍龍擊禮願爲鄉導功於是撤師攻禮禮聞大隊至棄二寨走青林遣人乞降功允之授爲援剿右鎮又令黃山爲帥督諸軍從靖海破惠來縣以汪匯爲知縣正兵鎮盧爵守之黃山復破黃山寨成功回揭陽會鴻逵聞逵沈死張禮心甚憐焉以其無罪遣殺載其妻子歸安平府中養之

順治七年庚寅（附稱永曆四年）正月成功至潮陽知縣常望鳳投降令洪旭督徵糧餉和平寨不服徵遣右先鋒楊才往攻才被其寨屠戮無遺不日才亦暴病死成功以林勇代領其衆陳斌引黃亮來降三月以施郎爲左先鋒鎮弟顯貴爲右先鋒鎮黃廷爲援勦右鎮王秀奇戎旗鎮甘煇親丁鎮四月成功復全揭陽攻新埠寨寨長乞輸餉許之五月詔安九甲萬禮從施郎招領衆數千來歸

按禮即張要平和小溪人崇禎間鄉紳肆虐百姓苦之衆謀結同心以萬爲姓推要爲首時率衆統踞二都五月來降

六月成功引舟師擊蘇利風逆反師閩潮州陳斌燒斷廣濟橋日夜攻擊尙久死守乞救于漳鎭王邦俊俊亦奉恢復浦詔檄隨統大隊騎步至長橋把守羅山嶺黃廷洪政不戰棄城遁俊安民畢偵知守盤陀賊將拒險扼守不得進邦俊以騎兵往來誘敵令副將王之剛從盤龍小路度嶺又令遊擊張勝由杜潯而過雲霄合圍攻擊宸樞分頭迎戰至炮矢盡全軍皆沒邦俊復雲詔進師黃岡成功得報不恨浦詔之失大傷宸樞之亡知救援至遂退潮陽黃亮釆乘虛同陳拔五李英等叛攻行營甘煇迎擊斬釆父子與拔五等方定八月芝鵬至潮陽說成功取廈門爲家成功曰彼船隻倍多部將老練取之不得反結爲仇芝莞曰建國遠行惟聯在廈邇來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取之正當其時施郎曰征之未見爲是當設計圖之功曰試陳可圖之計郎曰聯乃酒色狂徒無謀之輩藩主可領四隻巨艦揚帆回師寄泊鼓浪嶼彼見船少必無猜疑其餘者陸續假爲商船或寄泊島美浯嶼或寄大担白石頭或從鼓浪嶼轉入崎尾或直入寄碇廈門港水仙宮前藩主登岸拜謁悉從謙恭然後相機而動此呂蒙賺荊州之計也功曰此計甚當但吾欲善取之庶免殺兄之名芝莞曰不殺之恐其部卒戀主不如殺之爲是建成元吉豈非親兄弟乎成功點首選健將五百令甘煇施郎洪政杜煇四

將統之配船四隻其餘依計而行成功於中秋夜舟到鼓浪嶼聯方宴客於萬石巖作徹夜歡次早成功登岸拜謁聯尙宿酒未醒迨起梳櫛畢出會成功曰師屢收績赧顏相見倘吾兄見憐以一旅相助得片土棲身終不敢忘大德聯曰吾弟何出此言軍旅相助分所當然隨留小酌快談雄劇終日無倦成功辭出見聯不爲備密令諸船陸續進港與聯艦比且約部署聽炮爲號爭過先船成功設酒於虎坑巖還禮聯卽赴席是日投壺角勝酣暢倍常至戍刻方掌燈回途次半山塘杜輝等伏起刺死取聯之首級匿之飛報成功功於巖頂放炮卽勒兵入城佯捶胸頓足曰誰殺吾兄仇不共戴哭甚悲哀令兵守聯與彩宅門云非吾令不許擅入出示曉諭有人報說者賞千金慰卽安民市井無驚其諸將船業爲施郎洪政甘輝杜輝等所困知聯死陳俸藍衍吳豪等咸歸焉繼而彩將楊朝棟王勝楊權蔡新等率全隊舟師來降功以棟爲義武鎭勝爲水師統繼舊將藍登來見授爲援剿後鎭又遣洪政持書折矢出招鄭彩當彩欲行時曾囑聯曰國姓帆船來往宜備之聯曰少年乳臭慮名而已何足介意彩曰弟言謬矣切不可以少年輕之細觀講兵甚有經濟聯掀髯大噱曰吾兄行兵半世何作此懦想兵船糧餉勝彼十倍安敢正視彩曰饑虎不可爲鄰吾提師遠出弟當留心防範切

不可以為戲迨至接聯被殺之報嘆曰是吾之咎託非人也迨洪政至彩曰吾年老氣衰細觀諸子弟能繼志者大木耳（大木成功字）吾願全師解付令弟斌同政回厦復命成功大悅遣官往接及相見歡愛如初言及聯事成功大慟彩將兵船悉交成功功見彩誠實永無猜疑待之甚厚卒于厦門蘇利偵知功航船回厦率衆攻破惠來守將盧爵戰死知縣汪匯不屈自刎成功差洪政招閩安銅山南澳諸島咸聽約束功以輔明侯林察為左軍閩安侯周瑞為右軍定西侯張明振為前軍平彝侯周鶴芝為後軍自為中軍元帥用蔡福為中司中軍鎮每軍大小船一百號凡有原鎮各分隸之泉州人馮澄世字亭冲隆武舉人有機畧潘庚鍾字道宣壬午舉人善謀策紀舉國壬午舉人同安人林俞卿隆武舉人漳州人林奇昌隆武舉人蔡鳴雷晉江人弟子員諸葛倬字士年隆武恩貢蔣德璟薦授翰林待詔遷光祿寺少卿薛聯貴字忠達乙酉舉人廣東潮州海陽縣人（後投誠任江西糧道）鄭擎柱丁卯舉人（後投誠）鄧會福州人（後投誠授太原知府）等為參軍整備操演以俟進取

忽黃文從廣西間道齎永曆詔至因何騰蛟攻長沙命馬進忠由益陽出為李赤心所殺騰蛟不屈死又南昌破王得仁伏誅金聲桓赴水死守贛將高進庫為前導直趣信豐諸將勸李成棟且退師棟不允相持會久雨多叛去棟憤甚命酒

痛飲大醉水漲甚左右挽之上馬馬失足人馬俱沈三日水退棟立泥中始知其死杜永和舉全粵投誠廣西危迫召成功舟師從虎門入李定國督騎步兵由三水出合攻成功辭恩畢用原總兵黃斌卿將黃大振爲援剿前鎭守海壇撥水師阮引何德陸師藍登等屬芝鵬鎭守廈門自率諸鎭配船百餘號南下勤王十一月至潮陽時施郎與陳斌不睦因功未進師有首黃海如通尙可喜成功遣林習山襲殺之宥其餘黨分配各鎭一時乃安

順治八年辛卯（附稱永曆五年）正月成功舟師回南澳以蕭拱宸爲中衝鎭沈親爲護衛右鎭令洪政施郎陳壎鄭文星等回廈門二月成功引舟師至白沙湖遇暴風收入鹽州港擢蔡進福爲內司水師鎭施舉爲水師右鎭三月至天星所殺敗恵州援兵攻其城下之時福建巡撫張學聖按泉郡偵知成功往粵東立叅駐泉中路總兵馬得功統兵乘虛襲廈門得功隨統轄騎兵先從五通渡過水師鎭阮引不戰而遁芝莞聞報帑捲珍寶棄城下船島中鼎沸成功妻董氏懷神主出步行海濱見船仔招之曰我董夫人也舵工林禮泊岸背夫人落船夫人曰那隻舡是莞爺的禮指以重載者是夫人令泊其船芝莞見夫人忙請曰此戰艦也不便居請夫人到家眷船中有人伏伺夫人知此船係芝莞積藏識破機關乃曰媳

婦喜乘此船今戰徃時候非此不可莞再三相強夫人坐而不動得功領五百餘騎往來馳騁百姓奔竄石洞原閣部曾櫻人勸其出遁櫻笑曰吾今日猶得正命淸波幸也遁何處自縊死

曾櫻字二雲江西人丙辰進士隆武亡依成功門人阮文錫陳泰以僧龕擡下船至金門王愧西家收殮

張學聖與興泉道黃澍原同安縣張効齡督大隊至適潮大漲遂登五通山一望波濤萬頃而島嶼孤懸海外險地也顧謂澍曰此乃絕地我若過去船隻不繼緩急豈能飛渡實用兵之忌即下山引師返得功知後軍已退不敢坐鎭走回廈港遇鄭鴻逵鎭將楊朽素吳渤與戰得功奮勇射死吳渤朽素不敢迫施郎閩知縣陳壎鄭文星等從廈門港登岸追至得功戰少怯計窮遣人駕小船見鴻逵曰雖彼此閒隔各盡其職然亦無時不懸念公也今得功奉令過島未曾擾一艸一木奈欲退無舟可渡得功必死于此得功死分所當然但恐此島人民萬不能全耳且公兄在京眷口在安平其能安乎不如寬得功片刻假渡而歸一舉兩得得功幸甚郎公亦幸甚乞熟思之鴻逵動昔日之情亦以爲然故鬆高崎守假漁船數隻渡得功回泉

按鴻逵初除天津撫院鄭宗周坐營轉隸都督孫應龍

麾下登萊之役應龍失機逮繫天津獄後與大同巡撫
張建拱同事未幾與芝之龍平紅毛功勲蔭錦衣衛掌刑
千戶繼晉指揮使癸未授登州副將甲申正月曾應遴
薦副將鄭鴻逵緩急可用詔益兵三千命鴻逵鎮守南
贛至弘光嗣位南京檄守采石磯以右軍都督掛鎮海
將軍印時得功爲標下守備
當得功渡廈時都督鄭德副將周王臣坐快哨飛奔星火報
成功功即率大隊舟師回於四月初一日到廈門計得功己
去五日矣成功大憤鴻逵賣情令一應鎮將不許赴鴻逵衙
署逵遂移師出屯金門之白沙成功親歷各要口親祭閣部
曾櫻改廈門爲思明州以鄭擎柱爲思明知州督民夫築炮
臺數處撥勁旅防守將董氏所乘芝莞船積金銀擧藏充軍
餉初十日成功大會文武議廈門功罪賞施郎銀二百兩陳
塤鄭文星銀各一百兩芝莞以失機論罪當斬莞欲辯而成
功已冠帶請旨出隆武所賜尚方劍斬莞示衆諸將悚然頓
獻首階下功令懸之街三日方許收葬並有本藩鐵面無情
爾諸勳臣鎮將各宜努力苟不前進怯敵本藩自有國法在
雖期服之親亦難宥之諭院引何德各細責五十藍登姑寬
其罪立功吳漖遣知州致祭厚恤其家于是衆軍股慄無敢
犯鴻逵在金門見成功舉動威嚴執法無私亦將船隻悉付

之擇白沙地方築寨廣搆亭沼藝植花木額曰華覺笙歌白
娛成功見鴻逵謝權歸隱擢萬禮爲前衛鎮陳朝爲後衛鎮
洪旭守廈門族兄泰守金門季叔芝豹同施天福守安平張
進代李壽守銅山陳霸守南澳拒南洋許龍碣石蘇利
按鴻逵後患足疾至丙申王進功攻白沙寨成功合芝
豹往救進功退功移鴻逵居金門又按蘇利粵之饒平
東界人流落海豐時有閩之同安人蘇泰渾號大目公
摽掠海上與碣石衛民搆釁爭殺不休民潛出海外請
泰爲援泰糾黨飛船而入合民擊利利敗泰遂入碣石
利依泰爲裨將所戰必勝泰喜利同姓益親信重泰偶
沾疾利刺泰自代明末五虎亂潮之一也後雖投誠心
懷不軌迨奉　旨遷移入內地利不遵遂反爲平南王
尚可喜用參將高亮福守備高亮禎兄弟爲前鋒一戰
而滅考之碣石衛舊誌花都司有記曰衛地二十五步
有強龍入海必有隗囂公孫述輩踞此二十秋計利興
滅足二十載時日無多寡其應驗如此亮福字傒素亮
禎字寢初海豐赤坡人傒素當明季之時潮民苦於縉
紳衆共舉劉公顯爲首傒素其次也餘馬茂素黃文錫
魯瑞黃義呂雲璧傳君禎曾十千等爲九軍傒素投誠
授參將許龍潮之海澄人亦明末五虎亂潮之一踞南

洋橫行無忌後投誠迨遷移奉　旨入京官內大臣

五月成功見佈置得宜將師移于金門之後浦操演陣伍整頓船隻以俟興師七月太監劉九臯齎永曆詔航海至成功跪接宣讀請安畢詢帝行在方知駐蹕潯州九臯又說去歲曹志建戰敗新虎關失守馬進忠又戰敗於瓜里師退武岡州桂林大震督師于元華滇鎭趙邦選胡一清焦璉任平樂懷私情按兵不前以致全州不能守嚴關亦失十月寧遠伯王永祚與胡一清俱乏餉入桂林榕江一帶咸空壁留守瞿式耜同張同敞被擒不屈又令爲僧曰爲僧乃薙髮之漸髮短命長不爲也絕粒十一月十七日受刑

按給事中金堡已爲僧僧名金釋上書定南王請葬瞿式耜張同敞吳江楊藝爲具衣冠葬於北郊之原

帝聞報自梧州趨潯州陳邦傳謀劫駕帝遂冒雨而走諸臣在後多被劫掠至南陵從行者惟嚴起恒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等茲議諸孫可望李定國命師恢復因此特差九臯從龍門渡海求藩主督全師從虎門而入攻粵東以分其勢成功曰君父有危焉敢坐視卽擇日整舟師行甫趨過粵之表裏遇颶風船各飄散成功收入潮陽港逢索損壞不果行回札金門後浦左先鋒施郎從將曾德犯法當死脫逃賂匿成功左右郎偵擒之功馳令勿殺郎曰法者非郎敢私犯法

安能逃使藩主自御其法則國亂矣促令殺之但持令者乃
德摯友回而不逃執法前言徒說說爾欲以藩令脅吾面叱
殺之之語成功大怒次日傳諸將入船令右先鋒黃廷收郎
𡊮父大宜弟顯貴交林習山守於巨艦習山令副將吳芳看
之是晚有船訪郎者曰命不保矣隨登岸去郎急謂顯貴曰
危在旦夕兄弟豈可俱斃弟年壯速當計脫貴曰兄雄略勝
弟十倍且我有子兄尚無嗣吾與父當之兄急行勿多語恐
有漏洩郎起佯喜語吳芳曰吾以藩主欲殺我誰知欲令我
備鎧甲此易事也取酒與芳歡飲畢懇芳曰伴我登岸往見
當事芳見郎舉動雀躍又以父與弟在船遂信焉令人隨之

登岸郎曰大路恐遇人不便由小徑行芳之隨者是之至艸
仔寮郎出鐵錐錐死芳之伴者三人走匿曾厝寮石洞中是
晚成功聞報大怒綑林習山欲殺掬吳芳妻子令芳偵尋贖
罪二十一日出令收大宜顯貴斬之嚴禁船隻曉諭搜索郎
匿數日饑餓難當乘昏奔其部屬左營蘇茂署時茂頂郎左
先鋒鎮缺茂方晚食郎見激之曰聞藩主千金高爵購我細
思賢弟與我最厚特來相尋免被他人邀功茂曰茂雖不肖
豈肯賣鎮主以求榮乎且公投生非投死也茂雖死亦不背
爲公幸勿疑勅守門者祕勿揚隨飲郎藏之次夜令心腹備
小船載郎去安平投施天福依之豹求爲排解俄而成功知

往弔郎己逸內地成功得回報憤其叔父市恩放郎五月成功擢戎旗中協林勝爲援勦右鎮整大隊領中提督甘煇左先鋒鎮蘇茂中衝鎮藍登宣毅左鎮杜煇援勦後鎮陳魁左衝鎮郭義右衝鎮蔡祿後衝鎮林明前衝鎮統領余新奇兵鎮楊祖智武鎮藍衍等從南溪登岸漳州總兵王邦俊率騎兵一千步兵二千列陣於磁窰以待杜煇藍登奮勇奪先率衆藤牌盾抵箭逆敵騎兵不能勝矢將盡少怯余新楊祖出左蔡祿陳魁出右合擊邦俊勢孤遂遺入城堅閉不出六月成功回廈舊將黃興投見授興中權鎮平和人黃梧來歸授副將以監督陳六御爲北鎮營騎兵九月成功復率衆入攻

漳浦王邦俊來援被甘煇所敗追至馬口始收軍提督楊名高援王邦俊海逆猖獗報統興泉各鎮營進勦成功偵知令藍衍杜煇爲先鋒以蘇茂郭義私過小盈嶺之左埋伏楊祖蔡祿銜枚伏于小盈嶺之右聽號炮三聲各抄出夾攻使彼首尾受敵又令甘煇余新爲首陣接應陳魁黃梧爲救援自領林明劉功林勝等登山頂觀戰名高知成功兵屯小盈嶺即以騎兵五百爲先鋒分步兵三千爲二隊以應之又以騎兵六百作二隊爲左右救援自領騎步三千迎戰時冬十一月天氣嚴寒名高謂諸將曰海賊赤脚可乘今日凍慄擊之遂進逼於嶺下兩相交鋒勝負未分成功令林明發炮明連

發三炮而楊祖冲出高分兵接𦄿蘇茂郭義從後抄殺高隊大亂死者甚多名高退囘泉州十二月成功乘勝旁掠諸縣漳浦守將楊世德陳堯策字邦纘係功之舊將獻城投降授世德英兵鎮堯策護衛前鎮林其昌爲漳浦知縣成功見士卒繁多地方窄狹器械未備糧餉不足爲憂遂與諸參軍潘庚鍾馮澄世蔡鳴雷林兪卿等會議澄世曰方今糧餉充足鉛銅廣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國前者翁太夫人國王旣認爲女則其意厚與之通好彼必從藩主何不修書竟以甥禮自待國王必大喜且借彼地彼糧以濟吾用然後下販呂宋暹羅交趾等國源源不絕則糧餉足而進取易矣成功是之令兄泰造大艦洪旭佐之以甥禮遣使通好日本國王果大悅相助鉛銅令官協理鑄銅熕永曆錢盔甲器械等物以原縣戶掾黃愷號龍劍極有口辯材能用爲徵餉官督徵泉漳艄興沿海地方以資軍餉英義阮駿自舟山來歸令原船聽用海澄守將郝文興遣人密欵於成功功允之授興前衝鎮

卷六終

臺灣外記卷之七

困漳州金礪解圍　逃舟山魯王入海　　順治壬辰年至丙申年共五年

順治九年壬辰（附稱永曆六年）春正月初二日成功乘潮大漲航船直抵中權關郝文興迎成功入城安民以黃維璟知海澄縣事有同安浯州人周全斌投謁功問恢復進兵策斌對曰若以大勢論之藩主志在勤王必當先通廣西達行在會孫可望李定國師連舟粵東出江西從洞庭直取江南是為上策奈李成棟已沒廣州新破是粵西之路未得卽通徒自勞也今且固守各島上踞舟山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遏南邊之侵與販洋道以足糧餉然後舉兵取漳泉以為基業陸

由汀郡而進水從福興而入則八閩可得矣功大悅曰此誠妙論授全斌房宿鎮初十日功遣各鎮從江東入攻長泰王邦俊率兵援之相遇於溪西俊失利二十三日俊復來援敗回二月初三日功督令攻城進兵鎮吳世珍奮勇先登被炮打死城不得下成功密遣火器鎮何明鑿地道擊之甫開鑿報總督陳錦提兵至三月初七日功移營江東初十日錦師札牛蹄山相去僅五里錦欲進兵提標右營遊擊張玉諫曰海賊國姓少年英勇詭計甚多現札江東未可隨進且踞守于此遣人密通漳鎮另調一旅由長泰小路出從中冲出使彼首尾不顧錦喝曰皆是爾這班怕死的虛糜君祿養成禍胎這樣螢賊何足掛齒本部院前在小盈嶺一鼓破之本該割爾頭以儆慢戰之罪姑念用人暫且記罪如若再犯決難輕恕錦實狃于同安之勝不以成功爲意

按陳錦同佟鼐李率泰爲大人督提督趙國祚攻邱縉于小盈嶺後同安縣有功是以擢爲福建總督

十三日率諸軍冲營逼戰功令蘇茂林勝迎敵杜煇吳豪旁出合擊錦軍大亂退劄于同安之鳳尾山羞懣憤怒偶食不如意大鞭撻其奴庫成棟棟恨夜攜匕首刺錦割其首級潛奔獻成功功作喜厚賞之次日會文武令收棟棟稱無罪功曰爾殺主求榮天下之大罪人也本藩決不用此不義罪人

令斬首示衆長泰守將李青聞錦失利被刺十八夜棄城遁功入城安民以馮澄世爲知縣擢黃廷爲前提督黃山爲後提督四月成功督大隊出圍漳州劄南院凡各縣錢糧徵解軍前陳錦當被庫成棟刺死將首級盜去次早方覺追之不及衆軍無主各星散回汛撫提會

題又得漳州緊報隨馳諭浙鎮馬逢知率兵援漳成功會諸將集議甘煇曰逢知至煇願領兵禦之功曰不然凡用兵之道豈可全特勇力當明彼此之情今陳錦新喪提調無人撫提以素驍勇之逢知著其前來必以一當百勿戰縱之入城然後圍之城內多添人馬必多糧食外調旣遲內勢窘促破之必矣諸將拜服卽馳令自萬松關以及龍江一帶悉撤避援兵至勿阻他但揚威而已縱之入城逢知果恃勇猛率精銳馬騎一千步卒三千飛馳至漳潛口深青地方無人敢敵悉避之待欲安營忽四面搖旗吶喊似逼戰狀終夜如是兵馬不敢卸甲後路漫山徧野連營屯劄惟有往漳一路無阻甘煇前來邀戰逢知困一夜不寧人馬咸倦不敢戀戰且敵且退走入漳城成功襲其後仍將城圍困馬逢知退入城養銳數日領所帶精騎開東門直沖成功營壘功令陳勝陳斌蘇茂蕭泗四將迎戰自領甘煇周全斌陳堯策郝文興等四面雲梯臨城逢知無心戀戰棄陣回衞邦俊出兵接應死傷

甚多而外援遂絕勢益危蹙成功自計攻擊晝夜不絕逢知邦俊悉力堵禦功不能克巡撫宜永貴先接塘報屢稱馬逢知所向無敵統兵入漳以爲圍解迨後羽檄踵至知成功用賺兵計賺逢知入城連逢知俱圍在內攻打甚急永貴遂集船二百餘號傚擊魏救韓法出攻廈門功令陳煇爲帥督水師禦之相遇于崇武煇大勝報捷成功急攻城逢知慮內變將所帶之兵雜守陴堵隨壞隨築功屢犯損傷甚多而計亦拙八月時值秋淋張名振獻計曰離城三十里有鎮門者兩山夾岸可將木石塞滿激水灌城功曰此計誠妙令甘煇周全斌陳堯策陳斌等督諸鎮監攻四門自領張名振黃廷黃山蕭泗等至鎮門令兵士將大木於象鼻列柵過獅頭用壞船裝石沈下堆塞奈溪流　湃終不能蓄水塞此崩彼徒費衆力百姓遭苦但城內人民繁衆蓄積無備客主之兵旣多倉廩之儲告匱遂奪民食至不舉烟徐而各戶絕粒金珠寶玩賤如瓦礫皮紙樹皮尋取殆盡弱肉強食死亡遞戶獨有一家見城被圍不能脫出慮有奪食將所剩米舂粉做成塊曬乾壘起外抹以泥候吏深人靜邏卒巡更過後私敲一塊煮爛如糊食之得保全焉又有公姑餓甚欲殺其媳食媳知逃歸母家其父母問以歸之故女述公姑意父母曰吾生汝且不得食反與彼食隨殺其女食之九月固山金礪奉

命入閩會新任總督劉清泰統滿漢官兵馳救漳圍礪屯司安與諸將議曰國姓行兵有法若以大隊齊進恐墜術中當分一旅由小路出長泰將步卒爲先鋒從中殺出吾統騎兵從大路攻擊彼師己老能畧挫其銳氣則勢如破竹矣此圍可解諸將服其論依計而行成功知金礪領兵至攻愈急令周全斌爲帥督蘇茂吳豪黃梧楊祥等鎮前去禦敵相遇于龍江之東吳豪黃梧首先冲陣砍殺全斌率諸鎮應之忽左右騎兵出箭如雨下全斌分兵而禦正酣戰間流星馬飛報有兵暗渡長泰小路抄出江東矣斌驚爲截急鳴金收軍礪飛捲而追斌退陣亂橋鬪悉爲礪奪成功知全斌敗即令甘煇陳堯策楊祖蕭泗等守鬪踞橋甫至瑞香亭接全斌軍云斷己失煇不敢前急報成功功傳令撤圍煇殿後屯古縣金礪入城見殘黎餓莩令守道周亮工發兩縣倉米煑粥賑濟但餓死者十有其三而就賑者下咽立斃又十有其七枕藉街衢橫列閭巷發收骸骨計有七十三萬餘衆瘞三大穴一碑同歸所一碑萬安所一碑萬公所其收不盡落溝陷穽及自埋者不可勝計金礪休息數日與馬逢知周邦俊議曰郡圍雖解而海賊現在古縣尙有覬覦之心倘再率衆由三叉河截踞江東橋一降從赤嶺港登岸豈不復如前轍乎當急除之以復海澄公宿將與士卒同甘苦仍守城池俟吾統一

旅破之逢知曰公妙算宜速行莫使餘灰復燃十月初三日金礪督騎兵作三隊而進成功令提督黃山領右先鋒鎮廖敬護衛右鎮洪承寵禮武鎮陳俸親丁鎮郭廷等率火攻迎之是早西北風凡火筒噴筒鳥鎗營炮其烟被風回反陣中軍士一時眼迷礪乘勢冲殺諸軍皆沒非煇與廷力禦幾無遺類成功退屯海澄仍以郝文興王秀奇二將守之成功出廈門金礪回漳郡報捷

順治十年癸巳（附稱永曆七年）三月成功遣張名振率水師船二百餘號北上陳煇等督援四月金礪奉部文取海澄劉清泰調水師出福興二港合攻成功令林察周瑞周鶴芝阮駿黃大振等前往海壇迎敵察船泊湄州遇颶風飄入興化港被擒二十八日金礪全師出劄祖山頭郝文興飛報成功功率大隊于五月初一日至海澄令王秀奇郝文興陳堯策守鎮遠寨又萬禮踞鎮遠寨對峙為援甘煇黃廷守關帝廟木栅連接相聯就天妃宮起將臺親登觀兵督戰初三日金礪率騎步數萬連營與天妃宮相對安火炮數百門日夜攻擊不絕木栅倒壞士卒損傷後勁鎮陳魁後衝鎮葉章請成功令領兵冲營功許之初五日辰刻魁等乘炮烟冲出被金礪伏騎齊起葉章奮勇冲擊戰死陳魁箭傷全軍受困甘煇黃廷望見急開栅突圍救回功令魁出載廈門醫治以楊正暫統其

軍擢周全斌爲後勁鎮初八日金礪督衆攻營壘炮聲振天
城坦隨壞隨築成功坐將臺張蓋指揮礪望見令炮對臺齊
攻諸將見炮如雨點勸功下臺功曰炮避吾吾豈避炮又勸
功去蓋功亦不允甘煇情急親翌功下甫離臺數武而座已
被炮碎矣礪欲攻城悉爲鎮遠寨所援議不擊鎮遠其城終
難攻隨往取鎮遠王秀奇等死拒之短牆皆陷如平地士卒
無可容身奇令掘地窩藏之功乘夜遣火器鎮何明率洪善
等將河溝邊盡掘地道埋火藥留藥心于外以待礪將老弱
者率民夫爲勢攻擊別選精勇二隊飽食乘五鼓聽營中號
炮三聲齊攻塡壕緣城板柵成功令按兵守禦忽礪營連發
三炮郝文興請曰是欲臨城功不信王秀奇曰果是號約宜
防備之甫傳令而喊聲轟雷雲集風飆塡平溝壕齊倚登城
文興秀奇堯策全斌等勒兵執斧木棍火桶火箭交擊凡爭
先登者悉死城下柵邊礪督後者再登時東方將白功令放
地道一聲霹靂燒死無數礪方退又遇蘇茂甘煇等截殺礪
那敢停鞭傾師回漳郡自是海澄功守益固十五日成功回
廈門大賞有軍將士以甘煇爲第一六月甘督池士紳奉成
功令以蠟丸齎帛疏由陸路請廣西行在報殺陳錦敗楊名
高捷回同兵部侍郎萬年芳齎永曆詔至晉封成功漳國公
功父封畢仍遣士紳與年芳從海道進謝表竝會諸師恢復

功令馮澄世督收海澄城炮臺濠溝以便出師七月固山金礪回京成功率船犯海澄用土人楊廣爲鄉導攻烏丁埧寨主陳鐵虎者善用兵寨又堅固功督諸將用力塡壕爲飛彈傷足遂退師出港口見海水紅毛閃爍有大熕二門浮起功急令撈之名之曰龍熕以副將楊廷統五百人㸃衞八月功屯揭陽洪旭遣員報其父芝龍差李德來報封海澄公勸其歸降成功回厦九月潮州總兵郝尚久差心腹將楊淸時至厦門請救成功惡其前至潮州通伊叔南安侯郝永忠欲令其會師援李成棟而尙久不從致失機會今一旦無故而殺道府計窮請救意不欲援周全斌請曰倡義原當納降雖尙久有前日之拒今已悔過來歸若不往救恐失天下勤王之心功令陳六御爲師統楊祥江龍黃梧蕭泗吳豪等鎭先入揭陽港自督大隊繼進但郝尙久自恃殺車任重有功鎭潮而肆行無忌百姓苦之惠潮道沈時潮州知府薛信辰見其淩剝安爲每事與抗久心憤甚追報劉伯祿代之尙久集諸將議曰本鎭屢建奇功而守此城前者國姓來通本鎭若稍易念則全閩去矣今日太平文官欺侮我們況本鎭世受國恩永曆現在廣西舉義以應豈不垂名萬世諸將唯唯毋敢逆者于三月十五日挺沈時執薛信辰剪辮會黃錦鄒鍫梁猶龍等　奉永曆朔稱新泰伯踞潮屬各縣惟吳大奇許龍各

治兵不附之

按黃錦字綱菴壬辰進士南京禮部尚書鎣辛未進士官拜襄陽知府猶龍字臨海戊辰進士福建參謀與潮州府人

奉
旨以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總兵劉伯祿郭虎班志等合勦尚久偵知虞城中有變大興土木之工於北之金山城頂再築一寨高聳堅固中挖兩井深百尺源通韓溪可飲萬人不竭又起蓋倉庫堆積糧餉薪炭食物諸類以作永遠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調高雷廉韶以及南雄肇慶等營鎮暨饒平總兵吳大奇

按奇字葛如福建汀州人海陽籍明末踞大浦程鄉饒平等處亦五虎亂潮之一也後投誠授饒平總兵平潮有功掛印加少傅銜

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合圍潮州尚久見圍緊援絕惑信巫術而巫者每降神語自當祐庇會天雨暴漲尚久虞潰城請于巫巫者降神當用大鐵鎖數百觔鎖蛟龍則安尚久立令製造鐵索巫曰神退諸巫讓之曰何事不可言而言此險語汝當自理鐵索成尚久鳴鑼擊鼓與諸巫送前巫者沈之江頭而起尚久見令人救之僥倖不死愈深信惑遂疏拔防親信領旗王安邦見尚久昏迷邪術不親軍旅忖其必

敗密遣人投降約書悉投南門外關帝君袍袖裏各以瞭哨往來相通十一日可喜督兵攻城夜二更從西南角雲梯上城城中大亂尚久知城破急抽兵入寨而大隊突至門弗及閉倩急跳井其子堯亦隨之下潮州平陳六御舟師甫至南澳聞潮已破不敢進援而還十月原浙江監國魯王逃舟山閩部熊汝霖與建國公鄭彩輔之迨汝霖死彩解權周瑞等悉歸成功兵微船少而浙江舟師又出張定國糾衆與禦大敗吏部尚書張肯堂巡按朱天祐死之魯王不敢守與盧溪寧靖王及益王孫等航船至厦還黃門通知成功集馮澄世潘庚鍾林兪卿鄭挲杜薛聯桂鄧會諸參軍議接魯王禮庚鍾曰魯王雖曾監國浙右而藩主現奉正朔均臣也未可以監國言成功曰此是朝綱且論今日相見之禮庚鍾曰相見不過賓主成功曰不然若以爵位論之魯王尊也況經監國若用賓主禮是輕之輕之是綱紀混矣吾當以宗人府正之禮見之則全祖訓於禮兩全諸參軍拜服其論成功暨宗人府府正旗請諸王相見各安慰敘情出隨給屋請住月送俸薪又有鄉紳

王忠孝字愧兩泉之惠安人戊辰進士初除戶部主事至弘光授紹興知府擢副都御史陞兵部侍郎總督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後依成功至丁未歲卒于

臺灣

張正聲戊戌進士泉之同安人官兵部職方清吏司

郭貞一庚辰進士泉之同安人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謝元汴字迭野癸未進士粤之潮州揭陽縣人永曆授
爲兵部給事中尋削髮爲僧

辜朝薦字在公粤之潮州揭陽縣人戊辰進士崇禎朝
官兵科給事中後依成功至甲辰年卒于臺灣

許璟字得璟戊辰進士興化府人官潮廣參議依成功
卒于廈門

唐顯悅興化仙遊人壬辰進士官尙書以長女孫妻功
長子經後依成功卒于廈門

張煌言字伭著浙江鄞縣人壬辰進士

李茂春字正清漳州龍溪縣人隆武舉人後依成功卒
于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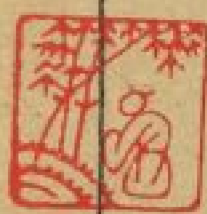
蔡國光字觀之同安人甲辰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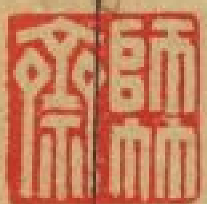
林蘭友仙遊人辛未進士官副都御史

許吉璟泉州人癸未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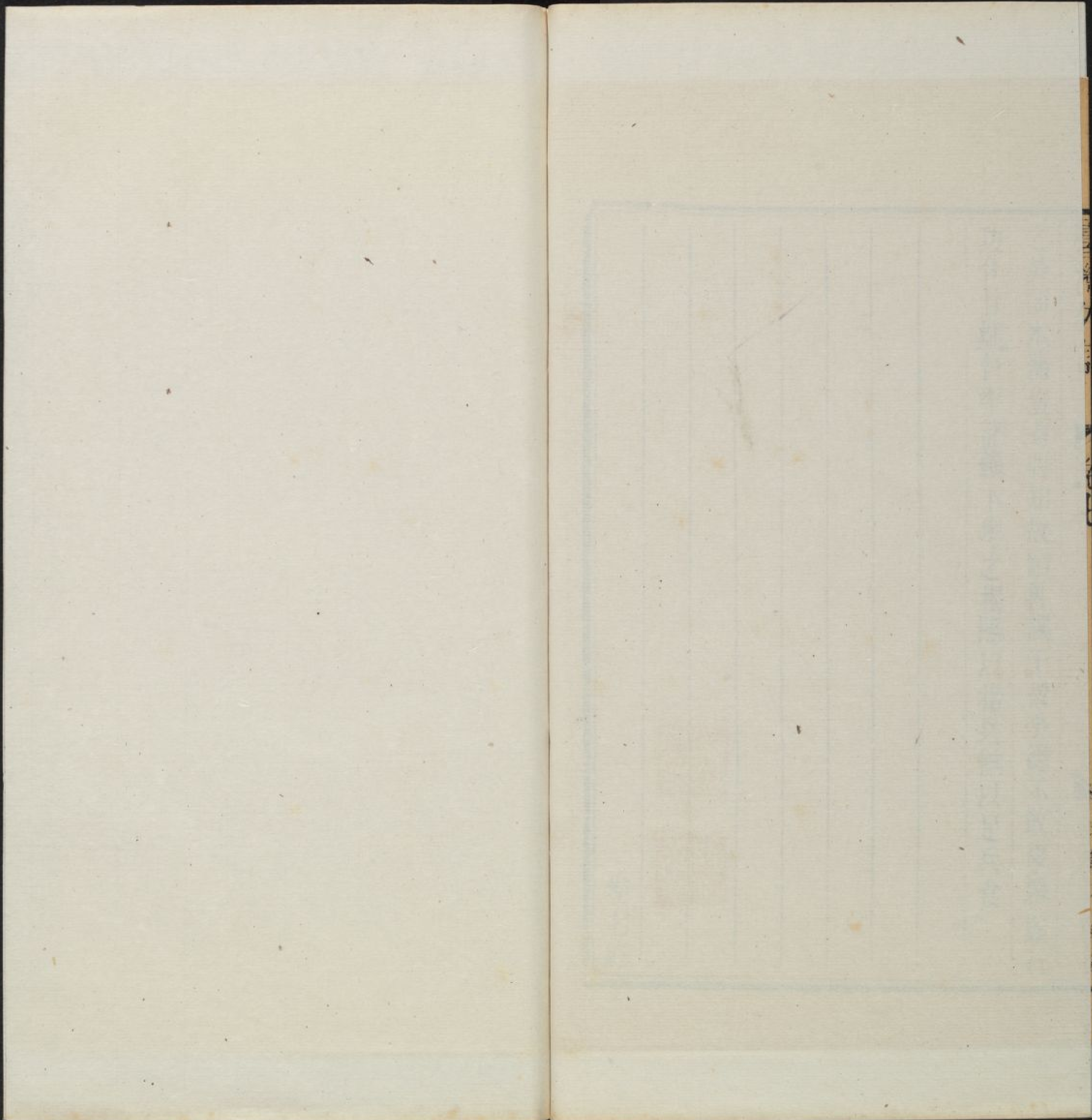
萬年英鷟漳浦縣生員劉玉龍有才學經濟成功用之
其安插供給與諸宗室禮同悉以前輩重之軍國事輒咨問
焉成功遺李德囘京惟囑後以不聽吾言致有今日然旣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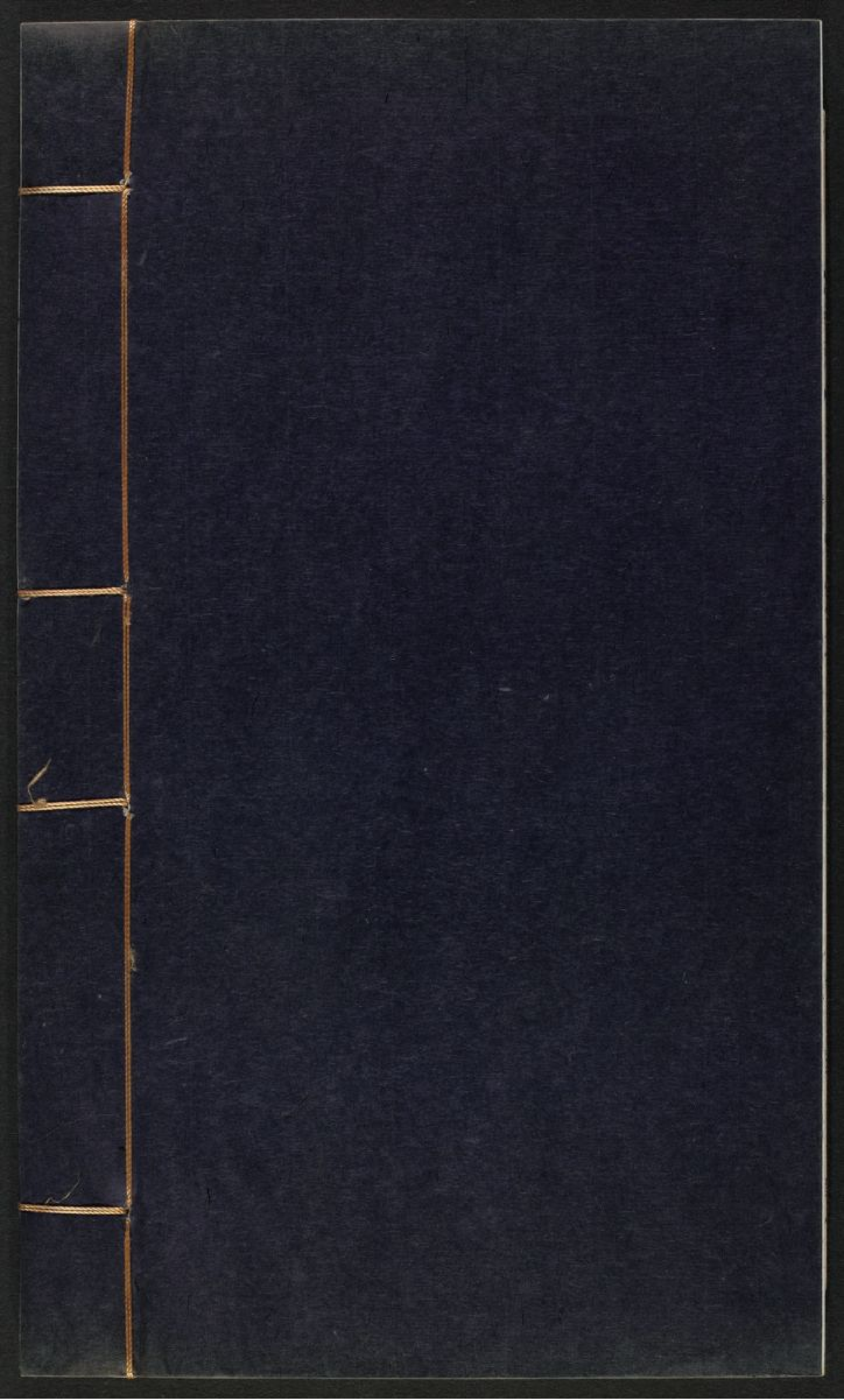
之於前本藩豈有明知故蹈再誤于後乎德不敢復稟遂行功令甘煇督率諸鎮下粵之揭陽以措兵餉以足兵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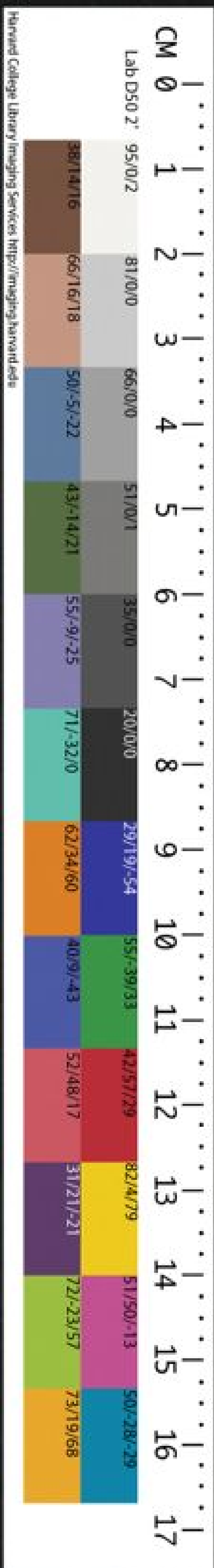




卷七終







臺灣外記卷之八

國軒合謀歸鄭藩　甘煇用火破仙遊





順治十一年甲午（附稱永曆八年）正月成功因李德遮其父芝龍所囑如未投誠先獻監國魯王之故乃令楊致護送魯王從海道詣廣西謁見以避之王躊躇不欲行功強之再四王始揚帆至表遇風但居南澳二月芝龍復遣李德同鄭貫二使齎海澄公印敕來閩招撫總督劉清泰亦致書成功其畧云

幸一時曠蕩之恩出自

宸聰懷柔之畧眞千載一時矣今天意所在不待智者而決川湖之捷屢奏兩粵之叛盡歸近而舟山遺跡遠

而全姜覆車徒有荊棘在足下以孑然一旅孤懸海外
縱使樓櫓足憑亦無分茅割地之實際將謂踞島而守
終屬依山傍海之遊魂今固山開鎮于漳濱江南勁旅
北地滿兵絡繹奔赴餘波一日不靖全師一日不班無
論揚帆擊楫可以滅跡犂庭即安坐以折窺岸之謀密
布以塞通津之徑想足下此中之生聚教養萬不得以
暫待久以勞待逸以不足待有餘不幾汪洋而成蚓澤
邊樹而秋焚林此非不佞震喝之言而確乎理勢之談
也若肯乘此毅然來歸翻然號泣召族黨部曲而諭之
各鼓化其心以了立命安身之局既不棄令親萬里省

書之苦亦以慰尊公數年欲斷之腸上而
朝廷之德意下而不佞之苦心可謂不相負矣然更有
爲足下思者將欋投誠而孤注何妨擁衞其子弟以歸
倘懷赴闕爲畏途何妨請命於桑土而守以不佞半生
忠悃見諒於
聖明皆能一一代足下剖心呼籲者從此樹奇勳以酬
遇拜爵祿而分藩矣
成功至安平欵待二使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將爲辭復二使
並不受勅印鄭賫回京功乘招撫按兵就糧與泉漳四府徵
追糧餉備辦船料等項三月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煇帥

舟師突入長江奪船白餘隻犯天津焚糧艘攻金山寺設祭
崇禎而回四月有諺黃大振欲獻海壇投誠者功信之領甘
煇黃廷陳堯策周全斌等鎮聲言巡視假道海壇大振前接
功執之歸賜鴆飲不死絞殺之以泉人戴捷爲援剿前鎮統
其衆五月督餉官黃愷才能滑稽任意科剋沿海受其凌剝
百姓急迫相率訴成功功撫慰之立收愷殺以示衆衆乃
安六月
大清封鄭芝龍同安侯鄭鴻逵奉化伯鄭芝豹左都督遣內
院學士葉成格理事官阿山同芝龍第四子名渡齎四府安
插兵將

勅命入閩八月總督劉清泰再修書齎到云 齎到
勅印不佞旣慶其事之確遵令尊於君臣之間父子之際實
費大力苦心但
勅印久爲虛懸其事勢旣已垂成何必稍存芥蒂且
勅中歸順人數具奏安插地方會同督撫詳細報聞何不斟
酌次第商及乎今一拜 詔不但足下可以特疏不佞亦
當補牘備必緩成命以俟議待家書而入 告在足下多
一翻形迹在尊翁多一翻躊躇此不佞半夜代籌至愚至
篤之論想英雄豁達之見亦不以爲其意之迂且賤也不
佞濡筆以俟裁決萬勿游移耳所言取餉事不佞亦效一

得焉今日聯異姓于同舟化國家于骨肉則地方者各有關係之地方也人民者各有聯屬之人民也留得一人他日多一參養留一土地他日多一生聚況足下于桑梓姻友之間更須調護者又無煩不佞之諄懇矣不佞以侍從之舊人偶蒞封疆去就裕如但得始終此事自不貪以爲己功抵可告無罪于尊翁握手時則厚幸矣餘何計哉

差官楊茂同李德周繼武來廈見成功功詢其父平安畢隨問此來情由繼武曰葉阿齎四府安插部文太師差武等求藩主早歸順一日則太師早受一日安福成功點首而已卽差呂太同周繼武李德入泉州請葉阿二大人面議九月初七日渡舍到廈門功出接見抱痛分離之苦致意投誠之切次早遣渡舍先往安平候二大人隨調甘煇王秀奇陳堯策萬禮藍衍蘇茂黃梧周全斌楊文爍吳豪蕭泗林明楊祥黃山黃廷蕭拱宸黃昭藍登黃六御鄭文蔡祿郭義等鎭並水師諸將咸往安平列營數十里旗幟飛揚盔甲鮮明密佈鑾黎鹿角設伏據險好似鐵桶成功同諸參軍然後進發十七日葉成格阿山到安平住報恩寺其隨從精騎數千步旅萬餘漫山徧野劄營瞭哨四出各相提防成功請先開

詔書酌議方肯薙髮成格與山欲成功先薙髮然後接

詔互爭數日未定二十二日功以葉阿無定見再約二十五

日面會確商二十四日清晨兵馬悉撤二大人不辭成功而回泉功接報笑曰忽焉而來忽焉而去舉動乖張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暫作癡呆耳卽差林侯同渡舍尾後抵泉請二大人示下埶送厚禮成格堅欲先薙髮方許接　詔未薙髮非臣也焉肯輕出　詔書功又差史讓入泉再請二大人問其　詔書未開未知是何意見且未知　詔書中是何說話薙髮之事髮落豈能再長乎成格立逐史讓出城令撥什庫看守鄭渡隨卽取討夫馬上京讓回祥陳成功與諸參軍議曰觀葉阿二使便知清朝無眞心待我蓋欲傚前日勒太師故態賺吾接　旨乘其不意而擒後見本藩佈置周密甲兵雄壯無計可施拙然而去豈其眞有　勅書哉其奉差黃六表闘葉阿二大人回京卽辭成功功亦不留表乞回書功不允六表懇跪再三曰太師朝夕南望豈有表等回部竟無隻字可乎功意稍解卽信筆報父曰

兒戊子年差王裕入京問候父親緇履以致父親被圍王裕被擒從此而後隻字不敢相通恐有貽累也至壬辰年杪忽周繼武等齎父親之信兒且駭且疑既而李葉師等齎書繼至兒疑信參半乃差李德入京實前傳聞父親已無其人試往覘之果有否修稟聊述素志和

議非本心也不然豈有甘受招撫而詞意如彼豈有欲
盡忠而又能盡孝此不待明言而可知矣不意海澄公
之 命突至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 命
又至兒又不得已接 詔以示信至於請益地方原爲
安插數十萬兵將固圖善後至計何以日詞語多乖徵
求無厭又不意地方無加增而四府竟爲畫餅欲做前
矇吾父故智不出兒平日所料遽然薙髮三軍爲之衝
冠嗟嗟自古英雄豪傑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動之害
不得而怵之
清朝之予地方將以利餌乎兒之請地方將以利動乎在
清朝羅人才以鞏封疆當不吝土地在兒安民將以綏民生
將必藉土地今以薙髮爲詞天下間豈有未稱臣而輕
削髮者乎天下間豈有彼不以實許而此以實應者乎
天下間豈有未相信以心而輕削以髮者乎天下間豈
有事體未明而可胡塗者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
無曖昧若能信兒言則于吾父爲孝若不能信兒言則
于吾君爲忠人生在世不過此忠孝二字而已此八月
十九日李德周繼武等自京回至中左 詔使抵省渡
弟同李德周繼武等與葉阿相議欲照前鄭賈例俟兒
差人去請然後下來正欲差官往省敦請報 詔使已

于念四日到泉矣偵其到泉的確九月初四日辰時郎差李德同呂太往泉送禮渡弟初七日來見十一日郎回兒囑其致意葉阿約期相面而葉阿于十七日纔到安平盛設供帳于報恩寺乃葉阿不敢信宿騎馬四出布帳山坡舉動十分疑忌　勅書委之草莽成何事體且奉　勅堂堂正正而來安用生疑彼既生疑兒安能無疑乎兒再差林候送禮回稱葉阿二大人念五日的的相見繼而周繼武來報葉阿二位決欲先薙髮然後接　詔其　詔亦安在安平署中且薙髮萬分大事非容易苟且須與葉阿二位面議十分妥當奉　旨命下然後可兒猶恐周繼武傳述失實各書一稟爲據再差史讜同渡弟進城再請葉阿來安平面議念九日葉阿逐史讜等回又接周繼武李德來稟云武等念九早見二位大人被他兜留仍差撥什庫催迫起身不容刻緩於午刻二大人先出東門立喚德等齊行德等稱說夫役未便限三十早起身三十日酉時李春吳文榜等來報葉阿二位大人于九月念九午回省去矣蓋葉阿身爲大臣奉　勅入閩不惟傳宣德意亦得以奠安兆民今百姓如此困苦將士如此蕃多在泉月餘目睹脫巾情形未曾與兒商確徒以薙髮二字來相逼挾兒一薙

髮即令諸將薙髮乎即令數十萬兵皆薙髮乎一旦突然盡落其形能保其不激變乎葉阿二位不爲始終之圖代　國家虛心相商而徒逞氣相加即李德亦兒差也不令之來而挾之去使臣如此行動能令人無危乎能令人無懼乎況兒名聞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亦貽笑于天下後世矣且吾父往見貝勒之時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萬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兒只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又據都督府行文各府備辦馬料策大兵李德周繼武來稟孟兵部領兵已到仙霞此即是前日之部院金固山一攻一和葉阿此番佈設一剃一挾前後同一轍也兒此時惟有抹厲以待他何言哉兒本不敢具稟緣黃六表痛哭流涕必欲得兒一字回覆姑詳悉顛末統惟尊慈垂照書畢又與其弟渡書曰

兄弟隔別數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挾而去天耶命耶弟之多方規諫繼以痛哭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兄之忠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以動吾心即斧鉞相加亦不能少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緒盡在父親稟中弟閱之可以了然矣夫鳳凰翱翔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間任其縱橫所之者超超然脫乎世

俗之外也兄名鬪四海用兵老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盡孝道從此之後勿以兄爲念

書畢交黃六表啓行功遂添設炮臺大整舟師以備征戰遣林密督王秀蘇茂等五鎭配戰艦五十隻護送監督林雲瑢賫勤王本從海道詣廣西行在並書會李定國合師十月漳州總兵張世耀營中有樓總劉國軒說其左營遊擊林世用歸海用許之軒至廈門先見參軍馮澄世世喜軒材貌雄偉遂留與談時事大有經濟世甚器重之軒感世之知己拜世爲義父世引軒見成功功大悅令軒祕之速歸看東門浦頭若有連珠火箭起便是兵到卽當應之軒回報世用後說魏其志楊標合謀

按國軒汀州府人面帶棗色雄偉魁梧胸藏經畧不得于中而知于漳鎭左營遊擊林世用用委爲漳州城門樓總樓總者尙司城門也後軒投誠授爲天津衛總兵

十一月初七日成功令洪旭甘煇林勝陳堯策陳斌戴捷等坐快哨入海澄連夜至浦頭放號箭國軒應之世耀倉卒乃降功得捷報於初四日親到漳州以劉國軒爲護衛後鎭魏其志爲火武鎭林世用爲木武鎭張世耀爲監督禮待知府房星燁龍溪縣知縣周瓊縣丞李馥等各原職辦事時同知

通判缺空後諸縣悉附成功以南靖知縣李奇爲同知漳浦知縣范進爲通判成功既得漳州遣甘煇周全斌陳堯策郝文興諸鎮分道統衆旁攻屬邑諸邑驚惶咸歸附焉而泉屬諸邑亦望風投降獨泉州城守韓尚亮與施郎結爲刎頸交郎教其開壕築臺隴兵堅守成功令人說之不下郝文興請爲先鋒領兵攻擊成功戒之曰善戰不如善守彼恃其城堅固若使四方悉歸諒彼亦囊中物耳姑置之毋損士卒令甘煇統諸鎮取仙遊煇至仙遊知縣陳有虞與城守率兵民拒之煇令架雲梯四面交攻城上用炮石火罐打下一時不能克反傷士卒甚多煇大悒怏有神器鎮洪善獻計曰此城乃葫蘆穴也可用滾地龍破之不可以精壯之兵驅之攻城徒損士卒煇大喜即揖問洪善求計善曰乘此年杪元旦在即且緩其攻而懈彼心可令各鎮挑壕築壍隄防周密作久困計此城東門外有三官堂一座甚大可以堆積餘土就其內暗開地道作葫蘆口直通城下安放火藥火桶諸物在內再用大竹通其節目藏藥線作心而透于外然後推土塡石以塞其口將兵馬撤開燒著火心火然藥發城立破矣煇大喜曰此計大妙煩爾監督善領命就于三官堂內揣度開鑿地道

順治十二年乙未附稱永曆九年正月初四日洪善回覆地道已經

完備請元帥發令煇遣中協陳謙領兵馬爲先鋒看今夜火發城崩其勢稍止乘便而入其餘將士悉撤開埋伏是夜煇令周圍掌號吶喊城內疑爲攻城各飽食登城以備守禦至二更善燒著火心少頃霹靂一聲如天崩地裂烟灰蔽天飛石徧野城裂百有餘丈兵民死者不計少頃稍止陳謙督兵進城煇亦領各鎮砍四門而入知縣陳有虞出城破自縊而死天明甘煇安民畢先是甲午年十一月朔日有個不衫不履丐者左手持雙快右手執一碗將快打碗從北門走過南門如此者三日忽然不見人咸不解多以爲狂獨有林姓一人挈家逃匿山中及城破之後方憶前日之丐者乃異人也持快打碗而猶旋東西南北以走者明是指人快快走也但時人愚不知惜哉

附記右都督黃廷統十八鎮攻粵東潮之饒平縣烏石樓其石樓小而且堅內請平和人朱亮爲師指畫守禦之策廷自計攻之不下反失鎮將江龍是時洪善亦在其間廷令善開滾地龍亮觀其攻打少緩舉動可疑諒曰必用滾地龍法也樓中人民驚惶亮曰毋憂可周圍放缸盛水他若果用滾地龍其水必動既而果見東南角缸水不時搖動亮就動處令人鑿去就他將所塡火桶地雷盡行挈出然後塡塞其道迨及發火寂然無聲

不但不破其樓而且助其許多火藥廷知內有能人遂撤師而回故爲將者不在兵多實在算勝觀朱亮之謂度料敵可見爲將之一班惜其不用於世而泯沒也

甘煇既得仙遊遺人報捷屯劄城中聞油潭里活閻羅王志章有先知識齋戒往謁行弟子禮叩問其平生功名壽算如何志章書一帖示之乃位至崇明壽至崇明八个字煇拜受而寶藏之

按煇後果位至中提督永曆封爲崇明伯從成功犯江南由崇明縣而入被梁化鳳所執不屈而死功痛惜之

煇措徵糧餉船料攜銜書唐顯悅全家出廈門二月太監劉玉自安隆所奉永曆詔從粵東龍門航海到廈並詢邇來恢復事體如何玉對曰定南王孔有德征粵西分師從衡州寶慶永州而進旋爲李定國所敗帝於是稍安但孫可望與李定國二人恃功驕悍不睦終非國家之福成功曰當此之際內無賢相匡其君而運籌帷幄乏其人外有驕將兵無紀律又不積儲糧餉以足兵食謀扼險阻以圖恢復而乃恃功互黨致使英雄失望人心瓦解將何以望中興哉玉頓首曰藩主所言可謂明見萬里功又問龍門一路行走阻滯若何玉曰乘間道鄉人相引尚可往來功時以事繁而無專責隨設六官董理用潘庚鍾爲吏官用鄭擎柱爲禮官洪旭爲戶官

陳寶鑰爲協理禮官鑰字蓼崖隆武舉人係泉之晉江人以
張光啓爲兵官程應璠爲刑官璠浙江人武進士官都督甚
有機畧經濟之才以馮澄世爲工官常壽寧爲察言司又設
儲賢育材二館令思明州知州鄧會勸學取士得黃帶臣洪
初闢等四十人次第輔六官之內辦事或外爲監紀或爲推
官通判不等四月擢郝文興爲左提督萬禮爲後提督改王
秀奇爲右提督林勝爲戎旗鎮黃昌爲援剿左鎮黃梧爲前
衝鎮築浯州新城五月南征勤王總督林察周瑞等舟師次
虎頭門偵知李定國戰敗浯州失守不敢進兵還師功責其
遲滯失策各戴罪立功加都事吳愼爲戶官議北上恢復拜
定西侯張名振爲元帥忠靖伯陳煇副之統二十四鎮入長
江加戶官洪旭爲水師右軍北鎮陳六御爲五軍戎政同右
相機進兵又遣中提督甘煇爲總督王秀奇副之領二十鎮
爲北上應援前提督黃廷爲帥後提督萬禮副之領二十鎮
南下甘煇舟師將至舟山遇暴風收入溫台地方台州總兵
馬信遣心腹將王英馳書幣交好約降未果煇仍將舟師出
令洪旭於舟山由岑江口登岸守兵無幾不敢交戰棄壘遁
報鎮將巴臣功功山西人勇猛機謀遂分兵守禦遣人請援
既而張名振阮駿陳六御周瑞等咸順風畢至分道堵截攻
擊不息六御遣監督李化龍招臣功臣功忖不能守遂降迨

至回師甘輝引見成功成功授臣功爲鐵騎鎮改名臣興六月孟兵部至福州總督李清泰遣官齎書至厦門說成功曰

激切再書無非早定海上之議早報

聖明之念以早結尊公父子忠孝之局耳何足下舉動依然毫釐千里耶天下事情理與勢耳尊公位列大臣之上令祖母年迫風燭之期念漳泉寸土爲足下脈絡所關卽祖宗廬墓所依足下咫尺弄兵荆棘其上在尊公之魂夢一刻未安令祖母之寢食一刻不樂足下將泰然波濤之間自謂功名富貴之計得乎此情理之絕無者也更有慮者固山枕戈久矣今大師駐馬於漳畔勁旅露刃于泉南有不能頃刻待蓋不佞意主於撫固山力主於攻在足下夸浮恍惚不佞焉敢執爲必撫而止於攻倘一攻而緩撫局之成猶可言也一攻而遂成撫局之變則尊公前後之綢繆與不佞前後之挽回俱無所用矣此又勢之了然者也足下家報所陳皆足以啓羣疑之誹而激　聖明之怒繕疏而入幾費躊躇然一片苦心不得不爲足下所言再爲披瀝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傷天性之恩且貽後世之刺尊公身爲明季重臣國亡而擇主非背國而事仇也足下前無顧命今無共主何得滅不可易之親而從不必

然之議也古之求忠臣於孝子者幾無據矣至今猶屢執此三省相界之說胡爲乎來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載而足下身羈海甸猶欲招徠之以大一統之勢誰敢取臣服之版圖惟正之則訾而輕議之且從來無此廟算無此邊籌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彼將有三省即棄彼而忠於我此皆捕情影借之言知非足下之心也但念

朝廷加恩一番尊公經營一番不佞來此區畫一番天下事寧可瓦全勿爲玉碎足下或謀之族黨或謀之老成務爲開心見誠勿得藏頭揜面勿再以必不可告之言必不可爲之事徒費口舌徒滋議論而終於坐失機會也不佞言至此力已竭矣他日見尊公於班聯之間亦可告無罪矣至進止之事則有固山並諸大人成敗之局則關乎足下一門父子兄弟不佞雖膺其職其背盡任其咎乎惟足下裁之

功覽畢掀髯而笑曰彼欲以勁旅挾吾吾豈懼一固山哉厚待其使答以棄阿二大人至京復　命如何然後再作商量不報書前提督黃廷師從揭陽港登岸屯剳桃花山潮州總兵劉伯祿進兵救援列營于鷹嘴浦左戎旗林勝密令軍士每人要沙土一袋塡塞壕溝砍柵破壘伯祿果無備二更

倉卒而遁廷遂合南澳忠勇侯陳霸等衆圍揭陽守將知縣棄城去普寧亦繼陷葉阿二大人至京後 命部議以成功驕兵無狀反覆不定置其父同安侯芝龍於高牆戍其胞叔芝豹於寧古塔

按豹封澄濟伯因護庇施郎成功怒之後見成功以馬得功事殺芝莞其令太嚴不私其親於是乘招撫挈龍妻顏氏自安平入泉州投誠移居京都

又令貝勒世子羅托統滿漢官兵平海貝勒世子至閩成功偵知遂集參軍並諸提鎮議曰今日招撫不就貝勒統兵已到有何良策左提督郝文興挺身曰自古道水到土壓兵來將對此不易之理今貝勒師來焉可坐視興雖不才願爲先鋒前去破敵陳堯策曰策自來愧無寸長旣左提督肯去策願同行立功以圖報效馮澄世曰二公所言領兵破敵其氣可奪三軍固是爲將本分但彼弓馬嫻熟若欲陸戰人馬馳驅誠恐勝負未卜況彼糧餉充足四方雲集萬一失其銳氣不特人心搖動而且軍威難振以世管見不如全師暫退廈門堅守各島養精蓄銳修備戰艦南北巡視以待彼軍若論彼兵水戰非其所長況波恬浪靜之時彼猶有頭眩暈吐之苦安望其能禦敵此乃保全軍士以逸待勞之法也未知諸公以爲何如成功曰戰者譬如逐鹿未知得於誰手退者可

保無虞澄世之言實乃料人料己之至論深合吾意遂飛檄
與兄泰先將安平家資盡移過金門安頓毀其居第墜其鎮
城

按芝龍置第安平開通海道直至其內可通洋船亭榭
樓臺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鎮繁
華貿易叢集不亞于省城

又令杜煇傳諭泉屬士民有願相從者悉渡金廈兩島居住
令黃昭撥船接應如不願從者速遠避山中恐遣兵馬蹂躪
空其庫藏墜惠安同安諸縣城爲平地又馳令與林兪卿林
世用等移家眷於海澄摧漳州府城成功斂兵回廈門仍遣
郝文興統其所部守海澄摧海澄知縣黃維景爲察言司察
言司者稽察各文武得失即如通政司也以丙戌舉人林昌
爲海澄知縣差張英督造高崎竹坑一帶沿邊砲臺烟墩修
拾熕船戰艦通行南澳陳霸防備碣石蘇利南洋許龍二處
會師又令銅山張進整船宮仔前以作南澳救援令陳六御
阮駿張名振等把守舟山烏洋調洪旭甘煇林勝諸提鎮回
師旭次臺州港總兵馬勝獻城降同旭回見成功功授勝中
權鎮征鹵將軍印九月左提督祥符伯郝文興病故功哭祭
甚哀厚恤其子令王秀奇代守海澄十月張名振自長江直
抵定海關守關將張鴻德降功授德前鋒鎮十二月貝勒提

師至泉大奬韓尙亮堅守功尋而擢尙亮海壇總兵貝勒知成功退守金廈墜倒諸城笑曰海賊無伎倆矣郎令府縣兼工修築城池督造戰船遣使齎諭到廈招成功功拒而不納使者回貝勒復易函致書令再往功厚待其使以棄　阿前議復之不報書

卷八終

臺灣外記卷之九

獻海澄黃梧歸誠　護國嶺格商被斬

順治十三年丙申（附稱永曆十年）正月平南王尙可喜撥左翼鎭右營徐有功統步騎合潮鎭劉伯祿恢復揭普諸邑師札揭陽城西屢遣騎哨挑戰追之即退二十二日援勦右鎭黃勝殿兵鎭林文燦前衝鎭黃梧適在浦上操演伯祿率騎兵過西門左先鋒鎭蘇茂欲出兵與戰金武鎭郭遂第曰列陣過橋勝則猶可倘若少怯其橋又狹難以退兵將如之何黃梧曰戰則必勝何用退兵茂以爲然發令前進對敵逾時忽徐有功從旁冲出合擊茂陣大亂而潰溺水死者不計其數黃勝

林文燦二鎮咸亡焉獨郭遂第全鎮近橋急抽回無失前提
督黃廷時守東門聞報即出兵欲奪伯祿營祿方抽回兵馬
蘇茂黃梧纔收殘兵廷即申揭陽失機事狀於成功功遣兵
官張光啓按揭察訪戰敗情由二月又令五軍總制張英再
督杜煇林勝諸鎮往佐黃廷伯祿聞知乃截港爲營嚴禁各
鄉接濟如違罪同叛逆廷等兵衆食難正躊躇間忽成功諭
到調蘇茂黃梧杜煇回廈門黃廷林勝下粵東往偵永曆信
以便勤王廷至碣石攻蘇利三月陳六御報定西侯前軍總
督張名振病故功以陳六御統其衆水師前鎮阮駿偵定海
鬪造船五百隻欲攻舟山請援功遣張鴻德馬勝協守四月

貝勒得各澳船隻已備令韓尚亮爲先鋒會攻成功令林順
陳等蕭泗楊祥林明陳澤七鎮領大熕船十四隻前往圍頭
坐上風以待又令陳魁蘇茂陳煇陳斌四鎮共配大熕船十
二隻出泊遼羅合兄泰率舟師應援再令萬禮黃梧黃安蔡
文林遜五鎮帶船十隻快哨十隻巡哨高崎潯尾及圭嶼一
帶以防海澄諸港仍檄南澳陳霸銅山張進爲備又令翁天
祐王秀奇巡視廈門韓尚亮等師出泉圍頭相遇大戰援勦
左鎮王明同信武鎮陳等冲艅入擊沈船數隻林順又合攻
尚亮急退泊圍頭貝勒尚亮失利亦率諸船而出寄鎮於
圍頭是夜忽狂風大作凡滿漢配在船者咸受顛播之苦眩

暈顛倒支持不住每迫舵舡籠船近岸舵舡告以海船不比
河船況明日就要打仗所有杉板業都佩起今如此波浪雖
放得杉板亦籠不得上岸看風若稍止自然無眩吐之苦旣
而風愈狂大雨又淋漓濤浪滔天船不成𦪇或斷鎮者或拖
鎮者聲震遍野各爲飄散船𦪇相觸損壞過半天曙回南方
定貝勒乃率韓尙亮等而退時有船被風出金廈各島被獲
見成功功令割其耳鼻斷其手掌差船渡過沿岸放回蓋欲
壓其嘉禾斷人種爲斷人掌之讖也故成功斷掌放回者其
意欲壓其讖也貝勒遣風打回船隻損壞而廈門一時不能
急攻正在煩燥有爲其說者曰金門白沙寨係國姓胞叔鴻

逵築隱之處積蓄甚多可統舟師乘其無備掠奪其寨則金
門難守廈門自孤矣貝勒大喜令王進功爲帥督舟師出攻
進功恐洩其謀傳諸將曰此去攻打白沙寨將士各宜用力
爭先如得此寨其中子女玉帛咸錫爾等若不用命者斬將
士得令个个歡悅奮躍上船揚帆出港甫到洋中適遇洪旭
偵船巡哨遂相迎敵又遣快哨飛報成功功令林順楊祥陳
斌黃昌陳等藍衍楊祖八鎮出援進功甫與洪旭酣戰之間
忽見賊艘齊至恐被所困隨揮諸船退入泉港五月黃廷等
至碣石衛攻蘇利利據險堅壁廷因糧匱回師六月成功集
文武會議揭陽敗績以蘇茂擅自出兵不聽郭遂第之諫以

致黃勝林文燦諸軍覆沒聽以失機論罪當死出茂斬首示衆責杜輝戴罪立功罰黃梧鎧甲五百領擢周全斌為左先鋒鎮郭遂第改名為華棟為後衝鎮撥黃梧入守海澄代王秀奇出廈門議事茂因縱施郎成功偵知久蓄於懷欲殺之而無由今偶有揭陽之失借此斬之諸將士不知其故咸有後言曰論茂揭陽之敗無非天意豈戰之罪雖不從郭金武之言其氣可以吞敵何至於死罪況茂戰功難以枚舉非他人所可比藩主如此施行豈不令人寒心成功知衆心不服即令厚殮致靈養其妻孥自作祭文遣禮官陳瑞龍致祭其文曰

謹以柔毛牲儀致祭于統領左先鋒鎮 蘇都督之靈曰

王恢非不忠于漢然誤國家之計雖武帝不能為之赦

馬謖非無功於蜀然違三軍之令雖武侯不能為之解

國無私法余敢私恩斷不敢以私恩而虧國法今廢私恩而行國法卷言酬之神其格之哀哉尚饗

於是三軍始定貝勒雖恢復漳泉諸邑獨海澄一縣枕山依海炮臺堅牢烟墩密佈帆船可援因是屢攻未得下多方誘降而王秀奇等終不受招忽成功以揭陽失利斬蘇茂而黃梧雖受鎧甲之罰而心終不安乘其撥守海澄之便於六月十一日遣心復將賴玉密逼總督李率泰欲獻海澄投誠率

泰轉啓貝勒貝勒大喜檄提督馬得功接應王回報梧因說茂之族弟蘇明曰君知危乎明曰不知也梧曰本藩刻薄寡恩百戰之功毫無厚賞偶爾失利懸首竿頭爾兄揭陽之敗實乃天意今已被殺爾能保其無事乎明曰如公所言將奈何梧曰我已差人納款于總督公若不去禍必旋至爲今之計莫若相從投誠方上策也明曰公戲我耶抑有實事耶梧曰爾不信我免冠示爾明見梧鬢髮果剪愕然曰公毋乃太急乎梧曰提督差官昨夜到此我已將印劄繳去並當面剪兩鬢示信今乘王秀奇往廈之便約今夜四鼓馬提督到便獻城遲則難於下手矣明曰果如是吾當相從但老母在廈今若從公投誠本藩豈肯干休必然累及老母受刑明誠千古罪人也梧曰智者達權不可守經公如不決悔無及矣明見梧左右雄壯似欲相挾狀無奈許之同梧回署出其印劄亦剪兩鬢示信仍詐爲巡視城垣而勒兵以待至五更城外果報騎兵雲集左先鋒鎮後協康忠領梁督標被黃梧一刀砍落城下遂同蘇明開門迎降提督總領旗劉進忠帶領騎兵首先入城分守四門天曙梧明出見提督馬得功功厚禮相待出令安民而市肆不驚飛報貝勒並總督李率泰泰與貝勒各齎袍帽褂靴令薙髮以待貝勒以既得海澄則廈門可圖而收兩島無難事也率泰亦云海澄係成功儲蓄糧餉

之所爲金廈門戶今黃梧既棄邪歸正而獻海澄足孤其勢不日漳泉會師以合攻兩島易易也卽將前欲封成功海澄公箚下之印會　題授黃梧　命下准授黃梧爲海澄公皂旗七月立五營駐漳州平海梧薦施郎水務精熟韜畧兼優若欲平海當用此人郎遂改名爲琅貝勒與率泰合疏保題施琅爲同安副將尋而擢爲總兵安插蘇明於漳平後以明母在海誚明入京授精奇尼哈番內大臣成功亦以明爲梧所脅非明本心不殺其母且月給以養之當其時王秀奇之領兵張協於晚間見黃梧出伏路之兵悉係貼身親隨而且舉動慌張心甚疑之遂乘潮落差快哨往廈密稟王秀奇說梧情狀患有外變當速爲備秀奇接稟業已三鼓遂袖稟叩轅門請見成功功卽遣甘煇林勝陳斌陳鵬黃安楊祥諸鎮駕快哨飛入海澄又令洪旭馬信王秀奇陳魁張鴻德林世用劉國軒等駕赶繒船接應甘煇舟師甫至海門天色微明見沿岸人民奔竄頓足曰事不濟矣海澄必失時張協等望圭嶼一帶航船而入急招呼相救煇令籠船張協下船哭訴請速救援五都土城時土城內副將林明與領兵康熊聞海澄有變堅壁守禦忽見滿漢齊至進退維谷忽聞甘煇來援卽開門接應煇令林勝等分伏要道令陳斌陳鵬二鎮列陣候敵令林明康熊擊運蓄儲糧餉下船旣而洪旭大隊亦至

議欲乘彼人心未定進攻奪城得功見海船如葉又合土城餘黨搖旗吶喊似欲攻城之狀遂分遣精騎暨鎗手據險堵禦旭與煇曰土城器械糧食既已擊盡咫尺孤寨守亦無益不如乘其潮退督兵出厦門以圖後舉煇曰此論最當黃梧之謀已久非陡然獻降徒傷兵卒無益於事遂鳴金收軍下船回厦得功見海船已去亦分兵據守隘口佈伏防範煇等回厦見成功功見土城糧餉擊盡擢林明為右戎旗鎮康熊為左戎旗鎮又遣兵官張光啓兵都事黃璋下獄以其扶同黃梧瞞借楊琦衣甲器械應點之罪後又不能善為撫馭反驚挾他以致心惶叛去七月成功令黃元郭華棟二鎮領本部將士下銅山同張進協守遂大會諸提鎮參軍商議曰本藩正欲刻期北上爭衡只因海澄一失遂爾中止現今貝勒與總督咸提師駐漳其省城必然空虛不如乘南風直抵閩安入取福州若得福州則漳泉下游悉為我有他若救應疲於馳驅是彼勞也然後假一旅從中截殺必自亂矣未知諸公以為何如諸將曰藩主神算非諸將所能及即以中提督甘煇為元帥後提督萬禮副之統杜煇陳斌陳魁林明巴新與林勝藍衍魏其志楊富黃安劉國軒楊來嘉郭義蔡祿蔡文等一十五鎮坐配大熕船四十隻快哨二十隻北上取閩安煇至湄州戴捷來迎煇命捷為引導進攻閩安閩安守將

見海航雲至下敢迎戰而遁煇得閩安勒兵報捷功以前提
督黃廷率陳鵬周全斌等守廈門釋張光啓黃璋仍管事洪
旭同兄泰守金門陳煇領熕船二十隻泊南山邊圭嶼以防
海澄舟師之出親領王秀奇林明張英蕭泗林雄黃昭蕭拱
宸等往閩安值中權鎮馬信自舟山遁回見成功陳訴定海
關出水師船五百隻合攻信與阮駿陳六御張鴻德等分䑸
與戰終日未分勝負是夜二更南風大發水師用火船縱焚
阮駿同陳六御張鴻德咸陣亡焉功大痛哭三將勇烈令優
恤其子即將大隊舟師入南臺奪據其橋進圍福州分諸鎮
東守烏龍江以禦泉漳救援據之師西洪塘水口以截延建

上游糧米北守連江北嶺以遏溫台援應之兵惟南面近水
不爲備拆毀東南隅一帶房屋豎柵安置炮臺與烏樓相對
日夜攻打轟聲震天時貝勒與總督之兵在漳州城果空虛
兵民人等一時爲之震動僅有巡按宜永貴在內援閩安已
破之報正欲請兵防範忽而樓船塞港兵臨城下與城守副
將田勝善用標鎗督兵守禦又分一旅出守烏樓以作犄角
但城大兵寡乃會紳衿按家甲揀選民壯日夜輪流兼兵守
禦差人飛遞貝勒總督回師救援成功一時驟至未知虛實
未敢臨城只調各鎮安營深溝樹柵以爲久困計每率衆攻
城即被烏樓橫炮擊退功集諸將議曰烏樓乃係城中之犄

角不奪烏樓此城難破明日必須併力攻奪方許收軍如退縮者斬是日炮火不絕合攻烏樓樓悉崩壞兵士生無二三遂爲成功所奪城內見烏樓已破人心愈惶獨有參將張國威請於宜永貴曰威觀在城諸將只堪守城至於田副將獨自一人焉能分身破敵現有原任布政司周亮工與副將王進緣事在獄宜弔此二人出來計議必有方畧庶其圍可解也貴曰二人乃係欽犯若縱之出倘有他變誰任其咎國威曰亮工王進二人忠心無二威願以全家四十三口保其無變宜永貴見國威懇切又當危急之際卽允其請立弔亮工王進入轅門許以立功贖罪二人叩謝而出致謝國威曰今日之事非市私恩可速登城觀敵用計破之亮工與王進忙登南樓遙望畢卽回覆宜永貴曰賊勢方銳未可與敵雖烏樓被其所奪料賊一時未敢臨城俟其稍懈當出奇兵破之宜永貴曰何爲奇兵亮工曰遍觀城外營壘相連難以驟破獨東南近水一角畧爾疎防可令王進帶騎兵三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偷過鼓山後轉出路通橋冲殺南臺船隻再令田勝領騎兵一百五十人步兵五百人伏南門李武領騎兵一百五十人步兵五百人伏西門遙觀王進出兵二處起伏冲殺其餘兵民守城者悉令吶喊助威破之必矣遂戒嚴防守八月貝勒知成功犯福州與李率泰相議一面撥梅勒

臺灣外記　卷九

章京阿格商統領驍騎救援福州一面遣提督馬得功帶兵由雲霄八尺門渡江襲取銅山倣擊魏救韓之法十六夜三更宜永貴依亮工之計令兵結束人銜枚馬摘鈴開水部門而出王進領兵從鼓山後繞轉天色微明鳴螺喊殺城上見王進兵出遂發大炮大聲吶喊西南二處伏兵齊起成功諸營不知兵從何處來一時不及列陣各慌忙奔竄相爭下船乘潮而去殺傷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旗幟器械棄滿山野是日圍解成功出劄閩安度勢踞險築炮臺圍寨並羅星塔亦築土城令諸鎮輪流守禦功將大隊舟師移屯螺口江定海鳳埔九月初六日馬得功領兵至八尺門排渡攻銅山張進偵知遣黃元郭華棟統衆來敵得功屢揮軍欲渡悉係華棟等踞險攻擊死傷甚衆得功見其有備遂抽師回郭華棟報捷於成功十月成功修表遣太監劉九皐同內司鎮中營副將江玉振航海從粵東龍門間道見永曆請會師恢復擢右提督王秀奇爲五軍總督中權鎮馬信爲右提督禮官陳寶鑰假托修葺船隻密載眷口入泉州港投誠以黃開泰爲禮官原兵部侍郎王忠孝薦舉同安殉難陳鼎之子陳永華有經濟之才成功用爲參軍十二月成功督諸舟師犯羅源寧德等縣守將飛報貝勒貝勒令阿格商巴都柯如艮等率騎兵往援初十日鄭芝龍差家人謝表到閩見貝勒佟巡撫李

臺灣外記　卷九

求無不獲齋

部院欲勸其子成功投誠總督在漳佟巡撫修書曰我
皇上定鼎以來不專用兵德威所迄無遠弗屆東至高麗崔
兒哈魚皮諸國西至插漢緬甸諸國南至土苗洞蠻諸
國北至河套海西諸國率皆慕義向化稽顙恐後至於
孔耿尚吳諸藩封躬膺茅土任專一面君臣之情親於
父子邇來卷卷於詐信之間是自疑貳也天時人事修
口而談蹇驕滿紙殊甚憤恨不佞畧一折之大凡開創
之初久而後定如周武一戎衣猶因小腆未靖作多士
方八篇以曉告之楚越弄兵不過地方殺運未終敢煩
王師勘定耳近報執馘獻俘風飄籜捲至西人入河州一事

全無影響而台臺伏處海隅見聞不遠一二浮食之輩
生事造言以相簧鼓此乃山野村落傳說稱奇而不知
其無稽也至如河北水溢關中地震事實有之董子謂
天之仁愛仁主故時出災異不一以見天絕愛人君也
自古殷憂啓聖毋論堯湯之世水旱尤甚漢文帝時日
中有王字然貞觀之治千古最稱宣帝時鳳五出麟一
至究仁慈不振卒以短祚災異之驗果何如乎從來竊
發海上者不乏人矣其不能離於海者猶魚之不能脫
於淵也廟堂妙算以爲興師動衆於烟波浩渺之中勞
民而費財不若收其英傑使相統馭居民得以永逸此

不過以海治海之策今　恩綸頻頒　詔使疊至而台
臺錯認以爲窮洋孤島洵足爲萬里長城艟艨檣櫓可
作邊隅而意益驕念益侈不亦疎乎
聖天子車書一統海宇率濱猶温　詔慰勉推心置腹台臺
強倔於鷺島之中期期不奉　詔偃蹇恣肆眞夜郎王
問漢使者曰漢比我何大也若夫豪傑舉動似不如是
不佞以爲尙可與言者台臺不反覆於旣撫之後而徘
徊於未撫之先洵覿麟男子哉今若斂兵而退以待
天朝之命不佞亦當代劉制臺擔其事補牘上　請全天倫
之恩膺帶礪之錫鐵券金章如取如攜爾公爾侯爰及
苗裔不特珥筆文臣不敢望卽從
龍諸勳策血戰數十年未易致者台臺一旦得之此誠布衣
之極致匹夫之偉業矣若夫擁烏合之衆逞螳臂之勢
九重之上赫然一怒六師南至豈顧有逆行者哉抑或懸五
等之賞以待海濱之士而肘腋之間豈無懷我好音者
乎存亡利害間不容髮願高明熟思而審處之語出由
衷竝無敷飾仰祈裁察不勝企翹
差員送謝表至寧德見成功表曰太師受禁無非爲藩主不
肯薙髮耳今天下已定徒勞無益父子大性焉可棄絕若早
投誠一日則太師早得一日之安成功喝曰爾輩但知求身

豈知誤國爲大天下事安能逆料滇南川貴楚越荊襄之地豪傑輩出皆懷恢復之心爾輩小人焉敢鼓唇舌而冒談天數若不急退當梟爾首表悚然不敢復言功恐借撫爲由而總督在漳乘間出攻廈門遂令甘煇殿後自領舟師載謝表同差官回廈門二十一日阿格商接偵卒報成功大隊已去隨揮軍追赶至護國嶺遙望後軍隊伍整肅不敢進迫即屯營相對二十二日格商率輕騎突陣甘煇與戰終日未分勝負各收軍而回馬信曰藩主回廈議撫命公殿後非專於戰公何過勞煇曰雖然議撫回師但所積貯實關諸將命脈彼來追迫不得不禦信曰素聞公善戰明日觀公退敵煇曰當

先催各營搬運糧米在船然後抽兵過橋奇兵韓德前衝劉巧二鎮可帶本部將士埋伏在西北山谷後衝黃昭汝可帶本轄軍將往橋之東北埋伏火武鎮魏進功汝可同中協陳謙前去誘敵輪流接戰當徐徐詐敗且戰且怯賺過橋之東北聽連珠炮響齊衝合攻又令金岸虎熊領本部兵偷過西南作欲去攻城之狀其餘咸下船諸將悉依令於四更造飯五更各衙校埋伏等候格商回營與衆相議柯如良曰甘煇伎倆甚是高強未可輕敵商曰赤腳毛賊有何伎倆除之甚易明日當各用力俟吾擒之次早飽餐結束而出見沿岸壘然搬運糧米下船商即揮騎赶殺將近至橋火武鎮魏進功

接戰未及數合而退陳謙出敵而進功已渡橋矣旣而謙亦退格商追之謙分二隊伏於橋之左右復出進禦格商望見有伏不敢追謙乘疑亦抽過橋商見賊盡渡過橋而去遂尾其後而追之將至東北角忽聞連珠炮響勒騎四望而黃昭突出格商奮勇冲殺昭敗走未半里韓德劉巧二伏齊起商又分騎接戰德與巧亦畧戰數合而退商揮諸騎急追柯如良驟馬高叫賊兵賣戰當速退勿追商弗聽甘煇踞高按刀視格商至從高馳下鬬商煇用金蟬脫殼之計格商被殺巴都救之無及煇勒兵轉戰死失甚多棄馬疋布幔輜重不計其數煇收軍信迎曰今日始信公之眞勇畧也巴都飛報貝勒貝勒大怒而撫局又闋矣成功送謝表歸表乞回書功不允表叩頭流血方取筆援書曰

嗟嗟曾不思往見貝勒之時許多好言竟爾不聽自投虎口毋怪乎其有今日也吾父禍福存亡兒料之熟矣見其待投誠之人有始無終天下共曉先以禮貌後遂魚肉總是挾之一字兒豈可挾之人哉固己言之於先而決於早矣今又以不入耳之口再相勸勉前言己盡回之何益但謝表日夜號哭謂無可以回覆爲憂不得不因前言而詳明之蓋自古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代無論矣漢光武恢復大度推誠竇融唐太宗於尉遲

敵德朝爲仇敵一見而待以腹心宋太祖時越王俶全
家來朝二月遣還羣臣乞留章疏封固賜之皆有豁達
規模故英雄感德樂爲之用若專用詐力縱可服人而
人未必心服况詐力之必不能行乎自入閩以來喪許
多人馬費許多錢糧百姓塗炭赤地千里已驗于往時
茲世子領國來已三載殊無奇謀異能只是補葺破城
建造烟墩而已一弄兵於白沙而船隻覆沒再弄兵於
銅山而全軍殲滅揚帆所到而閩安便得羅源殿後而
格商授首此果有損耶益耶此不待析而明矣今欲別
順逆而不知順逆在於心不在於形試觀姜瓖金聲桓

海時行豈非薙髮之人哉大丈夫磊磊落落光明正大
皎如日月肯效詐僞之所爲苟就機局取笑當時試思
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損無數之兵馬費無稽
之錢糧死億萬之生靈區區爭頭上數根之髮大爲失
策且亦量之不廣也誠能略其小而計其大益地足食
插我弁衆何難罷兵息民彼無詐我無疑如此則奉
清朝正朔無非爲民生地也爲吾父屈也文官聽部選錢糧
照前約又非爲生民計爲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則
清朝無内顧之憂海外別一天地兒效巢由嚴光優游山林
高尚其志耳兒志已堅而言尤實毋煩再役乞赦不孝

之罪書畢付謝表同差官回福州而入京

卷九終

臺灣外記卷之十

成功敗績于江南　甘煇死節在崇明　順治丁酉年至康熙壬寅年共六年

順治十四年丁酉附永曆十一年正月成功督舟師北上住三都二月令總制張英後提督萬禮統諸鎮攻溫州金鄉衛守將翟永壽降收其糧食而回三月撥萬禮韓英洪善楊朝棟等輪守閩安羅星塔寨柵成功舟師至鎮下澳過雨回廈門定國公鄭鴻逵卒于金門成功乘喪恐其有變戒嚴防備四月成功因地方頻得頻失終無了局何時得望中興詢諸參軍吏官潘庚鍾曰邊地雖得亦不足以號召天下豪傑昔太祖起義濠州若不得俞通海廖永忠等水軍安能奪采石而得金

陵以成一統之基以鍾管見漳泉沿邊數載爭戰民亦苦極不如將數百號戰艦直從瓜鎮而入逼取江南南京一得彼閩粵浙楚以及黔蜀之豪傑悉嚮應矣甘煇曰江浙地廣非數十萬之師不可倘大隊前進而貝勒偵知會合水師出攻兩島豈不危乎不如就退窺其釁隙攻取進可戰退可守庚鍾曰公所言眼前常見非長久計也今若不取是自老其師倘一旦會天下之兵以窺我兩島豈能獨全乎所以未暇全師及此者尚有滇黔粵西孫可望李定國等牽制刻下藩主統貔貅之衆入據長江截其糧道則江南半壁悉為我有彼自顧不暇奚暇攻我兩島哉工官馮澄世曰潘參軍之論正是舍末而就本若今日坐老其師不取江南

清朝之志未必便忘兩島亦理勢使然也甘煇堅執以為不可恐邯鄲學步反失其舊參軍陳永華曰倘閩徒在爭野爭城而望中興此亦甚難今日潘馮二參軍持論師從江南號召天下其見甚高蓋取江南而兩島自安若偷安歲月一旦合攻雖使諸葛復生亦難措手矣成功曰吾亦有心久矣正武侯所言勢不兩立

清朝其肯每飯忘我耶當先遣人從間道抵粵西請旨令孫可望李定國集滇黔粵楚之師出洞庭而會江南以分其勢俾天下英雄跂足相從庚鍾曰藩主所見最明但恐粵西孫

李不睦稽延而未得進可差能員請旨並說孫李忠君愛國之心忘私憤而伸大義分道出師立功者王纔可搖動庶得萬全成功曰此論最是但苦無人可爲使耳永華曰楊廷世極有口才差往決能成事功允華請卽修表並書遣楊廷世同劉九皐泛海從龍門間道往粵西四月令水師後鎮施舉同李順往浙江招撫松門一帶漁船爲鄉導以便進取長江五月察言司常壽寧啓鄭泰私渡洋船銀壹萬兩成功著六官會議查常壽寧失實以其離間左右親信之人罪當死獲成功念其起義一家四十餘口被殺老耄誤事休致足矣施舉至定海關遭風收入港口遇水師力戰而死時有臺灣通

事何斌者因侵用揆一王銀二十餘萬恐王清算謀之小通事郭平平曰不過多開條目而已耳斌曰銀至二十萬亦非多開可以了當平曰不然將奈何斌曰諺云三年水潮東三年水流西所以有桑田滄海之語我想鹿耳門一帶沈壞夾板屈曲之處乃係深港其赤嵌郡邊雖沙泥汙淺寧無沖激史變汝可密駕小船作釣魚狀順鹿耳門至赤嵌城邊打探水道尚如前淺汙我亦有變更移易回來再作商量平卽尋小船簑衣斗笠魚餌釣竿順流蕩漾至潮漲又順流而入暗將竹篙打探果於汙泥中冲流一條港路自赤嵌城直入鹿耳門水深有四尺餘歸來密報何斌斌大喜曰果有是事此

乃天助我也爾其祕之

評　非關滄海變　多是地脈靈
曰　若不假諸輩　何由入典型

七月成功以洪旭陳煇督水師諸鎮防守金廈自領大隊舟師北上初十日至興化黄石令甘煇駐劄涵江徵催糧米十三日出屯狼崎坐快哨巡視閩安令黄廷把守廷曰閩安迫近內地恐一旦有虞援之不及諸軍危矣成功曰爾且暫守當著人代汝功回狼崎撥護衛前鎮陳斌神器鎮盧謙右提督右鎮余程等守閩安羅星塔代黄廷從征八月十二日成功至海門登岸逼攻黄巖縣守將王戎率兵與戰敗議降知縣劉登龍遂東人勸戎堅守戎執獻成功功嘉其節令人說之不從乘守者睡投江而死功憐之葬其屍於江濱十八日進圍臺州馬信單騎招降總兵李泌同知府齊維藩臨海知縣黎嶽詹獻城降九月天台太平諸邑降海門衛堅拒不納功遣萬禮攻之不得下功親到察閱地勢見城堅險遂按兵令監督宗繼寧入城勸諭守將張捷從繼寧出見成功功優待之乞禁騷擾前所劉崇開捷獻城亦遣人投降永春縣林永偽稱起義勤王聚衆數萬餘陷永春縣總督李率泰徵各標兵將半之乘勝議攻閩安密遣標下投誠總兵張蘊玉隨征副將劉陞耀帶兵三千駕船潛渡長樂港過羅星塔截

其歸路方進兵合攻賊將余程戰死閩安後失

按蘊土字雲路湖廣武岡州人業儒有澄清志時流寇猖橫率衆衛鄉勇截殺寇戒莫犯後隸安國公劉承胤麾下屢有戰功授總兵官投誠隨征福建性極聰明凡經水程便記憶礁線淺深後平金門銅山之功官至粤東澳門副總兵

陳斌等死守羅星塔待援總兵施琅遣人招斌斌率盧謙等薙髮投誠全師至福州泰令大廳按冊內花名領賞五人一隊從東轅門入由西轅門出郎收其器械梟首千有餘人斬訖方收斌與謙等并殺之但時呼傳甚急有出玩賭博患病者倩人代之尚活有數十餘顆成功接　陳斌請援文恐閩安有失兩島難保遂棄臺州南下至狼崎報斌已投誠隨撥陳堯策守狼崎禦閩安水師功回厦門楊廷世劉九皐齎表至粤西時値起冷孟錐爲兵部左侍郎

按孟錐後爲貴州巡撫永曆十二年四月馬進忠引兵入貴陽孟錐被執諭薙髮罵不絕口而死

王應龍爲司空忽接成功本稱欲躬督舟師從瓜州鎭江而入直取金陵請命李定國孫可望等領兵由楚泛洞庭會合恢復以迎聖駕永曆隨宣楊廷世劉九皐入見問成功兵船錢糧二人對以舢艫千艘戰將數百員雄兵二十餘萬糧餉

雖就地設處尚有呂宋日本暹羅咬嚁吧東京交趾等國洋船可以充繼永曆大喜下廷臣會議冷孟銋奏曰成功執大義不肯從父投誠遠隔海濱歲歲貢問不絕今有大志欲親統舟師入鎮江直取金陵與陛下恢復中興實有桓文尊周之義宜加封爵秩以鼓豪傑嚮應之心永曆又問成功部下所隸何爵臯奏曰悉係先朝侯伯永曆又問尚有宗親否臯曰有監國魯王寧靖王瀘溪王巴東王益王世子周王世孫宗戚甚多永曆又問待諸宗親侯伯之禮如何臯曰凡諸王宗親成功以先帝所封宗人府府正之禮相見月送俸祿諸難臣逃歸者悉以先輩敬之或授以參軍預謀軍政其侯伯來歸者有兵者聽其提調執法無私待人不貳不讓唐之汾陽也永曆顧冷孟銋曰所屬部伍尚有侯伯卿當酌議加封何銜銋曰太祖祖訓外臣無封王例故徐達以死後追贈王爵今在擾攘之際理應從權不可徒守以經如李定國不過以戰勝定南王孔有德之功遂封西寧王爵成功係先帝賜姓其與祖制無違亦應封王以便統衆而收人心永曆曰卿所奏甚合時宜當議王號孟銋曰當以延平一府封之侯江南有功日再晉封一字親王方見次第永曆依議着禮部鑄延平王印並冊一道另着楊廷世劉九臯齎成功部下將官有功者奏聞以便加爵廷世即舉左提督王秀奇右提督馬

信中提督甘煇前提督黃廷後提督萬禮五軍都督陳煇兵官洪旭戶官鄭泰等永曆遂封王秀奇爲祥符伯馬信爲建威伯甘煇爲崇明伯黃廷爲永安伯萬禮爲建安伯陳煇爲忠靖伯洪旭爲忠振伯鄭泰加少傅其餘侯伯印數十顆以錫有功另以六部郎中各一員隨師紀錄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又自書手詔令其速進師江南伸大義於天下號召英雄勤王迎駕遣漳平伯周金湯太監劉國柱齎印冊同楊廷世劉九皐從廣西間道由粵東龍門航海來廈十月二十八日成功統舟師南下十一月朔日到南澳忠勇侯陳霸曰欲攻惠潮須防蘇利許龍不如先取鷗汀此寨糧足當先取之左戎旗林勝願爲先鋒功允之令黃廷爲師又分撥諸鎮入揭陽潮陽海澄以分其勢功遂回廈時値冬旱壕寨悉乾廷令造木牌遮身以鐵鑿掘寨脚堆積火藥地雷火發寨崩十有餘丈林勝督衆乘勢沖入因恨其屢次率船截劫屠戮殆盡活者僅存百有餘人而已十二月周金湯劉國柱楊廷世劉九皐等到廈門成功率甘煇等諸文武恭迎海堧拜受延平王冊封詔安畢厚待周金湯劉國柱詳詢粵東進取情形金湯曰恢復在於人心苟人人如貴藩之心則中興指日可俟奈諸將各心其心耳功是之遂拜謝表幷會師江南疏差參軍徐孚遠太監劉之清劉九皐同周金湯劉國柱航海龍門

後命功設長史審理典寶典杖典儀典膳等官悉照王府行
事
順治十五年戊戌附永曆十二年正月成功謀南北征各提鎮舟師
回厦二月挑選各提督壯勇者爲親軍厦門港築演武亭操
演各以五百觔石力能舉起遍遊教塲者五千人畫樣與工
官馮澄世監造堅厚鐵盔鐵鎧及兩臂裙圍鐵鞋等項箭穿
不入者又製鐵面只露眼耳口鼻粧畫五彩如鬼形手執斬
馬大刀每人月給餉銀三兩有功者擢爲營將令左虎衛陳
魁統之三月遣右虎衛陳鵬統兵船南下攻許龍龍率舟師
出禦失利鵬掠其邊民而回四月擢楊來嘉爲親丁鎮屬前
提督永安伯黃廷統轄同忠振伯洪旭共商機務守金厦擢
思明州知州鄭會爲監督糧餉又以薛聯桂爲思明州知州
修表遣楊廷世往粵西報出師日期獨甘煇心中猶豫以其
恰封崇明伯今欲往江南必由崇明縣地方經過則前日活
閻羅所示官至崇明壽至崇明之句不亦有驗乎因復請于
成功曰煇鬮瓜鎮限以鐵鍊此則船之艱于前進兩堤炮臺
密佈此則陸之難于登岸況江南地方遼闊以煇愚意未可
深入不如俟李定國孫可望二人會師信到然後進兵庶首
尾相應戰守有方可以一鼓見效功曰會師之舉不過欲牽
制其勢耳豈不會師而卽不進兵者乎況兵馬雲集日費萬

金豈可稽延自老其師哉遂大整其船以中提督崇明伯甘輝爲前部先鋒統左虎衛陳魁鐵人五千護衛兵一萬並宣毅前鎮陳澤宣毅後鎮吳豪前衝鎮劉巧右虎鎮陳鵬後勁鎮楊正左衝鎮郭義後衝鎮劉進忠水武鎮林世用等兵一萬配坐大熕船二十隻鳥船二十隻快哨十隻爲首程又遣右提督建威伯馬信統右先鋒鎮楊祖援剿左鎮林明殿後鎮黃昌親兵鎮黃應智武鎮藍衍木武鎮黃昭正兵鎮楊世德火武鎮魏標等兵二萬配坐大戰船三十隻赶繒船二十隻快哨十隻爲二程援應又令後提督建安伯萬禮統援剿右鎮賀世明右衝鎮蔡祿宣毅中鎮李化龍神飛鎮楊祥援剿中鎮蔡文宣毅左鎮黃安宣毅右鎮巴臣興奇兵鎮張魁等領兵二萬配坐大熕船三十隻艍船二十隻快哨十隻爲第三程接應成功自領侍衛陳堯策五軍都督張英左武衛林勝右武衛周全斌吏官潘庚鍾戶官林俞卿禮官黃開泰行營刑官程應璠兵官煌言工官馮澄世閩安侯周瑞輔明侯林察定西侯張名振平北侯周鶴芝忠定伯林習山親兵鎮楊好中權鎮李泌神符伯五軍戎政王秀奇援剿前鎮戴捷援剿後鎮劉猷護衛右鎮楊衍參軍林奇昌紀許國蔡鳴雷監紀柯平等配坐水師前鎮阮美一鎮洪善二鎮蔡福三鎮林德四鎮毛玉五鎮陳瑞等船共一百二十隻兵四萬爲

合後號稱舟師一十萬衆航船北上六月初七日率衆登岸犯平陽守將單任遲降十三瑞安縣守將艾誠祥亦獻城降宣毅右鎮兼營鐵騎巴臣興病故黑祥雲統其衆十六日成功至溫州鎮將堅守功細度其城險固惟徵木料糧餉出往舟山七月初二日成功問引港官李順此去羊山多少水路順曰西南風一日便到其山皆羊故名之山上有大王廟極靈顯海中有獨眼龍係孫眞人醫治囑其養性勿得動氣故凡過往船隻暗獻紙錢暗著更鼓不敢放炮鳴鑼若驚起發性興波鼓浪船隻難當成功曰此乃里巷之言本藩尙欲驅馳天下百神賓服奚畏一孽龍乎不聽遂傳令開船初九日午時到羊山而各提督咸至隨放炮鳴金金鼓響天不移時風聲徐起浪疊千層暫爾洶洋忽而波涌翻江之勢攪海之狂船難收䑸互相觸壞棄鎮砍桅遭浪遇礁呼救遍海不可勝計護衛都督陳德太監張忠跪禱成功拜祝功笑曰此不過風時偶然耳豈眞有龍之發性耶不聽奈風愈狂雹愈爍忠等再求跪懇藩主禱求再無不息成功方允冠帶禮祝曰成功率統三軍恢復中原果天命有在登時將諸船沈滅如中興有日祈即浪恬風靜甫禱畢隨即天色晴明江山如舊功失四子睿七子裕八子溫暨兵士數千人其所存之船亦各損壞乃收回舟山修葺諸提督咸勸功暫回廈門功以業

己出師理無再還九月修葺諸船報竣成功督舟師至象山初十日知縣徐福率父老出降功安民畢時各鎮兵士逃者甚衆悉係北上新附且訛言北將盡欲投誠故援剿右鎮賀世明船桅粗以粉色紅色爲號功亦疑世明船桅之異遂令姚國泰替世明統其衆又遣張英諭林世用魏標李泌張魁悉解兵權爲監督世用大憤不屈死擢總理監營翁天祐署左提督事十月初二日後衛鎮劉進忠率其衆入黃巖海門所投誠功聞報馳令周全斌追之全斌督快哨二十隻星夜飛赶至海門將城圍困攻打進忠禦之忠恐成功大隊齊至於半夜乘斌無備開西門突圍而去斌亦不追拔其城報成功功擢黃昭爲後衛鎮十一月初七日成功破磐石衛分諸提鎮就汛養兵十二月成功率衆剳鈔關取糧

順治十六年己亥（附永曆十三年）二月成功仍回磐石衛調各提鎮至磐石聽令四月成功衆至定海關二十九日入寧波港焚船五月初一日退出初四日抵舟山烈港十八日到崇明縣守崇明總兵梁化鳳係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斂兵堅守功欲順風入瓜州馮澄世曰欲進兵瓜州必當先取崇明庶可流通積蓄以爲外援功曰崇明城小而堅取之必遲延日月反使瓜州有備不如先取瓜州若得瓜鎮則江南門戶已破先截其糧道是腹心有疾然後乘勢取江南則崇明不攻

而自破外則修書遣監紀劉澄密通江南提督馬進寶又差羅蘊章仝張煌言爲長江鄉道使命顧忠前往探烏喇寧古諸港路

按顧忠渾名瞎子去八箇月方回時成功已入長江敗績回見忠是以不果行

隨問誰敢領先鋒印以取瓜州建威伯右提督馬信向前曰信蒙藩主眷顧爵居人上並無寸功今瓜州之地方險要兵馬之多寡虛實頗知其詳願爲先鋒破敵成功壯其勇喜曰公肯效力此城必破卽撥黃安蔡文黃昭藍衍四將與統轄又分四隊周全斌居中甘煇居左翁天祐居右萬禮居後陳瑞龍諸鎭爲接應或取木營或斷欄江垻或取談家洲或抄瓜州之後而攻其城六月十四日成功至焦山時有鎭江操江軍門朱衣佐雖然防範不意功突至又恃江中有滾江龍之欄故馬信等一時舟師揚帆吶喊旌旗蔽港金鼓震天惟有標下巡江營都司羅明昇督兵五百守談家洲瓜鎭之中列炮與瓜州柳提炮臺相對以待之信督衆環攻明昇分頭死拒力戰至炮盡矢絕全軍覆沒

按明昇山西人丙戌歲勅建祠于談家洲今　上南幸念其忠勇　御書奮勇致身四字令有司春秋祭祀

信撥蔡文守之乘勝合周全斌師飄颺大進悉爲欄江垻所

阻不得前全斌張亮陳大勝等令善泅水者十餘人潒去折斷遂無阻礙揚帆直過登岸列隊朱衣佐聞報海賊至卽率遊擊左雲龍出禦全斌奮勇沖陣連斬十餘人而馬信從其後攻城韓英楊祖以藤牌護身首先上梯江防同知徐騰鯨棄城遁衣佐知城已破無心戀戰仝左雲龍欲走揚州陳澤尾追至大表橋下斬雲龍活擒衣佐十七日陳瑞龍督諸鎮焚奪木浮營三座長江與共木浮營者用大杉木結排另用木圍柵內架大炮十餘門從上流壓下船遇之一擊立碎十八日成功移屯瓜州紀馬信周全斌第一功押朱衣佐見成功功曰此腐儒也殺之徒汙吾劍釋之足見我們宏度去縛與衣服放之歸周全斌曰今瓜州已得可乘勢連取鎮江反掌之易倘若遲緩彼得深溝固守徒費士卒成功然之以援剿後鎮劉猷守瓜州柯平督理江防事十九日成功親督諸軍進泊鎮江南岸七里港二十二夜二更直抵銀山下寅時傳令列陣分爲五隊而進陳魁統鐵人逼柵守銀山將見之駭然不敢出戰惟齊射之箭不能入鐵人冒死而進柵遂破全斌呼曰時不可失乘此破竹之勢攻奪其城必可得也卽轉身首先向前連砍數人衆軍隨之守鎮江總兵高謙聞賊攻銀山領兵出援遇全斌赶殺勢雄不敢戰斂兵入城斌見謙怯乘勢尾追搶門而入高謙與知府戴可進亦卽投降成

功入城安民畢加高謙爲破鹵將軍以工官馮澄世爲常鎮道兵都事李徵爲鎮江知府監紀林若霖爲理刑荊州衛糧船十四隻來降功大悅擢其首李文正爲衛指揮其餘各授以千百戶之職太平府守將劉世賢遣人獻城功加爲鎮南將軍令羅蘊章帶所部去太平協守楊州文武各遁城空百姓綵旗羊酒前到鎮江請師功受其欵獻厚待父老給示嚴禁與之歸六月二十七日成功議興師取江南參軍潘庚鍾曰今旣一鼓而克瓜鎮是則江南門戶已破雖軍聲大振天下搖動未可驟然進兵當暫住瓜鎮遣將分據淮陽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窺其釁隙然後大隊齊進況北都滿漢兵

民人等不下百萬一旦糧道斷絕待哺不足兩月之間其兵必潰其民必亂如此可不勞而定此正曹公之所以取勝于官渡也馮澄世曰江南城池廣闊進攻不易不如且聽庚鍾之謀駐剳瓜鎮據其險要斷其糧道一面收拾人心一面遣人從間道報捷請旨命李定國等合師乃爲上策成功曰不然時有不同耳昔漢祚改移羣雄分據袁曹爭勝故曹操常以算勝我明朝歷年三百德澤已久不幸而有甲申之變以致百姓遭殃庸臣剝削鄉紳欺凌四海鼎沸今大兵一至自然瓦解若不進兵恢復舊京呼召天下豪傑是自老其師倘徵各省兵馬齊至首尾合擊我勢豈不自孤況太祖昔日一

得廖永忠兪通海等水師乘勢奪采石而併金陵破竹摧枯正貴神速耳遂不聽二人之言時周全斌曰瓜鎮已得神速進兵倘一鼓而下迎駕西來中興指日功點首曰然我於昔日苟狥諸將聽見日事爭戰于邊境何日得望中興乎爾等諸將各協力齊心千載一時得此便可號令天下英傑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十二日成功率諸文武祭太祖哭奠列宗回令甘煇余新劄獅子山萬禮楊祖劄第二大橋山上以翁天祐爲救應禦鳳儀門要路馬信郭義黃昭蕭拱宸屯劄漢西門連林明林勝黃昌魏雄楊世德諸營壘又令陳鵬藍衍蔡祿楊好屯劄東南角依水爲營劉巧黃應楊正戴捷劉國軒屯劄西北角旁山爲壘連周瑞林察張名振等營又令張英陳堯策林習山屯劄嶽廟山連諸宿鎮護衛成功大營各設鹿角瞭望深溝木柵防禦江南一時震動總督管効忠初聞瓜州失守繼報鎮江又陷正在調集各處兵馬忽聞海寇臨境登城觀望見旌旗閃爍金鼓鬧轟未敢出敵閉門避鋒隨報撫江軍門朱衣佐單騎至城下隨開門延入細詢始末衣佐曰海賊雖是猖獗其衆不過數萬其船不過數百瓜鎮之失皆由一時無備故遭所破今可速遣人卑辭寬限以驕其志然後設守禦之策徵援兵破之管効忠然其言即遣能言者前往成功營中限期納欵崇明總兵梁化鳳因海

寇直入瓜鎮隨繞道至江南時値在座憤然而起曰諒此狐鼠之輩妄自輕舉深入重地孤軍無援豈能久住俟銳意稍懈一鼓破之効忠撫其背曰此賊專賴將軍化鳳躍然曰食君之祿當死王事豈敢臨難苟免卽出分兵把守成功督諸鎮據險開壕參軍潘庚鍾曰細觀城內必然空虛可令四面攻擊齊倚雲梯此城必然可得成功深以爲然正發令各提鎮預備雲梯木牌布袋以便攻城忽報王秀奇送城內納款人到營請見功令之入其人叩稟曰大師到此卽當開門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過三十日城失則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寬三十日之限卽當開門迎降功允其請而厚賞之復諭之曰本藩攻此孤城不過一腳尖耳旣然來降姑准其寬限者蓋欲取信于天下也若至期不降攻入之時寸草不留差者叩首而去潘庚鍾曰此乃緩兵之計不可憑信可速攻之成功曰自舟山興師至此戰必勝攻必取彼焉敢緩吾之兵耶彼朝實有定例爾勿多疑庚鍾曰孫子有云辭卑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欲降則降豈戀內顧決是城中空虛速爲進兵攻之乃爲上策功曰古者攻城爲下攻心爲上今旣來降又准其約若驟然攻之彼心不服俟其不如前約然後急攻莫謂城內人心悅服且使天下皆知我行仁義之師功以江上兩次之捷不聽庚鍾之言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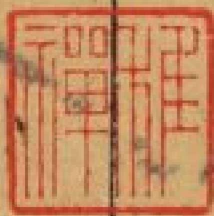
令諸提鎮嚴防謹守日則瞭望夜則伏路金鼓之聲日夜不息守困以待其降管効忠得差回報允限之言喜曰此乃朝廷之福隨密遣附近救援惟化鳳日夜上城觀望見其營壘步步相關首尾相應無計可施偶巡到東北角見一營人馬屯劄在白土山下稍疲可破奈不得即至忽思此處原有城門名曰神策門因出入者少故壘塞之不如將此門乘夜挖開冲出方爲勝計二十一夜三更時分化鳳率兵挖開城門天色微明率騎兵五百突出果然此營以非衝要之地無甚關防其伏路瞭望俱各疏畧忽輕騎直至疑爲天降披掛不及遂大潰化鳳率衆追殺至余新營前新督兵出戰各營列陣以看因功前有不得吾令擅自進兵者罪之之語不敢向前對敵俄而新敗披蕭拱宸鳳乘勢冲入蕭拱宸接戰當不得箭如雨下亦敗而遁時萬禮在橋頭山欲來救援而化鳳已收兵矣總督管効忠援梁化鳳乘夜挖開城門逼賊報効忠曰梁將軍素心忠貞決無是事其中別有隱情乃差人偵看隨即親率將士登城飛報東北角賊殺隨開門接應出劄城外二十二日甘煇林勝潘庚鍾等勸成功暫抽兵將出觀音門相機以圖再舉功曰小挫銳氣便欲思退明日正欲觀諸君建功耳令萬禮諸軍勿動謂馬信吳豪韓英由水路抄其後姚國泰楊祖藍衍楊正抽屯山上甘煇張英伏在谷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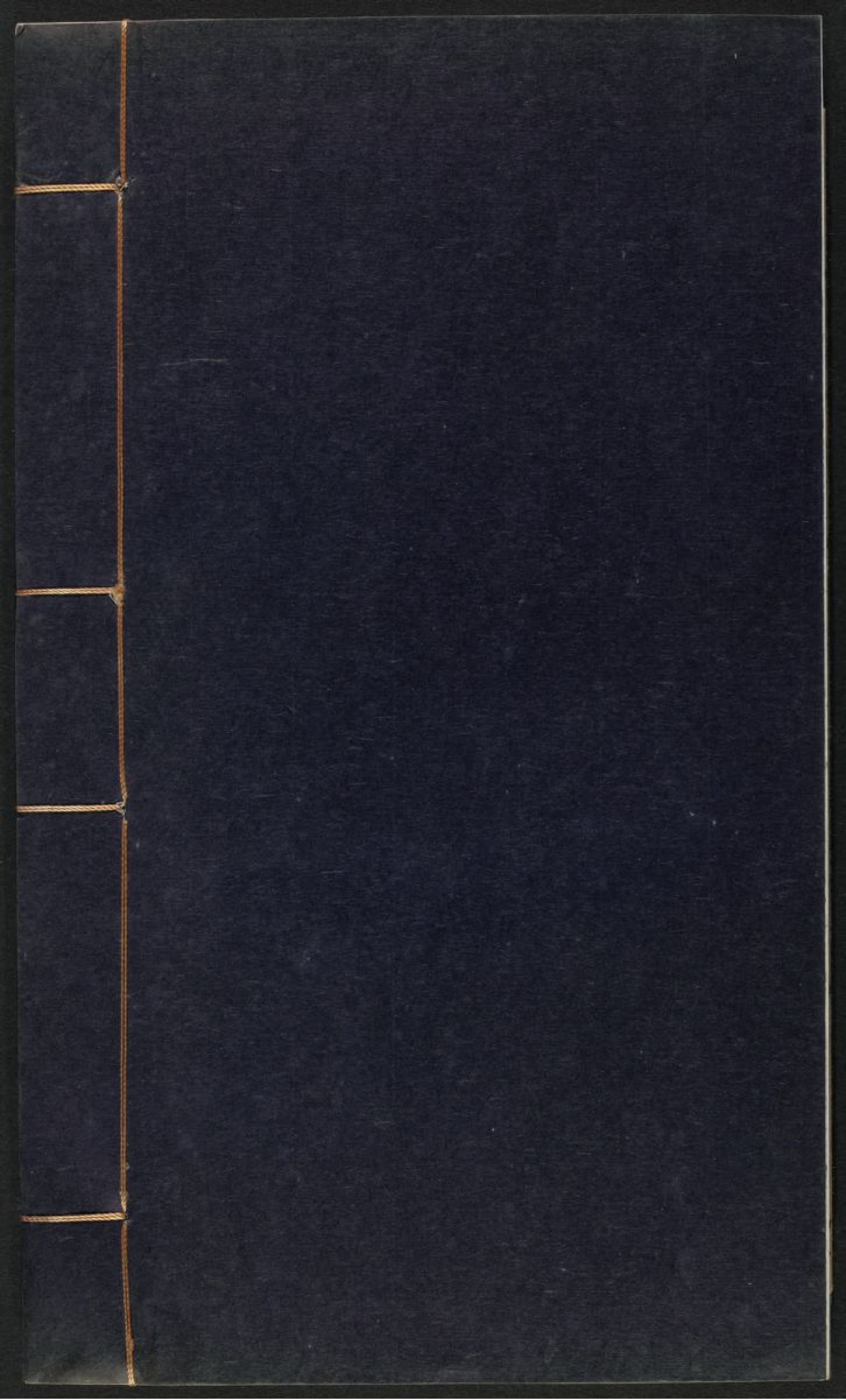
林勝陳魁列于山下陳鵬蔡祿往觀音門接應救援二十三日化鳳率驍騎直逼左先鋒鎮楊祖祖奮勇力戰諸將見成功張蓋在山觀敵未有號令不敢擅出戰而祖敗藍衍戰死功方令蔡祿陳鵬往援奈山高行遲而化鳳又從山上馳下鵬與祿軍亦大潰劾忠另遣別將繞山之背合化鳳之師時甘煇張英伏谷內未得號令遂為所困乃分頭禦敵英傷箭而死獨甘煇力戰不退左右咸亡乃大叫曰我甘國公也勿射可擒去請功化鳳揮騎乘虛冲殺諸鎮營壘咸皆搖動未及戰者見山上黃蓋尙在不敢救援亦不敢奔走林勝見蔡祿敗下遙觀黃蓋尙在山上又不發號令急喚中協金岸領兵康龍曰敵人雖勝兩陣實無多騎藩主之不發號令而齊擊者謬也爾二人可統兵出敵我自督後軍接應岸與龍二人飛奔出營與化鳳大戰未分勝負忽東門騎兵突出合攻林勝粵之海澄人最雄偉多武藝轉頭禦之而魏雄戰死衆潰勝不能止全軍皆沒成功在山上觀戰見蔡祿等敗囑庚鍾曰爾立蓋下代吾指麾不可去蓋吾下山催水軍從後抄殺隨帶健將十餘猛下快哨欲催水軍時值潮退無奈鴛至江心遙望諸軍披靡不堪隨飛帆出鎮江矣化鳳合城內諸軍見山上黃蓋指曰擒賊當擒首隨揮軍殺來奈矢石如雨不得上陳魁因林勝受敵抽兵遶道而退見騎兵逼成功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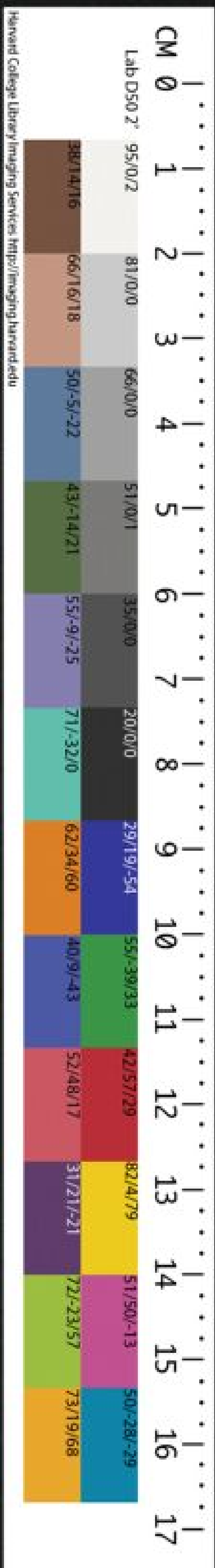
壘即趨援魁中箭死諸軍悉赴水死化鳳又合師環攻山中四面受敵潘庚鍾揮劍督護衛死戰亦皆覆沒化鳳收軍奏凱劾忠出迎問曰前夜將軍提城出兵何不通知以慰衆懷化鳳頓首曰成功積寇一時猖獗瓜鎮已破人心搖動桀黠狡獪之徒多有異念安保城內無有爲之偵探者故不敢請命者恐洩其機也今日之勝正所謂出其不意而攻其無備也其擅出師之罪望乞宥赦劾忠曰古者大夫出使苟有利於社稷者專之可也況此大捷自當奏聞但乘摧枯拉朽之勢恢復瓜鎮非公不可公勿卸申化鳳即領兵而行叅請順途欲歸崇明以防餘燼劾忠然之即報江南之　捷破成功者乃崇明總兵梁化鳳也世祖大悅欲　召化鳳　陛見因海疆未靖命下令畫工圖形進　覽即擢爲江南提督二十四日功至鎮江令全斌駕快哨載敗兵撈救殘卒再令柯平亦著快哨沿江救載忽報黃安全隊至所有殘敗將士悉賴載歸縱而馬信陳堯策王秀奇林習山張德周崔芝張名振周瑞姚國泰劉巧林明黃昭郭義蔡祿楊祖陳鵬吳豪楊正馮澄世蕭拱宸黃應程應璠張行李纘元蔡鳴雷蔡政等陸續俱回功大慟甘煇潘庚鍾萬禮張英林勝藍衍陳魁李泌楊標魏其志林世忠張廷臣洪復吳賜等陣亡之將曰是我欺敵非

爾等之罪也二十六日報騎兵雲至沙船亦出功令獻與全斌殿後二十八日功先行出泊排沙與諸將棄瓜鎮或居三磐山或往舟山八月初一日成功師回狼山上沙初四日泊吳松港議攻崇明城遂架大炮攻擊城崩數十丈鎮將梁化鳳於隨崩處隨築備禦並造木馬釘叉拋置崩處十一夜齊倚雲梯擊死正兵鎮韓英監督王起俸等數十人方退十三日議欲再攻崇明周全斌曰城小而堅難以驟破雖得亦無用徒損士卒耳適蔡政同馬進寶差劉東忠回師功見謀不遂乃回師十八日至浙江擢楊富正兵鎮分派各提鎮就溫臺舟山各港地方屯剳徵餉九月初三日功開駕初七日到廈門以江南出師損兵折將無尺寸功修表遣李明世從龍門間道行在自貶王爵仍用招討大將軍印甘煇力戰見陳誅等盡亡自稱甘國公被擒見總督管効忠忠令煇跪煇不屈効忠責之曰爲將自當戰死不能戰死而被擒即當投順何敢抗禮豈以吾劍不利乎煇曰吾豈不知大丈夫當死沙場但大廈已傾非一木可支若默默與士卒同僵臥于荒坵是所不顧耳吾今聲言而來者正欲知我之死處也効忠見其抗壯勇烈欲其降乃令降將余新勸之煇見新至裂眦大罵曰余新匹夫枉生天地之間兵敗投降尙何面目見我爾今雖降亦不能久活我甘國公頭可斷而志不可易也伸

脚便踢罵不絕口遂見殺徐而余新亦被害十月報援剿鎮
劉猷在温州徹餉水退船擱淺被温州總鎮督騎兵突至力
戰全軍覆沒功大嘆惜令恤其家十二月報逮提督楊進寶
入京勘問又將軍達素督三省水師會剿兩島





臺灣外記卷之十一

何斌獻策取臺灣　黃公密疏遷五省

順治十七年庚子附永曆十四年正月偵者飛報將軍達素滿騎首程已到福州功集諸提鎮參軍議曰彼因江南之敗欲乘我喘息未定前來攻擊俟彼整船調兵必于五月斯時南風正盛江浙沙船未必敢出惟慮粵東而已周全斌曰粵東船隻六櫓八櫓只好守港若出海洋非彼所長至於碣石之蘇利南洋之許龍亦戀棧之馬耳豈敢離其巢壳若漳泉之師分頭敵之必可破也功曰爾料誠當隨馳檄南澳忠勇侯陳霸准備船隻防敵蘇利許龍又另檄銅山中匡伯張進出熕船

于宮仔前遊颺以作南澳援師謹守八尺門炮臺以備陸路渡江二月成功令工官馮澄世兼工修整諸戰艦備敵又調南北汛各提鎮到廈門聽令三月將軍達素到泉州會總督李率泰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就泉漳各港之石碼海澄造鳥船熕船搗刺兩鳥又知會兩廣總督李棲鳳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饒平總兵吳大奇又調寧波溫臺各港船齊下時有總督旗牌張應熊密領率泰孔雀膽一枚往廈門與其小功弟德因德在成功處爲廚子謀欲乘其會諸將議事要用點心時一齊毒死德雖喜富貴之陡然奈心中終懷疑畏遂將其事轉托徒弟王四四大喜許之隨告病在家等候王四於成功會議取點心時每欲下藥則渾身寒戰又捧者環立迫催下之弗及迨其取去則心安如此者屢四甚恐怖乃歸告其父耀耀大驚曰事主而害之不忠也受托而背之不信也寧爲負信不可不忠覆宗滅嗣豈可爲之宜速首無罪即同四持孔雀膽告成功功曰吾乃天生豈人能害重賞耀與四即差護衛擒德全家德到低首無言惟叩首稱該死欲擒其兄應熊供稱已去三日矣功令發出教塲令武士萬箭射死後應熊偵知報率泰泰嘆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果不虛也厚賞應熊火催各港速整船隻以候會勦四月成功改建威伯右提督馬信爲提督驍騎親軍同忠定伯

林習山守裂嶼以軸明侯林察爲水師總督督中衝鎮蕭拱宸等往崇武禦泉港水師二十六日報泉港水師船二百餘號出到祥芝澳陸兵登岸其船傍山邊而行來泊圍頭兵仍劄營功隨差快哨馳令與林察將所帶戰船回泊劉五店禦正圍頭水師勿使入同安港戎政王秀奇楊朝棟總督高崎等處宣毅左鎮黃安協同兄泰守金門城仔角右虎衛陳鵬遊兵鎮胡靖殿兵鎮陳璋守五通高崎陸路援剿後鎮張志爲水師應援宣毅前鎮陳澤宣毅後鎮吳豪守倒流寨中衝鎮劉俊守盤仔寨智武鎮顏望忠守赤山坪右衝鎮蔡祿守東渡寨仁武鎮康邦彥守神前後衝鎮黃安左衝鎮郭義前衝鎮劉巧援勦前鎮林明往同安港遊颺邀敵閩安侯周瑞忠靖伯陳煇援剿右協楊元援剿右鎮林順正兵鎮楊富護衛右鎮鄭仁泊南山邊以防海澄出來之師前提督黃廷右武衛周全斌援剿左鎮黃昌率赶繒船十隻內裝硝磺棕麻火器之類寄泊狗子嶼劍石以備燒船著英兵鎮陳瑞保護家眷暨諸提督文武眷口又曉諭廈門兵民婦女撥水師洪善等船盡載過裂嶼金門而空廈嶼功率陳堯策洪天祐戴捷薛進思等在鼓浪嶼尾觀敵發令撥洪旭在鎮海旗尾接應時總督李率泰正知會將軍達素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同安總兵施琅各港齊出師合攻兩島忽有僞鎮右虎衛

陳鵬差人密欵奉令守高崎地方欲放空炮接五逼師渡過廈門廈門得則成功遊魂易於撲滅率泰納其降即飛催粵師合擊五月初八日滿漢官兵悉配在船俱約初十日齊出是日黃梧督諸船乘潮落出海門功方遣陳堯策持令箭坐快哨遍傳各鎮船不許擅自起椗當看藩主帥船號炮連發方許起椗迎敵如違者斬正傳到周瑞熕船而海門師大至堯策不及馳去與瑞督衆戰戰逾時被火藥所焚全船沉沒繼至陳輝輝揮衆死併損傷過半輝見勢危情急下艙發火其環跳過船者適逢艙中火藥冲起燒死甚衆餘卒疑爲計也咸不敢過輝得乘遲疑砍斷椗索逸出成功見周瑞船已

焚死陳輝傷損棄椗而黃梧率舟師雲至功執旗劍顧問左右曰流平否左右答曰流已平矣成功曰流平則潮轉潮轉則風隨之速發火炮俾諸船起鎮迎敵遂連發三炮諸船得令盡起各發斗頭熕功囑何義守坐駕自下八槳快哨來往催戰時近午潮湧風發四處齊進而鄭泰又令水師鎮蔡叶吉率赶繒船二十隻從浯嶼繼進合馬信洪旭黃廷林順周全斌等諸大船於鼓浪嶼後象鼻前橫攻焚殺梧船風不利潮又逆互相觸壞眩吐昏迷強立不定遂潰僵屍滿海有船三隻見圭嶼欲籠岸舵公不允衆疑有異心殺之登岸遙望乃海中孤嶼是絕地也欲再下船成功船已蟻至無奈抽矢

出刀據岸拒之功見有四百餘衆遣馬信折箭爲誓招之諸人計窮乃投刀矢降後亦被成功溺于海其出同安港將軍達素總兵施琅駕船赶高崎以應陳鵬約但鵬謀投誠全鎭部將悉僉名號獨不通知其左營陳蟒以蟒樸實故也我師恃有約船未到岸各爭先上値蟒一隊站近水見滿漢兵皆已棄船登岸勢急不俟號令卽率其所部向前我師意爲來逆不防蟒發炮死者過半殿兵鎭陳璋聞炮響以爲陳鵬發令亦喊聲合擊水師吳豪率船抄其後圍攻所有先鋒船隻悉沈水陷於淖十僅三歸而已鵬愕然計左亦揮領兵林雄領旗協劉雄前衝營劉俊亦從東擊下遂大勝報捷成功知

陳鵬有謀未敢聲破恐其急變反密遣洪旭前去稱賀以安其心旭得令挑選健將二十猛坐小快哨一隻由竹坑抵高崎離有里許上岸鵬左右報旭至出接見旭從者二人旭又深揖恭賀以得非常勳勞贊其用賺兵半渡而擊之計雖古名將不過是也稱羨不絕口鵬以爲機關未洩談笑自若設筵欵待酒畢旭告辭出而不卽行停步營前指其所擊之處搖頭咋舌稱其功眞大焉又說藩令槩不許起椗致閩安侯五軍之死行三五步止又大贊藩主料風起必從潮生問潮半發炮一戰遂勝眞神算也又行三五步停止回顧鵬左右數十好漢佩大刀隨之旭冷笑曰吾與爾鎭主交最厚今日

到營拜賀大功不過爾鎮主見我遠來步送江邊未盡之談再爲繾綣何用佩刀跟隨鵬聞說亦笑退其左右只存管家一人而已旭又行又停步又高談如卸瓶中之水滔滔不竭直矚至江邊作揖相辭而舟中二十猛士飛奔擒鵬下船駕駛而去迨營中望見欲赶來救業到半江軍士鼎沸殿後鎮陳璋同刑官程應璠至營出成功諭僅數鵬通謀罪狀與衆無干軍乃安旭解鵬至成功問以縱敵渡江若非蟒與璋則今日之地己屬他人矣鵬啞口成功遂出鵬于教場令寸磔以示衆擢陳蟒爲右虎衛統其軍何義爲左虎衛陳璋爲宣毅左鎮六月發諸鎮眷口並百姓婦女回厦門偵報粤師吳六奇遣其左營馬嵩帶兵至潮州剳於韓祠之左爲剌客所殺蘇利許龍船雖出港見南澳有備未敢進前惟遊颺觀望迨報閩師失利亦各斂軍還成功雖喜大勝終苦彈丸兩島難以抗天下兵集洪旭馬信黃廷王秀奇陳煇楊朝棟林習山吳豪馬澄世蔡鳴雷薛聯桂陳永華等商議若得有一處方可以進戰退守諸人無以應但持南北固守爲對功曰吾聞臺灣離此不遠意欲整師奪踞何如吳豪曰臺灣前乃瞑野故太師曾寄跡其間今爲紅毛所踞現築城二座一在赤嵌一在鯤身臨水設炮臺又打沈夾板數隻紆迴曲折於內港凡船欲入者必由炮臺前經過若越此則船必觸犯沈夾

板而破堅固周密將二十餘載取之徒費其力成功聞言亦中止七月成功遣兵官張光啓往日本借兵十月將軍達素回京成功欲整師下粵報原浙江監國魯王徂于金門同兵部侍郎王忠孝禮葬于後浦十一月出使日本張光啓回稱上將軍以其前出兵損失堅意不允僅助銅熕鹿銃倭刀而已

順治十八年辛丑附永曆十五年正月徐孚遠從滇歸而粵東路阻趨龍門之安南安南國王欲孚遠以臣禮見孚遠說係天朝使者守節不屈國王亦懷成功威不敢加害禮重之置船送孚遠回見成功陳說劉九皐劉之清中途連亡惟周金湯與孚遠至永安見帝帝命李定國出師戰敗孫可望投誠帝被吳三桂所逼議欲走緬甸成功聞之欷歔嘆息而心愈煩適臺灣通事何斌侵用揆一王庫銀數十萬懼王清算業令人將港路密探於元夕大張花燈烟火竹馬戲綵歌妓窮極奇巧請王與酋長卜夜歡飲斌密安雙帆並艍船二隻泊于附近俟夜半潮將落斌假不勝酒又作腹絞狀出如廁由後門下船飛到廈門叩見成功功問其來意斌曰臺灣沃野數千里實霸王之區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足其食上至鷄籠淡水硝磺有焉且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桅舵銅鐵不憂乏用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聚十

年致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攻退守眞足與中國抗衡也遂出袖中地圖以獻歷歷如指諸掌並陳土番受紅毛之苦水路變易情形若天威一指唾手可得成功閱其言觀其圖卻如六月中暑得服涼劑沁入心脾滿心豁然起撫何斌背曰此殆天之使公授予也自當重報汝勿揚聲吾自有成算留斌於內人莫知焉

評　誰料爲將盡　翻然一著奇

曰　深藏出意外　晝夜使人疑

成功既納何斌之言又詳閱其畫圖知水路不從炮臺前經過胸中已有成算次日大會諸侯伯提鎮參軍等文武議事功曰自攻江南一敗

清朝欺我孤軍勢窮遂會南北舟師合攻幸賴諸君之力雖然已敗但恐終不相忘故每夜徘徊籌畫知附近無可住足惟臺灣一地離此不遠暫取之並可以連金廈而撫諸島然後廣通外國訓練士卒進則可戰而復中原之地退則可守而無內顧之憂諸君以爲何如宣毅後鎮吳豪起身對曰前日藩主曾以臺灣下問豪已經細稟非豪之不用命曾奈炮臺利害水路險惡縱有奇謀而無所用雖欲奮勇而不能施是徒費其力也功曰此常俗之見不足用于今日也佐吾之一臂也黃廷曰臺灣地方聞甚深廣實未曾到不知情形如

吳豪所陳紅毛炮火果有其名沈船隻又無別路可達若必由炮臺前而進此所謂以兵與敵也功曰此亦常見耳建威伯馬信曰藩主所慮者諸島難以久拒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後壯其枝葉此乃終始萬全至計信北人也委實不知但以人事而論蜀有高山峻嶺尚可攀藤而上捲氈而下吳有鐵纜橫江尚可用火燒斷紅毛雖桀黠布置周密豈無別計可破今乘將士閒暇不如統一旅前往探望倘可進取則併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相商亦未爲晚此信之管見也功曰此乃因時制宜見機而動之論豪復執曰臺灣實豪屢經之地豈不知其詳既知其詳而不阻諫徒附會其說以誤藩主大事豪負罪多矣諸將議論不一陳永華曰凡事必先盡之人而後聽之天宜毅後所言是身經其地細陳利害乃守經之見亦愛主也未可爲不是如建威伯之論大興舟師前去審勢度時乘虛覷便此乃行權將畧也試行之以盡人力悉在藩主裁之楊朝棟亦倡言可行功大喜曰朝棟之言可破千古疑惑著禮官擇日命世子經監守各島臺灣非吾親征不可議遂定是夜二更成功禱天效俗出聽背後言以決征臺吉凶忽聞一婦人唧謾曰國姓好死不死留這一箇長尾星在此害人長尾星是吉兆就於門上留一記號次日差衛兵到號處帶其婦人來見婦人驚怖魂

不附體功詢之方知是出征兵眷慰之曰莫怨藩主此乃天也賞銀四兩白麻五觔令之去卽行檄南澳陳霸防備蘇許二處又撥郭義蔡祿二鎮帶本部兵士前往銅山與張進協守策應南來之師又以參軍蔡協吉佐兒泰守金門命洪天祐楊富楊來嘉何義陳輝督船守南日圍頭湄州一帶接連金門以防北來之師洪旭黃廷王秀奇林習山杜輝林順蕭泗勳擎柱鄧會薛聯桂陳永華葉亨柯平等又擢洪旭之子磊馮澄世之子錫範陳永華之姪繩武三人共輔世子經守廈門調度各島時經年二十一功自領馬信周全斌蕭拱宸陳蟒黃昭林明張志朱堯羅蘊章陳澤楊祥薛進思陳瑞戴捷黃昌劉國軒洪暄陳廣林福張在何祐

按祐渾號鑽子漳州平和人後投誠征烏喇有功官襄陽梧州二處副總兵

吳豪蔡鳴雷楊英謝賢李肩並其四弟襲于二月初一日祭江興師兵部尚書唐顯悅兵部侍郎王忠孝浙江軍門盧若騰吏部給事中辜朝薦右副都御史沈佺期御史徐孚遠光祿寺卿諸葛倬監紀許國等並寧靖王魯王世子瀘溪王巴東王暨留守各提鎮參軍文武郊餞東征初三日午刻成功舟師齊出遼羅是夜放洋初四早令人上桅看山報曰澎湖山望見至未刻抵澎湖卽收入娘媽宮諸船悉到無一失者

初六日功祭禱海岳並巡視附近諸嶼與衆將言曰臺灣若得則此爲門戶保障隨撥陳廣楊祖林福張在等守澎湖初七日功下令曰本藩矢志恢復念切中興前者出師北討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艫數萬還恐孤島之難居故冒波濤欲闢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爲貪戀海外苟延安樂自當竭誠禱告皇天並達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師爾從征諸提鎮營將勿以紅毛火炮爲疑畏當遙觀本藩鷁首所向銜尾而進初八早成功坐駕豎起帥旗旁列五方中懸龍纛發炮三聲金鼓震天令洪暄引港船先面東而去諸提鎮照序魚貫至未刻遙見鹿耳門成功命設香案冠帶叩祝曰成功受先帝眷顧恩重委以征伐奈寸土未得孤島危居今而移師東征假此塊地暫借安身俾得重整甲兵恢復中興若果天命有在而成功妄想即時發起狂風怒濤全軍覆沒苟將來尚有一線之脈望皇天垂憐列祖默祐助我潮水俾鷁首所向可直入無礙庶三軍從容登岸視畢令人於斗頭將竹篙探水深淺徐回報曰是藩主弘福水比往日加漲成功復問曰加漲有多少曰加漲有丈餘成功大喜放炮擂金鼓打招旗與後面船隻好看跟綜又密令何斌坐斗頭按圖紆迴教探水者點篙徐徐照應轉舵揚帆吶喊從赤嵌城而進成功即整隊登岸斌請曰急圖奪倉廒然後列陣進兵恐其

焚毀其守赤嵌酋長描難實叮見成功大隊登岸軍威赫耀一面遣郎何機從鯤身請援一面發炮初十日成功令兵士每名草一束圍屯赤嵌城遣通事吳萬李仲說實叮如不降周圍放火焚之實叮懼出降功厚待之令過安平說揆一王成功克赤嵌城加額曰此天哀吾特賜此土以爲安命各鎭羅列安營

評曰　方除假面難仍劇　未了殘棊局又新

揆一王當於元夕赴何斌之請燈酒坐歌酣樂達旦斌雖乘㫰逸出王以斌爲困酒迨次早覓斌無蹤方知其遁亦只疑其侵用嵗料引師奪國十八日申刻忽風雨驟至潮水沖岸聲振雲霄聞者慴慄直交子時方息天明王率諸酋長登城望海影見一人撲頭紅衣騎長鯨從鹿耳門游漾紆迴繞過赤嵌城而沒王與酋長面面相覷稱異曰豈夢耶至聞鹿耳門外炮聲轟天急集諸酋長登臺持千里鏡照見許多船隻旌旗飛耀王笑曰唐人不知死活敢犯吾境著炮臺上火炮齊備俟船到時接連而發則無遺類矣歡笑自若少頃見首船轉頭向北而上忽而回東忽而轉北從者悉依首船行盡不從炮臺邊過王顧左右荷蘭曰此港路從來泥淺沙汙今日唐船何得無礙豈不異哉一面令主炮者發炮炮遠弗能及一面令酋長黎英三帶兵落夾板出去截擊迨至人齊將

申酉起風之時正值潮起俄而見大隊舟師已達赤嵌兵士登岸列陣軍威盛壯王虞其逼城將撥落夾板者弔起卽合黎英三從鯤身過援赤嵌甫到三鯤身遇郎何機曰兵少難援且回見王此兵實天降非傾國往救安能禦敵王曰此從何來遂超選排鎗手來日過赤嵌決戰成功早起聞安平荷蘭擊鼓吹笛卽掌號功知欲出兵傳諸將諭曰荷蘭無別伎惟恃炮火而已黃昭爾可帶銃手五百名連環熕二百門分作三隊前往鯤身尾列陣以待候他對攻楊祥爾可帶藤牌手五百名從鬼仔埔後繞過鯤身之左橫中截殺蕭拱宸爾整船仔二十隻看彼隊伍將過七鯤身欲與我們交鋒隨卽搖旗吶喊駕駛作過去攻城狀彼兵見之自然慌亂不敢戀戰破之必矣調撥已定又令諸鎭列陣靜伏守候荷蘭果行至七鯤身尾方欲對壘忽見赤嵌快哨搖動欲過安平攻城心遂慮而楊祥領藤牌手又到跳舞橫冲荷蘭愈慌立陣不住敗下死者過半退守其城成功揮軍進逼王死拒之大炮時打功亦不敢逼雖督兵圍困只鯤身硬路其餘悉環水而荷蘭又不時將百餘猛突出打銃諸軍多破被傷功令兵士斬竹作籩篠堆土環柵七鯤身設立門戶留炮臺以防之於是軍稍安五月黃安劉俊陳瑞胡靖顏望忠陳璋等六鎭統船二十隻至臺功擢黃安爲右虎衛改赤嵌爲承天府楊朝

棟爲府尹又設二縣隸之一天興縣以祝敬任之一萬年縣以莊之列任之適世子經差兵都事楊榮押送糧餉軍器暨諸食物到臺成功問金廈各島咸寧惟有謠傳東山蔡祿郭義暗通黃梧欲投誠功隨發密諭交楊榮回廈門與洪旭令行單弔二鎮帶全師過臺若遵令則無他意如遲延觀望急除之旭接諭差人往銅山傳藩令著二鎮帶本部兵配所坐船隻卽往臺灣郭義遂整船欲東蔡祿與其部將陳華羅棟謀曰不意藩令來如此之急華曰事已八九豈可半途而廢棟曰恐二爺不允祿曰二爺是吾事爾可速差人往海澄公處爲要華曰今夜卽去祿遂藏羅陳二將於內差人請義義到祿曰國姓信讒以大兄之故

按大兄指萬禮前禮等同盟以萬人合心以萬爲姓萬禮卽張禮死南京成功回廈建忠臣廟享諸死者以甘輝爲首次張萬禮後有人怨禮言其非戰死是逃履水忙不及去甲溺死豈可與陣亡將士齒成功信之遂撤去○附記陳華漳之漳浦人後投誠官京口總兵羅棟平和人後投誠官重慶

懷疑我兄弟二人我業已遣人投誠我去汝能保其無恙乎不如俱去何如義曰大兄雖不死於戰而溺於水實亦沒于王事非同謀叛者等與汝我何干而相疑至此祿一時無以

答其兄萬五擊楫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則必離今者藩令來召是疑之漸也况臺灣新闢荒凉之地去者多不服水土此決不可去若召而不往非臣子之禮勢難兩立七弟所見甚高宜從之義意尙躊躇道宗復迫之曰自古英雄去暗投明若當斷不斷乃婦人之仁也義方決祿卽出陳華羅棟二將插刀立誓卽將船收回聲言楨椇不堅難以冲過橫洋停泊收整燀洗義祿又將軍器密帶入城欲謀併銅山慮忠匡伯張進重兵難於下手六月初一淸晨祿往關帝廟求籤得第十七首籤曰

田園價貫好商量　事致公庭彼此傷
縱使機關圖得勝　定爲後世子孫殃

卽喚廟祝張扨向前諭曰本鎭欲奪一寨不知此籤詩意勝負如何爾可解一解扨接籤讀完復曰依此籤意隨去卽得稍遲則有備無濟矣祿聞之意遂決傳陳華羅棟林鍾瑞等率衆鬨說許龍兵上山義祿分據四門劫隆武舉人忠匡伯張進衙進鬧城中鬨急傳親隨欲出而門者奔報曰萬二萬七反了兵已圍城進忙懷其印卽從後門登山向北而走陳華尾追進回顧曰爾不念夙昔乎何相逼也華曰無他意請本爵安民進曰吾將印交汝華得印便回進欲越城見無船隻停步而祿又差羅棟至進無奈回見二鎭說之曰吾亦有

臺灣外記　卷十一

心久欲投誠奈無人爲引今旣二公舉事何不預知使吾怱忙今若不棄願與偕行祿義大喜隨出牌諭安民進曰凡事尊讓之可稱交善祿義信以爲然初四日進托病不出祿捉原察言司薛聯桂至欲殺之道宗衛救祿雖陽許而心未厭桂懼隨道宗住於九仙巖朝夕不敢離後同祿義投誠授江西督糧道初六日呂簇請進曰公旣與二鎮合心獻城投誠亦當整備恐旦夕兵至去無及矣進泣曰進海濱一匹夫耳生逢亂世受先帝恩重位至伯爵復荷藩主深信共事恢復委托土地之寄今日失守罪不容誅尙有何面目與之同行再屈膝於他人簇曰公旣如此卽當飛通世子用計圖之進曰難矣二賊用意深久險阻必周若他人謀洩爲禍愈慘爲丈夫羞簇曰然則坐以待斃乎進曰惟爾義俠可托吾欲密置火藥數十桶環布臥室請二賊入內議事擲火與之偕亡他兵無主必亂爾然後按兵請救簇跪泣受計初七日簇趨謂祿義曰本爵恐廈門南澳聞知合兵前來則甚費力何公爺接應至今未到心甚憂焉奈本爵忽染病畏風尙有機密事不便傳遞有煩二位將軍入內計議祿義聞請卽行將至府門小廝忽跳遂躊躇未前而請者又至祿義愈疑隨詭答曰爾代吾轉覆本爵原欲入內共商適有緊急軍情難緩俟明日來會未遲卽反步回簇急將語覆進進嘆曰計不成矣

天也吾盡吾心而已遂冠帶揮呂簇等左右出自投火藥發霹靂如雷黑烟滿天而衙焚忽進屍自天半下落於街

許　閉門謀揖盜　共事變爲仇

日　無計堪除御　從容願與休

初三日鄭經接祿義叛銅山報即戒嚴整船初九日又接張進購計不成自焚信遣黃廷杜煇黃元翁天祐何義黃昌楊來嘉等鎮下銅山擒祿義南澳陳豹聞祿義變亦親整舟師會剿祿義知二處師動於八尺門排渡逼我師過銅山由海澄公黃梧仝右路總兵王進功督兵駐劄陳埭令詔安營副將劉進忠帶兵過江接應祿義十九日祿義任衆搶掠空其城由八尺門投誠黃廷合陳豹師登岸遣將分道追弗及惟謹守炮臺安插餘氏飛捷報經經令黃廷等回廈陳豹仍歸南澳以洪天祐同黃元相繼守銅山經自監守各島仁慈儉恤謙恭愛人雖好學善射但嚴毅果敢弗如厥父之風也經聘尙書唐顯悅長子之女爲妻端莊靜正而不相得故多外著狡童騷婦爲樂時經四弟之乳母陳氏年可二十六七歲雙眉如遠山淡掃不施粉黛光彩可人且窈窕經佻語言丰韻經見之魂銷天外然其母董氏家規嚴肅未由接語一日經入內候母安適從陳氏臥旁過陳氏初起未梳攏朦朧眼嬌聲曰孝哉人子經遂停足窗外曰好似睡起海棠初拭目

醉餘楊柳不勝衣陳氏嬌語答曰未逢恩寵先流盼恐惹夢魂濕淚斑經過近門首以手招曰人衆非言語所下午偷空到書院一話何如經請其母安出廣稠之際惟相視以目傳情而已是日經心不能主如痴如醉陳氏亦沾泥柳絮欲逐春風遂素服淡粧下午托抱弟從衆于中堂作匿影藏形之戲互相躲避各自有心陳氏乘便脫空至經處經屏左右候之急摟陳氏於懷撫其背曰眞可餐也藏於寶帳共赴高唐之夢恐人覺之後愈狎暱恍如佳偶惟瞞成功一人而已海澄公黃梧一本內密陳滅賊五策

一金厦兩島彈丸之區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實由沿海人民走險糧餉油鐵桅船之物靡不接濟若從山東江浙閩粵沿海居民盡徙入內地設立邊界布置防守則不攻自滅也

二將所有沿海船隻悉行燒燬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豎椿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如此半載海賊船隻無可修葺自然朽爛賊衆許多糧草不繼自然瓦解此所謂不用戰而坐看其死也

三其父芝龍羈縻在京成功賂商賈南北興販時通消息宜速究此輩嚴加懲治貨物入官則交通可絕矣

四成功墳墓現在各處叛臣賊子誅及九族况其祖乎悉

一豎遷毀暴露殄滅俾其命脈斷則種類不待誅而自滅
也
五投誠兵官散住各府州縣虛糜錢糧倘有作祟又貽害
地方不淺可將投誠官移住各省分墾荒地不但可散其
黨以絕後患且可蕃衆而足國也
廷議遣兵部尚書蘇納海來閩勘遷湖廣道御史李芝芳聞
之嘆曰自古養兵原以衛疆土未聞棄疆土以避賊也上疏
曰
爲冒死條陳乞俯恤民瘼以固國家事山賊海寇何代無
之但當制馭有方使民獲寧宇未聞堂堂天朝遷民避賊
者也夫遷民事勢之不可者今竊爲陛下陳之
聖朝仁政以得民爲本萬民歸心以輸納爲先五省沿海一
帶遭逆塗毒正供雜派輸將恐後此足徵順民之大端而
深可憐憫者也梁惠易粟孟子短之今
詔諭欲徙五省沿海邊民何以垂訓後世此臣所謂不可者
一也昔日明政不修逆闖犯闕北京淪沒我
朝興仁義之師驅除逆黨救民水火是以率土歸心滿漢一
家今中左彈丸之地不思征討遽遷以避其如
天朝體統何所謂不可者二也鄭成功江南大敗膽破心寒
今已遠遁臺灣所存餘孽或剿或撫呼吸可定況沿海皆

我赤子一旦遷之鴻雁興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去此
歸彼是以民予敵所謂不可者三也周成王亦有遷頑民
於洛邑尙得田宅以優養之設庠序以教育之使其民知
禮義而無異心今欲遷沿海一帶當其出示諭限數日官
兵一到遂棄田宅撆家蓬別墳墓號泣而去是委民於溝
洫也爲民父母豈忍若是所謂不可者四也江南土薄一
丈受田不滿三畝一家聚食尙捕魚買販以補不足
聖諭頒下欲酌給田宅安插餘民然遷實多方民無所措且
當道者未有處置惟催赶日促使民而逃貧者得積數日
之糧富者而軼數月之儲逼處內地無家可依無糧可食

饑寒逼而奸邪生不爲海寇卽爲山賊一夫持竿四方響
應其若之何所謂不可者五也鄭成功前年欲撫時求海
濱六府駐防文武官長聽其選擇稅賦盡輸軍國之用尙
欲納東西二洋船餉數萬持正以爲不可今五省之民沿
海已居其半當道者不思制插安民只欲盡以遷移能使
賊自斃乎是賊未必能殲滅未必能盡降而
國家先棄五省之地土人民所謂不可者六也江南魚鹽爲
富強之資沿海一帶魚鹽之利何啻數千萬土產之物百
倍其利況乃日用之需鹽吏五穀之輔一日無鹽物將日
腐且土產年例京解從此而止所謂不可者七也夫郡縣

內地亦賴邊界以捍禦故
朝廷設邊界爲郡縣藩籬亦以衛民今兵不守沿海盡遷其
民移居內地則賊長驅內地直抵其城邑其誰禦之不知
守內地之兵發一半守邊界衛所聯絡鄉民以相助戰守
使賊不敢睨視邊界如是則內地免守所謂不可者八也
當道者不爲深謀遠慮操一朝之權棄百姓過于反賊萬
一不順問誰之咎臣今愚忠冒陳
天聽稍可濟元元之命萬死不敢辭或以臣言爲可採則臣
死榮于生倘以臣言無可用雖不死何益于國伏望
預除遷移之令下哀痛之詔使民沾恩惠國享長寧疏上留
中

按李芝芳山東進士甲寅之變爲浙江總督江元勳犯
衢州寶賴芝芳力後拜相國

七月張志黃明縱營中楊高凌劍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讓殺
高反成功令楊祖征之祖與讓戰中鏢鎗死其鋒甚熾欲出
援荷蘭功復令黃安陳瑞二鎮往征安設伏誘戰遂斬阿德
狗讓撫綏餘黨班師八月揆一王盡出其衆分水攻赤嵌陸
攻鯤身功令黃安統衆禦陸親統陳澤等左右戎旗配船合
擊鏖戰終日黃昭獲夾板一小艇三荷蘭大敗仍死守其城
兵部尚書蘇納海至閩斥棄海島會黃梧挈諸大商賈毀鄭

氏之祖墳惟安海五馬奔江水葬者無處尋覓挖起者將大杉木鋸開兩邊中鑿孔相連將各屍合在內用鐵箍箍上外加封皮沿途遞解逢郡縣收獄至福州因差者横肆無狀威喝縣官縣官惡之以其未奉
旨遍詳中止十月鄭芝龍家人伊大器出首龍與子功不時書信往來謀爲不軌遂收芝龍尋而棄龍于燕市並子弟共十一人十一月成功令宣毅前鎮陳宜同右虎衛左協陳冲駕小船數十隻內裝硝磺引火諸物乘北風燒夾板又令黃安督衆䑸身夾攻揆一王分衆禦敵夾板被燒三隻死傷甚多王大煩燥功見大勝時荷蘭勢窘功遣通事李仲入城說揆一王曰此地非爾所有乃前太師練兵之所今藩主前來是復其故土此處所離爾國遙遠安能久乎藩主動柔遠之念不忍加害開爾一面凡倉庫不許擅用其餘爾等珍寶珠銀私積悉聽載歸如若執迷不悟明日環山海悉用油薪磺柴積壘齊攻船毀城破悔之莫及王與諸酋長聞之悚然願罷兵約降請乞歸國仲出報成功功允其降許放歸國隨將王庫銀兩火藥火炮照冊繳納其餘諸物悉聽其擎下夾板十二月初三日成功縱揆一王回國功以荷蘭去臺灣平遂祭告山川神祇改臺爲東都附紅毛城置第宅居焉初六日諸鎮兵詣成功轅門告給發付糧扣剋用小斗質實殺府尹楊朝棟知縣祝敬斗給陳

伍等示衆以其叔芝莞之長子鄭省英爲府尹令黃安監守安平鎮周全斌總督承天府南北諸路自領何斌馬信楊祥蕭拱宸等帶銃手三百牌手三百弓箭三百備具口糧十日從新港目加溜灣巡視見其土地平坦膏沃土番各社俱羅列恭迎成功錫以烟布慰以好言各跳躍歡舞觀其社里悉係斬茅編竹架樓而居雖無土木堅固實有疎林幽趣計口而種不貪盈餘以布作幔不羡繁華誠三代以上人民也由蕭壠麻豆各處踏勘而回次日大會諸提鎮參軍議事成功曰大凡治家治國以食爲先苟家無食雖親如父子夫婦亦難以和其家苟國無食雖有忠君愛國之士亦難以治其國今上托皇天垂庇下賴諸君之力得有此土然計食之者衆作之者寡倘餉一告匱而師不宿飽其欲興邦固國恐亦難矣故昨日躬身踏勘揆審情形細觀土地甚是膏腴當倣寓兵于農之法庶可餉無匱兵多糧足然後靜觀釁隙而進取黃安曰開疆闢土垂業萬世諸將自當唯唯但欲寓兵於農之法何如願請指示功曰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賦至商雖變爲井田亦是九一之法兵民無分迨至秦井田廢兵民始分民任轉輸兵任征戰後漢唐宋元屢年征戰兵甲蕃衆籌餉者徒爲仰屋故善爲將者不得不興屯以富兵如諸葛屯斜谷司馬屯淮南姜維屯漢中杜預屯襄陽悉是兩敵相對

恐轉運維艱士有飢色故寓兵于農以備敵若夫元之分地立法太祖設衛安軍乃天下已平恐虛糜空乏故以爲農者七爲兵者三寓農以散兵非無故也今臺灣乃開創之地雖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暫爾散兵留勇侍衛二旅以守安平鎮承天二處其餘諸鎮按鎮分地按地開荒日以什一者瞭望相連接應輪流迭更是無閑丁亦無逸民插竹爲社斬茅爲屋圍生牛敎之以犂使野無曠土而軍有餘糧其火兵則無貼田如正丁出伍貼田補人可也其鄉仍曰社不必易其畝亦曰甲以便耕一甲三十一戈二尺五寸一戈東西南北四至長一丈二尺五寸今歸版圖亦以此爲則照三年開墾然後定其上中下則以立賦稅但此三年內收成者借十分之三以供正用農隙則訓以武事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以耕寓兵于農之意如此馬信諸鎮咸起謝曰藩主今日不惜辛勤跋涉興師開闢海外乾坤創業以遺子孫誠古來之未有也今又寓兵于農實萬世良法自當稟遵而行即日貼分各照地方領兵前去開墾

卷十一終

臺灣外記卷之十二

入緬甸桂王受辱　閱祖訓成功壽終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附永曆十六年）正月成功分遣諸將屯田忽報其父芝龍凶信功頓足擗踊望北而哭曰若聽兒言何至殺身然得以苟延今日者亦不幸之幸也令文武官員各掛孝及知毀墓向西切齒而罵曰生者有怨死者何仇敢如此結不共戴偷一日治兵而西吾不寸磔汝屍枉作人間大丈夫每與諸將言及五省沿海人民移徙內地嘆曰吾欲留此數莖髮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數千里膏腴魚鹽之地百萬億衆生靈一旦委而棄之將以爲得計乎徒殃民而已吾

臺灣外記　卷十一

若不決志東征苟狥諸將意株守各島豈不笑吾英雄爲其束縛今當馳令各處收沿海之殘民移我東土開闢艸萊相助耕種養精蓄銳俟有釁隙整甲而西恢復迎駕未爲晚也功任臺令過於嚴犯者雖親信無赦焉信諫曰立國之初宜用寬典成功曰此知其一不知其二立國之初法貴於嚴庶不至流弊俾後之守者自易治耳故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用嚴乎用寬乎信服其論二月成功檄洪旭黃廷同兄泰等陸續載諸眷口過臺三月成功以洪開祁闢等十人分管社事時臺地初闢水土不服病者卽死故致各島搬眷俱遷延不前有僞言南澳陳豹不遵令已密通平南王投誠功信之隨手諭與經並洪旭等令周全斌領大熕船五隻過厦門合杜煇黃昌等師擊豹豹聞之大驚急集諸將議曰必有大奸人反間如之奈何諸將曰請速遣人往辯豹曰辯不及矣諸將曰若不往辯當整船禦之豹曰禦之則情眞矣兩虎相鬭必有一傷諸將曰不辯不禦坐以就擒乎豹曰本爵自從平公之龍數十載一片肝膽惟天可表今旣信讒而來辯之弗能及禦之非本心此乃藩主相逼自壞長城半面非本爵背恩而去爾等速收拾下船舍此一塊土入粵投誠何如諸將咸聽曰本爵所見極是豹遂率衆踉蹌下船從虎頭門投誠平南王尚可喜爲之題 請封豹慕化伯不數月豹雙目俱瞑

全斌領舟師到宮仔前知豹已去惟空城而已急追之獲其子士龍並家貲報捷於經經令斌安插百姓交護衛左鎮杜煇守然後班師經因私通陳氏有娠生男子詭報侍妾所出並陳豹已遁南澳業令杜煇暫守之啓功大喜頒賞臺灣諸將士暨留守金廈兄泰並洪旭黃廷王秀奇等幣帛而又加級其妻董氏金六錠花紅六疋生母陳氏金二錠花紅二疋孫賞亦如之四月兵部司務林英削髮爲僧從雲南逃至廈過臺見成功功問雲南皇上恢復如何英曰時當敗軍之際李定國請皇上入峒烏峒烏之章里里角諸蠻雜處不相統轄我今臨之必無所拒安頓主於峒內我諸將設禦于峒口

勝則六詔復爲我用不勝則境接交趾召針羅諸船入海帆船來廈尋藩主合師進取沐天波堅請當入緬甸緬甸昔宣力於本朝而本朝待之甚厚素懷忠義患難相投必傾心相待且此處荒外吳三桂未必相逼馬吉祥李國泰咸助天波之議皇上意決定國跪泣奏曰臣不能挽陛下之駕罪該萬死請留太子督臣等以牽制緬甸則皇上可安寢於內上猶豫不忍定國拜辭謂天波曰明朝存亡全擔在公公其努力願無生後悔而追憶余言也於是皇上入緬甸馬吉祥又請旨徵去戈殳恐驚百姓天波請留太子入茶山調度兵馬庶皇上在緬甸外有盤羅之固內有泰山之安帝與后商不允

請英見朝政出於奸輔馬吉祥逆戚李國泰故削髮爲僧逃回甫至粵西聞吳三桂師攻緬甸吉祥等酣唱御營出入無憚緬人見君臣無禮遂熾戰心密通三桂云已受辱成功頓足曰皇上何如此執迷不從李定國之議馬信請曰皇上既然被難理應掛孝去朔功曰不可路途遙遠英亦是耳聞事跡涉疑今若以譌傳妄舉倘後來聖駕若在則將奈何仍遵朔號俟有日西向詢其的確然後布告中外推有德者立之信英等咸曰藩主所見甚遠忽經差齎謝啓暨諸王鄉紳賀啓至功閱及尙書唐顯悅內有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聞飭責反加齎賞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國乎

功登時氣塞胸膛立差都事黃毓持令箭並畫龍桶三漆紅頭桶一過金門與兄泰同到廈門斬其妻董氏治家不嚴之罪並其子經與其所生孫乳母陳氏黃廷洪旭陳煇王秀奇等接令駭然泰與毓旭等相議曰主母小主其可殺乎然藩令到又不得不遵以我愚意可將陳氏並孫殺以復命主母小主我等共出啓代爲請罪不知列位以爲何如旭曰此金石至論拜服拜服隨將所議啓董夫人與經經與董夫人曰此可於法兩盡遂出二人斬之將頭付黃毓過臺報命功不允解所佩劍交黃毓再來金門見泰必當照令而行泰躊躇送毓先過廈門見經經急將毓等拘禁與旭等相議報蔡鳴

雷從臺灣來經傳問臺信鳴雷曰藩主誓必盡誅如有違者將及於監斬諸公且有密諭往南澳與周全斌

按時鳴雷在臺有過失恐成功見責故給假來廈挈眷因而設言嚇洪旭等人

旭曰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諸將臣也不可以拒君惟泰是兄兄可以拒弟凡取糧餉諸物自當應付若欲加兵勢必禦之遂將此意通鄭泰立遣援剿右鎮林順帶領兵船出守大担適周全斌征陳豹回歸黃廷慮其有發成功密諭爲變啓經先下手爲强全斌不可縱經然之全斌入見執交援剿左鎮黃昌監守功接廈門諸將公啓內有報恩有日候闕無期之句知金廈諸將拒命心大恚忿即差洪有鼎持諭與周全斌令其回師監殺有鼎到南澳船上銅山鬧全斌業已被執不敢前五月朔日成功感風寒但日强起登將臺持千里鏡望澎湖有舟來否初八日又登臺觀望回書室冠帶請太祖

祖訓出禮畢坐胡牀命左右進酒折閱三帙輒飲一杯至第三帙嘆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以兩手攀其面而逝左右報其弟襲暨黃安馬信入視信令出紅帛蓋之然後遍知各文武祭奠舉哀

成功於戊寅歲年十五補南安學弟子員屢試極等而兩赴鄉闈至乙酉年二十二父芝龍引見隆武賜姓名

丙戌年二十三秋九月不從　父投誠潛匿金門丁亥年二十四以隻身而奉故鄭海島羣雄拱手聽其約束五省移徙避其鋒銳且當敗喘息又能鎮定強戰繼而開闢海外乾坤至壬寅歲五月初八日逝年三十九歲屈指統衆共計一十六載以忠義自誓嚴治軍旅推心置腹臨事身先計策己決賞罰無私仇親兼用噫亦可爲人傑哉

襲始治喪差人往金廈報訃十三日馬信以哭泣傷懷染病死一時臺中皇皇諸將舉襲護理以安衆心襲心腹蔡雲李應清曹從龍張驥四人謀曰護理不過數日而已豈能南面自尊雲曰弟承兄業理之最正但苦無援耳驥曰欲舉此事當謀之有兵權者方可先達主公然後候吾探各鎮說之從龍曰此論誠是四人遂密告襲襲歡然許之驥即往黃安營中見安曰世子亂倫情急於勢黨衆拒父今幸藩主晏駕可以無慮矣安曰年少舉動是左右無人矣虎雖惡不傷其子豈可率衆相拒驥曰如公所言此乃不孝烏可承統安曰此何說子承父業誰敢異心驥見安辭色嚴厲知不可說佯曰子承父業理之正也吾所言者死恰其時可以解釋父子相仇耳遂辭安出往黃昭營中見昭曰護理知公勤勞令驥致意昭曰昭有何能乃荷護理注存若是驥曰護理計臺灣戰

功惟公居最恐世子不知而昭曰世子遠隔烏得而知驥曰藩主之死死恰合時可以免世子拒父之罪名昭曰觀其所行眞不堪爲人上驥曰金厦臺灣業成水火昭曰然驥曰公握重兵扶護理於臺護理豈肯忘公乎昭曰護理仁慈弟也弟承兄業未爲不可我非貪涎爵祿亦擇主而事候與中衙合謀驥曰此誠妙算公當速行吾歸以公言報護理驥遂回啓襲襲割衣襟令驥與昭結爲姻婭囑速通中衙舉事是夜黃昭到蕭拱宸營中對拱宸曰島中世子可治兵以拒父臺灣獨不可承兄以繼統乎拱宸曰此亦公論世子行既不正護理仁慈承繼大統名正言順遂合謀次早密報襲襲與曹從龍蔡雲李應淸張驥商議從龍曰可假藩主遺言數世子罪狀命弟繼統方可以服衆襲曰此計誠妙汝可速書遺意付昭等行事襲卽假成功遺言出告四方黃昭蕭拱宸卽扶襲爲東都主分兵拒經其餘諸將陰持兩端觀望獨黃安心欲陽爲和悅密遣人坐小哨以報經請經速治兵過臺遲則安固難動也十四日經接訃音隨欲設位掛孝洪旭曰國不可一日無君當先嗣位然後發喪經從之洪旭黃廷王秀奇等同諸文武修表達行在請經就厦門嗣位稱曰世藩布告各島臺灣方舉哀十八日又得提督建威伯馬信因哭泣過傷死報經愈大悲慟厚恤其家二十一日報諸將奉其叔襲

護理六月初二日接黃安密陳黃昭蕭拱宸二賊假先藩遺言命襲爲東都主業分兵拒險府經駭然旭曰事久多變速出周全斌過臺灣正位經是之出全斌爲五軍都督以陳永華爲諮議參軍馮錫范爲侍衛整兵欲東七月總督李率泰於五月二十七日從福省起程六月初三日到泉接効用總兵林忠暨沿海塘報咸稱成功在臺發狂身死隨飛請靖南王耿繼茂暨安輯投誠郎中賁岱金世德等星馳抵漳共商剿撫事宜繼茂立差都司王維明率泰差部司李振華同林忠前往廈門諭以 朝廷誠信待人若釋疑遵制削髮登岸自當 厚爵加封招撫之經因而未果行與伯泰洪旭黃廷

陳煇王秀奇暨諸參軍會議總欲倣朝鮮例不削髮稱臣納貢而已復之送林忠等回漳八月繼茂率泰復差林忠等再到廈勸諭欲其將所陷州縣等印信送還並差員入漳酌議齎本往京請 旨經復與泰廷旭等密商議曰東寧初闢先王陡爾仙逝並又遭蕭黃二賊搆釁於內藩院間信頻頻遣員招撫順之有負先王宿志逆之則指日加兵內外受困豈不危哉不如暫借招撫爲由苟延歲月俟余整旅東平再作區處諸君以爲何如旭曰陽和陰違俟靖內患再作籌畫藩主所見甚明可令楊來嘉吳蔭爲使將前日所得各州縣學印共一十五顆付來嘉入漳報命茂與泰厚待嘉蔭二人

泰啓茂曰海上屢執朝鮮例遲延觀望茲因鄭成功已死叔姪爭權勢已搖動其佐如鄭泰洪旭黃廷等可用反諜間之使自相猜疑然後剿撫兼用茂曰此誠妙論以所有侯伯印並送回諸印將楊來嘉改作鄭泰洪旭黃廷之使密獻兩島題報倡揚以亂之繼茂首肯而行九月初十日繼茂題疏曰

爲馳報海上輸誠情由仰祈

睿裁事案據沿海鎮將塘報稱鄭成功在臺灣發狂身死海上人心搖動等情隨經會同督臣具疏題報一面分佈間牒庶可招徠維時督臣先赴漳州相機調度臣嗣聞確信於六月初八日帶兵自省起行冒暑驅馳至泉州大盈暫駐秣馬隨准督臣差副將林忠赴臣軍前云海上鄭泰等令僞總兵盧恩差人陳贇前來據稱欲來投誠等語併接督臣手書約臣面商臣隨於七月初三抵漳州初十日僞爵鄭泰洪旭黃廷差僞中軍都督楊來嘉吳蔭到漳謁見據其來議多有未諳臣與督臣切直開示遣發後復差僞遊擊姚萬前來求發的當官員到彼願繳勅印歸順臣與督臣並安輯投誠郎中賁岱金世德會商仰體

朝廷德意隨差臣下都司王惟明督標都司李振華同副將林忠前去廈門諭以我 朝誠信待人須盡釋疑慮遵

制剃髮繳僞勅印並造投誠各官兵船隻器械人民戶口
文冊選差的員一同進京奏請
定奪八月二十五日差官回漳據稱海上各僞官一時尙
未剃髮俟奉
旨後方行剃髮其僞勅印有現管事者未交恐失印難以約
兵惟三僞侯先繳僞勅其官 兵船隻人民冊籍先開總
數俟題請
命下方備造姓名繳報又據僞建平侯鄭泰僞忠振伯洪旭
僞永安侯黃廷投到咨呈內稱爲仰承德意傾心歸命
披瀝眞誠恭祈疏請事等情先繳勅三道現任伯爵銀
印一顆原封公爵銀印一顆原取州縣銅印一十五顆
仍專差掛印都督楊來嘉赴 闕待命以漳歸命之
誠等情臣因全文繁多不便備錄該臣看得渠逆鄭成
功竊踞海島縱橫有年思以臺灣爲免窟一旦遽服天
刑宜乎人心悔過臣等宜布
皇上德意多方開導今據僞侯鄭泰洪旭黃廷具文繳勅差
官投誠此皆
皇上寶籙誕膺德威遐鬯遂使四海望風孳向效順也臣伏
覩 國家仁恩浩蕩凡屬山海餘氛果能傾心向化即
擁一旅尺土來歸均荷寵頒爵賞今三僞侯以全海之

兵民土地還之
皇上據其冊開僞爵文武官員二千五百十六員水陸官兵
四十餘萬名大小戰船五千餘號海上軍民籍及流寓
人口三百餘萬果係眞實其功甚大所有情節具悉來
咨中現呈
御前必蒙
睿覽洞鑑中以安反側之心而慰歸依之望在
廟堂自有碩畫無俟臣愚爲之臆揣矣事關至大理合據詞
奏
聞臣擬九月十二日帶兵回省謹題率泰之疏稱該臣看得
逆渠鄭成功倚海橫行作孽多年一旦天使殞亡正致
四海清平之日也適當逆孽報殞之時人心搖動之際
臣等仰體
皇上德意廣布招徠今據僞建平侯鄭泰僞忠振侯洪旭僞
永安侯黃廷具咨投誠差僞都督楊來嘉赴闕待
命此實
皇上天威遠震廟算遐敷使海島渠魁咸思歸心歸命者也
臣竊見
大清開闢以來凡山海梗化之徒或率大衆輸誠或獻一島
來歸者莫不錫之厚爵委以地方今三僞侯統率全海

之衆據其冊開勲爵文武兵民船隻器械雖是總約之
數未知果否眞實亦可謂大夥輸誠其功亦甚偉矣所
　有來咨併原冊進呈
御覽必蒙
睿鑑今
皇上寶籙初登率土賓服茲僞侯鄭泰等聞風效順
皇上必不靳高爵厚祿破格賞錫慰其來歸之念以安反側
　之心庶氛侵得靖海邦可寧矣同題送楊來嘉入京待
命隨撥水師提督施琅左路水師總兵李長榮右路水師總
兵杜永和福寧總兵吳萬福右路總兵王進功同安總兵黃

翠暨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各按兵相機密布間牒以亂
賊心鄭經亦乘招撫之暇將金厦各島事交伯泰洪旭黃廷
王秀奇等共轄調度另馳諭銅山黃元南澳杜煇謹防許龍
蘇利並謂旭等曰先王開闢東土以爲進戰退守曾奈未遂
所願而薨余今欲整旅正位而藩院又卷卷致意故遣楊來
嘉前去回日果能息兵安民無墜先王一片孤忠苦節余無
不唯唯是從旭曰歷計招撫總差剃髮二字藩主東行克捷
則威聲復振藩院雖智萬難搖動若楊來嘉果有的確
旨意准照朝鮮事例旭等自然一面飛報一面料理妥當其
各島防範毋煩藩主過慮焉十月朔日經祭江初六日經同

周全斌等舟師東去初七日午刻經從澎湖收入娘媽宮初八日祭祀山祗巡視諸島畢即欲揚帆永華曰凡事必先以禮然後加兵則師出有名當藩主新喪時國家無人諸將請襲護理彈壓軍民亦未爲非今須先通知退避迎接看各官如何舉動方可進兵若不通知驟然進兵舉動慌張亦非爲人上所宜爾全斌曰陳參軍所言誠爲至論不通知是無故自生疑忌亦非所以待親親以服衆心況襲爺明係諸將公請護理非其自專雖據黃安片字豈可全信經曰若非二公指示幾乎舉動輕率貽笑四方即令禮官鄭斌齎諭往臺布告不日世藩親統六師抵臺奔喪如各鎮分屯守土者就在本處設位等語斌到臺諸將觀望無敢言獨黃昭蕭拱宸二人出爭曰世子嗣繼大統理之正也誰敢背主易言但世子奉命守國而亂倫致先王大怒賜死者再又不能悔過自新而反統兵據國此自古以來亦未有是子使先王日夜搥胸飲恨而死既而明知其子之惡難居人上故遺言傳位與弟非諸將敢竊萌異念況襲爺仁慈勇敢先王愛惜不離左右今承兄遺命承兄大統亦是守先王之土地煌煌遺言誰敢逆之即將所假成功遺言書付鄭斌回澎湖復經斌到澎出其遺言並陳黃昭蕭拱宸二將拒命之言全斌曰彤己成矣師出有名即命諸鎮整旅下船出泊西嶼頭候風經於十六

日開駕東向黃昭蕭拱宸既發鄭斌回遂會蔡雲曹從龍張驥李應清見襲議曰如今勢不兩立鄭斌此去世子必然整師爭位但一不做二不休今既拒絕全肩擔子悉在汝我二人成則為功首不成乃罪魁也襲曰軍旅之事全賴二公再無敢忘今日昭曰觀諸將之心實陰持兩端未可重托但世子諸將未諳地理不足為憂惟有周全斌一人曾隨師進剿情形周知大隊雖未必從炮臺前經過然炮臺實係安平要緊不可不預防當此任者非曹從龍不可龍聞言挺身領命曰今日二公不惜身家而扶主從龍又烏敢惜此微勞而不謹守炮臺乎隨帶兵往守安平炮臺昭曰安平一帶可以無慮矣時全斌必從潦港洲仔尾登岸非我二人禦之不可潦港吾帶兵往守洲仔尾當仗蕭公前去拱宸毅然曰吾獨當之兵法有云半渡可擊將所有大小熕炮盡數列於洲仔尾潦港岸上莫說一个周全斌卽有百十个周全斌亦不能展其技也另再將大小熕船令吾左協李成同張驥督從鹿耳門乘潮張抄入合攻他軍若不覆沒想所存亦無幾矣昭曰此計更妙令蔡雲帶親隨五百人同李應清在赤嵌一帶監督諸鎮策應昭與拱宸隨各帶本部將士分守潦港洲仔尾以待經舟師至鹿耳門問周全斌曰諸將未曾經歷此土地方情形有所不知公同先王征戰必然諳熟今欲進兵當從

何係港路登岸全斌曰紅毛所恃者安平炮臺今安平一路船隻切不可從此入黃昭必遣人把守大隊仍從赤嵌那邊潦港洲仔尾登岸經曰潦港洲仔尾恐有備將奈何全斌曰黃昭蕭拱宸二賊久經歷練又從先王征戰臺灣地方周悉必能設險守固但斌料護理軟懦諸將咸係逼從所恃蕭黃二賊而已二賊必不托人定然自把潦港洲仔尾二處今可差快哨賫命諭從安平而入過赤嵌布告云叔姪至親並無間言因黃蕭二賊陰謀不軌乘先王賓天遂從中搆釁假造遺言離間骨肉煽或軍心爾諸將士悉受先王數十年豢養豈有相從作此背逆明係脅逼之故余自當相諒亟宜悔過倒戈生擒二賊共投王室名垂竹帛一可以慰衆心二可以亂此賊之心曲經從斌議即差兵都事張宸賫諭坐小快哨至安平過赤嵌布告襲急問黃昭昭曰此不過搖動軍心何足介意當嚴整部伍以決勝負經船到港不金鼓不旌旗寂然寄椗一條邊灣住十七早大霧蔽天對面不見全斌急請經沿兵登岸經曰如此霧安可進兵斌曰此皇天默祐先王神靈故有此霧黃昭機智勇畧提防必周沿邊設炮半渡而擊安能登岸今乘此霧盡將隊伍分散而上昭不及防況舟背水此其時也經從之因誓師曰今日諸將登岸背水一戰誓無生還遂統兵銜枚而上經立陣甫定黃昭聞水聲人語

首先督衆奮勇向前連砍數人經衆大潰適全斌大呼曰後面是水大丈夫寧可死於戰不可死於水吾已將船棄擲可速從吾前往全斌奪先破殺諸軍聞之悉反助戰喊聲震天黃昭身中流矢死軍士無主大亂而霧遂消天明朗日已過午矣全斌疾呼世藩已到黃昭已死諸將速倒戈安向前曰此子吾主之子當往迎之經免盔相示諸將悉解甲投戈經撫慰之全斌曰且漫慰問急據大營俟斌親收蕭賊經是之全斌率諸將士敵拱宸宸出敵全斌高叫曰罪在蕭賊一人與爾諸將士無干悉解散無得助虐宸軍聞之果各星散拱宸被擒經令鄭斌請襲襲至相抱而哭曰幾爲奸人離間待襲如初即收蔡雲張驥李應清曹從龍等同蕭拱宸斬首示衆其餘不問衆大悅服經既靖內難遂各安插於黃昭營中搜出伯泰交通書數封悉係囑其扶襲拒經金廈他自爲之經藏而人毋知焉仍以鄭省英爲承天知府十一月經同周全斌往南北路巡視撫綏十二月楊來嘉從京回廈報必欲剃髮登岸洪旭仍令其鎮守崇武地方遣員過臺啓經招撫不成

卷十二終

臺灣外記卷之十三

周全斌金廈大戰　　陳永華臺灣造業

康熙二年癸卯附永曆十七年

按永曆於康熙元年二月間被吳三桂追至緬甸所弑已死天下咸知成功以路遙而信未確爲辭經仍遵守之遂存故朔附稱永曆

正月經將安平鎮交統領顏望忠鎮守其承天府暨南北二路兵馬地方軍務委勇衛黃安提調十一日經率周全斌陳永華馮錫范等大隊舟師回廈門諸將迎接暨守各島將帥咸賀焉獨伯泰在金門稱病不至經遣禮官鄭斌前往金門

問病斌回啓泰果得寒疝未痊經密與洪旭謀曰吾伯稱病不來必有覬覦之意金厦咫尺如之奈何旭曰風聲勿露他尙狐疑容徐圖之未可造次有報守崇武楊來嘉與泰時常餽送往來情甚周密經心愈疑密召周全斌洪旭計議曰吾伯有事在懷難以自安楊來嘉曾爲北使今無故親厚其中決有通謀將何策圖之全斌曰彼船隻倍多未可輕舉俟窺其便擒之急則變矣三有海澄有密獻城者經欲親往接應遂整舟師泰偵知疑爲圖己將眷口悉下船出港口灣泊有勸泰入厦門見經陳明泰曰吾今日惟救死耳若稱兵而入適重吾愆又有勸其如此終難了局不如投誠泰曰先太師業己誤矣泰豈再誤乎俱不聽後海澄事覺經不果行泰仍收回金門終不自安經聞泰舉家在船情狀必愈惶惑全斌曰事久則變不如用香餌法餌之方可經曰何謂香餌全斌曰藩主可稱臺灣新創地方無人約束恐生意外之虞欲眷口盡徙過臺安插然後西向而金厦各島暫交伯總制安彼之心再作計較經曰此計甚善遂鑄金厦總制印五月率泰

以前歲用反間之計無效玆乘安輯投誠郎中賁岱之報復再疏曰

爲馳報海上情形事康熙二年四月安輯投誠　部臣差筆帖式同提臣差官馬天祿到省謁靖藩與臣據筆帖式備

云現差林懷前去招撫偽侯鄭泰等據云必侯藩院字到
方爲眞實等語靖藩與臣密商海上諸偽革面革心難以
憑信總以遵
旨登岸剃髮爲憑不妨奉揚
朝廷浩蕩洪恩以昭誠信靖藩與臣隨各修劄切一札付部
臣來差轉賫去後五月十一日據偽建平侯鄭泰差偽總
督楊來嘉楊洪賫啓書赴靖藩與臣軍前閱其書說向化
似殷但以人衆慮登岸安插難周之意又據楊來嘉等口
稱三侯遵照前
旨登岸剃髮面見藩院仍回金門廈門候
旨等語臣等細思三偽侯既已登岸又欲仍回語屬游移矧
今鄭泰率衆登舟移泊金門歸誠之心似切其洪旭黃廷
等或廈門或銅山未必即能齊心一同登岸隨面諭楊來
嘉等不必拘定取齊如三侯一同登岸剃髮固不失前議
抑或鄭侯先來洪黃二侯陸續而來亦無不可總之鄭泰
既傾心向化事事恪遵
旨意既已率衆登岸何必又回廈門若仍如此議論不敢遽
以入告必須三侯帶領官兵前來安海地方上岸或鄭泰
先來上岸剃髮其各官兵並百姓等但要遵
制剃髮差驗明原住金門廈門的照舊暫住候

旨安插方敢代爲會疏題請於投誠有功
皇恩浩蕩自當不論爵賞撫綏得宜面諭楊來嘉令其回去
海上說明訂以次月初旬赴省回話臣等一面申飭嚴防
一面整率兵馬俟有的期而來登岸毋論一旅或全島或
陸續隨到隨收次第安插謹將近日情形會同合疏密題
若夫海上人情叵測或變幻多端或觀望未決臣等所不
及料者但臣有聞必告盡臣誼之當然
六月經令禮官鄭斌戶官吳愼齎印諭過金門與泰且傳命
曰先王新闢臺灣甫一載卽遭凶變今雖底定無人調度爲
憂意決東行諸島地方煩伯總制泰喜受印厚待斌終未敢
過廈稱謝弟鳴駿不知其兄細隱固請曰骨肉至親受托土
地重寄何用如此遲疑而貽笑於人泰稍回意又報初四日
經頭程載黃安楊祥劉國軒等眷口船過臺而鳴駿力勸其
行初六日泰往廈見經經待之如常語及成功兩相慟哭禮
意倍厚且囑其南北固守泰無疑焉初七日經留酒邀泰議
事伏甲兵於內半席經擲杯於地喝左右擒泰泰言何罪經
出其與黃昭書泰無可答經令將泰縊死卽遣周全斌督大
熕船隨之鳴駿聞變卽同楊來嘉楊富率所部向馬得功投
降馬得功會鳴駿於船大誇獎鳴駿坐駕不去口駿會意曰
若不棄鄙陋奉讓何如得功謝之將自己坐駕船與鳴駿換

得功遂先坐其船往同安港巡視提調鄭經因鳴駿率其文
武投誠一時乏人忽內地偵報紅毛入福州港投靖藩總督
願為先鋒引攻兩島然後代彼攻臺灣各船業整船隻不日
與師合擊經集洪旭周全斌黃廷王秀奇等商議退敵之策
全斌曰紅毛在臺灣當時先藩施德不殺放彼歸國今投耿
藩借兵報仇亦是傷弓之鳥斌願領熕船前往破之旭曰當
此勁敵非斌不可經令全斌督諸鎮分禦斌曰不可當差人
入內地探各港分配船隻帶兵者何人然後設計禦之經從
斌請隨差偵者入漳泉打聽不數日偵者回報紅毛已出福
州港提督自坐一號大坐駕尾樓後寫澄清海字四大金字

鄭鳴駿坐一號大熕船尾樓後寫寧海二大金字楊富坐一
號大鳥船尾樓後寫海晏河清四大金字其餘各鎮營悉分
配船隻即出泉州港漳州海海澄之船係總督同黃梧施琅
統出經問全斌洪旭如此各港齊出當分兵禦之全斌曰海
澄之師必猶未敢前泉州是會夾攻合䑸而來其勢雄銳若
破了泉州師海澄各港自退斌領熕船二十隻分配各鎮敵
夾攻會泉州之師經令正兵鎮陳昇守高崎陸路又令黃廷
帶船二十隻泊南山邊禦海澄之海門林順領船十隻在高
崎一帶遊颺接應楊祥領船十隻在遼羅一帶接應旭曰昔
先王破達素悉空廈門背城一戰今亦當倣先王遺法經然

之以陳永華馮錫范二人保護董夫人並諸宗室鄉紳暨提鎮兵民眷船悉於沿嶼灣泊經與洪旭王秀奇等率舟師在大担列嶼觀敵接應十月十九日相遇於金門烏沙港全斌以紅毛船大必在深港督其舟師由邊而進互相攻擊忽楊富諸船至斌首先直冲䑸內富與戰少怯斌喝曰楊富叛賊今日是汝死日逼之富衆傷死殆盡情急從舵後攀肚帶下水馬得功見楊富船被奪隨轉舵來援全斌望其尾樓後寫是雄鎮金湯四字發令曰前面一船乃是鄭開的當爲吾擒之

按開係鳴駿乳名全斌曾受鳴駿誹恨之今既對敵欲報宿怨故發令圍攻不知駿船於出征時被得功換坐是以馬得功遭難

遂揮船合攻得功四面受敵火罐藥矢咸盡兵士傷死僅存二三度不能免恐遭擒受辱遂投海死全斌過船問降卒方知是得功嘆曰何報者誤也吾欲擒獐乃中一虎是此賊之末該死遂反船赶與夾板攻打守高崎將陳昇遣人密欵於黃梧施琅琅梧許之整舟師以待琅謂梧曰潮落矣可督衆船出梧曰然琅將船百隻先行梧繼其後黃廷見琅船出鷄嶼亦起椗帆發斗頭熕迎敵矢石如雨烟焰敝天奈風與水不順卽退琅得勝率其衆奪廈門飛報李率泰大隊接應徐

而守高崎陳昇亦至林順正在高崎一帶禦敵同安各港船忽快哨飛報黃廷敗陣陳昇投誠廈門失守無心戀戰出與全斌合綜經見黃廷船失勢坐遁欲令王秀奇督熕船往救而水正退風又逆旭曰且浮游看水轉必有風方可進兵未幾快哨報高崎守將陳昇投誠廈門已失秀奇曰如此即有風潮亦徒費其勞且暫退銅山再作商量旭亦勸經下銅山經從二人議遂率諸船下銅山而陳永華馮錫范保護董夫人暨諸宗親紳衿兵民眷口亦到獨全斌一旅敵住夾板泉州同安諸師至日將暮二十船無一失者知廈門失守全軍從容退泊浯嶼林順寄灣鎮海金門亦破夾板與諸船集廈門港率泰方知得功陣亡大慟哭紅毛登岸凡庵觀廟宇神佛諸像俱被壞以爲鬼也惟有達摩存之

二十六日黃梧勸率泰乘得勝令夾板爲前導引大隊攻銅山與鄭經可擒率泰曰雖金廈已破奈昨日之役提督新喪彼師無傷況窮寇勿追追之則逸臺灣諒彼此時人心風鶴可差人到銅山宣布

朝廷德意並四處招降以散其黨羽倘計窮受撫亦免士卒勞苦如再抗玩移師未遲將所有夾板船隻盡停廈門令梧與琅差人往鎮海銅山招降鄭經知全斌擒得功船又無失遣鄭斌齎銀牌幣帛往浯嶼犒賞大加褒獎令其暫守浯嶼

相機恢復廈門耿繼茂李率泰差官咸至銅山傳宣
朝廷德意招撫又密通忠振伯洪旭若生擒鄭經許請封爲
同安侯鎭守泉州如海澄公㨿旭笑而卻之經仍執高麗事
例若欲剃髮登岸雖死不允送其差還
康熙三年甲辰附永曆十八季正月援剿右鎭林順原與施琅善琅
差蔡媽持書招之順統全鎭從鎭海投誠二月忽報守南澳
護衛左鎭杜煇交通潮州鎭海將軍王國化從揭陽港投誠
洪旭見日報諸將叛去謂經曰金廈新破人心不一銅山必
難保守況王院差官僕僕前來非爲招撫實窺探以散人心
今各鎭紛紛離叛日報無寧晷當速過臺灣苟遷移時日恐
變起肘腋悔無及矣經是之令陳永華馮錫范送董夫人眷
口先行然後請宗室暨鄉紳商議如欲相從過臺者　速當收
拾撥船護送若不願相從者聽之時有寧靖王瀘溪王魯王
世子巴東王諸宗室等仝鄉紳王忠孝辜胡鷰沈佺期郭貞
一盧若騰李茂春盜扁舟從行惟徐孚遠駕船歸華亭馮澄
世船至東椗外有僕利其財謀船衆逼澄世赴水死入泉州
投誠後甲寅之變鄭經入據泉州其僕尚在被錫范所獲范
親剖其心肝陳祭澄世三月初二日盧若騰至澎湖有微恙
不二日死遺命題其墓曰自許先王後人有詩弔之曰
世外孤崖托老身　從來自許漢朝臣　十年死後非

無意　三代完名信有貞

避地寧爲浮海計　絕周不作採薇人　殘黎在在同

聲哭　想像開時舊角巾

經馳令周全斌黃廷二人斷後經同洪旭楊祥等初六夜放洋初七日午到澎湖聞鄉紳盧若騰死親往哭祭遂與洪旭蹈勘諸島旭曰澎湖乃臺灣門戶上至浙江遼東日本下通廣東交趾暹羅必由之路當設重鎮鎮守不可苟且倘被占踞則臺灣難以措手足經然其議就媽祖宮設立營壘左右峙中置烟墩炮臺令薛進思戴捷林陞等守之以四閱月更代初十日經率大隊過臺灣全斌接經諭同黃廷斷後思與廷旭有宿嫌恐過臺爲其所嫉遂遣心腹將沈吉送其子周智與率泰爲質泰許封伯爵吉復命斌統衆從漳浦鎮海衞投誠

吉字世貞漳之詔安人從征雲貴功官河南衞參將

黃廷在銅山接黃梧差陳克竣密書虜臺灣新闢荒陬水土不服亦於是日從漳浦雲霄投誠耿繼茂李率泰合疏題請封周全斌承恩伯黃廷慕恩伯率泰知鄭經已遁臺灣即移舟師到銅山馳令各島暨沿邊百姓盡移入內地逢山開溝二丈餘闊名爲界溝又溝內築牆厚四尺餘高八尺名爲界牆逢溪河用大木椿柵五里相望於高阜處置一炮臺臺外

二烟墩二十里設一大營盤營將千把總率衆守護其間日則瞭望夜則伏路如逢有警一臺烟起左右各相應營將各揮衆合圍攻擊兵省沿邊如是時守界弁兵最有威權賄之者縱其出入不問有睚眦拖出界牆外殺之官不問民啞冤莫訴人民失業號泣之聲載道鄉井流離顛沛之慘非常背夫棄子失父離妻老稚塡於溝壑骸骨白於荒野有詩爲証

宮空野鶴呼羣立　門蹋城狐引子蹲　墜鈿莫思悲婦女　路隅何處泣王孫

盜殘兵慘頻相連　一旦徙移意外傳　烏雀啄腸農事少　麥苗生土主人邊

附紀爲昔遷移本省泉人張雲章也不三月兩目遂盲

六月荷蘭援一王見諸島既平徙百姓於內地嚴立界限以守而總督又班師回省是無意渡海攻臺一時情急傾諸夾板盡入福州港謁耿繼茂李率泰陳其有功前導用力爭戰原約合師代彼恢復臺灣今諸島既平何不會師便爾回兵豈不失信茂與率泰咸覆以平諸島原議合師但進兵大事出在

朝廷非我二人敢專也前曾有約自當代爾合疏題請俟

命下之日然後可興師以慰之水師提督施琅以鄭經遁臺灣若不早爲撲滅使其生聚教訓而兩島必復爲竊據當乘

其民心未固軍情尙虛進攻澎湖直擣臺灣庶四海歸一邊
民無患詳請耿繼茂李率泰泰與繼茂見琅詳議妥確籌畫
有方兼之紅毛又讓其不合攻臺灣爽信遂合疏題請進剿
七月鄭經分配諸鎭荒地寓兵於農又在承天府起蓋房屋
安插諸宗室暨鄉紳等八月改東都爲東陵天興萬年二縣
爲州撥一王守候無期仍率夾板盡上浙江順次普陀登山
入寺見觀音菩薩諸羅漢金相詫曰鬼也開所佩劍砍壞萃
居於內十月撥一王引諸夾板欲去舟山舟將出港忽天昏
地黑雷電閃爍暴風震雨波濤溯湃海中突出鐵蓮花將荷
蘭所有夾板刺沈於海死無遺類十一月部文到允水師提
督施琅統諸投誠官鄭鳴駿鄭纘緒黃廷周全斌楊富陳蟒
楊來嘉林順等進攻澎湖琅差快哨於海外尋撥一王夾板
爲先鋒十二月北路土番呵狗讓反鄭經遣勇衛黃安平復
康熙四年乙巳（附永曆十九年）正月鄭經率文武朝賀永曆於安平
鎭偵哨回覆施琅云夾板因上普陀山獲戾觀音菩薩
顯聖於出港日突發鐵蓮花刺沈夾板盡沒於海琅聞嗟異
之遂在泉州海澄二港收造船隻擇日興師二月偵報施琅
將船欲出攻澎湖鄭經會洪旭黃安陳永華顏望忠馮錫范
楊祥等商議旭曰前者紅毛失守因恃其港路紆迴炮臺可
賴而不把守澎湖致先王一鼓而下今日紅毛已沒諸將未

曾經到此地獨周全斌兩次進剿暗曉情形可速將赤嵌密築炮臺設大熕船十隻把守鹿耳門再令一將督舟師往澎湖禦之澎湖固守則東陵可以高枕錫范曰督熕船守鹿耳門者非楊祥不可經從錫范請弟出禦澎湖未有其人顏望忠曰望忠父恩兩世當此危急之際敢惜微軀而不向前乎經大悅撫忠背曰今日得公前去余復何慮到澎當相地擇險據要設備以待忠領命經令洪旭抽各鎮屯田者十之三又撥勇衛侍衛各半旅共萬有餘人配大熕船二十隻鳥船赶繒各十隻合載捷薛進思林陞林應等舟師禦敵又令劉國軒帶一旅守鷄籠山何祐帶一旅守大線頭三月顏望忠至澎湖就娘媽宮屯設大營於左右峙各整炮臺令戴捷林陞二鎮守之四月施琅見船隻已備遂會藩院諸投誠官鄭鳴駿等兵分配飛　題報出師日期將大隊舟師出銅山十五日開洋是夜三更至青水沿忽烟霧四合颶風大作狂濤疊至橫湧冲擊琅等舟師弗能成䑸各飄散靡定天明周全斌陳煇鄭纘緒諸船或漂碣石甲子南澳不一斯役也失船雖少損壞甚多琅等陸續仍收回廈門具文申報請藩督院會　題再請寬限俟修葺船隻然後興師五月琅等悉回海澄顏望忠列船澎湖後偵知琅等船隻被颶風打散仍收回廈門申文寬限亦即報經六月經馳令薛進思同林陞守

澎湖各島調顏望忠所帶諸軍與戴捷等船隻班師回臺灣經大犒賞令勇衛侍衛之半旅仍歸伍其各鎮調撥之三者仍歸屯所耕作劉國軒何祐等陸師亦回也七月勇衛黃安病死經大悲慟厚葬之以其子爲協八月以諮議參軍陳永華爲勇衛永華浯洲人陳鼎之子同安學弟子員兵部侍郎王忠孝與談時事大有經濟遂薦於成功功用之迨至敗兩島退守銅山遁回臺灣患難之際與洪旭籌畫相從剖心不貳故鄭經毋論大小悉諮之其舉止翩翩有輕裘緩帶之風授任勇衛益加心思不惜勞苦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勸諸鎮開墾栽種五穀蓄積糧糗插蔗煮糖廣備興販於是年大豐熟民亦殷足又設立圍柵嚴禁賭博教匠取土燒瓦往山伐木斬竹起蓋廬舍與民休息以煎鹽苦澀難堪就瀨口地方修築坵埕潑海水爲滷暴曬作鹽上可裕課下資民食華見諸凡頗定啓經曰開闢業已就緒屯墾畧有成法當速建聖廟立學校經曰荒服新創不但地方狹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暫待之將來永華曰非此之謂也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材以相佐理耳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直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其狹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

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
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
矣經大悅允陳永華所請令擇地興建 聖廟設學校於承
天府鬼仔埔上鳩工築豎基址大興土木起蓋
康熙五年丙午（附永曆二十年）正月建立
先師聖廟成旁置明倫堂又各社令設學校延師令弟子讀
書議兩州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州試有名送府府
試有名送院院試取進准充入太學仍按月月課三年取中
式者補六官內都事擢用陞轉三月經以陳永華爲學院葉
亨爲國子助教教之養之自此臺人始知學六月謠傳水師

提督施琅船隻修葺完備業已咨請靖藩耿繼茂總督李率
泰又欲出師進攻澎湖鄭經令林陞遣偵探入內地細查飛
報以便備禦七日偵報水師出船日期無定忠振伯洪旭字
念盡曰南風將過西北迅烈今歲決未敢東顧但諸島失守
幸得東來雖土荒蕪賴伏甫材幹勤督開墾集衆煮海調度
井井業已就緒玆又建 聖廟設學校大興文教將來之昌
盛可指日而待也但文事武備兩者不可缺一儻勿以天塹
足恃遂爾偷安忘戰況琅素抱韜畧心懷怨恨加之周全斌
兩次過臺水務地方諳熟必能自請東征當勤訓練操演一
旦有警便可禦敵經曰念盡言出金石自當銘佩隨行各鎮

營凡農隙時務教習武藝弓矢春秋操演陣法旭曰地方己定船隻第一緊要況東來己有數載諸熕船戰艦恐將朽爛速當修葺堅牢以備不虞經是之卽檄南北路各鎭著屯兵入深山窮谷中採辦桅舵舍檀令匠補葺修造旭又別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臺灣興造洋艘鳥船裝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熕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從此臺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八月呂宋國王遣巴禮僧至臺貢問經令賓客司禮待之以柔遠人巴禮僧求就臺起院設教陳永華曰巴禮原名化人全用詐術陰謀人國決不可許之設教經笑曰彼能化人本藩獨能化彼賜以衣冠令巴禮僧去本俗穿戴進見如違梟首巴禮僧更衣入行臣禮經諭凡洋船到爾地交易不許生端勒擾年當每船進貢或舵或桅一苟背約立遣師問罪巴禮僧叩首唯唯不敢提設教事遣之歸忠振伯洪旭偶沾寒疾經令醫調治朝夕巡視奈年老憂勞過度遂不起大慟曰經何不幸喪此元老親爲治喪祭奠擇葬盡禮以其子磊爲吏官永華之姪繩武爲兵官楊英爲戶官葉亨爲禮官柯平爲刑官謝賢爲工官劉國軒爲左武衛薛進思爲右武衛柯祐爲左虎衛九月陳永華安插己定船隻整備又加年豐但寸帛尺布值價甚多皆由設法未稠故不流通啓經曰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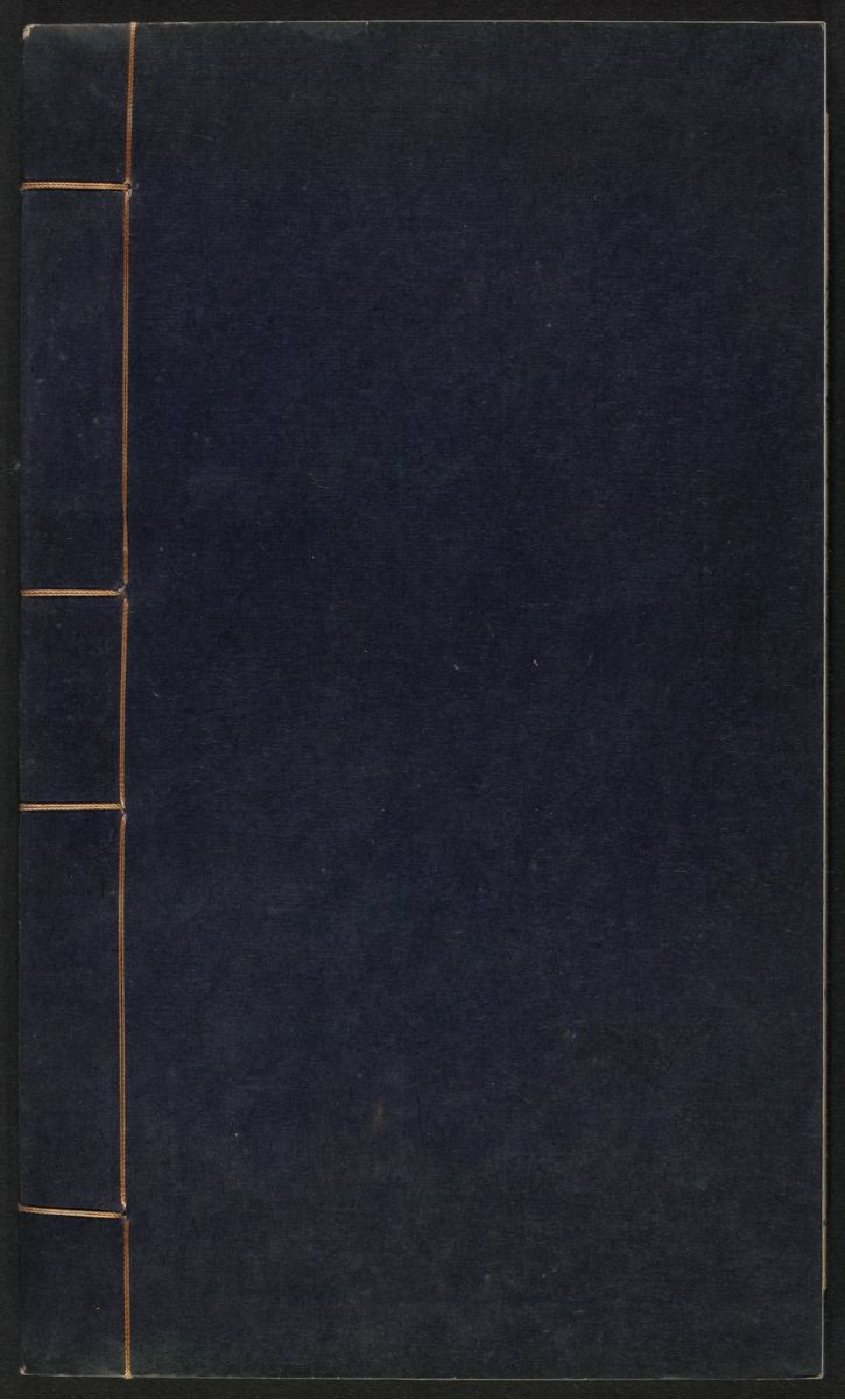
島沿邊遷移業已三載　清朝亦知我們株守而無西意然臺灣遠隔江洋貨物難周以致興販維艱當令一旅駐劄廈門勿得騷擾沿邊百姓善與內地邊將交便可接濟並無偵探邊事且澎湖不用重兵把守只哨一鎭汛防飛報可矣經曰此論誠是弟未知差撥何將華曰撥將卽當撥兵今日兩衛之軍不可移動分屯之衆恐失農時前有鎭海太武山江勝乳名欽漳浦人紫面長鬚勇畧可人聚集數百人曾差親信江棟來納欵未曾啓請藩主可用此人令鎭廈門交通庶免撥將調兵之煩經允請卽以江勝爲水師一鎭駐劄廈門勝接卽劄隨整船到廈時廈門有陳白骨水牛忠等招納亡命千人侵掠沿邊內地勝令人招之不從督兵與戰勝失利遁泊銅山思難與敵鬬粵東之潮陽人邱煇綽號臭紅肉年少猛勇糾衆出踞達濠結茅爲屋造八槳船艍艚與蛋家漁船交好引港擄掠潮陽揭陽惠潮海豐饒平一帶地方乘潮往來出沒無常官軍莫禦人衆強盛遂率船往達濠依煇訴告戰敗請助一旅煇曰當如命安敢辭勝拜謝煇朝夕盤桓情誼相契結兒女姻十月邱煇整船合勝師至廈門勝從嶠尾登岸水牛忠陳白骨共敵勝戰未幾合忽邱煇大隊就水仙宮登岸突出闖擊白骨同水牛忠大敗搶船遁去勝收其衆大謝煇煇仍回達濠勝踞廈門斬茅爲市禁止擄掠平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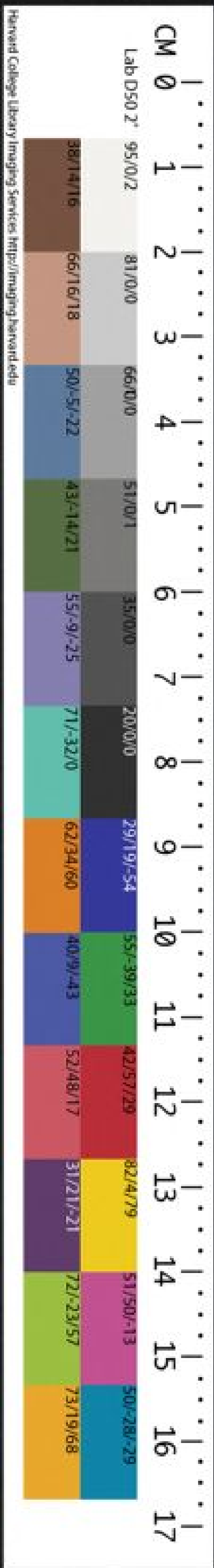
交易凡沿海內地窮民乘夜竊負貨物入界雖兒童無欺自是內外相安邊疆無釁其達濠貨物聚而流通臺灣因此而物價平洋販愈興十二月經撤守澎湖薛進思等兵回臺灣開墾





卷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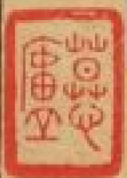


臺灣外記卷之二十一

劉國軒大鬧江東　段應舉被困海澄

康熙十七年戊午（附稱永曆三十二季）正月二十二日陸路提督段應舉接知賊犯沿海報提師出巡至日湖遇賊將水師四鎮陳陞揮騎與戰沖突不數合陞大潰死者不計二十三日應舉又督騎步至東石攻敗賊將前虎衛林陞方回軍泉州二十五日劉國軒連接陳陞林陞之報爲提督所敗軒啓經曰前者兩次和議不成必會師合攻邇時東石日湖二處連敗豈可坐待宜速進兵入漳以觀其變經允請調林陞陳陞等回兵以國軒爲正總督吳淑副之同統兵進取軒啓曰古爲將





者出師在外必有閫外之寄君命有所不受倘若如前掣肘則軒亦不敢拜命矣

　按軒此言指錫范繩武二人在內專權

經遂表請上方劍與軒得專征伐自副將以下聽其處決軒拜受擇日祭江出師時總督朗廷相海澄公管水師提督黃芳世副都統胡兔俱按兵駐漳總兵黃藍駐海澄星羅碁布防把玉洲三叉河福河陳洲馬洲及彎腰樹璧湖石碼石尾江東橋等處二月初九日未刻國軒辭經登舟初十日與吳淑等督快哨八槳揚帆泊海澄之海門金鼓喧天炮聲不絕黃藍聞報意其將來加意巡防是夜五鼓軒乘潮督船進攻

玉洲守將海澄左營遊擊劉宗邦見兵勢強盛不敢戰遂降十二日軒令吳淑狥三叉河福河皆陷軒分遣屯劄十八日軒又乘潮漲順風揚帆進寇江東至即親率登岸守將呂韜王重標等出敵國軒揮戰標等潰五里許忽副將朱志麟趙得壽同統兵至標等又合兵轉戰國軒糾東倍勇首先冲殺得壽等遁去軒尾追至萬松關關上姚儀望見率騎兵數百飛馳下援

　按姚儀啓聖子有膂力武藝嫺熟從啓聖出征屢著功後以恩蔭除山西太原知府　陞見改爲狼山總兵轉擢鑾儀衛正堂

得壽重標等又復合戰軒遙見騎兵奔湧下嶺卽令後軍急退過坡伏候吾接戰佯敗引彼過嶺後沖殺軒隨督衆向前迎敵箭如雨點軒且戰且退儀以爲眞敗揮騎馳趕不期過嶺一軍從左沖出一軍從右沖出喊殺合攻儀倉皇大潰軒追至關下鳴金收軍回踞江東取討民夫聲言欲搶關進攻漳州關上偵知飛報朗廷相相添兵防守二十三夜軒乘潮將漲率其衆下八槳三更至石碼銜枚登岸倚梯喊殺緣城而上守將海澄鎮右營遊擊劉筏與朱 洛楊朝宗等不及衣甲隨爲所獲天明國軒豎柵開壕以窺海澄江東橋燒斷漳泉隔絕副都統孟安從潮來援國軒督兵出戰未幾合安揮騎沖突軒虜其財發令曰當速前進如退縮者斬其領兵蘇爵遲延回顧似欲退意軒立斬爵諸將悚慄賈勇殺進安遂潰奔入城軒收軍回營大賞將士提督段應舉聞報立調陸路馬步自泉援漳親王接朗廷相文卽令寧海將軍喇哈達率滿騎從福州來軒偵知遂撤江東守將讓喇哈達大隊來漳又平南將軍賴塔接朗廷相移文卽領騎兵從潮州而來軒計各處援兵咸至隨整催八槳快哨超選健勇乘潮揚帆直入江東攻打營寨忽隨潮退進取海澄忽又以潮漲突入鎮內鼓噪往漳似欲攻城狀忽又跟潮落旋泊鎮門之東上岸欲去搶關條水條陸而滿漢官兵疲於應敵又白頭賊蔡

寅亦乘間率其黨盧世英紀朝佐鄭不越吳金龍王鼎歐九等焚掠長泰天保地方海澄公黃芳世援總督咨隨領本標步往天保勦捕蔡寅三月初一早盧世英鄭不越特有妖術符驗率衆前迎芳世揮騎兵冲突不越等遂敗紀朝佐出援又爲步旅截擊亦潰寅見二處俱敗跟蹌奔竄死千餘人芳世進至長泰界方收兵初二日國軒督諸將駕八槳乘潮從赤嶺港登岸列陣於赤嶺埔哈達耿精忠賴塔朗廷相段應舉悉領滿漢騎步雲集整隊相對賊將前虎衞林陞奮勇奪先冲出與滿漢騎步鏖戰自辰至午未分勝負國軒密約吳淑從左右進兵合擊騎兵咸潰傷失甚多軒遂屯營於東嶽

朗廷相以赤嶺之役國軒樹柵屯營於雙橋一帶地方逼城僅數里旗幟耀日金鼓喧天其勢強盛心甚怛怏隨援黃芳世天保殺土賊蔡寅捷報郎馳請芳世回師護城世援文隨郎班師會賴塔喇哈達廷相等商議戰守廷相曰城池爲重公當督兵守防哈達曰不可滿漢騎兵悉屯城內恐賊勢猖獗一旦爲其所困將奈何公係閩人地理諳熟音語相通宜在外屯劄不但可作聲援且可著人四處偵探乘機破賊廷相是之芳世將本標騎步出劄水頭山彎腰樹槼堵石碼芳世至環營山頂前標遊擊呂孝德曰豈可全師悉劄山上宜分其半於山下作犄角防賊冲突芳世曰臨高瞰下勢如摧

粘執而不聽延相又遣一旅屯劉鎮門國軒不知水頭山是何將領兵屯箚卽遣細作入漳打聽次日回報係海澄公國軒喜曰吾計成矣遂附吳淑耳與語大笑而起十一日黎明國軒發令悉焚所有營寨踉蹌撤兵各下快哨八槳芳世于山頂望見以軒爲眞遁也頃之潮漲有八九分國軒令齊揚帆芳世以爲將待潮而出也瞬倏乘風直抵水頭山登岸國軒揮軍陟嶺逼戰芳世不以爲意而不預防一見蜂擁鷙至遂錯愕慌張正欲督兵出禦又報賊將陳昌陳福等駕八槳抄其後芳世首尾受敵陣亂四潰棄輜重營柵而遁國軒尾後追赶芳世馳忙忽馬失足幸左右扶急換馬奔入漳幾乎遭擒軒方收軍踞水頭山所獲輜重馬匹分賞將士大犒諸軍何祐林陞江勝陳昌陳福等稱賀並請問其燒毀之故國軒曰初虞安營者別將及探報乃是海澄公吾諒渠素不知兵其可取也必矣故與後提督計議盡焚營柵者安其心也使彼歡喜而懈惰直抵逼戰者破其膽也使彼不及於防備令陳昌陳福駕八槳抑其後者亂其陣也使彼兵心無鬭志此兵法之所謂不厭詐而聲東擊西也諸將拜服十二日國軒報捷鄭經以國軒江東之役一日三捷赤嶺揮軍連勝數陣今又用驕兵計奪水頭山而捷彎腰樹敵人破膽屢有戰功擢爲中提督仍總督諸軍得專征伐差禮官鄭斌齎印諭

入石碼與國軒軒拜受厚待斌具啓稱謝擇日開印段應舉因江東橋燒斷賊勢猖獗自泉州提師入援恐海寇從中諸截海澄糧稍爲其所絕與喇哈達劻廷相相議親統軍列營於祖山頭接應海澄來往忽黃芳世水頭山被奪應舉愈加提防十八日國軒開印旗幟新鮮照耀奪目炮聲金鼓轟鬨如雷各將拜賀絡繹不絕軒視事畢卽令諸鎮營速回整甲爲備吾將踐營地誘敵出戰各宜奮勇不可疎忽諸將得令急趨回國軒號炮遂嚮自率驍卒出從祖山頭而進應舉意其將來攻已隨督兵下山迎戰正遇賊將盧仁應舉揮軍箭如飛蝗仁抵敵不住沈誠陳起明二鎮齊出接禦又敗下適何祐率衆至接戰未數合亦稍怯退應舉見連勝三陣督騎兵追殺不虞吳淑江勝兩軍繞祖山之背掩奪營盤國軒遙見祖山頭應舉營盤被淑勝所奪卽推衆合攻飛馬星報應舉賊兵上山劫營舉亦卽返救江勝率所部衆從山上殺下繞其後喊殺故應舉三面受敵軍亂自相殘踏死傷甚多其陸路業被陳昌陳楄林應等把踞不得進遂奔海澄國軒揮衆追至普賢棚會日暮鳴金收軍回踞祖山頭以逼海澄十九日國軒大賞將士責盧仁陳起明沈誠三將退縮不前革職戴罪立功應舉於是日入海澄副都統穆黑林孟安與希佛馬虎總兵黃藍等共議戰守藍曰燈火寨乃海澄咽喉宜

出兵踞寨不但可作犄角之勢且可接應漳州援師倘爲賊奪佔則海澄危困矣應舉曰守城爲要何必出據燈火寨藍曰城小兵多且無蓄積況水路已斷若一旦圍困糧餉不足將奈何應舉曰方今將軍總督雲集漳郡自當來援內外夾攻彼必走矣何慮此輩之猖獗固執不聽劉國軒欲逼海澄恐滿漢合師救援令昴宿鎮張雄同牛宿鎮曾偉帶所部入攻平和又令副將黃瑞壘統衆攻漳平以分其勢雄偉至平和守將與知縣聞報棄城遁雄踞其城分偉出小溪其黃瑞壘亦攻陷漳平因而各縣羽氏告急廷相調撥應接不暇但海澄城小而堅半山半水爲漳州門州原設水師提督鎮守迨因施琅同周全斌攻澎湖遇風打回召琅全斌入京裁易總兵燒毀船隻丁巳秋黃芳世保黃藍補其缺前國軒把江東橋朗廷相恐其來攻海澄遣其中軍副將朱應麟同馬虎帶兵協防王國軒破石碼踞水頭山愈恐海澄有失再撥副都統穆黑林孟安希佛等往守及段應舉祖山頭戰北奔入共計滿漢兵督提三標暨諸鎮營騎步計有四萬餘衆應舉令知縣祝文郁造冊報城內居民郁計點百姓胥役僅有八十三家應舉欲將此八十三家逐出土城祝文郁曰設城設兵原以衛民苟無百姓欲城何用提督若欲逐此數夥百姓出居土城須給牌照付執舉聞言方止應舉又慮兵衆糧少

令文郁挨查有蓄積米粟者報出以充兵食郁曰當此擾攘之際數夥殘黎自食無力安有餘粟郁慮兵丁暮夜強搜民家署內立高台望夜間何處喊叫即率役馳衛百姓得安國軒以海澄城堅急猝難攻度其人衆糧少必能冲出雖圍半月尚虛四門一道逼塹山龍井聽其自遁後見應舉築炮臺修壕柵是欲待援而無去意方遣林陛守三叉河林應江勝守水頭山鎮門其餘者連營抱守圍困親王以海澄屢戰不利令朗廷相單騎入京以署福建布政使司姚啓聖爲總督

按啓聖號憂庵浙江紹興府人中北直隸解元除廣東香山知縣緣事革職永不敘用甲寅三藩倡亂　康親王奉
命平閩啓聖投親王軍前願捐資募兵同其子儀從征
親王加以隨征道銜屢獻奇謀親王甚器重之至入閩
親王以糧餉爲軍需要務非賢能籌畫者任之不可故委啓聖署布政司事迨往潮州說劉進忠投誠親王愈
愛重之知有方畧任以總督

又令巡撫楊熙致仕以署按察司吳興祚爲巡撫飛題俱奉
旨依議

按興祚亦紹興府人降任江南無錫知縣捐資募兵從征恢復親王軍前事無大小咸委托焉入閩任以刑名

適海氛肆虐故以祚爲巡撫

親王以段應舉被圍日久黃芳世嚇傷未痊乏人料理軍務因查江南提督楊捷原在閩省曾任漳浦總兵歷著戰功題調入閩平寇啓聖在漳催趲糧餉應濟軍需忽接親王令諭委署總督隨擇日上任卽廣張告示以海逆蔓延歷有年所漳泉何地何族無與之爲黨者豈可以一人而株連無辜亟行禁除己後不許挾怨指稱與海上鎭營族戚以及瓜葛陷害又搜羅人材凡技勇邁衆并從逆者能棄邪歸正悉委以參遊都守任管內標統兵或就地禦侮或隨行征勦推心置腹不似朝廷相之懷疑閩人而不敢用焉是以政令寬宏百姓賴安又計兵馬繁多誠恐糧餉一時未至兵食維艱題請設鑪鑄錢裕餉便民四月國軒見應舉不肯棄城遁去遂督其衆重鎭複壘結營扼險斷其出入屢率衆攻城悉被東北八角樓上大炮所擊二十八夜軒密遣健將林龍潛入城內將八角樓大炮二門名八面威風者釘壞次早報應舉舉斬放炮五人搜擒奸細四門戒嚴五月初五日未時軒率諸將用火攻攻奪溶洲礁花園榭應舉於土城上督黃藍馬虎等兵救援禦至三更被軒所砍初六日軒將儒山合浦逼亘新渡塹山四旁浚渠與海潮通故應舉黃藍等欲逼戰被圍不能展其技勇而喇哈達啓聖屢欲進援無路可通滿漢騎兵

步卒惟齊集於筆架山上連幕洪礁鰲浦北特數十里相守而已初八日國軒傳集諸將會議曰敵兵屯於筆架山上山南有小寨懸崖如掛燈俗名爲燈火寨寨下大溪順流可達海澄若不守據恐爲彼所鎮即可援也但此咫尺敵師營壘誰敢前去踞守諸將默然副總督吳淑奮然而應曰淑願提兵往據軒起謝曰當此冲要重險公肯親履吾何慮焉淑於是夜令軍士各攜一鐵鋤銜枚進寨平明柵壘溝壕完備賴塔韓大任曾養性江元勳等見之駭然初十日酉時塔令養性率連環炮於山上垂下絕力攻打以爲無遺類豈知淑令衆各穴地藏身無一傷者十一黎明韓大任等領騎兵下山合擊奪寨淑率穴中衆出柵禦戰大任方訝其衆尚存戰未幾合即抽兵回淑見大任退師亦不追趕仍收其衆入寨嚴守立差心腹李宏基飛報劉國軒曰終夜攻打炮聲不絕今旦黎明即督兵搶寨此是虛張疑計恐其意不在燈火寨本督宜迅飭各營堡防備軒是之隨遣人轉傳各鎮營旣而賴塔韓大任曾養性江元勳等率滿漢騎兵數萬飛馳齊攻岳廟祖山頭賊將張鳳率衆接戰十餘合鳳被大任所殺衆潰大任乘勢奪其營壘紥再進兵林彪接戰亦退去棄寨柵大任等復合塔師齊攻林陞營盤陞不出戰據營死拒國軒遙見連失二營林陞被困親率驍勇飛馬來戰未分勝負忽江

勝傾其衆繞道從中沖殺將賴塔韓大任截爲兩斷林陞方開栅合軒勝攻擊塔遂失利傷損甚多自是海澄不可救矣段應舉屢聞戰聲欲提兵出救夾攻其奈溝渠重重馬陷環埔而中止後寂然不見外援城內乏糧人心皇皇且劉國軒以是日大勝勢愈熾而圍愈緊二十一日遣張應時齎白米一斗西瓜二箇生烟四包酒一樽入海澄說應舉於西門僂見之問應時欲何爲應時曰時奉主命以將軍之孤城重圍援師屢敗兵多糧少豈能久守況我藩主仁愛凡北將如馬信郝文興等歸順者悉推心置腹而重用故特來勸降毋自苦焉應舉笑曰汝復汝主食君祿守君土分所宜然是頭可斷而心不可易也收生烟四包餘物卻還揮應時出舉謂穆黑林等曰此非餽遺是來探糧餉之有無也守益堅應時出覆曰提督爲有死而已無降意國軒曰城內兵民糧食如何應時曰在西門樓上見提督未曾入城兵民不知但觀左右皆菜色軒曰滿漢兵馬許多諒食亦將盡矣卽令應時特奉令箭並諭到各營傳示不許透漏糧食暨一應蔬菜如有犯者察出該管一體同罪加意提防而城愈困二十四日署海澄鎮左營遊擊汪明請其鎮主文相公汪定公密議獻城定公作許之歸語黃藍藍卽轉告應舉舉收汪明並其弟辰子集斬首示衆與士卒同甘苦竭力守禦奈援師無期糧米

已賈殺戰馬而羅雀掘鼠繼浸皮煑紙強者食弱餓莩衝衢六月初十日軒率衆環城攻擊衆力不支軒排闥從桒港而入計受困八十三日提督段應舉知勢莫敵與副都統伯穆黑林謀自縊行至關帝廟前舉曰廟裏去黑林曰帝爺在上不便遂同上西門樓舉曰守此城死此城宜矣與黑林相向而縊希佛尚城陷發火自焚海澄總兵黃藍不知所之有傳其死於亂軍者有傳其溺於水者孟安馬虎魏赫田香五朱應麟賴陞陽壯猷馮有魁咸投降惟知縣祝文郁稱病不出軒報捷并請示下　後人有詩贊應舉黑林曰

輕生節操自應難　疋練投樑萬古寒
愧殺事仇甘北面　瀟瀟夜雨冷江干

又贊希佛詩曰

火坑聊借藏吾身　豈似朝秦暮楚人
於此令名垂不朽　綱常萬古可維新

經得捷令戶官楊英載米馳入海澄煑粥賑饑惟孟安馬虎田香五魏赫朱應麟等降授銜給劄並配眷口其騎兵將士二千餘人載過臺灣分配屯田並勒知縣祝文郁照舊供職郁賂軒左右暨醫者報病實重方准其家調養尋而從官船逃回國軒入城安民畢尋應舉黑林屍於西門樓著人解下面不改容軒嗟嘆異之備棺厚殮並希佛骸骨設豬羊禮儀

祭奠差人護送應舉靈柩至漳州交喇哈達姚啓聖聖與哈達重賞其使遣之歸啓聖見海澄已破會哈達將筆架山各處兵馬抽回保守漳郡十六日經令鑾儀陳慶抵海澄監斬賴陞楊壯猷馮有魁三人示衆

按陞與壯猷係海澄公標有魁原漳浦鎮中營今雖爲提標左營甲寅從海曾爲木武鎮賴陞於丙辰年曾從海爲後衝鎮經以此輩反覆故殺之

黃芳世得病死啓聖收其勑印親王以海澄公原是鄭經仇人今若承襲不可令其駐漳題請移駐汀州後奉 旨依議卽芳泰襲爵劄去伍標移其家于汀州居駐

卷廿一終

臺灣外記卷之二十二

國軒率衆圍泉城　啓聖具題復遷界

康熙十七年六月吳淑以海澄既得勸國軒曰宜乘破竹之勢迎刃而下漳城軒曰漳城滿漢騎步計有數萬况城又堅固未可急圖當先剪其手足則腹心自潰也淑曰漳城衆雖多然其氣已奪膽已破急攻之正如摧枯拉朽耳議未定六月十三日偵者報浙江援兵已到同安縣軒遂與淑分其衆十五日軒率何祐等勁旅往同安迎敵淑領一軍入攻長泰親王以海澄之圍未解星馳調浙江副都統雅長里提師入閩救援長里至同安接總督主堂筆帖式剛舒報海澄已陷

方駐師俄而飛報賊兵大隊即至長里會守將馮昭京知縣齊宗孔縣丞錢釪典史金棨以同安四面受敵不可守十八夜咸遁入泉州軒入同安城飛調水陸齊進合攻泉州水師五鎮林日慧接國軒諭即整舟師從泉州港入泊御殿頭提標中營馬勝聞報督一旅出南門又分一旅出塗門互相攻擊不分勝負日暮日慧收其衆退灣鷓鴣頭馬勝亦斂兵入城二十二日國軒大隊至石頭街留石屯劄二十二早攻南門橋將軍楊鳳翔令同安副將馮昭京督衆禦之至未刻方退二十三日軒分兵屯桃花山連營泉岳廟直亘清𤻲山二十六日攻奪洛陽橋於是泉州震動親王接剛舒失海澄之報繼聞雅長里退師泉州隨飛調浙江提督石調聲仝副都統吉爾他帶兵入閩業于二十四日至惠安二十五日報洛陽為賊所據不敢前二十八日軒令王一鑾駕船從塗嶺截斷興化援師又令江勝攻南安守南安把總張應虎同知縣遼東人宋焜率兵民守禦勝乘虛攻東北密遣驍將整旅從西南角倚梯喊殺緣城應虎與焜巷戰力竭被殺南安陷七月初二日軒令何祐督黃球林葛侯高奎方祁陳晏江鎮鄭士弘等分寇諸屬邑永春知縣黃寶善典史焦文寶聞賊雲至不敢守同千總李德棄城走仙遊德化知縣王之紀安溪知縣李鈺同千總黃國棟棄城去調聲與吉爾他布於是日

午刻接報賊屯盤龍鋪西楓亭一帶悉係賊艘聲勢傳知縣胡雲龍速收拾庫藏即行雲龍曰安可棄城罪在不赦聲曰地平城低決不可守如問罪本軍門與都統擔當龍方隨大隊于二更退守興化國軒日夜遣將攻打城壞百餘丈屢欲緣城悉被火桶火罐矢石所擊死塡溝壕乃退姚啓聖初聞十四日長泰縣被土人戴蘇獻城降於吳淑繼聞二十八夜漳平知縣高登聯奔龍巖縣城遂陷而寧洋亦被圍慮其進攻漳郡加意提防後聞軒提師往同安復統水陸攻泉州乃喜曰賊計絀矣以漳之兵多而泉之兵少故也舍近圖遠豈能勝乎迨至永春德化安溪南安諸邑俱陷啓聖愈喜曰徐當用計破之哈達問曰賊熾盜盛公喜愈甚且言破之易何也願請其說啓聖曰賊兵不過三萬慮其聚而勢雄今旣得諸邑必當分衆把守衆分則勢弱勢弱則破之易也此兵法所謂兵多貴分兵少貴合者哈達服其論國軒得泉屬諸邑分其衆鎭守勢稍弱遂啓經調鄉勇充伍並移鄉勇之眷曰過臺安插庶無脫逃流弊緩急可用亦寓兵於農之意經允其請一時安土重遷百姓怨望況泉州被圍日久水陸齊集公帑不足軍需缺乏因而重科民間國軒吳淑同啓時弊畧曰

爲請定畫一之規以救民生以甦民困事軒等奉令進取

就地權宜措餉此大師之所至則此地卽有供應大師之
費豈宜重爲催科今府縣之外設有督糧督糧之外設有
餉司餉司之外設有宣慰內差而又加之以衛鎭義將凡
招募者以應之噫彈丸之地有限之民正供之外又有大
餉大米雜餉月米櫓槳棕蔴油鐵釘灰鵝毛艸束等項最
可慘者又加之以水稍毛丁鄉勇民力已竭科斂無度伏
乞速爲裁罷以甦民困之語上陳
其宣慰使鄭省英亦以民夫煩苦營房重難上啓泉州知府
陳廷章亦以百姓困苦已極條陳時弊一曰畫一政令二曰
得藉鄉兵三曰禁飭招募四曰請改餉內經雖發六官察議
然終不能行以國軒吳淑等屢用命有功彙敘勳次畧曰
仲春用兵進取二月十一日克玉洲三义河及福河十八
日奪斷江東而三捷二十四日入踞石碼三月初二日大
勝赤嶺十一日計賺水頭山十八日追逐祖山頭四月十
六日新渡南閘擊退援騎五月初五日取普賢木柵十二
日扼守祖山截筆架大隊援兵六月初十日破海澄或戮
力行間鏖戰著績或守禦扼要凜遵師令水陸諸將咸有
功次皆正副總督講度有方全以少擊衆恢復海澄使其
兵將而無一遺者厥功尤懋其以中提督劉國軒表請晉
封爲平北將軍武平伯後提督吳淑表請晉封爲平虜將

軍平虜伯左虎衛何祐爲左武衛前虎衛林陞爲右武衛
左先鋒鎮江勝爲左虎衛拱援左都督仍統兵進取特諭
其餘諸將各加陞有差但泉州被圍兩月國軒雖百計攻打
而楊鳳翔馬長里馬勝與興泉道王育賢知府張仲舉等文
武協心率兵民堅壘捍禦以待救洪魏齎臘丸密書請兵興
祚隨題請自捐資募兵親抵興化府救援親王又調江南楊
捷福寧總兵黃大來與參贊大臣副都統禪布等滿漢騎步
于二十日二十六日咸至興化府八月初二日黃元出使吳
三桂回齎三桂僞稱帝函有曰
今春遠近文武官吏軍民擁戴勸進至於再三乃勉從所
請于二月二日已正位號方擬遣使相聞用布腹心而貴
使黃元齎函適至接覽之際實喜且快殿下英年壯士仗
挾大義嘗膽臥薪天人共鑑云云
經笑曰老而反愚妄僭尊大英雄失望恐不能久也喇哈達
以泉州受困已久危若累卵謂啓聖曰乘此秋涼提師從間
道出奇兵破賊解圍公當善保此城啓聖曰公欲從何路進
兵達曰大路賊營連環周密急難沖突吾欲從漳平山道私
過永春安溪地方以覘方便聖曰公大有勝算須謹防伏兵
初六日達領大隊從天保而進十三日次漳平縣守漳城賊
將黃瑞鏢卽獻城降達大喜用鏢爲前導至安溪有翰林李

光地同其叔日煋練鄉勇自衛出迎合商援泉

按光地字厚菴庚戌進士甲寅耿藩反閩光地居山與其叔日煋練鄉勇扼險不從逆官至拜相煋以軍功官歷湖廣永州總兵

吳興祚在興化見大兵咸集自率一旅同驛道王國泰隨征總兵李懋珠佘明傑副將武灝柯俊羅萬里等從仙遊白鴿嶺出永春黃大來率一旅從仙遊廣橋何市出南安禪布楊捷石調聲吉爾他布等滿漢騎步由楓亭大路進兵惠安興祚又啓摺令水師總兵林賢督黃鎬何應元聯絡陳子威陳君銐等戰艦由海壇水陸合攻

按林賢字尊一泉之晉江人水務諳熟屢有戰功以拔剿左鎮平金廈各島授海壇總兵　黃鎬亦晉江人以軍功授銅山總兵　陳子威福州閩縣人以平海軍功歷任廣南紹道莊涼道又改調鄖襄道　何應元亦閩縣人以軍功授果北口總兵

十八日劉國軒接偵報各路進兵繼而報何祐黃良驥王一鵬等戰北棄永春安溪德化諸邑計欲分師而兵勢單薄遂傳令于二十三日撤圍合吳淑師二十五日禪布石調聲吉爾他布楊捷等大隊至洛陽見有賊船扼斷橋守橋之北諸聲令中營參將王英等從陳三阻渡河與賊戰賊將陳壁揮

衆死禦英連砍數十人陞方遁進殺六百餘級溺水者無數方得渡橋會師泉州其守定海樓船中鎮蕭琛探知林賢等戰船將出閩安鎮大會諸將計議禦敵之策欲將所有戰船盡據上風上流牽制之章元勲曰藩主令我等禦敵今反散居上流若林賢船隻一朝順風直下厦門震動是誰之咎且兵法有云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今乘彼尚未出港勲願領大隊前去寄泊港口迎敵琛曰未可與戰彼會水陸欲解泉州圍勢甚雄壯當避之俟其出港船隻飄颺然後從上風冲下一鼓可收全勣元勲雖從衆議終以蕭琛怯敵而計左回船密將所轄船隻整頓乘五鼓潮起揚帆直從閩安港進發將至港口忽然轉風勲撚鬚自如曰蕭琛無能此風是天助吾成功也林賢知港口已有賊船分爲三艐乘潮落冲出元勲揮船與戰全軍覆沒蕭琛聞元勲不遵議出船嘆曰豎子恃勇以誤乃公即整船往援已無及矣退泊海山報經以元勲不遵約束擅自出兵錫范議琛坐視不救故致喪師啓經召琛回厦斬之令援剿左鎮陳諒援剿後鎮陳啓隆將朱天貴蕭武吳北綱郭有先等守海山禦敵國軒以滿漢騎步三路齊至方撤泉圍次日至同安縣令軍士墜其城垣仍劉營果堂歐溪江東橋郭坑長泰地方扼漳泉往來喇哈達吳興祚楊捷師會泉州撫綏殘黎飭造同安縣城二十二日

鄭經接偵吳三桂死于衡州諸將立其孫嗣位故僞元洪化經向錫范繩武嘆曰老宿若死權臣悻悻定不相服稚子安能成大事九月報啓聖發令欲攻長泰軒令吳淑督何祐江勝等一十二鎮屯浦南 國軒督林陞林應吳潛陳昌黃良驥等十七鎮列陣溪西直逼至漳之北門外渴馬飲泉平明交鋒午未刻我師稍怯軒等搖旗揚威耿精忠揮江元勲督連環炮同金鎗手從中攻擊又分騎兵左右出啓聖率其中營副將三英建協右營遊擊藍理同龍山營守備韓進忠貫口營守備黃富等夾攻箭如雨下軒四面受敵陣遂潰奔至雲英渡無舟可過溺死者萬餘人旗幟盔甲布幔輜重棄滿山野耿精忠等追至吾浦啓聖立令海防吳延貴造浮橋克復長泰乘勝奪江東橋撥詹六奇劄橋之西山上督標前營把總林朝後營把總李近帶兵劄橋之東山上隨造橋以通漳泉往來又列營于萬松關頂

按三英因解泉圍啓聖召其從漳平路來漳浦中營

按藍理字義甫漳浦人後平臺澎功官宣府總兵歷舟山天津陞福建陸路提督

按六奇漳浦人以平臺功官至贛州總兵

按李近亦漳浦人以平十九寨功官浙江黃巖總兵

國軒於是日奔回石碼收拾敗軍仍扼據灣頭三叉河玉洲

鎮門象鼻獅山石尾一帶與韓大任賴塔江元勳楊捷曾養性營壘上下相對不時以大炮互相攻擊啓聖又以江東重要令王英蔣懋勳交相換守啓聖以漳泉諸屬邑俱下獨海澄一縣及石碼鎮門國軒深溝固壘首尾連環難以猝攻乃與賴塔吳興祚楊捷商議遣漳之進士張雄齋公書出廈門招撫其書曰

昔令先王當　國家開創之初篷篙未盡攘臂奮呼震動天南然終識順逆之勢亦嘗慕義嚮風祗緣羣議搖奪終不忍父老嗟怨靜處臺灣今貴藩能體會先志念井里瘡痍翻然解甲釋兵縱數千萬子弟盡還耕漁之樂身享茅土之封歲時祭器陳于寢廟天和人順永垂世世豈非千百年鞏固之業哉客歲使還往宣

朝廷德意已識貴藩仁明獨不能詳達彼此衷曲致數月以來塗炭生靈亦何益于貴藩哉在貴藩既不惜此方之民命則

國家亦安得不調集兵馬勞師動衆耶亦思沿邊之島嶼財用民力能與寰宇之生衆較長短哉即從貴藩下遊者恐今昔人心不同事勢難測誰無父母誰無墳墓以其涉波濤爭尺寸曷若歸鄉閭受

朝爵乎貴藩寧不顧慮及此哉近卽林達還郡傳述貴藩大有惻隱桑梓之心故修

章布悃惟願傾心畢論竝遣鏹使偕臨漳府
經禮待雄而與馮錫范陳繩武等商議必以海澄爲厦門門
戶不肯讓還送雄歸復啓聖書曰
頃承明教拳拳以生民爲念不佞軫念民瘼甚於麾下正
以生靈塗炭不忍坐視故修矛整甲相與周旋誠欲拯民
水火之中愈不得不爾夫宴安江沱外視民瘼古人恥之
有大不得已於其中者億萬生靈亦所共諒也天心厭亂
殺運終回苟可休息罔不如命客歲張卞二使來議曾以
肝膽相告玆張書至前言俱在必能代布左右也林達奔
走末弁踉蹌逃去作何模糊無事深求禮應遣員奉教但
貴使之纔未緜而諸將之戈已揮彼此差池故未奉命伏
冀鑑原
啓聖覽畢笑曰眞乃無識之夫不足較議夫退守疆土永享
藩封豈不全美何執拗若是十月復遣泉紳黃志美齎公書
再往厦門勸諭招撫其畧曰
捧復音知貴藩眷眷以桑梓爲念息兵安民實出于惻隱
敢不委婉承命在仁人君子剖肝露膽毋事繁文永締于
好
經仍執前辭送志美歸復書畧曰
事欲圖於可久言當慎於厥初所述臺意責人以難行之

事非安民之實心也惟裁其可行也而再敎之
啓聖以招撫不就查甲辰前例遷徙人民於內地仍築界牆
守望與親王吳興祚合疏題請十二月奉
旨依議惟廣東平南親王尚之信力爭不必遷移粵東無恙
康熙十八年己未附稱永曆三十三年正月福建上自福寧下至詔安
赶逐百姓重入內地或十里或二十里凡近水險要添設炮
臺星碁羅布稽查防範啓聖雖一時遷徙人民入內地終以
海澄未復爲隱憂坐臥思維未得良策忽有海上投誠道黃
性震上書平海內有曰
鄭經不過庸才皆由左右之排線國軒雖然桀黠全賴羽
翼以縱橫總恃阻隔波濤故歷二世卽有儀秦莫可鼓其
唇舌倘能高位厚祿買散人心不用干戈立可收其績効
等語
啓聖讀而奇之與衷相合切中時弊隨以漳州衛改爲修來
館用黃性震董理招海上文武兵民
按性震字元起漳浦人以投誠功歷官湖南布政司
文官投誠卽以原銜題請准照職推補武官投誠一面題請
換劄一面保題現任兵民如果頭髮全長者每人賞銀五十
兩如頭髮短者每人賞銀二十兩願入伍者立撥在營給以
戰餉願歸農者立送回籍飭府縣安插不許強豪欺凌宿怨

報仇且有以先長頭髮投誠領賞者嫖賭已完仍逃出復以短頭髮投誠領賞者且有一種屢以短髮投誠騙賞給賞者識之曰啓聖聖曰非誑爾銀他肯來就好若責一人則堅彼逃回之心也賞而不問以此投誠者絡繹相繼又以江東橋爲漳泉要道且逼近三叉河而通北溪漳平寧洋等縣使無專守恐防範不及爲賊所踞遂題設副將一員專鎭以詹六奇任之劉國軒自溪西敗績退守觀音山扼把各處迨聞江東專設重兵謂吳淑曰姚啓聖足智多謀今旣添設重兵扼守江東是有欲從北路而進兵果堂逼近須爲預防倘果堂有失則三叉河石尾等處非我們所有淑曰公之料敵審而且詳自當當畱　軒曰不出五日啓聖必從此進兵隨密授方畧與鎭將伏衆守候啓聖果以相對何日得平與賴搭韓大任到萬松關頂觀敵並巡視各處要口啓聖向搭曰賊營處處相連一時未可驟破但觀果堂一寨逼近江東橋實爲東邊之要口若得此寨便可乘勢破石尾諸營搭曰公算極當可馳諭與詹六奇令其篤八桨合攻併奪三叉河聖曰如此水陸齊進可以破賊乃調集騎步聽令二月十一日黎明搭與大任率騎兵攻果堂楊捷黃大來率步旅應之而國軒吳淑於初十夜環伏其衆壕底虛掩寨中旗幟等以其無備將次寨邊寨上方發炮擂鼓旗幟森列四面伏起軒左出淑

右出祐勝從中而出林陞陳昌二軍從旁冲出似欲去奪關搶橋大任大來雖分兵禦戰終難取勝又疑搶關遂退傷失甚多詹六奇正督船欲出三叉河合攻忽聞隨征守備鄧茂公飛馬從岸上急止之曰陸師已退不可遠離恐賊乘勢奪橋六奇是之遂斂其軍守伏陳昌等遠望江東旗幟知有備不敢前

按茂公字鼎鄉詔安人武弟子員佐六奇屢有奇謀後從施琅平臺澎功官廣東香山副將

卷二十二終

臺灣外記卷之二十三

盛天府克𡒉監國　坂尾寨吳淑喪身

康熙十八年己未二月間鄭經接偵報水師林賢欲督諸船出隨委援勦左鎮陳諒爲師督陳起明朱天貴等禦敵諒用心分布彈力提防二十九日見南風大盛天色晴明諒令起明領大赶繒一十五隻駛上南日以作囘援之師又令朱天貴領鳥船一十五隻颺駛圍頭湄州以作後援諒自率大隊熕船進五虎門快哨飛報林賢賢隨督戰艦並陳子威聯絡哨船共一百餘號一齊冲出互相攻擊煙焰蔽江轟聲震天未分勝敗徐而南風盛發陳諒乘風潮冲入艅內左右橫打

賢船回身自相撞衝忽朱天貴順風而來發炮助威陳起明亦從北逆颶亦至合打賢等失船十餘隻又被天貴併一隻陳諒擲火罐燒一隻賢乘潮起仍收入港內陳起明見賢船盡退急於追赶不妨礁淺觸舵而壞諒望見令快哨往救隨鳴金收軍回泊海山報捷經差鄭斌齎銀幣到海山犒賞加諒爲北路統領餘各陞擢有差時水陸浩繁地方窄狭糧餉不足經令思明知州李景議派殷戶助餉有孀婦樊門辛氏捐銀三百兩經加獎之其餘照上中下勻派不等廈門因丁巳歲二月初十日經在漳奔出踉蹌不敢喘息即欲登舟東歸全島百姓遮道留之曰昔先藩在日未有臺灣惟金廈各島尚與抗衡今藩主何去之速而棄我民也經曰欲守兩島恐乏糧餉百姓齊應曰藩主若肯駐劄護衛百姓我們每戶每月願輸米一斗以佐軍食因此經方停駐貲料日久百姓各尋勢蔭免徵經令副鑾儀陳慶挨門逐戶清查一槩不許影藉名色蔭免且於是日起每戶每月要徵米二斗百姓一時怨望道路側目國軒見軍糈不足又屢屢加徵百姓隨自辭俸食竝請捐資月餘犒兵啓曰

軒謬荷俸祿固出中興隆典弟軍糈緊費何敢再糜金錢請辭月俸願竭微資自給犒兵三月稍寬百姓萬一

經允從之於是吳淑何祐江勝林陞等俱上啓循國軒例援

剿前鎮施明良捐銀一千兩助餉水師五鎮蔡中瑚分守惠安沿邊以其老耄不能約束經令虛宿鎮王傑統其衆調中瑚回廈中瑚駕小船入泉州投誠巡撫吳興祚用之各鎮營欲請餉給兵又不敢欲捐資養兵又無力是以壞疑觀望折衝左鎮呂韜率衆投誠

按呂韜原漳州城守營守備出守江東橋戰北陰通國軒事露啓聖參拏解省審問軒偵知遣英義鎮林彪帶衆伏於同安界牌截搶歸海

木武鎮陳士愷挈眷入漳州投誠牛宿鎮鄭奇烈同紀朝佐請入山招募捐餉經允之亦率衆投誠啓聖俱委以隨征營將尋而題請陳士愷爲延平副將鄭經亦以各鎮營分汛橫征百姓重困遂通行飭禁畧曰

水陸鎮營分疆固圉就地措餉實出權宜近察爾等暴索橫征苦累生靈或藉端抗餉焚掠無遺殊可痛恨相應嚴飭務遵法紀以副勤恤至意敢有仍前害民定以軍法從事毋違特諭

又仍設監紀一員上自浙江舟山下至廣東達濠監察核查各鎮營地方大小措餉辦船按季造報不許重爲科斂鄭經自甲寅歲接耿精忠書統衆西渡將臺灣地方委總副使陳永華留守華胸藏韜畧法嚴約束夜不閉門百姓樂業後見

經諸弟徵有特勢佔奪民田華雖屢遏止似若艱於破面執法遂以元子年登十六聰明特達宜循君行則守之典請元子克壓監國經允其請四月初六日遣禮官鄭斌齎諭抵臺灣同陳永華立克壓監國壓永華壻每事悉咨華敎明敏果斷諸叔不敢橫爲白姓喜有天日初十日啓聖以沿邊地方接濟皆由臺堡疎防議欲設炮臺離泉州六十里有東石地方者刻日興工名曰靈水百姓慮其界禁悉出東石販鹽藏貯一時鹽價高貴至一兩二三兩之間十八日屯田道鄭時英在東石徵餉見鹽價高貴啓請兼理鹽政經允之仍設餉司二員催督官買官賣漏私者罪斬又檄林陞遣其轄下右

協副將楊忠往南北鹽埕掘鹽將行陞戒之曰鹽埕逼近竿嶺寨乘潮而攀乘潮而出方報無虞若停住其間恐生意外悔之無及二十二日忠不遵陞諭船泊深滬督掘二日竿嶺寨防飛報泉州提標中營參將馬勝二十六日勝即督騎步千人星夜往勦平明而至四面攻擊忠奮勇與戰身中數箭且戰且退衞其衆欲登舟遁去奈馬勝逼之緊忠亦難脫投海而死諸賊盡沒陞聞之嘆曰惜乎健將不聽吾言宜於死也報經經亦憐惜之遂寢掘鹽事調二餉司回責時英多事五月啓聖督造堡臺嚴禁接濟除國軒所據之處無可奈何其餘地方加倍設禦防範國軒亦以石碼固壘啓聖必艱于

進兵但同安潯尾與廈門高崎咫尺帶水且前歲廈門癸卯之役李率泰提師亦由此入島宜築臺寨重兵預防此實未雨綢繆至計勿使臨時惶張啓請經從之令李景抽民並取討標石鑿鋤等類馳諭國軒到彼處擇築國軒將石碼營盤交吳淑巡督坐快哨至廈門見經帶快哨與陳昌黃頁驥二旅往築潯尾寨同安守將知潯尾欲築寨率騎步千人前來攻擊軒已分布埋伏騎兵一到四面齊起殺傷甚衆遂退軒亦收軍齊造石城一座土城一座命將守把又巡至泉州再築一座時有泉之同安人江機綽號楞子與楊一豹同糾衆歸耿精忠投機左軍都督出寇江西追精忠歸正機即統其所部招集餘黨將萬人寇閩浙江右交界之所康親王及二省督撫屢遣官招之機不從密令其中軍楊麟伏行至廈門納欵于鄭經經允其降授機爲征彝將軍機率衆欲下海途由建寧守建寧副將劉起龍督兵截殺不期機先分其半欲去攻城起龍恐城有失隨領全師回援機見龍兵抽回乘勢掩殺起龍兵大亂身中流矢無心戀戰回至城中是夜身亡飛報親王啓聖馳令各處隘口重兵把截一面差官再招之機見山路遙遠而各處守禦又緊計絀隨率衆投誠康親王見劉國軒布置周密一時不能即平中書蘇鑛以邊海殘黎受困已久欲申前議招撫息兵安民啓請親王許

之遂遣使致書于鄭經有曰
謀發盈庭事歸獨斷旣感貴執事之萬鈞更欲踐季布之
一諾也惟誠惟決伏候確示
經得書與錫范緄武共議曰蘇中書欲申前約和議以安邊
黎誠盛舉也復札畧云
誠決兩言予實嘉納惟以致意貴親王若肯降心相從則
何猶豫之有
鑛閱其書有可爲之機將回書繳呈親王並請欲遣其胞姪
埕往廈以申所約親王允請埕從泉州之安海出廈門見經
經集六官埕致親王之命若貴藩以廬墓桑梓黎民塗炭爲
念果能釋甲東歸照依朝鮮事例代爲題 請永爲世好作
屏藩重臣經曰當先王在日亦只差削髮二字今旣親王能
照朝鮮事例不削髮卽當相從息兵安民也錫范曰海澄實
爲廈門之戶決不可棄今旣承親王之命將海澄爲往來公
所埕曰欲照朝鮮事例貴藩當退守臺灣凡海島歸之
朝廷以澎湖爲界通商貿易海澄乃版圖之內豈可以爲公
所此不但親王不敢題 請卽埕亦不敢代爲轉啓也錫范
曰息兵安民地方相守豈有棄現成土地之理乎當照先王
所請年納東西兩洋餉六萬兩埕曰旣如此又非埕之所得
自專必當再請于親王看王如何施行須得一人同往稟省

報命著有成說亦免於僕僕往返也經是其言令酌一人為
使陳繩武舉賓客司傅為霖有材幹堪為使者
按為霖乃洋商傅參字之子前投誠往任松江府通判
有機智巧令繩武甚雅重之薦為賓客司
經令為霖同蘇堪從安海登岸由泉州入省先見蘇鑛鑛將
經書上親王有曰
此蘇中書兩啓息兵安民故專一介面商今特遣賓客司
傅為霖馳報仰候明旨
親王待為霖禮甚隆議往來事儀並海澄作為公所為霖曰
若千歲永鎮閩邦則藩主必行往來倘千歲奉　命回京各

設官來往親王以地方重務責任全在總督未可輕為定議
令為霖順途抵漳見啓聖聖曰寸土屬王誰敢將版圖封疆
輕議作公所此前院清泰劉公之所謂無此關算也遂阻其
議但見為霖應對便捷加禮相待且惜其才而不為世用執
手戀戀餽贈甚隆為霖感激亦恨其不能執鞭隨鐙也為霖
回廈復命兩寢其議啓聖以平海非老宿諳練水務者不可
今黃芳世已死水師提督缺現空懸苟非其人而任之難以
奏膚功因查歷任志切平海者惟有施琅現在京為內大臣
當此任非琅不可遂具疏題請保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平海
奉　旨調鎮江將軍伯王之鼎為福建水師提督以其曾

任漳浦總兵諳熟閩地之鼎不敢違　旨星馳入閩到任後屢疏題請乞休以未經水戰海島不熟恐誤封疆有負
朝廷至意請調慣熟能員奉　旨改調之鼎爲四川提督擢湖廣岳州總兵萬正色爲福建水師提督正色接報遂出謝表並題　請隨帶左部千總著中營守備陳儒等將士共五百員入閩奉　旨依議

按正色字中菴泉之晉江人能使大刀海上投誠姓黃移駐山東甲寅之變歷著戰功任陝西雲安鎮左營遊擊征朝天闕破賊千餘顆困于盤龍山屢刼其營正色奮勇禦之共二十七日後窺賊勢稍倦正色持大刀首先冲殺手刃十餘猛衆咸以一當百破圍而出敵人聞其名咸稱黃大刀官山西平魯衛參將方復姓萬

儒字孝若別號推菴泉之安溪人亦海上投誠有膽畧從正色征戰數十陣當其盤龍山之困儒亦在焉與正色首尾禦敵迨擬冲圍又令儒殿後在岳州有獨駕八槳船擊吳三桂巨艅殺賊焚舟仍出毋恙賊遂相戒云當避陳長子因其漢高大故渾名之後隨正色入閩平海壇金厦等島至施琅方用儒中營守備配坐大鳥船克澎湖撫臺灣始復姓林官歷貴州安籠總兵

七月啓聖以原漳南道陳啓泰子汝器奉

旨來漳擊運靈柩途次泉州東石地方被劫解厦門屢遣說
國軒放汝器軒委之于主命業送之臺灣不敢擅請挨延日
久而部文催汝器回京疊至啓聖計紬集文武捐銀一萬兩
贖汝器回軒許之啓經留汝器無益經方馳令到臺放汝器
送之歸八月啓聖見海賊猖獗終年對壘似非善策一面密
咨楊捷暨檄沿邊鎮將善覷方便疾速進剿一面差楊榮出
說國軒曰
當夫三藩共倡爾主有七府甲兵縱橫之盛烏龍江一旦
途地今何必又力爭片土戕害人民使豪傑寒心不如勸
爾主全師退保臺灣海外自鎮爲上策苟以區區爲得計
恐一旦師旅雲集樓船合攻斯時欲求自容且不可得者
豈不令天下後世羞
國軒不聽九月鄭經以各鎮營或分南北水汛者或應漳泉
守禦者乏兵扼把要口慮有不測議調練厦門鄉勇自衛得
有二千人以總監營康熊全原協理五軍都督吳桂分督操
練但前癸卯歲亦藉鄉兵不久而敗玆蹈故轍時有識者知
其將亡也已而果驗東石寨者乃林陞地方國軒調陞攻海
澄委其健將惠安人楊忠勇猛勤愼鎮禦之迨啓聖置靈水
寨忠恐啓聖乘勢來攻啓請添兵經仍令林陞回軍及楊忠
堀鹽死于深滬陞又奉調督兵石碼委其部將施廷陳申二

人共守之因申醉後鞭撻其健卒楊虎李萬金乘夜逃入泉州投誠密稟提督楊捷東石悉係老弱寨內空虛願爲前導立功捷即調騎步共千餘人二十六日平明至東石四面環攻塡平溝壕自辰至未施廷陳申分頭率衆力禦廷被刺申爲流矢所中俱死全軍皆沒捷得其寨隨擇地調民夫再築三寨分兵鎮守外汛殘卒奔報林陞陞欲反師來援俄報寨已破矣陞乃停其軍報經經令各處提防恐揚捷繼至十月初二日馬虎李時春交結搖船仔楊阿德乘潮渡二人私從星嶼登岸原提標左營遊擊郭承隆于破海澄時降經經又遣人密入泉州擊其妻子出廈投承隆爲監督魏赫謀

逃被獲經悉徙海澄降將于臺灣僅留馬虎孟安等迨李時春又逃承隆恐累及于己亦棄其妻子入漳投誠啓聖用之劉國軒得東石寨已破之報會集吳淑何祐林陞江勝林應等商議曰東石之破是敵人窺侵之漸但果堂實係扼要重地一寨勢孤萬一姚啓聖統兵雲集來攻救應弗及則諸處搖動當於果堂後坂尾地方再築一寨諸君以爲何如淑曰坂尾寨築則果堂有靠公之度勢料敵眞出萬全若欲興工必須提防啓聖必率兵來爭軒曰煩公率衆督築弟按兵以待淑曰遵令即與江勝領所部衆悉帶鏨鋤初八夜至坂尾開基址擧運瓤石築寨初九早工程將半耿精忠喇哈達賴

塔姚啓聖江元勲曾養性等率滿漢騎步萬餘人冲突併爭
鋒銳極熾吳淑江勝將所部衆分首尾鏖戰自午至申互相
攻擊國軒何祐林陞林應見其鋒銳稍息方從旁出攻軒又
戒令勿追惟依寨拒之耿精忠揮金鎗手齊攻軒令各鎮火
攻營鹿銃對打何祐又統率一旅橫冲合林陞共擊忽章京
石兔被炮傷死達見勢難爭始引師還而日已西國軒亦鳴
金收軍撥衆伏路然後就營安歇初十日軒又分布以待兼
督造寨成與吳淑毅然領守軒率何祐等仍回觀音山啓聖
知守坂尾寨者吳淑也密遣人說之許其代爲題請赦其獻
漳罪即官以銅山總兵淑曰極感制臺厚愛但丈夫遺臭一
次豈可再爲駡名謝絕之啓聖知淑志堅非名利可動惟遣
將不時攻打炮火如星淑指揮接禦無失又逼寨數次親禦
臨敵身中兩矢令醫調治晏然自若會雨傾盆連日淋漓其
寨新創苟就牆垣不牢隨處散崩塌壞淑令兵盡出居帳房
避之獨自不移十一月初八夜二更牆倒壓下淑與左右死
者七人其部將按兵祕喪飛報鄭經國軒軒星馳抵寨列陣
伏防抱屍號哭三軍墮淚遂厚殯殮速回廈門令江勝收築
把守經聞報慟傷減食迨淑柩到親出海延接之撫棺痛哭
曰天何奪吾輔之速也情甚哀祭葬之以其子天駟爲建威
鎮統其衆鄭經以武將不但辭俸而且捐資養兵何文官無

一慕義樂輸協理禮安楊賢卽先上啓欲捐資助餉陳繩武聞而惡之從中說經日各鎮有地方之派米派餉繼派雜户故請自養其兵是有所出也文官束手辦公勤勞從事雖奉差有限焉得餘資捐助經燸而無斷遂寢其議啓聖屢分兵攻擊國軒設伏百計禦之相持兩載而海澄終不得平因查癸卯歲前院李率泰攻破廈門實有荷蘭爲前導與興祚合疏題請欲照前年事例用荷蘭爲先鋒攻克兩島然後合攻臺灣還荷蘭奉

旨依議啓聖加隨征知府江南人劉仔道銜同通事黃鏞林奇逢配健卒百名護送　勅書前征荷蘭國封王兹說其出夾板前來會師合擊各島然後再攻臺灣而還王雖拜受

詔書而以前歲失約爲辭劉仔與鏞轉請曰當日之克兩島未曾合攻臺灣者是揆一王自投請行故前部院未敢擔當須當請　旨迨奉　旨欲共出師而揆一王諸船已失於普陀港矣致我師獨往而未成功豈有部院許而不行乎今係部院題請奉　旨專差前來欲與貴國合兵克平諸島攻還臺灣又非昔日可比國王以揆一王已死乏人統兵堅執不出夾板惟厚待劉仔等送之歸啓聖見荷蘭不允請會喇哈達賴塔吳興祚商議就福州造大戰船四百隻又往浙江請戰艦一百隻再令江東副將詹六奇到潮州造舩艚一

百隻兼工督成侯萬正色抵任大舉舟師水陸合攻但陳繩武雖說鄭經文官無力捐助而寢其事然于心不安隨轉囑協理戶官楊英啓請生財之道以資軍糈均養鄉兵殷戶助餉並月米毛丁以及渡載豬牙酒稅鐵炭油灰諸類雖孤寡亦不免又令思明知府李景附會其說倍加派輸百姓怨聲載道欲逃無門國軒見經昏憒政出左右近又惑於亢宿鎮施明良終日馳射酣飲達旦令人密窺所行刻爲報知明良即施鳳也明良業與啓聖交通許以公爵欲擒經而獻諸島故曲意奉媚繩武婉諂錫范二人咸喜之屢薦其才是以日見親幸不離左右明良又薦傅爲霖胸藏經畧有國士風豈但堪爲使者不辱君命而已並王世澤爲羽翼世澤曾爲女宿鎮施琅長子也因風傳施琅仍出爲水師提督故解兵權以避嫌疑迨丁巳七府俱敗世澤叛海投誠從段應舉隨征舉受困海澄城破世澤復叛清歸海經仍授爲監提與明良二人合密款于啓聖聖以其能共擒鄭經而獻全島自當保奏封爲公侯故明良世澤媚奉慇懃不但鄭經墮其術中即錫范繩武亦不自覺也獨武平伯劉國軒時刻窺防之

卷二十三終

臺灣外記卷之二十四

劉國軒單騎救主　　陳永華墮計辭權

康熙十九年庚申（附稱永曆三十四年）正月初十日國軒坐快哨到厦門見經備陳宿將己沒禦敵乏人時事可慮兵力單薄藩主當臥薪嘗膽而用全副精神豈可荒嬉以一切政事徒委他人況施明良剖嘴劍腹宜遠之不可親幸經曰明良不過一人而己政事之暇聊佐談論餘無他預且明良之忠肝義膽種種可人君何不相容至此軒曰自古以來大奸似忠軒敢不容恐誤藩主大事耳經曰我自有主裁君留心軍旅厦門之事勿多慮焉軒辭經仍回觀音山明良知國軒疑己遂令

心腹將備八槳在所鎮之地方高崎欲賺經巡視海口擒載渡海十三日經偶出明良從行乘烏驢甚是雄壯經戲之曰烏驢肉最佳明良歸立將驢宰烹進上經大悅留明良共飲飲間說劉總督欲起民夫填平潯尾港進兵良曰潯尾港水退雖狹恐流急難填藩主明早親到彼地巡勘便知端的經許之明良次早攜樽酒並所製烏驢肉脯請經行經起盥櫛不通知諸將即同明良去適是夜國軒隨潮出欲入見經左右覆以藩主同亢宿鎮去巡海國軒駭然曰藩主何輕許如是隨披貼身甲持大刀從者二十猛飛馳追之明良喜經墮術中沿途指揮某處險某處最險該設炮臺徐徐而行將至

高崎喜經籠中物也忽見一騎飛馳而來英風凜凜近視之乃總督劉國軒也明良失色軒曰巡視邊土非藩主所可輕身宜速回駕會議要事經同軒轉轡而明良頓失所望無奈亦尾隨其後時國軒衛經回御不明言會議完即回棹細忖藩主深墮明良術中非口舌所能爭必當提其真情方可遂置心腹於廈門各要口盤詰又密令偵者入內地打聽倘有風聲立刻飛報以便剪除明良被國軒識破追經回心亦惶惶卽上啟辭退經召明良入慰之曰爾之肺腑本藩深知爾莫過慮安心供職良叩頭流血曰深蒙藩主眷顧格外知遇雖肝腦塗地無以報高深經撫明良背曰爾莫過慮明良頓

首而起愈加迎媚經愈親幸之國軒得內地偵報施明良果
暗通總督欲獻全島軒即飛啓曰
爲內患不除國之安危未定事有施明良密通賣國不但
明良一人黨羽甚多云云
經接啓示繩武曰明良不過一人在吾左右而已何中提督
之忌刻若是繩武曰既然如此勢難兩全經曰不如暫令明
良同王世澤過臺灣以塞口舌繩武曰此乃藩主始終覆載
之恩武出傳經意即撥船載明良世澤眷口過臺軒接報知
經不挐明良鞠問反縱之過臺隨坐快哨到廈面經傳爲霖
陡然見國軒到疑爲始末盡知恐累及己隨出首明良世澤
通姚啓聖始末情由軒曰不除此賊終爲國患經思明良世
澤必去投誠差副鑾儀衛陳慶帶健將三十人坐八槳船追
斬明良世澤全家慶得令赶至大担良等因風信未順暫泊
大担守者報陳慶船到明良嘆曰吾命休矣慶上船出藩令
立斬明良世澤並其子三首級以歸報經與軒經亦爲之嘆
息國軒以明良之故順潮出入今喜內患已除啓經宥其同
謀重爲整頓一番設立防禦乃坐快哨安心入觀音山啓聖
聞明良等事露被誅嘆曰果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二月萬
正色在福州催造船隻已完隨遣人於漳泉知會喇哈達賴
塔姚啓聖楊捷將率大隊舟師出攻金廈其陸師亦各爲犄

進相應劉國軒在觀音山必分兵出敵彼若分兵則勢弱勢弱攻之必走海澄可復也海澄復賊心自虛則廈門亦不敢守又對吳興祚曰弟今督舟師出占其上賊必退崇武公可督陸路諸將沿海各港駐劄施放炮火攻打勿使賊船得以灣泊取水則彼自亂興祚許之鄭經接偵報水師即日欲出福州港隨馳諭與國軒調林陞江勝出廈門加陞爲水師提督督江勝陳諒朱天貴蕭武等北上迎敵萬正色督林賢黃鎬陳龍楊嘉瑞等諸戰艦暨陳子威聯絡啣到海壇港口與林陞相遇各放大炮互相攻擊未分勝負忽朱天貴冲入左右橫攻打沈大船二隻我師少怯林賢遙望賊勢猖獗率其

本標巨艦三隻轉從上流坐風冲下攻打萬正色亦督諸船回頭相應合擊天貴等方遁出外洋正色鳴金收船入港林陞見正色悉入港內全隊欲要寄泊圍頭奈沿邊海岸咸被吳興祚率陸路勁旅密布屯劄安炮守禦無處灣泊隨即寄椗傳諸鎮會議陞曰今者邊海地方炮臺密布營盤扼守舟師不得灣泊樵汲維艱意欲全䑸暫退守澄羅諸公以爲何如天貴曰退守澄羅萬萬不可今日之戰雖未破敵然敵人之膽亦少遜怯豈可反避而自搖動乎可將諸船進泊海壇分一旅把守觀音澳再令一旅寄泊石排洋一派地方倘水師出港可以互相牽制不但便于相援而且可以攻擊然後

密令小哨窺其疎防之處樵汲接應江勝陳諒咸以天貴之
論甚高宜從之若退遼羅恐廈搖動則陸師危矣陞執己爲
總督當聽吾指畫不從衆議傳令全師退泊遼羅天貴辭去
仰天嘆曰藩主用此輩爲帥大事去矣遂諭本部船隻爲備
二十三日林陞率全艅悉退遼羅灣泊劉國軒據守觀音山
馳令各營嚴謹把守如有敵人侵境立卽飛報以便提師救
應候水師信到日再作計策鄭經亦以啓聖水陸竝進陸有
國軒可當一面未知林陞水師如何調遣二十四早忽快哨
報林陞全軍溜退俱泊遼羅經與錫范繩武等大驚繼而陞
亦差人齎啓至報大勝萬正色於海壇地方茲因沿海營壘

密布艱于樵汲故暫退守遼羅等語經疑陞曰戰北借言塞
責以安人心廈門一時震動百姓皇皇且諸六官正慮輸餉
之苦遂各張大其事必是戰敗若戰勝豈有退守遼羅乎當
速爲備莫使臨時愴惶經是之卽遣人馳諭入觀音山與劉
國軒有曰思明將危海澄何用速當回師以商進止云云
軒接諭氣塡胸臆口不能言半嚮方令人傳集諸鎮將藩諭
通示仍相議退兵之策各鎮曰謹聽本督之命軒曰旣如此
不得不回師衙調鎮將當徐徐而退勿得慌張各領命而去
獨陳昌一鎮守謝村鼓浪嶼知廈門信危隨遣人密通啓聖
聖卽會喇哈達統滿漢騎步分道進兵軒知啓聖分道齊來

一時風鶴無心戀戰遂棄諸寨並海澄縣城乘夜出廈門見
鄭經經出林陞啓示國軒軒頓足曰右武林陞戰勝尙如此
爲怖倘若大敗將奈何亦當遣人細探果否然後發諭無故
自生疑畏一旦付之流水諸君輔理贊畫者悉如是乎錫范
緘武語塞無以對惟曰天意而已二十五日刺哈達賴塔姚
啓聖楊捷統滿漢騎步進攻敗將康騰龍獻洒洲二十六二
十七兩日分道克陳洲玉洲灣腰樹福河下許三叉河石碼
觀音山展旗寨曹門寨澳頭象鼻虎頭山馬洲果堂太平寨
觀音寨水頭獅子山一十九寨並海澄縣城出示安民禁止
擄掠鄭經于二十六日接報康騰龍獻洒洲引姚啓　聖各道
師雲集海澄縣暨海滄地方不日卽會全水師合剿廈門百
姓震動軒出示禁止並兼紅旗巡緝如有造言煽惑者斬二
十七日巳刻全島人民驚沸攜男挈女各自逃竄莫能遏禁
經見人心已變卽令典寶劉陶鑾儀陳慶將演武亭花園所
有輕車寶玩悉運過臺時陳昌業通姚啓聖偵知經必倉皇
登舟乘虛無備遣健將楊一彪帶好漢三百名駕八槳五隻
詐稱本鎭欲請藩令抽兵同行卽刼經獻功適建威中鎭黃
良驥侍經邊見所來八槳勢兇猛可疑急啓經曰陳昌請令
用一快哨足矣何用八槳五隻其中有詐宜止之不可與之
近船經發令開炮鹿銃齊攻沈二隻于海三隻飛駕而去昌

知計不成遂率衆投誠而諸六官洪磊楊英謝賢等已揚帆出大担門隨經鷁首東向馮錫范陳繩武會劉國軒何祐懇其引軍爲援踉蹌挈眷口嬖倖玩好輜重登舟其百姓無船可渡者遍滿海濱號詾之聲與淜湃相和焉甚至慘遭擄掠情極赴水者難以指數協理五軍都督吳桂同信武鎮黃瑞二人見百姓狼狽難堪按其所部分頭傳諭爾等百姓勿得驚惶各自回家靜候本鎮自當差人渡海飛請將軍部院到廈門撫綏幸賴以安二十八日經到澎湖無顏即歸會錫范繩武國軒等住娘媽宮監國克壓知其父回師澎湖與留守東寧總制使兼管勇衛事陳永華率諸文武士庶連啟接踵請經回臺經方領錫范繩武國軒等全䑸而回見其母董夫人夫人責之曰七府連敗兩島亦喪皆由汝無權畧果斷不能任人致左右竊權各樹其黨耳經無以對仍侍衛全旅守安平鎮其餘諸將各歸其部卒屯田喇哈達姚啓聖威集海澄飛咨往泉州知會吳興祚萬正色當乘海賊虛危速出師攻擊克復諸島不可稽遲致死灰復燃以爲沿海生靈患忽吳桂黃瑞遣人投誠備陳鄭經劉國軒已過臺灣請大師過廈門安撫百姓啓聖立遣陳昌駕八槳先行接應即與喇哈達配師在船二十七日分道出廈門出示安民秋毫無犯百姓樂業啓聖又遣官分頭駕船招撫餘黨但林陞自退遼羅

諸將不服各有竊議迨接經諭知國軒十九寨並海澄己去人心虛危廈門難守當令各鎮收拾東歸俟再後舉陞祕之家傳其所轄部將于二十八早駕言自統本部船隻前往泉州港口巡哨遂遁澎湖吳興祚萬正色二十九日接啓聖咨移三月初一日興祚統師從陸路初二日渡五通抵廈萬正色于初一日同林賢陳龍黃鎬楊嘉瑞陳子威等出港初二日到廈門會集朱天貴見林陞巡哨未回遣人偵探方知劉國軒已去十九寨並海澄出廈門矣即整備諸船觀望其江勝見陞去亦托出哨統其所部船師出颺遼羅外洋朱天貴接偵者來報經棄諸島國軒何祐等諸鎮咸回臺灣陳昌投誠吳桂業請將軍部院過廈門喜曰國軒若去餘者碌碌不足慮也又報泉州水師數百號連綜出港天貴即將船駕上北截劫東洋船任衆剽掠沿海地方纔統大隊舟師下銅山守將左衝鎮黃興隆同昭義鎮楊德和中衝鎮鄭添等初聞國軒棄十九寨出廈遂戒嚴守望以虞不測繼報本藩東回即整備船隻以待忽瞭望者報有巨艦數十號悉係我們的旗幟揚帆而來興隆立遣快哨前去偵問是何船隻一面金鼓旌旗嚴肅隊伍各起頭帆浮椗備敵快哨問來者何船回曰本督下來探哨復問曰係劉本督麼貴著人說聽曰是哨探轉櫓棹飛報曰係劉本督船也興隆以國軒未從經去來

此率諸鎮列船往接甫登舟見之乃天貴也與隆等相顧失
色天貴會諸將意曰諸公以天貴有二心乎貴無二心茲因
金廈失守藩主東歸弟正撤師至此欲會諸公覷方便克復
兩島諸公若不信吾只有一子指水與諸公誓與隆等遂信
而不疑俄頃江勝率本部船亦到各相見敘時事悉入銅山
澳內灣泊天貴托言船大港路未諳恐犯礁淺將所有熕船
盡列一字拋椗於港口困諸船于內江勝夜忖天貴舉動可
疑令諸將士勿棄甲預備炮火天微曙差人坐杉板至天貴
船中請令欲東北潮往南澳達濠尋邱煇貴素與勝善又見
其船隻堅牢甲士猛勇留之則勢敵而難於下手不如賣情

許之勝得回報隨即起椗飛帆而去貴見勝船出港隨傳令
諸鎮將到中軍船議事即將馬興隆楊德擒下興隆大罵曰
天貴匹夫負義叛賊吾為厲鬼亦不恕汝天貴又令人遣其
子至隆罵不絕口天貴大怒溺興隆父子於海掠其家禁楊
德等于船率衆劫諸船暨銅島子女玉帛姚啟聖以銅山尚
有勁旅鎮守又報朱天貴全師亦在銅山征之費力不如遣
人撫之為善知會喇哈達吳興祚萬正色差李榮春吳英子
應麟前往銅山招撫天貴大喜厚待應麟等即遣林君寵同
朱光祖入見啟聖願獻銅山一島全師投誠啟聖謂君寵曰
朱將軍若能如是本部院自當保題現任總兵君寵回覆天

貴貴即剃髮請啓聖到銅山安撫百姓聖待天貴禮倍厚尋
向授大貴浙江半陽總兵時以諸島既平議要照前例就界
築壁分兵守禦啓聖曰諸島由來悉係版圖魚鹽田土年計
國賦數十萬前日失策輕棄致鄭經乘甲寅之變猖獗橫行
延蔓數載滋害生靈今既藉
朝廷之威福一旦克復得寸守寸豈可復議輕棄以資賊乎
吳興祚亦曰當留不可棄棄之則賊不日復至矣會喇哈達
楊捷萬正色合疏題請展界諸島奉
旨依議自福寧至詔安盡許百姓復業以水師提督守廈門
分防沿海內地新設如江東諸營者設海壇金門銅山各總
兵一員馮錫范同鄭經回臺見永華把握重權而諸事方正
敢爲且又屢受微譏心實忌之姑爲陽好陰與國軒謀軒教
錫范解辭兵權以許之范喜其策善一日會永華於公所范
曰自愧扈蹕西征寸功俱無歸來仍居其位殊覺赧顏諸凡
檢點明白即當啓辭杜門優遊以終餘年永華信爲實焉歸
來即先上啓解辭兵權經以示錫范錫范曰伏甫勤勞數載
形神已焦今欲乞休靜攝情出于眞宜俯從之但其所部將
士可交武平伯爲是經依錫范議允永華告辭將所轄部旅
交劉國軒軒啓辭者再經命至三軒始統永華軍而錫范仍
任侍衛如故華方悟爲范所賣悔無及也心大悒怏永華退

居無事偶爾倦坐中堂左右見永華起揖讓進退禮儀甚恭似接客狀賓主言語唯唯應諾徐而睡去逮覺即喚左右將內署擧徙讓居客左右問其故永華曰瘟使者欲借此屋吾業許之左右曰瘟使者欲何爲華曰到此延請諸當事者左右曰誰華曰刑官柯平戶官楊英等餘尚有不可言者嗟吁而已數日永華死繼而柯平楊英等亦死悉如華言四月臺灣彗星出在寅甲分野一更盡忽生四五脚至夜半一股白氣墮下甚長俄復收起如此一月乃滅五月探報啓聖收造戰艦將有征剿意經與錫范緦武國軒等會議令天興知州張日曜按屯冊甲數每十人抽其一充伍訓練以備用得兵三千有餘其街市商民十家共輸一丁每名折價徵銀一百兩貧富不均民大怨望七月臺灣彗星再見於西南庚酉分野有白氣一道狀如劍甚長冲指東方至十一月方銷十月探者報海壇總兵林賢欲領舟師大隊從福州港飛渡直過雞籠山據爲老營暫次進兵而攻臺灣錫范啓經曰雞籠山另在臺灣之北乃淡水上流且澳堪泊船百餘艘前呂宋用天主敎巴禮建城與土番貿易因地生硫磺不生五穀運接維艱故棄而去迨先王得臺灣縱紅毛歸國紅毛聽通事楊宗九謀將所有夾板駛則雞籠山重收其城意欲窺復臺灣後係黃安督兵追攻紅毛紅毛亦以水土之故而無外援棄

之是此地之最難居也今林賢欲統師從此登岸進兵若遣將固守必當運糧接應不但運糧艱難且慮水土不服不如遣一旅前去巡視將鷄籠山城墮爲平地棄而勿守林賢若來使無安身之處陡然上山水土不服然後興師進攻一鼓而破之經從其議遣林陞帶兵北巡兼墮鷄籠山城陞奉令至鷄籠見其形勢奇秀峰巒高聳而且土地饒沃溪澗深遠是未闢荒蕪之膏腴暫爲鳥獸之藏窟其土番種類繁多無相統屬性甚健勇且山之頂黃金結纍人欲取而無路可達惟溪之內流下金沙可取但金寒水冷極雄壯之人入水一二次而已況硫磺所產最盛故五穀不生難以聚衆陞刻督兵士將鷄籠山城悉毀爲平地而回復命但前江勝於是早令人卑辭說朱天貴貴以夙好縱之去勝隨往達濠依邱煇合艅犯石井潮陽揭陽澄海饒平惠來等縣廣東提督侯襲爵與一等侯潮州總兵馬三奇率騎步沿海堵禦截殺又差員駕船招撫得曾威等以散其黨羽迨至天貴投誠啓聖與正色大隊舟師悉在銅山將欲進剿邱煇向勝謀曰今者銅山粵東雖撫舟楫而啓聖必移師南澳達濠孤軍恐難與敵欲將埠頭居民悉移東都何如勝曰此萬全之策煇勝席捲而去故達濠南澳咸平襲爵改潮鎮中營遊擊蔡植茂爲達濠協以林天貴爲左營蔡大茂爲右營裁 潮陽協鎮爲遊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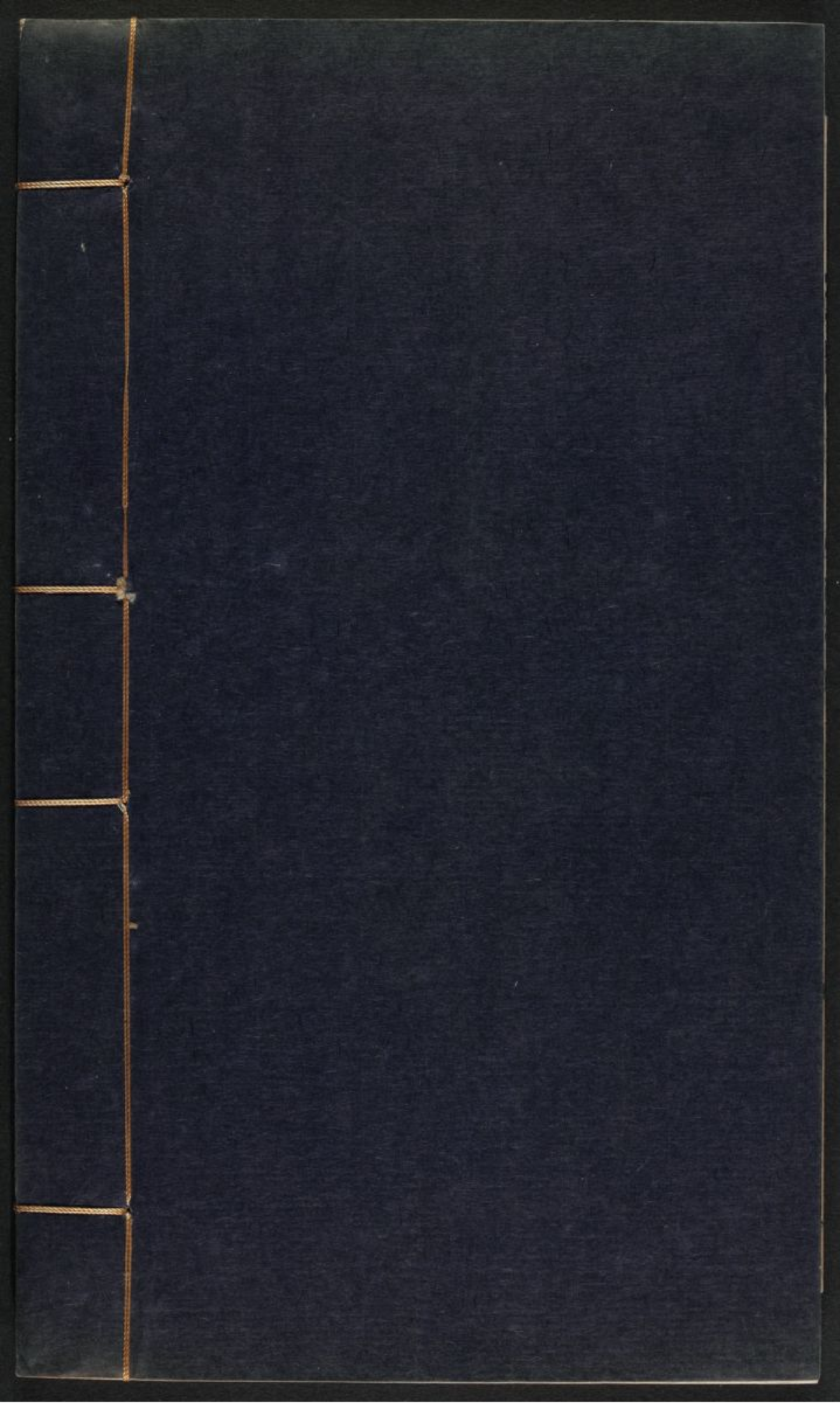
啓聖後會兩廣總督吳興祚題達南澳城設總兵一員以楊
嘉瑞任之時邱煇江勝至臺見經經各分配屯地安插經以
諸老宿如陳永華柯平等相繼淪亡不勝感嘆遂於洲仔尾
擇地令李景監造園亭植種花木一日景報竣張日曜供設
甚奢請經遊經同克𡒉錫范縄武進功國軒洪磊沈瑞何祐
林陞江勝林應邱煇吳潛楊德黃良驥鄭斌等文士武將闔
射酬樂繼夜而散經就洲仔尾園亭爲居移諸孌倖於內縱
情花酒下令長子克𡒉監國秉政凡文武啓章一切事宜悉
聽克𡒉決斷𡒉既承委任撫緝兵民剛斷果決有乃祖遺風
經之親信權倖莫不畏憚經又慮克𡒉年輕未得其宜令入
默取其所決諸啓章斷事者閱之條條有緒心大喜悅以其
後事倚托有人遂放縱於花酒不預政事而竟卜晝卜夜之
歡克𡒉既承父命委理政事上至董國太諸叔下及鎮將兵
民縄以禮法不肯阿容狥縱故兵民咸戴權勢屛息但李景
張日曜諸輩雖各歛跡然終媢奉於經而思甘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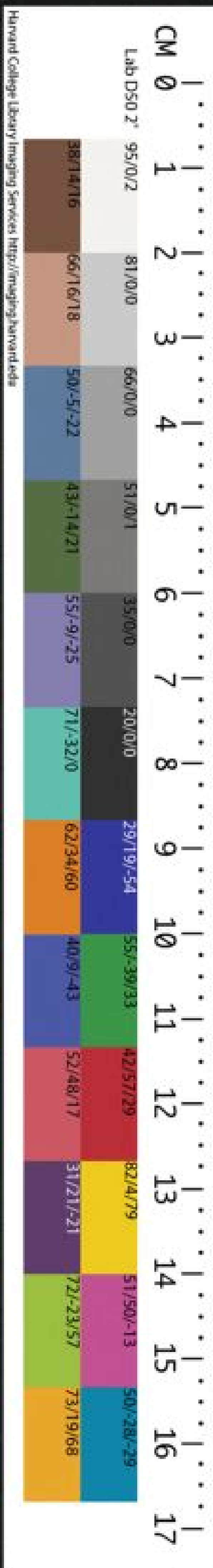
卷二十四終

臺灣外記　卷廿四








CM
Lab D50 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臺灣外記卷之十四

施提督兩題進剿　王巡撫遺疏開界





康熙六年丁未附稱永曆二十一年正月有河南人孔元章在京候補陳情願往臺灣招撫立功奉
旨准其馳驛入閩與藩院商酌招撫五月元章至福建航船過臺傳宣
朝廷德意招撫經厚待元章以臺灣遠在海外非中國版圖
先王在日亦只差薙髮二字若照朝鮮事例則可元章回水
師提督施琅憤甚上疏曰
竊邊患宜靖逆賊難容謹陳蕩平機宜以效忠欵以奠永

安寧竊照鄭賊負嵎海上久阻聲教致干剿討遁竄臺灣
絕島恃險負固雖戢翼斂跡而蜂蠆有毒沿邊將爲不軌
堂堂
天朝萬國賓服豈容餘灰以滋蔓患日下
朝廷廣開鴻仁遣官招徠德至寬大茲總兵孔元章招撫回
歸只稱有的確公議臣密詢押船官林元勳渡載孔元章
往臺灣探賊中情形未必歸誠實意使果傾心向化則海
靖邊寧無庸計論今 使命兩次到彼竝無的當僞官同
來輸誠惟聽口傳豈可憑信倘復頑梗如故似難中止臣
荷
恩深重與賊仇不共戴視此逆賊超梁能無扼腕雖躬履險
阻身歷波濤亦必滅此朝食伏思賊黨盤踞於臺灣沃野
千里糧食匪缺上通日本下達呂宋廣南等處火藥軍器
之需布帛服用之物貿易備具兼彼處林木叢深堪於採
造舟檝以致窮島一隅有煩南顧爲今之計順則撫之逆
則剿之若恣其生聚教訓是養癰爲患且此時經制船隻
尙堪遠駕過洋舵稍現有可選遲之數年船隻久壞再造
則損內帑之金舵稍撥散召募安得慣洋之人萬一蠢動
實費驅除以臣愚見不如乘便進取以杜積患夫興師所
難在於招兵措餉製器造船今欲大舉所不庸計慮者閩

省水師官兵共一萬有奇經制陸師及投誠閒曠官兵爲
數不少皆爲防海而多設也就水師中選撥精銳者可得
六七千海澄公臣黃梧標下慣海猛壯練者可擇選二千
有奇乘投誠尚未撥散內多有慣海舵稍及精銳者可選
擇數千此數若未敷足用就與陸師中酌選湊共二萬便
可爲勁旅兵在精不在多也閩省全轄大小戈船共二百
隻選撥一百七十隻小快哨一百隻選撥七十隻其餘留
爲防汛及載糧稍傳報往來軍情之用應再造大水艍船
十餘隻以充前鋒另造渡馬船二十餘隻便於配載計此
新造三十餘隻之船爲費不多其經制大小戈船現在題
請例應大修伏乞
勑部給此應修銀兩發付修葺不用溢額增加舟檝業已堅
牢將豫備之兵糧船器充東征之戰勝攻取無煩徵召不
事蕩費戮力討平海甸永清誠長便之舉也惟是航海遠
征後先抵岸各兵湊集非親征訓練臨時難以信恃兵額
既定分撥八千爲水在船以接戰一萬二千爲陸登岸以
進取臣將此二萬之師分爲水陸躬督操練加之數月將
得兵心兵知將意方可渡海遠征至於選任將領疇堪前
矛疇堪後勁必其經歷戰功身先士卒夙有成效者乃堪
委任臣於閩中經制及投誠將領稔知有素另俟

命下之日會議選撥定數具冊報
聞臣矢志報國敢遺餘力弟思任維艱而責綦重伏乞
皇上賜臣稍以便宜得於軍中申嚴號令庶膚功克奏當密
勑督撫提諸臣會商妥確催督修造戰船修足糧餉選調官
兵付臣整練完備相機進取居者行者各盡其力則動出
萬全前次東征兩阻風濤之險逆賊雖未撲滅人謀亦未
允臧投誠官兵眷口多居彼處親附人心參差未一鳩烏
合之衆以事奧海之表其未全誤公者誠賴
國家之福臣奏有成命勉進擊楫固逆知其難也今臣思選
撥將士修葺船隻操練習熟紀律嚴明成算在胸故敢慮
勝而動蓋澎湖為臺灣四達之咽喉外衛之藩屏先取澎
湖勝勢已居其半是役也當剿撫並用舟師進發若據澎
湖以扼其吭大兵壓近賊膽必寒遣員先宣
朝廷德意如大慾勢窮革心歸命抑黨羽離叛望風趨附則
善為渡過安插可不勞而定倘執迷不悟甘自殄絕乃提
師進發次第攻克端可一鼓收全局矣但遠征外島風信
靡常當假以歲月不可限以定期臣整備舟師枕戈待時
或急據以掩襲或慎重以制勝奏捷遲速雖難豫定然滿
腔血誠賊一日未滅臣一日未安籌度時勢定當掃餘氣
而拯黎元義不可以賊遺

君父且數年以來沿邊江浙閩粵多設水陸官兵錢糧動費倍增皆爲殘孽未靖之故如臺灣一平防兵亦可裁減地方益廣稅賦可望民生得寧邊疆永安誠一時之勞萬世之逸也若以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十月孔元章至京復　命以其無定局而中止十一月十六日施琅請剿疏上

康熙七年戊申附稱永曆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奉

旨渡海進剿臺灣逆賊關係重大不便遙定著施琅作速來

京面行奏明所見以便定奪坐弔鄭鳴駿鄭纘緒全斌何義等入京分陳煇黃廷楊富陳蟒楊來嘉等於各省屯田

施琅接報即欲登程苐分撥未定志切進剿又盡陳所見

密奏一疏曰

密奏爲遵

旨盡陳所見緣係克取海上情形面奏難盡謹詳歷披陳仰

祈

睿鑒事竊照鄭成功倡亂二十有年恃海島爲險蔓延鴟張荼毒生靈故當時不得不從權折地絕其派取之路嗣而

皇上廣開德意招徠撫綏潮散其黨鄭成功疑懼乃遁臺灣以爲兔窟又幸天心厭絕遂促其亡康熙元年間兵部郎中黨古里往閩臣備將逆島可取之勢面悉代復上疏密

陳荷蒙
俞旨仰藉
天威數島果一鼓而平逆孽鄭經竄逃臺灣負嵎恃固去歲
朝廷遣官前往招撫未見實心歸誠從來順撫逆剿大闢國
體豈容頑抗而止伏思天下一統胡爲一鄭經殘孽盤踞
絕島而折五省邊海地方畫爲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
致治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相割棄況
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漁鹽最爲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
用不可與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爲比倘不討平臺灣匪特
賦稅缺減民困日蹙卽防邊若永爲定例錢糧動費 加倍
輸外省有限之餉年年協濟兵食何所底止又使邊防持
久萬一有權罪弁兵及冒死窮民以爲逃竄之窟遺害匪
淺似非長久之計且鄭成功其子有十遲之數年長成羣
強假有一二機覺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國聯絡土番羽
翼復張終爲後患況我沿邊各省水師雖佈設周密然臣
觀之亦只區守汛口若使之出海征勦擇其精銳習熟將
兵實亦無幾況後來慣者老練者往何可恃槩臣蒙逾格
擢用蒙
皇上恩波深重分應圖賊以盡厥職每細詢各投誠之人及
陣獲一二賊夥備悉賊中情形審度可破之勢故敢具疏

密奏蒙
旨宣召微臣進京面奏謹將臺灣剿撫機宜爲我
皇上陳之查自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臺灣者有二三萬人俱係耕漁爲生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新帶水陸僞官兵并眷口共計三萬有奇爲伍操戈者不滿二萬又康熙三年間鄭經復帶去僞官兵竝眷口約有六七千爲伍操戈者不過四千此數年來彼處不服水土病故及傷亡者約有五六千歷年過來窺犯被我水師擒殺亦有數千陸續前來投誠者計有數百今雖稱三十餘鎮多係新投俱非夙練之才或管五六百者或管二三百者不等爲伍賊兵計算不滿二萬之衆船隻大小不上二百號分爲南北二路墾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餘里鄭經承父餘業智勇無備戰爭匪長其各僞鎮亦皆碌碌之流又且不相浹協賊衆散處耕鑿自給失於操練終屬參差不齊內中無家眷者十有五六豈甘作一世鰥獨而無故土之思但賊多係閩地之人其間縱使有心投誠者既無陸路可通又乏舟楫可渡不得不相依爲命耳鄭經得馭數萬之衆非有德威制服實賴汪洋大海爲之錮禁如專意差官往招則操縱之權在乎鄭經一人恐無率衆歸誠之日若用大師壓境則去就之機在乎賊衆鄭經安能自

主是爲因剿寓撫之法大師進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
形勢可見聲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幹員往宣
朝廷德意若鄭經勢窮向化便可收全績倘頑梗不悔侯風
信調順卽率舟師聯䑸直抵臺灣拋泊港口一股往北路
笨港海翁窟港口或用招誘或圖襲取使其首尾不得相
顧自相疑惑疑則其中有變賊若分則力薄合則勢蹙那
時用正用奇隨機調度登岸次第攻擊臣知己知彼料敵
頗審率節制之師賈勇用命可取萬全之計倘賊踞險固
守則先清剿其村落黨羽撫輯其各社土番窄狹孤城僅
容二千餘人用得勝之兵而攻無援之城使不卽破將有

垓下之變賊可計日而平矣夫興師惟慮募兵措餉今沿
邊防守經制及駐劄投誠閒曠官兵皆爲臺灣而設聽臣
會同藩公督伯提鎮諸臣挑選調撥慣海者撥爲舵梢慣
戰者練爲戰兵擇其精銳有跟脚者方可用充征旅無事
徵募動費之繁此等兵餉征亦用守亦用與其束手坐食
於本汛孰若簡練東征於行間至修整船隻就於應給大
修銀兩內領修可無額外動支船隻未勾用則浙粵二省
水師亦爲防海設立均可選用仍行該督提選配官兵各
舉總兵一員領駕協剿然遠征絕島所謂浙粵二省船隻
海船須用慣熟澎湖臺灣港路舵梢數人就於福建投誠

官兵內超選分配如投誠兵中選配不足則將投誠兵查其老弱者汰退別募慣洋之人頂補糧額因此兒兵額糧餉不須分外加增無煩夫役輓輸安配定妥等候風期毋論時日風信可渡立卽長驅利便之舉誠莫過於此者茲旣調用浙粵二省船隻則臣前疏請造水艍船十餘隻渡馬船二十餘隻二項俱就於二省中船隻改修應用可省新造之費但水路行兵出海水深則用大船進港水淺則用小哨今當新造小快哨一百隻以爲載兵進港及差撥哨探之用又當新造小八槳二百隻每大船各配一隻到臺灣臨敵之時可以盤載官兵蜂擁而上其小快哨每隻新造只用價銀四十兩小八槳每隻新造只用價銀十五兩二項共該用銀七千兩爲費不多若臺灣一平則邊疆寧靜防兵可減百姓得享昇平國家獲增餉稅沿邊文武將吏得安心供職可無意外罪累臣前疏故曰一時之勞萬世之逸也臣荷國厚恩職任閩疆水師平賊報稱分所宜然且目擊遷民之困心切父弟之仇故靡刻不以滅賊爲念少盡臣子之職然航海遠征調兵遣將乃國家大事出自

皇上睿裁其餘興師應行事宜臣前疏已經奏明仰祈

睿鑑俯賜全覽施行

疏上。留中。四月，部文到閩，催施琅進京。琅即進京
陛見，授琅內大臣，裁水師提督，缺悉焚諸戰船，設總兵一員
鎮守海澄，以馬化騏任之；次第催撥各投誠官兵，分配外
省開墾。六月，水師提標遊擊鍾瑞、原同郭義、蔡祿獻銅山
投誠者，見琅留京，水師缺裁，而移駐信到，乃與中軍守備
陳陞謀劫海澄，遣人出廈門，通江勝。勝代瑞轉請於經，經
接啓大喜，即遣統領顏望忠帶熕船十隻到廈門，同江勝
接應鍾瑞。瑞謀不密，業爲陸路提督王進功所知，密召騎
步星夜來海澄擒瑞。瑞知謀洩，兵至情急，棄妻子隻身奔
界外，登大武山放火。適有透越船，載瑞過廈門，見江勝、顏
望忠。忠知事不可爲，同瑞過臺灣，面經，陳其負恩叛銅山
之罪。經曰：此乃萬二、萬七奸謀，非爾所能左袒者。今誠心
來歸，竭力相助，切勿疑二。瑞叩首稱謝。經與瑞改其姓爲
金，名漢臣，授援勦後鎮。王進功知鍾瑞隻身逸去，會藩院
諱其謀叛，報瑞出禦海賊陣亡，蔭其二子守備。廣東巡撫
王來任巡視邊海，見流民顛沛，屢欲會疏開復，苦無同心。
迨病危，嘆曰：此衷未盡，不但負吾民，且深負吾
君。遂書遺疏曰：
題爲微臣受
恩深重，捐軀莫報，謹將臨危披瀝一得之愚，仰祈

睿鑒臣死瞑目事臣以一介庸流荷蒙
皇上不棄葑菲簡拔玆任才不稱官事多叢脞頭接邸報蒙
部院考臣不能興利除害奉
旨革職臣負委托實當其辜臣接邸報之日正臣沈痾之時
臣所患之病在胃不得受食茹則復吐初擬尙可 救藥小
緩須臾之死不意病勢日篤危在旦夕生還
闕下無得望矣伏念臣蒙
世祖章皇帝豢養之恩由通政司參議陞補參政陞補西城
監察御史奉差巡視陝西茶馬陞大理寺少卿陞順天府
府尹康熙元年二月內蒙
皇上陞臣勳襄撫治適值會剿西山房縣郝堯奇等賊奉
旨勅臣顧夫肩運糧草爾時房竹一帶久爲賊踞路徑不通
民夫裹足不前臣躬自開闢山徑疏通河路直抵上龕再
至谷石安塘傳遞始得轉輸接濟又兼圖穆兩將軍統領
滿漢大兵駐發進剿夜以繼日不遑安處遇巖巉險峻之
地卒多步行籌慮勞瘵實傷心脾及事竣凱旋臣亦奉
命裁缺回京候補卽患病臥治數月復蒙
皇上補臣粵東力疾赴任自康熙四年八月十三日受事兩
年錢糧鹽課等項俱幸全完地方民生利病雖不能盡除
然臣曾陳六大害請

旨永禁其有不便於民者臣不憚殫厥心力整剔而安全之
而民困若猶未甦者皆短於才耳而心則不敢自安也臣
自九月舊病復作因當　大計與京察而並舉不敢入
告由是而病入膏肓至此已追悔莫及矣臣上有六旬之老
母下有黃口無知之諸孤均不足念惟臣自勳撫以至今
日虛糜大官之俸約四年有餘受恩未報死不瞑目臣在
粵兩載之情形臣頗深悉
皇上孜孜求治臣有眞知灼見至死不言不幾仍負生罪於
地下乎謹披瀝爲
皇上陳之

一粵東之兵各宜速裁也省會平藩甲兵與四翼總兵官
有城守都司兵守順德有水師提督兵又有水師左右二
路與高雷潮廉饒瓊等各鎮兵潮州又有續順公兵此外
各州縣又有城守兵丁是無地非兵每年計費糧餉二百
四十五萬本省起存地丁鹽課雜稅共計一百二十餘萬
尚需外省協濟一百餘萬是
朝廷實有此疆土不能有其賦稅而且用他省之銀以養兵
且養兵不在沿海邊界而盡在腹裏之地兵多更無益也
臣謂國用耗蝕全在兵而民生困苦亦擾於兵省會之兵
既有平藩雄師坐鎭已得居重馭輕之勢其餘九府不過

聲勢犄角酌其要害量設防守如遇小盜竊發城守一旅便可消弭若山海巨盜有平藩之師可以隨時進剿是兵不貴多也廷議不肯減兵不悉地方情形恐議裁兵一旦有事首尾不應不特其過今粵山海之伏莽已靖所有者不過朝聚暮散鷄鳴狗盜之徒耳兵實貴減也

一粵東邊界急宜展也粵負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廣今槩於邊海之地再遷流離數十萬之民每年拋棄地丁錢糧三十餘萬兩地遷矣又在在設重兵以守其界內之地立界之所築墩臺樹樁柵每年每月又用人夫土木修整動用不貲不費公家絲毫皆出之民力未遷之民日苦派答流離之民各無棲址死喪頻聞欲民不困苦其可得乎臣謂將原遷之界急弛其禁招徠遷民復業耕種與煎曬鹽觔將外港內河撤去樁柵聽民採捕將腹內之兵盡撤駐防沿海州縣以防外患於國用不無可補而

祖宗之地又不輕棄更於民大有裨益也如謂所遷棄之地兵雖少而禦侮之患甚大臣思設兵原以扞衛封疆而資戰守今避寇侵掠慮百姓而資盜糧不見安壤上策乃縮地遷民棄門戶而守堂奧臣未之前聞也臣撫粵二年有餘亦未聞海寇侵掠之事所有者仍是地內被遷之民相聚爲盜今若展其疆界即他盜亦賣刀買犢耳舍此不講

徒聚議以求民瘼皆泛言也
一香山之橫石磯口子宜撤當年遷立邊界之時以香山不可棄議設官兵防守此土香山外原有奧彝以其言語難曉不可耕種內地況駐香山數百年遷之更難昨已奉
命免遷矣是縣與粵皆爲內地所宜防者防其通外海耳當時奉行者乃於橫磯立一口子食糧米計口而授每幾日放一關其一切用物皆藉奉禁稽查留難勒擾不令出計縣與澳共口數萬斷絕往來生業坐食致困愁苦難言若論其地未遷則爲界內之人其橫石口子似宜免設使其人得貿易於內以通有無惟於澳內設兵防其通海接濟庶民民彝可以長活若仍立口子即有糧米出糶彼地之人既絕生業何處有銀買米臣謂不過數年則其人皆枯槁矣以三事皆
功令所甚嚴諸臣之所忌諱臣屬纊之謀毫無所私總以身在地方目擊情形爲此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至意以盡公忠一念之誠不得不瀝血上言臣雖生不能報　國死亦可以無憾矣伏乞
皇上勅部議施行是時四海無事
天子厭兵閱王來任遺疏暨李芝芳諫勿遷移疏
上惻然深知邊疆又遷斥流亡之慘隨差都統特等巡視會

勘兩廣總督周有德同特等睹邊民執香跪接道路喜
皇仁之踴躍見棲止失所憫流離之顛沛即去溪河椿柵便
民採捕資生其近界之外准出開墾隨具疏曰
題爲展界設防既奉
特旨遷民望恩甚切亟懇復業早濡
皇仁事切惟粵東沿海地方設立邊界將界外之民遷之界
內今蒙　特遣都統特等前來會勘海邊安設兵將防守
封疆粵民聞之遠近悅服臣等自廣城抵潮惠所過都邑
黃童白叟無不焚香頂祝遷民千百成羣歡呼載道擁臣
等馬首號訴云自立界以來盡失舊業乞食無路今聞
皇恩開界安民小民可望復業有如甦生但懇早開一日早
救一日之命血隨泣下處處皆然臣喜見其欣呼之情又
不忍見其愁苦之狀隨加意撫慰宣佈
朝廷德意莫不踴躍臣思前此之界原以絕接濟之弊我
皇上仁同天地明見萬里遷民失業久在
睿鑑之中臣今身任地方之責目覩流離之慘若候會勘之
後方請安插恐時日尚緩不能待命臣歷行界外望草荒
蕪即令民皆復業力難一時開墾又須早示招徠預備牛
種需之歲月方可資生臣不得不陳情形爲民請命伏乞
皇上憐憫遷民望恩之切

勅下臣等勘過地方安設兵將後一面即同該管府縣查照遷民舊籍給與前業親行安插不許豪強隱佔欺凌亦不許無賴匪類影射混冒及今急爲料理明春庶可耕種遷民早還故土即救旦夕之危地方早得安靜錢糧亦得起科臣仍申飭郡縣嚴行保甲時加稽察其有官兵設防於外亦不患有奸人交通接濟之弊至於無主荒田列冊彙報酌議屯兵統俟臣等會勘事竣另疏外仰體 皇上愛民之心從地方起見特先籲陳伏乞 睿鑑採擇施行

聖祖仁皇帝隨允周有德之請並裁二路水師暨饒鎮等兵制

卷十四終

臺灣外記卷之十五

明尚書入閩議撫　范總督抵任上疏

康熙八年己酉（附稱永曆二十三年）二月奉

旨展界民賴復業各省督撫雖依例題請開復然臺堡之禁未若粵地之便王來任周有德粵之邊民咸誦建祠春秋祭祀七月

上復命刑部尚書明珠兵部侍郎蔡毓榮入閩與靖藩耿繼茂總督祖澤沛議撫齊集泉州府加興化知府慕天顏卿銜同都督僉事季佺齎

詔書往臺灣招撫鄭經經雖禮待二使而不肯接

詔惟開明珠書曰

嘗聞安民之謂仁識時之謂智古來豪傑知
天命之有歸信殃民之無益決策不疑委身 天闕慶衍黎
庶澤流子孫名垂青史常爲美談閣下通時達變爲世豪
傑比肩前哲若易易耳而姓名不通於
上國封爵不出於
天朝浮沈海外聊且一時不令有識之士爲惋惜耶今幸
聖天子一旦惻然念海濱之民瘡痍未復其有去鄉離井逋
流海嶼近有十餘年遠有二十餘載骨肉多殘生死茫然
以爲均在覆載之中孰非光復之責稅車閩甸會同靖藩
督撫提宣諭
宸衷禮當先之以信耑遣太常寺卿慕天顏都督僉事季佺
等問於左右閣下桑梓之地無論
聖天子痌瘝至意所當仰體不違即閩之黃童白叟大都閣
下之父老子弟而忍令其長相離散耶況我
國家與人以誠待人以信德意咸孚遐邇畢達是以車書一
統之盛振古無儔窮荒絕域尚不憚重譯來朝閣下人中
之傑反自外於
皇仁者此豈有損
朝廷哉但爲閣下惜之耳誠能翻然歸命使海隅變爲樂土

流離復其故鄉閣下亦自海外而歸中原不亦千古之大
快而事機不可再得者乎我
皇上推心置腹具有　璽書閣下宣讀之餘自當仰見
聖主至仁至愛之心佇候德音臨穎神注云
經大會文武與天顏二使會議曰本藩豈不能戰因念生
靈荼苦故傚張仲堅遠避海外一自癸卯東來業已息兵
又何必深求耶苟能照朝鮮事例不剃髮稱臣納貢尊事
大之意則可矣天顏曰
朝廷頻頻遣使招撫者亦是憐貴藩忠誠不忘舊君若翻然
剃髮歸順自當藩封永爲

聖朝柱石不然豈寡樓船甲兵哉經曰先王在日前後招撫
者亦只差剃髮二字本藩焉肯墮先王之志住旬日各執
意見議未定天顏欲其遣使報命經令禮官葉亨刑官柯
平二人齎復明珠書曰
蓋聞麟鳳之姿非藩樊所能圄英雄之見非遊說所能惑
但屬生民之主宜以覆載爲心使跂行喙息咸潤其澤匹
夫匹婦有不安其生者君子恥之頃自遷界以來五省流
離萬里坵墟是以不穀不憚遠隱建國東寧庶幾寢兵息
民相安無事而
貴朝尚未忘情以致海濱之民流亡失所心竊憾之閣下銜

命遠來欲爲生靈造福流亡復業海宇寧安爲德建善乂所
傳免剃髮不登岸等語言頗有緒而台諭未曾詳悉唯請
諄以迎
勑爲辭事必前定而後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後可以踐跡
大丈夫相信以心披肝見膽磊磊落落何必遊移其說特
遣督理行營兼管刑官事柯平監軍兵部郎中葉亨等面
商妥當不穀躬承先訓恪守丕基必不敢棄先人之業以
圖一時之利惟是生民塗炭惻焉在懷倘
貴朝果以愛人爲心不穀不難降心相從尊事大之禮至通
好之後巡邏兵哨自當弔回若夫沿河地方俱屬執事撫

綏非不穀所與焉不盡之言惟閣下教之俾實稽以聞
令天顏與季佺渡海入泉州顏與平誠見明蔡二位禮顏
以二位大人欽差入閩雖公督撫提見之皆由角門而入
偏坐汝二位報　使亦然半日國有大小使實一體執行
客禮如是數日未會天顏乃設議於
聖廟相見柯葉二人不敢抗由角門而入明珠大悅天顏有
應變之才柯平總執朝鮮事例不肯薙髮世守臺灣稱臣
納貢而已議未成明珠會耿繼茂祖澤沛許其藩封世守
臺灣　題請但既受封稱臣豈有異其制別其服乎此是
彼之使者未通融耳繼茂專書有曰

臺灣外記 卷十五

國家欲延攬英雄以安邊民故不惜
詔使前來今旣允藩封予守臺灣其修己極殿下旣然稱臣
又何異制大丈夫當誠來誠往不必過於固泥徒費筆舌
僕僕波濤云云合督撫提共書曰
承台教所示及使員所陳竝卽上達
宸衷
聖天子明見萬里曲體其情但以閣下爲中國之人不宜引
朝鮮之例閣下以荒外自居
朝廷以一體相待 九重至意高厚何如恭錄
頒賜不佞等諭旨閣下誠爲捧繹豈非大哉
皇言千載希遘者乎夫稱臣納貢卽己議定臣君君臣之義
譬猶父子從無父子而異其衣冠豈可君臣而別其章服
此剃髮一事所當一意仰從無容猶豫者也況守臺灣今
恭蒙
皇上不吝曲從閣下之孝而尊一王之曲制閣下何不隨臣
子之分忠孝兩全在此一舉得失利害決於片言我
皇上英明神武事無輕發今日之事旣允其留住臺灣又許
以高爵厚祿
聖主特出之恩榮閣下以彈丸之地躬逢其盛而不以此時
見機速斷卽循 國制以副

聖心竊恐坐失機會時不再來不佞等披肝瀝膽不惟盡言
仍遣太常寺卿慕天顏都督僉事季佺再渡海廣宣
德意願加三思臨穎翹切
仍令慕天顏季佺同柯平葉亨再往臺灣勸鄭經遵
制削髮經執不薙髮天顏曰貴藩乃遁跡荒居非可與外國
之賓臣者比今既歡然稱臣又欲別其衣冠制度此古來
所未曾有伏冀裁決一時安享百世經曰朝鮮豈非箕子
後乎士各有志苟能如朝鮮例則敢從議若欲削髮至死
不易天顏見其辭嚴切遂辭回經復明珠書曰
蓋聞兵刃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

常勢恃德者興恃力者亡曩歲思明之役不佞深憫氏生
疾苦暴露兵革連年不休故遂會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
東寧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爲休兵息民可相
安於無事矣不謂閣下猶有意過督之欲驅我叛將再起
兵端豈未聞陳軫蛇足之喻與養由基善息之說乎夫符
堅寇晉力非不強也隋煬征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閣下
之所明知也況我之叛將逃卒爲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
今其歸
貴朝者非必盡忘舊恩而慕新榮也不過憚波濤戀鄉土爲
偷安計耳閣下所以驅之東侵而不顧者亦非必以才能

爲足恃心迹爲可信也不過以若輩叵測姑使前死勝負無深論耳今閣下待之之意若輩亦習知之矣而況大洋之中晝夜無期風雷變態波濤不測閣下兩載以來三舉征帆其勞費得失既已自知豈非天意之昭昭者哉所引夷齊田橫等事夷齊千古高義未易冷齒即如田横不過三齊一匹夫耳猶知守義不屈而況不佞世受國恩恭承先王之訓乎倘以東寧不受羈縻則海外列國如日本琉球呂宋廣南近接浙粵豈盡服屬若虞倣哨出沒實緣貴旅臨江不得不遣舟偵邏至於休兵息民以免生靈塗炭此仁人之言敢不佩服然衣冠吾所自有爵祿亦吾所自有而重爵厚祿永世襲封之語其可以動海外孤臣之心哉敬披腹而言仰祈垂鑑

復繼茂書曰

捧接華翰有誠來誠往延攬英雄之言雖不能從然心異之殿下中國名豪天人合徵金戈鐵馬之雄固自有在然諄諄所言無乃襲遊說之後談豈猶是不相知者之論乎東寧偏隅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雖泥落部曲日與爲鄰正如張仲堅遠絕扶餘以中土讓太原公子殿下亦曾知其意乎

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

豈非竭誠

貴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鑑足爲寒心殿下倘能以延攬英

雄休兵爲念卽飭部曲慰安邊鄙羊陸故事敢不勉承

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自有天在得失難易

殿下自知亦毋庸贅也

明珠知經恃波濤之險未可招撫遂同蔡毓榮進京復

命九月招撫之議不成江勝據廈門以不騷擾爲事輯和邊界守將亦以寧靜是安雖汛地謹防而透越不時可通有佩鞏穿甲追赶者明是護送卽巡哨屢行有耀武揚威纔出者明使迴避故臺灣貨物船料不乏於用時邱煇自踞達濠有年橫行無忌官軍無奈之何所有擄掠婦女悉係臺灣船隻販買因而室家日多煇欲以其衆歸鄭經遣人到廈謀之江勝勝計爲汲引煇具啓投勝爲轉陳稱邱煇年少猛勇船隻廣多兵士精壯今踞達濠實爲粵東南面之勁旅願投藩前效力圖報經得啓下六官酌議陳永華曰招降納叛自古皆然况邱煇能糾衆備船獨踞達濠今傾心向化舉衆來歸理應收錄庶可以鼓舞豪傑經是之以爲義武鎭遣人齎印劄到達濠授煇煇集廣惠亡命以相助且善爲交通接濟貨物與販而臺日盛

康熙九年庚戌（附稱永曆二十四年）三月鄭經以廈門銅山達濠諸島

業有鎮將而舟山南日一帶守者係初附之將惠安人阮欽爲但其心未敢深信况烏合而未經操練當遣一將統之方可陳永華舉原奇兵鎮黃應老練諳熟堪爲將以制之經令聰統柳索呂勝藍盛楊正數健將配船前來與欽爲協守欽爲見應等到陽爲交好心實貳焉每欲投誠尙懼呂勝猛勇値曾約分船巡哨欽爲與其衆密計乘淸晨勝起梳櫛欽爲讓勝先勝又讓欽爲先欽爲遂起旋帆詐作掩流礙勝船衆各執器頂船一鎗刺勝死併其船入泉州見提督王進功投誠投部劄副將移駐四川後以平臺功官南澳總兵

康熙十年辛亥（附稱永曆二十五季）沿海豐熟而臺灣秋禾大熟鄭經飭諸島守將勿得侵擾百姓與邊將相安

康熙十一年壬子（附稱永曆二十六季）正月統領顏望忠楊祥會啓願領兵船征呂宋以廣地方馮錫范曰呂宋乃黎國埠頭其地炎無所產况年已納貢桅舵今若征之有三失焉一師出無名有失遠人之心二殘擾地方得之不足爲吾臂指三欲守之有鞭長不及之勢况年來安守幸爾豐熟豈可妄用無益之兵遂止其議

康熙十二年癸丑（附稱永曆二十七季）廣東平南王尙可喜疏請歸老遼東　朝廷允之平西親王吳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忠繼

茂之子茂壬子歲死忠係襲封亦相繼奏請如平南王例
俱報可八月精忠密與麾下諸將謀請鄭經差漳浦人黃
鏞爲番譯渾號六飽勞有曰
孤忠海外奉正朔而存繼述奮威中原舉大義以應天人
整征帆同正今日疆土仰冀會師共成萬古勳業云云
經大喜隨整船隻調撥各屯屯佃歸伍分配十月經舟次
澎湖待之時臺省言三藩並撤供應浩繁當漸次舉行部
覆未上而雲南差員與馬寶不睦寶性暴殺大人禍及總
督撫提三桂遂舉兵反長驅至楚楚撫棄長沙湖南郡縣
望風叛報至京師即停移兵平南靖南二處

詔至精忠與衆謀稍定令鏞過澎湖止經經亦以其愛死變
囘臺灣浙江巡撫范承謨陞福建總督抵任後見閩地百
姓無依雖曰開界而堡臺限守嚴禁依然遂上疏曰
切惟古今之時勢有常必有變人臣之謀國有經必有權
玆當鎮南告警變起倉卒一切關係疆埸之事有斟酌權
宜可濟時變者則不得槩執守經之說以踈於事先而忽
於未然也臣就閩省目前情形爲我
皇上陳之閩人活計非耕則漁一自遷界以來民田廢業二
萬餘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以致賦稅日缺
國用不足而沿海之廬舍畎畝棄爲荒地老弱婦子輾轉

溝壑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孑遺無業可安無生可
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邇來人心遑遑米價日貴若不安
插餉饑寒逼而盜心生有難保其常爲良民者矣哉
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萬民甦生之會而閩地仍生以臺寨
爲界雖云展界墾田其實不及十分之一且臺寨離海尚
遠與其棄爲盜藪何如復爲民業如慮接濟透越而此等
還民從前飄流忍死尚不肯爲非今若予以恆產斷無舍
活計而自取死亡之理即釘麻油鐵系綢布帛皆奸商巨
賈勢豪土棍有力者之所辦窮民亦無此貲本何由而濟
如慮逼近沿海難免寇䑸侵掠夫海賊可以登岸之處不
過數所餘皆海潮湧入之小港時湧時退不能停泊若設
防兵守禦要害則寇亦無隙可乘設立水師原爲控扼巖
疆未有棄門戶而反守堂奧之理目今多事之時海逆不
無窺伺伏乞
皇上允臣相度形勢應仍舊者照舊防備應當換者　奏請
更移務得將領不得偷安自無以糧濟寇之憂無透越接
濟之弊兵既衛民民不失所此扞外安內之要著也從來
富國強兵莫有過於漁鹽之利閩自禁海以來利孔既塞
是以兵窮民困目下青黃不接之際追呼雖類輸將仍緩
兵丁乏授食之需引領協濟各省處處添兵在在索餉安

能及期協濟乎今惟有請照木筏取魚事例容漁戶沿邊採捕每十筏聯一甲行以稽查連坐之法遇開港之時止許隨帶乾糧不許多攜米穀等物令就近將領率防兵巡哨督押漁筏朝往暮歸仍照編甲次序灣泊內港聚集一處以便稽察其採捕之魚十取其一以充國課此項錢糧或接濟兵餉或借給遷民如有贏餘或存貯備修船隻一舉而數善備焉事有可行臣則相繼設施如不可行決不致貽邊疆之患此兵餉裕而
國用自足荒田墾而流離可輯催科緩而人心共安矣

十一月因雲南貴州四川三省及楚南有事通行各直省督撫增修武備耿精忠心不自安疑有所圖況其部下或於圖讖之語有曰

七星再拜眞天子○時福州火災布司直街七井一望了然
分明火從耳邊起○火耳是耿字也
殺盡三山牛出血○三山福州別號也
身騎白馬軍中止

之句以惑精忠忠心動意決遂招亡命積蓄糧糗私造器甲范承謨窺忠有異志業差人往河南聘進士王于玉騎將老虎王進來閩備不虞途次浦城爲精忠所知輿藏藩府謨茫然也

卷十五終

臺灣外記卷之十六

下漳州啓泰死難　通海上三藩俱舉

康熙十三年甲寅（附稱永曆二十八年）二月精忠逆形頗露部曲整齊守門嚴謹有勸承謨不可同城恐遭其害當借出巡以避之據延建上游號召七閩之師於峽西可以制之謨曰若如此是逼其反也使彼有名不聽三月十五日各官應赴藩衙謨欲托病不去而巡撫劉秉政到署邀同往謨不疑偕行甫入大門炮響甲兵突出執承謨守備廖有功見有變拔刀挺衛獨力被殺承謨遭擒罵負國逆賊不去口秉政直奔入府內福州知府王之義建寧同知喻三畏閩縣知縣鞠維謙侯官

縣知縣劉嘉猷一時失驚慌忙無措欲馳出避難悉爲甲兵砍死時精忠有密令凡文武官員走入府內與不動身者活奔出者斬故耿政奔入遂反令軍民剪辮自稱總統兵馬上將軍因承談於幽室四環重壁義兵以守之精忠復差黃鏞過臺灣請鄭經會師且以全閩沿海戰艦許之貴藩將水吾將陸江浙唾手可得也經得書以陳永華留守東寧令侍衛馮錫范督諸鎮船隻先行經統左武衛薛進思右武衛劉國軒同六官等繼至廈門精忠以巡撫劉秉政爲總制使提學道張文韜爲吏曹陳望雷廖廷雲爲戶曹金鏡林日光爲禮曹蔣得宏王于玉爲兵曹李似桂鄭章爲刑曹夏季旺爲工曹蕭震爲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呂應斗爲兵備道以其叔耿繼美爲左將軍星夜兼程趣浦城奪踞仙霞關以曾養性爲左軍都督出溫州以叔耿繼善爲宣威左將軍星夜兼程趣邵武奪踞五福杉關以馬九玉爲驍騎將軍江元勳爲中軍都督王進爲左都尉徐光武爲中都尉朱鴻翮爲右都尉福州城守副將王可就爲前都尉楊明爲前將軍郭秉興爲總兵原黃巖鎮總兵武狀元武灝爲錦衣衛正堂差官持令箭于十七日到興化府興化總兵馬惟興搶掠剪辮反十八日到惠安縣守將提標前營守備郭維藩同知縣彭翼宸剪辮劫城中百姓反十九日至泉州提督王進功剪辮反縱兵焚

刦郡中大南西兩街焚樵樓擄掠徹夜次日遣標員呂彪齎
勅印赴省納欵精忠授進功爲平北將軍何可化仍爲興泉
道王者都仍爲泉州知府起南安知縣劉祐爲行人司用福
州隆武舉人林之木爲晉江縣獨同安城守張學堯與晉江
水師營李尙文約束所部無犯百姓草木亦剪辮反泉屬諸
邑皆下二十二日到漳州府海澄公黃梧時背生疽汀漳道
陳啓泰聞之郎單騎馳中軍吳淑署商議守禦之策淑曰有
公臺在上非弟所能主啓泰是之馳見黃梧梧曰兵民嗷嗷
思亂恐制馭不得泰會其意知無同志之人遂回衙差役市
棺二十二口舁入衙內將二子交托李倫以爲宗祧計其妻

妾衆女孌倖者悉令其更衣自縊有幼女哭不肯死泰抱之
上弔且叮曰兒爾先走爺隨後就來悉入於棺虛一柩以自
待令傳漳州知府胡獻琛同知張全通判賀登科龍溪知縣
劉在三等入獻琛等以時勢使然奉勸老大人姑暫順從以
待時泰笑曰大丈夫苟能竭力與有心人共事是爲臣子之
職分也既無同志之人而又力不能禦惟有各盡其事而已
本道無他傳爾輩言别令人開川堂門諸屬員見其棺横滿
壁咋舌嗟嘆泰從容自若曰諸君姑待之煩爲吾收殮望北
叩頭起以手中綰巾自縊面不改容胡獻琛哭拜地下爲之
收殮

泰字大來遼東蓋州人鄭經登岸聞其忠貞慷慨令屬
縣設祭備仗鼓樂禮葬于漳州東之坡迨至丁巳平復
聖祖仁皇帝賜祀其廟亨于福漳二府謚曰忠貞蔭其二子
長汝器官至安徽巡撫
諱曰　從容盡節　慷慨成仁　甲寅殉難　惟公一人
是日黃梧剪辮反遣員齎印勅赴福州納欵當吳三桂之將
反差祝治國劉定先齎書三札一諭二于二十五日到海澄
見趙得勝勝開三桂諭有曰
將軍臨行之時所陳言語至今寤寐不忘北方奸謀叵測
行調余等歸旗內中未免有不善之處特差該員祝治國
劉定先齎來耿藩書一封鄭藩書一封黃海澄札一封與
化總兵馬惟興諭一封將軍斟酌鄭氏之書如何送出耿
藩之書如何送投黃海澄之札不防直與之馬惟興將諭
差人送去速會馬惟興起兵會師錢塘耿藩顧戀不決但
渠甲兵不願北行將軍一呼自能相應此機不可失將軍
勇畧過人毋庸余之籌畫再酌也
勝覽畢大喜曰正逢其時但鄭藩即欲到廈不須到海且先
往漳州何如治國定先從得勝議隨入漳州見黃梧梧閱三
桂書有曰
柯敞一疏公則議撤所以不即撤者以鄭人尚在耳

清朝非有眞心愛公公亦何必戀戀而愛
清朝乎趙將軍乃不伇心腹舊將忠誠可以貫日月當與之
戮力同心共伸大義以享茅土云云
梧厚待治國定先亦即送二人抵福州見精忠四月黃梧因
前月署中被雷震心不安出居於橋仔頭塘園亭入門少頃
雷從地又起愈懼不數日背發疽延諸醫弗能治而瘡大潰
梧忖不能免令其子芳度拜中軍總兵吳淑爲叔父曰耿藩
復明鄭賊寄寓虎視眈眈其實可憂小子年輕藉公念夙昔
之交善爲照顧余往九泉亦瞑目矣淑頓首曰爵主安心天
必多相荷有不幸淑自當披肝瀝膽以扶公子爵主毋多慮

與度同拜梧令左右掖淑先起次日梧疽疼發難堪而死淑
恐城中乘虛有變嚴整隊伍令其胞弟潛族弟智文友分守
四門又令李武蔡隆陳驥賴陞等斂兵守公署又以黃翌黃
芳各帶親信健將掖芳度左右然後發喪而耿精忠以平和
公封梧印勅至淑率諸將護芳度拜襲父封統領全軍淑又
敎芳度出家帑招兵收拾城池製器甲蓄糧糗淘澄總兵趙
得勝漳浦總兵戊戍狀元劉炎俱剪辮繳印勅反精忠加得
勝爲威遠將軍劉炎爲定遠將軍仍檄炎差員出接鄭經炎
隨遣胞弟煜往廈門接經經雖優禮煜煜見廈門瓦礫滿地
茅州盈野船隻散處停泊民居寂寥心甚輕之歸對炎曰海

上兵不滿二千船不過百隻安能濟事炎以其弟言報精忠忠信之卽通行各沿海邊界照前禁例寸板不許下海絕鄭經來往視治國劉定先至福州見精忠忠復書會師令二人歸國治國等仍回海澄齎三柱書出廈門見鄭經有曰

令祖舉全閩投誠大有勳勞横遭俎醢必百世必報之仇也令先王存心大義九死靡他誠大丈夫特立獨行每言及此未嘗不嘆爲偉人也己亥進圍金陵徒以聲援不繼而還欲揚先人之名雪家門之恨惟此時爲然殿下少承先志練兵養威知爲觀釁而動今天下大舉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殿下速整貔貅大引舟師徑取金陵或抵天津斷其糧道絕其咽喉此奇兵乘虛乃捷奏萬全復累世大仇泄神人共憤何快如之

經厚賞治國定先答其書曰

閣下忘家爲國不顧其子欲伸大義於天下不禁雀躍旣慶朝廷之光復又喜所懷之不謬故獻一言自古成天下之大業必先建天下之大義以殿下之忠貞而擇立先帝之苗裔則足以號召人心而感奮忠義不佞所以區區道及亦欲依日月之末光早建匡復之業枕戈待旦以俟會師之舉爾

遣監紀推官陳克峻副將陳文煥同視治國劉定先往湖廣

報命經遂訓練士卒收整舟師密令黃興楊信入泉漳各處招集以爲援又差兵都事李德駕船往日本鑄永曆錢并銅熕腰刀器械以資兵用戶都事楊賢回臺灣盡督洋船往販暹羅咬𠺕吧呂宋等國以資兵食另諭與留守東寧總制使陳永華調土番暨佃丁六分之四前來廈門聽用福寧州總兵吳萬福聞精忠反差官至拒之不放入城遂整飭部伍繕修城池以便禦敵但萬福平日貪剋寡恩部卒咸怨之精忠知萬福拒使不從遣曾養性統兵攻萬福福登城督禦其衆鼓噪殺福迎性入於是全閩皆下但精忠欲反時慮漳泉下游文武不服故遣黃鏞渡海請鄭經以作聲援迨見不數日馳數騎片檄而得全閩且曾養性出寇浙右平陽總兵蔡朝佐剪辮反應之共屯兵飛雲渡窺瑞安守瑞安副將吳三畏武狀元斂兵守備請救於溫州總兵祖弘勳奈勳素與養性通款兵不動性據江劄營密遣一旅從沙園渡江犯溫州祖弘勳聞提督塞白裏同黃巖總兵阿爾泰拔師至北岸溪竈遂令其衆鼓噪乏餉六月朔日集道府廳縣登華蓋山大觀亭議事弘勳曰行兵當以糧餉爲先今糧餉不足衆譁然而起誰能制之溫處道陳丹赤曰賊將臨城戰則在公餉則在我再不致有一日缺其食永嘉知縣馬玠曰提督現報屯溪竈我們率兵民共守此城俟賊勢稍衰窺其隙而破之至於

糧餉自當策應毋煩鎮臺過慮也弘勳曰諸公有所不知今
三藩並舉四方嚮應識時務者當體天順人立功業以垂不
朽丹赤以手中扇指曰公出此言豈不負
朝廷委托封疆重任乎勳大怒曰豎子無狀左右揮刀斬丹
赤手從役林義出扶被砍馬玠呼曰似此豈不反了遂遭殺
二公駡不絕口而死玠姪顯奚家人張亦寶出衛俱遇害府
廳諸屬咸跪下願從弘勳剪辮反接養性入城飛騎報喻三
畏畏計窮遂降

丹赤字獻之別號青城辛卯科鄉薦福州府閩縣人丁巳
恢復以其事上　聞贈通政使謚忠毅建祠溫州府華蓋
山春秋祀之而永嘉知縣馬玠不與焉至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詢當時事方贈布政使司謚忠勤又
御書旌勞褒忱四字扁額
賜建雙忠祠合祀於華蓋山上

玠字奉璋登順治甲午科鄉薦陝西武功縣人

養性大合其衆寇黃巖黃巖總兵阿爾泰亦剪辮反接養性
侵犯浙江提督塞白裏接應蔡朝佐反會同黃巖總兵阿爾
泰提師至溫州北岸溪竈地方忽而祖弘勳反引養性過新
橋攻樂昌縣白裏恐截其歸路退守寧波府八月十九日養
性進屯海坑又令水師張拱垣率船二百餘號入泊海澳白

裏遣寧波城守遊擊任惟我同其本標左營遊擊王英領兵往援迨養性密通阿爾泰泰亦剪辮反遂進踞椒山小梁山蔡嶺白塔山諸處連營數十里窺迫台州勢甚猖獗時隨征福建提督段應舉領師戰浮橋頭失利台州危急白裏率其中營遊擊洪元前營遊擊胡壘同王英任惟我往援屯師雙門離台州八十里相拒十月鑲藍旗貝子王富喇塔提師至兩相對壘越次年乙卯六月象山副將羅萬里反合養性斷台州寧波糧道七月十五日富喇塔命副都統吳申巴圖魯季爾塔布等八旗集仙居縣用王英計假收毛坪暗渡烏巖於八月初八日奪涼坪踞半嶺救援台州

按王英本姓吳泉之晉江人投誠隨標浙江見知於提督塞白裏保英爲中營遊擊屢立戰功後召乍閩任同安總兵有功歷任提督掛威遠將軍印題復本姓繼從施琅平臺

又耿繼善同易明朱飛熊羅侖之等出江西陷廣信徽州二府侖之陷徽州驕悍橫虐肆惡難堪又強佔民間聘女白姓憤甚遂密請　大師乘夜入擊侖之勢虛棄城遁出仙霞江元勳有江山縣之捷追至衢州府清湖有行家毛念一者凡藩院差官來往迭住行中因而精忠亦知其名癸丑十月精忠密諭毛念一令其招集亡命以作取仙霞關計未免招搖

杭州將軍同知差夸蘭大帶騎兵五百前來擒拏忩一時未知精忠之變精忠慮杭州探知來奪仙霞關卽差耿繼美同江元勳領金鎗手一千限其十日兼程搶關繼美駐劄浦城江元勳督衆出關至江山縣東岳廟前遇　我師遠望手執排鎗誤爲紅棍直冲而來被元勳發鎗攻打傷失僅存二三勳乘勢追至衢州府未敢奪城只踞銅錢嶺後將軍喇哈達都統賴搭提師到奪回元勳退屯九龍山康親王駐劄金華府元勳屢爭銅錢嶺哈達與搭力禦之後精忠又遣馬九玉至衢州與元勳不睦忠以中軍都督權交九玉以右軍都督與元勳弔勳帶本部兵回閩守興化拒鄭經於是聲勢大震

有悔請經意迨接劉炎啓云

鄭氏附居厦門孤懸海外一片荒蕪負犂旣無其人採樵又乏其山兵不過數千船僅數隻而已藉舟楫以爲居乘波濤而剽掠安能成其大事當擯絕之切不可與通往來聚集亡命擾我邊疆爲害不淺云云

精忠意愈決通飭邊汛不許往來經見精忠禁嚴差協理禮官柯平入福州見精忠責其背約精忠謂平曰歸道爾主各地自守毋作妄想平回報經大怒令侍衛馮錫范督右武衛劉國軒左虎衛何祐戎旗一鎮林陞戎旗二鎮施陞等攻同安時精忠差員請王進功入省諮詢機宜召同安城守張學

堯協防泉州又令水師遊擊華尙蘭守同安故錫范至尙蘭開城迎降學堯聞報自泉整旅反救不及其眷口已送厦門討窮亦降經經授學堯爲左先鋒鎮掛盪鹵將軍印以同安知縣鄭麟彩有廉名復知縣事同人施鳳亦帥舟師來降經授鳳爲元宿鎮鳳卽施亥後改名明良尋而施琅子施齊亦至改姓王名世澤授爲女宿鎮精忠徵興化總兵馬惟興出仙霞關以右都尉王進代之又徵平和公黃芳度兵度遣原同安總兵黃翌率步兵千人應命復徵海澄威遠將軍趙得勝兵勝不應調精忠檄至趙得勝處有不測差陳自良出厦門降經經令宣毅前鎮江勝入海門會得勝表封得勝興明伯左提督經調劉國軒何祐回以鄭畛爲思明知州將同安海澄二縣屬焉

按經承父例總兵以下自委任如公侯伯提督必修表請封然後出印諭

王進功至福州謁精忠忠禮待甚厚撥中尉徐光武書室與居周旋繾綣總不令回泉進功思忖忠意不善必欲一網打盡卽密買鄉民馳書夫人並子錫藩囑其謹防圖謀速當爲計爾輩若在吾可不死爾輩若所爲失算則無遺類矣夫人與錫藩隨謀之總領王如虎虎爲夫人計當傳五營商議夫人是之密傳五營兼管中營事葛天英右營張漢相前營魏

其志後營王耀告以將軍來書意天英等雖然陽許心甚狐疑適精忠羽檄徵五營兵將出仙霞關文疊至繼報王進領兵即到五營將領意方決協力扶夫人精忠以王進勇略夙望將吳萬福眷口家資配之以結其心命鎮守興化代馬惟興出仙霞關因欲圖王進功馳諭令其兼程抵泉與城守賴玉抄進功家王進隨率所部千人至屯劄城內南教塲縱橫威福朝夕與賴玉戴國用李尙文往來計議甚密葛天英等五營見進有覬覦意亦督兵提防如虎甲不離身率所轄親隨日夜護衛衙門進與玉計五營兵馬繁多艱于下手又差人飛啓精忠隨撥右都尉朱鴻翮撥騎兵五百步旅一千

前來泉州接應夫人聞報隨請葛天英等四位入內謀曰將軍被困在省賴玉與王進二賊共相謀圖今又報朱都尉領兵即至其禍不遠吾聞先發者制人當速下手不可遲延坐受其害天英曰夫人毋慮籌之熟矣就在明早初一英等上王進衙門遂同城守順上夫人衙門可令王領旗帶兵埋伏左右以炮爲號先殺賴玉然後分兵攻王進夫人許之令出各自爲備王進接精忠檄知朱鴻翮提兵將至忙與賴玉議曰五營將士心大疑惑恐朱都尉兵至必生變當先下手爲是玉曰兵無主帥五營雖然調遣亦是各自爲備無能爲也進曰非此之謂也形跡已露若不速舉必爲所算今朱都尉

兵一二日必到可于初二日與公合兵攻之玉曰可六月初一早葛天英等悉上王進衙門賴玉欲與英等分路回署天英曰可到大衙門走走玉辭不去天英正色曰將軍雖不在家夫人小主尙在豈有不投手本之理玉聞天英言揆于禮有缺遂勒轉馬同天英往提督衙門錫藩知玉到差人出請玉等甫至二門而外炮響伏起砍死賴玉擒戴國用李尙文等卽會兵分道攻王進進聞賴玉被殺五營兵至隨令餘丁擘百姓椅棹門板諸物塡塞各巷親督所帶健勇據南教場與戰王如虎首先冲入被王進一箭傷額幾乎墜馬衆軍赶上救回其餘各將緣督調乏帥而無號令冲突相持至晚按守而已進登塗門樓遙望泉港船隻如葉疑請海師來合攻是夜以羊弔之點[illegible]剪香長短而放炮令軍士飽食結束開塗門逸去而朱鴻[illegible]步兵將至聞賴玉等被殺王進逸去其隊亦各散回

卷十六終

臺灣外記卷之十七

黃芳度畏逼詐降　耿精忠見敗修好

康熙十三年甲寅六月初二早天英等知王進乘夜逃回省城錫藩遂出戴國用絞於市而將及李尚文泉人感尚文聞變日東兵有法並無擾害齊赴轅門請救夫人從民便釋尚文葛天英等恐王進往省必請師整甲復來隨與夫人謀降鄭經夫人許之錫藩令監生吳公鴻往厦門納欵投降耿精忠聞同安之失繼報海澄復歸於鄭經卽遣馮國銓到厦見鄭經索地請和欲以沿邊海島屬經不禁往來通商貿易經笑曰天下乃我太祖之天下與爾主何干況漳泉係本藩父

母之邦又是爾主請本藩渡海戮力匡勷共扶明室故本藩不惜跋涉提師前來豈墨跡未乾遂爾背約本藩蓄精銳要欲西問恨未有便以前日之全盛尙欲與之爭衡吳越今爾區區一旅何足道哉國銓無以對議不成銓回省經接公鴻請仍以江勝守廈門令左先鋒鎮盪鹵將軍張學堯爲帥督角宿鎮華尙蘭亢宿鎮施鳳女宿鎮王世澤戎旗四鎮馬成龍戎旗五鎮高明等從同安陸路進會師泉州經統侍衛馮錫范左武衛薛進思右武衛劉國軒左虎衛何祐宣毅右鎮吳世德戎旗一鎮許耀戎旗二鎮林陞戎旗三鎮林定並六官等從大担由泉州港而入王錫藩聞經提師至親率葛天英等五營甲兵迎鄭經入城經出示稱永曆二十八年安民表封錫藩爲錦衣衛指揮使管理提督事務以何可化王者都林之木仍居原職用漳浦縣知縣喬甲觀爲泉州府同知

　按甲觀進士漳浦知縣與劉炎不睦炎反恐炎害托往鄉徵糧遂遁廈門依鄭經

擢魏其志爲大監督以王如虎爲提督前鎮盧仁爲提督中鎮戎旗三鎮林定爲泉州城守其餘各官照舊供職次第陞擢又令劉國軒何祐等督兵平七邑忽陳克峻陳文煥同視治國劉定先使荊州復同其禮曹錢黯回呈上吳三桂書畧曰

舉兵大義進取情形屢書已悉不復贅及玆五月十一日
貴使陳文煥等到不佞軍前獲讀華函忠義之氣凜然故
國之恩彌切不佞積憤三十年困心衡慮有不可盡白於
人者殿下能洞見本懷萬里精神孰意其契合如此先朝
盛德何日忘之然藉擁戴以呼召人心乃草創故智不愼
於始後必終凶項氏之於義帝諸將之於更始可鑑也使
大勢既定親賢自不乏人與天下公議之一德同心宣化
之例何必遜古人耶倡義除暴首當削號故改爲周且列
國卽位改元春秋正例師古正名竊附斯義耳
經覽畢嘆曰吳藩萌念已差不但不能取信天下號召英雄

實爲後世羞耳厚待錢驕令回報命平和公黃芳度雖墨經
視事少年勇猛又能推心置腹不吝獎賞故士卒樂爲之用
見同安海澄二處歸鄭經遂與吳淑謀曰鄭人原係世仇今
既逼近未可與絕當暫負屈交好再作商量淑曰此論誠當
遣黃恩齎啓往厦門修好有曰
芳度荷恩早世依蔭今玆宜負努以前驅敢乘壓而後至
緣罪在誅殛非靦面不得白寬卽量加優容然捫心安能
無愧既爲天壤間無所逃之罪竊比魚鳥之飛潛自計百
十口凡有生之年總望雷霆之生育進盡忠退補過豈敢
比於事大之小國生軀捐死結艸冀稍圖乎贖罪之微悉

經厚待恩三復慰諭有曰

玆際光復事屬而父果能傾附當棄前愆之語

時精忠以張全爲汀漳巡海道全從福省回曾繞道抵廈門謁馮錫范然後到任又與城守副將劉豹善芳度疑全密有所謀召淑議曰豹轄三營同居一城倘有外意將奈之何當急除之絕去內患淑得令越日黎明率賴陞陳驥吳智吳祿吳友翁火孫許連楊仁許開李英等攻其營劉豹不及召兵自率親丁據門與敵手刃十餘人衆寡不敵被殺淑令割其首而刧其家妻女子婦俱溺園池死然擒其左營遊擊程士然海道張全斬於市芳度統其衆而轄之

附記劉豹曾在四川殺姜總兵一家投誠姜最善一大師是夜師夢姜來囑曰我欲往福建漳州府平和縣黃家投胎報怨師二十年後相望師於甲寅正月間雲遊至漳謁劉豹出忽門外喝聲避道旁仰觀芳度相貌與姜總兵無二隨詢店主人此何官主人曰乃海澄公大阿哥黃變舍也師又問曰何處人氏答曰平和人師點首隨到公府轅門打坐適芳度出見之卽延師入書室談吐如舊識又供午齋送之出依依攜手至北街頭方別况變舍素不喜僧衆大異之後豹果爲芳度所殺迨芳度被經磔於市而師復至立于臺畔朗誦經懺觀者

臺灣外記　卷十七

問之師以前事詳述飄然而去漳之人士多聞此段因
果

迨見經入泉州勢愈熾心甚憂之吳淑曰鄭經之政悉出於馮錫范當多賄賂以結歡心暫且歸附徐作後圖度從淑議密遣人致意錫范願附門牆范大悅收納珠幣許之差者回覆芳度方遣朱武齎印勅請降並送錫范厚禮范果爲芳度說辭經折矢爲信允其降表封芳度德化公加前提督仍鎮守漳州范答芳度爬銃一百門以葉亭爲漳州知府潮州總兵劉進忠與續順公沈瑞同城瑞年十一襲職部議以瑞年幼未諳軍旅所有一切諸事暫聽副都統鄧光明主決侯長成日交與瑞光明秉權驕傲藐視進忠每事相忤迨至甲寅正月因吳三桂變各自爲備光明全旗居南而進忠與民居北遂於城中立柵爲界日則開市夜則關鎖撥兵守禦平南王尚可喜聞知遣員排解者再雖陽爲好陰各懷憤至三月間進忠心腹旗鼓楊希震從福州回於念六日即開精忠反進忠以漳潮接壤恐有不虞調兵操演光明疑其希震回有成約愈提防進忠又以同城不睦終非善計托瑞表兄金四轉求瑞之姑爲次子媳則兩家可以釋然瑞母許可與光明言明日彼一匹夫耳世爵之女安肯與偶遂止進忠聞之心愈恨光明結城守參將張善繼領標左營兼管中軍遊擊事

李成功二人約於四月二十一日進忠父壽誕先一夜必與父煖壽無備功同善繼欲率兵從北門金山抄進忠衙後放火殺出光明砍柵相應因謀不密爲進忠所知而預防于二十日申刻功與善繼上晚衙門入川堂坐未茶進忠喝擒之二人稱何罪忠曰罪實無汝印與兒子呢二人無以答成功恐光明不信遣其子並印爲質隨禁於幽室令左右看守是晚進忠披甲督兵加意備禦光明令甲士飽食選健勇餘丁執利斧以待守終夜闃然不見火起至天明探知謀洩張李被擒乘其方開柵揮兵冲殺進忠立斬成功首級號令率李雲林天貴張煇蔡大茂趙承業曾成洪經邦劉玉鄭廷選等分街與戰又令楊希震砍城之北門渡浴溪奔分水關劉炎處請救

按成後投誠隨施琅平臺澎官碣石衛總兵又按潮州雖設總兵城守城禁以及城門鎖鑰悉係光明主收

光明冲殺數十終在街衢艱於馳射總不能勝至晚各罷兵取百姓椅棹木料堆列柵邊防夜間冲突以絆馬脚二更劉炎兵至登華架山焚毀店屋炮聲轟天次早從北門入城光明勢孤自縛同其義男袋子于國璉跟沈瑞露頂捧印勅步行詣進忠轅門投降忠以瑞年幼未諳收其印勅仍尊上座親與光明解縛罪歸國璉令斬首出瑞眷口于韓山從劉炎

往漳浦聽精忠命進忠遂剪辮反精忠加進忠爲寧粵將軍其餘文武照舊供職平南王尚可喜接潮州反報隨飭提督嚴自明修備訓練士卒一面題請進剿進忠知粵省整師卽遣人往精忠處請救忽報同安海澄二縣歸鄭經繼報漳泉亦降忠思粵師將動閩援已阻如之奈何亦遣葛天魁往泉納欵經表封進忠爲定鹵伯右提督加潮陽協鎮馬應龍爲殄鹵將軍黃岡協鎮武弘謨爲破鹵將軍馬興隆爲潮州城守蔡茂植爲澄海鎮江德中仍任惠潮道黜知府魏魁祥海防仇昌祚用程鄉知縣王仕雲爲潮州知府鎮平和縣張弘算爲海防擢經歷童士超爲海陽知縣其餘原職視事

按興隆卽楊希震改復後被朱天貴所害植字錫朋澄海學生員後投誠任達濠副將雲字望如江南進士

尚可喜以潮州之變題報奉

旨著其征剿可喜令次子將軍之孝同都統聶包督騎兵二千到惠州會提督嚴自明調全省綠旗官兵合剿七月師至蔡潭用遊擊高亮楨爲先鋒列營揭陽之新墟進忠聞粵師將至與諸將商議禦敵蔡茂植曰前日郝鎮被圍因不守葫蘆山之故今當竪柵葫蘆山以作犄角進忠然之隨督衆拆西北南三關民居環柵葫蘆山自西至北外開濠二道深一丈闊七八尺設立炮臺與城相顧

按丁巳恢復潮州總鎮一等侯馬三奇會提督侯襲爵

題築城垣

知之孝等雲屯新墟令李雲帶騎兵三百每日瞭哨伏部兵以待之孝偵其有備未敢突進初十日之孝差人與進忠說廣城王爺有信亦欲剪辮都是一家明日班師進忠賞其使尙在疑信間十一早差李雲往探果空其城營壘尙在寂無一人詢之附近云夜半去矣雲回覆進忠忠亦以爲是迨至午刻突見竹篙山兵馬雲集炮聲不絕進忠方知之孝詭計從楓洋小路偷過卽斂衆守城十四日進忠令李雲趙承業林天貴張煇蔡大茂洪經邦等督衆六千分隊而出冲搶營盤奈大雨傾盆水深二尺許之孝以立營未固恐乘雨冲突不許騎步卸鞍甲遠依岸林園圃處埋伏偃旗藏而李雲等卒衆冲入見是空營知中計遂抽出被之孝揮軍合擊互相砍殺雲等傷死千有餘人收其衆入城堅守二十日聶包謂之孝曰欲攻賊城先當奪葫蘆山之孝是之包率輕騎十餘四環視其可破之處以便進攻不虞北城金山上發一門冷炮聶包傷死之孝大悲慟收殮飛報尙可喜喜歎惜之令固山王國棟督兵前來鄭經時方與耿精忠爭泉州援劉進忠請救卽遣殿兵鎭楊奕援剿後鎭金漢臣航船進援復遣宣毅右鎭吳世德來援于八月初二日到劉東面燕子山上

按時之孝自北溪斑闌至南溪埏其南中央尙有鳳凰洲係進忠據守放東路尙可通一面

初三日世德與進忠漢臣約于二更渡河三更劫營忠與漢臣各肅隊伍出伏河邊以待至三更將盡不見世德至時秋天氣涼將士腹饑漢臣會進忠以世德之不果來遂抽其衆入城世德于是夜奉豬羊犒賞傚甘寧法超選一百二十人執掌號故失其更約渡河時業已三更將盡四更至濠邊偵者探回云鬧無其人世德疑漢臣從別道先進奪其功不然豈有爵主相約而不出兵之理即著鄉導引路越濠砍柵喊殺掌號而入國棟果無備人不及甲馬不及鞍連失營盤十餘座退至羊皮閘之孝大營盤天色微曙騎兵屯集山上見賊夥無幾齊下禦之世德見無兵接應遂不敢前發令曰宜退兵執掌號與失軍器者擡有傷軍士先行餘徐徐而退不可造次世德斗擻精神奮勇接戰退則國棟揮騎兵進世德按隊止則騎兵亦各猶豫而止城東守將趙承業忽闖西南角有喊殺聲馳報進忠忠忙披掛率衆開西門欲出應世德退至濠邊無失一人國忠見有援師亦即收兵世德此役恨漢臣之賣己也初六日進忠移世德全師入城廣東巡撫劉秉權督師至潮巡視諸柵見東南水中央鳳凰洲一營截據回謂之孝國棟曰鳳凰洲若不奪東路難圍宜合攻鳳凰洲固

山汝督一旅禦城中出援弟與將軍率所有之師併取鳳凰洲之孝各自爲備劉進忠偵知劉秉權到卽會金漢臣吳世德楊奕諸鎮議曰秉權素有韜畧今統師至此必奪我鳳凰洲此洲若爲所奪則東路不可通敢煩一位統兵出守方保無虞進忠之言意屬世德奈世德因前劫營之役不接應憤於懷默而不答俄而金漢臣起應曰弟願出守進忠遂揖曰公若去弟誠有幸矣漢臣卽帶所部衆並親隨一營鄭廷選二營鄭添等出據鳳凰洲十六早劉秉權乘天微明率領國之兵渡河搶奪然鳳洲沙地柵豎難固權督步兵以不空歸拋土一拋卽倒漢臣與添等力戰死廷選見勢不敵向南洋脫去鳳凰洲遂得進忠見兵奪鳳洲親督精銳騎步出冲數十次總爲王國棟勁旅堵禦不得救援後見柵破失守卽斂衆入城續順公沈瑞聞之孝督兵至潮州與詔安巨族沈家梓聯宗室

按梓進士起津之子後瑞兵退黃岡王一新率莊卯等攻其樓家梓被殺

又密結詔安遊擊邵良臣欲據詔安縣相應瑞提師至黃岡詔安營兵偵知盡披甲上城良臣聞兵擅自登城亦上敵樓喝曰蠻子可惡未得吾令敢擅專披甲上城大旗莊卯應曰賊兵業報到闗不得不披掛防守良臣愈怒罵不去口卯憤

向前衆兵從之艮卓遭砍及其家丁王春等部統張夢吉宋
文科提兵至知艮卓被殺圍其城雲霄營參將劉成艮令千
總王一新領衆往援夢吉與文科抽回據黃岡進兵潮州適
鄭經又遣右虎衛陳寵航船從拓林登岸遇文科兵于停福
鋪大戰寵少怯退筆架山而破鳳洲兵又到寵無壕柵不敢
據守卽抽其衆入城進城急斷浮橋遂困潮州王進自泉州
奔回駐劄興化府飛報精忠以孤軍深入衆寡不敵爲辭請
益兵取泉州自効精忠許之益騎兵步兵二萬又令兵曹王
于玉同都尉朱鴻彌統兵一萬由汀州入漳會劉炎師剋期
合攻王進得兵聲勢大振九月隨率衆進屯惠安然進素輕
南兵以泉州之役孤軍城中尙且戰終日而逸出況今兵多
將廣益驕橫無忌任衆焚掠鄭經聞報遣右武衛劉國軒爲
帥統兵出禦國軒亦嚴陣以待相持逾旬忽三桂差禮曹員
外郎周文驥齎書到解和有曰

頃接大章及錢點回口述知與耿殿下大有異議耿殿下
乃殿下唇齒之邦輔車之勢分兵速進則兩相資也持疑
拒守則兩相斃釋仇人而凌與國忽遠慮而爭目前利害
相懸奚啻什百且大仇未滅何以家爲以天下之大犁庭
漠北之勢普天率土皆我輩所共建而寧于擒虎逐鹿之
初綹纖未施遂於門庭先分畛域示仇人以隙耶伏惟殿

下鑑我愚忠不佞刻期定荆武本擬誓師北渡但念先期
便當揚帆建業則與殿下耿殿下縞素三軍展拜孝陵一
切大計期賜指南者甚多殿下智勇絕倫當不待余辭之
畢而兩家早爲親睦矣將軍趙得勝一生忠直不佞之所
深知已諭其善爲調停務期兩地和好速爾進兵示義于
天下後世非淺也

經厚待文驥送之福省見精忠十月王進屢出騎哨偵望國
軒營壘見軍威嚴整未敢逼戰退屯楓亭列營二十餘里作
長蛇勢軒聞進退兵笑曰王進老無能爲非是驕兵實懼敵
也自率輕騎往覘以大隊繼進猝遇于塗嶺戎旗一鎮許耀
奮勇與戰國軒督所鎮分股從中擊之進大潰至叮噹關復
戰耀斗索再鬬進不能敵奔興化府軒追至郭外進閉城軒
仍引師還屯楓亭報捷以許耀首功超陞右虎衛十一月經
以漳州黃芳度既降潮州圍久而漳浦劉炎從中截據不附
又結連兵曹王于玉都尉朱鴻翀師欲從中興兵

按于玉與鴻翀統衆至平和被德化公守將賴陞邀擊
故從間道抵漳浦合劉炎

卽令侍衛馮錫范爲帥與明伯趙得勝副之督左虎衛何祐
宣毅前鎮江勝宣毅右鎮許貴前衛鎮洪羽元宿鎮施鳳子
宿鎮王世澤奎宿鎮鄭國選戎旗一鎮林陞戎旗二鎮林應

等由海澄進攻漳浦得勝遣趙山到漳浦說劉炎炎不聽耿精忠聞王于玉等兵敗于平和乃遣蒲日興到泉州與鄭經修好書曰

日者諸藩建義之舉原從中原大事起見共圖恢復以協天人弟之所以勉力興師者雖爲吳王亦以踐台約也今事當創始而每有爭地爭城之釁夫閩地縱是殿下父母之邦亦先王世守之土也前以恢復中原爲重故彼此曾有成言今中原尚虛逐鹿而釁端突起鬩牆殊不可解方今西北連兵望救甚切非我輩游移觀望之時惟冀殿下俯念吳藩及弟前約捐小忿而圖進取勿使海內豪傑謂我輩自相矛盾怯公戰而勇私鬬也

經厚待日興而報書曰

天下乃我太祖之天下修言天下豈不羞乎且請弟渡海者誰令弟毋作妄想者誰絕不與弟來往者誰夫子有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勇私鬬而怯公戰弟亦不得已耳如果欲修好當踐前約

精忠知理短又遣董一年王世翰再來泉州修好議未定劉炎知鄭師由海澄而來調雲霄營遊擊劉成艮同中營遊擊馮友魁率衆守羅山嶺十八日錫范師次卜孝嶺成艮與魁列陣嶺下與敵錫范令何祐江勝二將擊之殺其千總杜養

體戎旗龍得雲等大勝祐勝尾追過嶺至打石山又敗王于玉軍直沖至北門門不及閉劉成茛己從東門過渡帶所部回雲霄矣錫范督衆用天炮銃打入三門悉落衙中壞房屋數十間炎母大懼逼炎炎無奈請降錫范報捷經授炎前鋒鎮掛傷虜將軍印另修書並幣帛遣使到漳浦縣令錫范親詣竈山聘隱士張若仲併弟若化二人

按若仲庚辰進士官益王長史若化丙子舉人官御史甲申聞變兄弟結茅隱于竈山躬耕治圃至是不下山者三十年

聘其書畧曰

天地閉而賢人隱時固當然彪龍兆而太公興念亦無失二位先生強不變塞智足周身避亂何須遼東養晦無煩王屋先生雅相慕尚不佞猶深景仰紫色蛙聲相對寧免窮民之哭雲收霧罷乍聞應啓洛陽之顔請同鴻冥以翩來得就龍充而乞言昔段干偃息猶輔魏主子房留侯尚扶漢嗣小子雖臧否之未知先生其教誨之不倦可也

二人竟以老辭送錫范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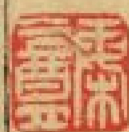
詩曰 明月清風只自吟 高牙大纛非吾心

經擢趙得勝爲總督督諸軍救援潮州錫范回泉州劉秉權既得鳳凰洲隨督兵渡河奪筆架山會沈瑞張夢吉宋文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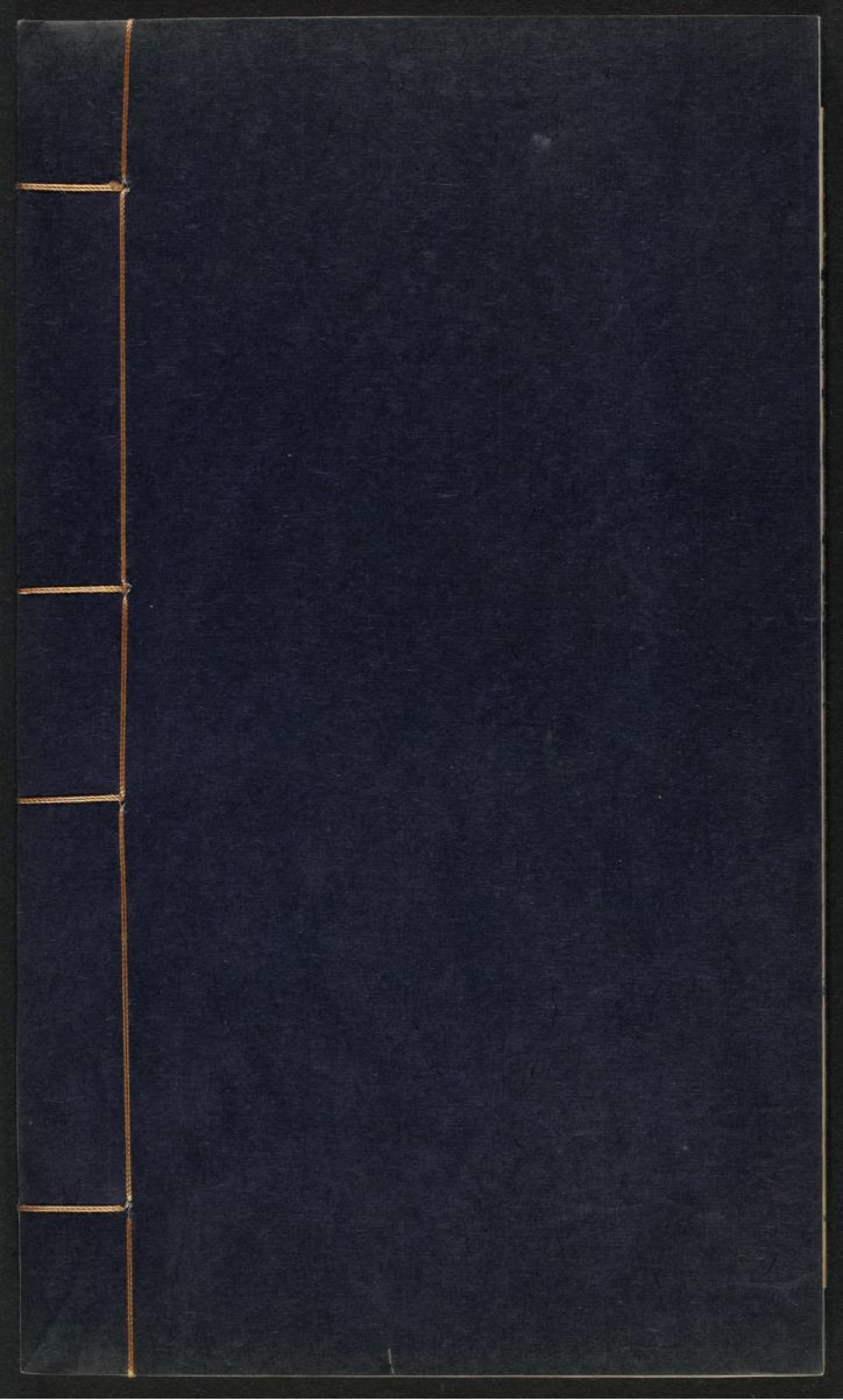
師合困潮州又令潮州知府閻奇英
　按原潮州府督捕廳因解顏料入京方回委任知府事
築炮臺河之上下設栅二重攔之然置鉤釣于水底提防周
密因而焦勞太過不五日得病死國棟於西南用籧篨堆土
遮衛馬士上上架大炮日夜攻打城崩百餘丈進忠與陳寵吳
世德楊奕等極力守禦隨崩隨築國棟架雲梯齊進悉被葫
蘆山上橫身炮所打然城上大炮火鎗火箭火桶噴筒齊下
死塡溝濠傷者不計如此者三城終不得破迨報漳浦已降
賊援將至國棟提騎步萬人同嚴自明屯劄黃岡出迎于石
壁庵下得勝令何祐江勝林陞三將出敵祐奮勇爭先連砍
數人國棟將高亮楨敗遁棟亦遂棄黃岡屯劄浮山但以師
老援強又虞城內劉進忠出而合攻二十九日棄浮山回潮
得勝揮軍尾追劄黃山坑三十夜之孝與國棟自明等焚諸
營盤遁守普寧縣連營新墟十二月初一日潮州圍解劉進
忠出接趙得勝等軍得勝師屯溢溪之後山報捷經得捷議
趙得勝提本部軍回以劉國軒爲劉進忠副允留守東寧總
制使陳永華薦聘故明鄉紳癸未進士倪俊明壬辰進士李
其蔚二人爲參軍以鄭省英爲宣慰稅渡稅酒稅及豬牙等
項又令各縣照臺灣事例人有丁銀每月每人五分名曰毛
丁船計丈尺而納餉名曰樑頭以陳廷守督理泉州鹽務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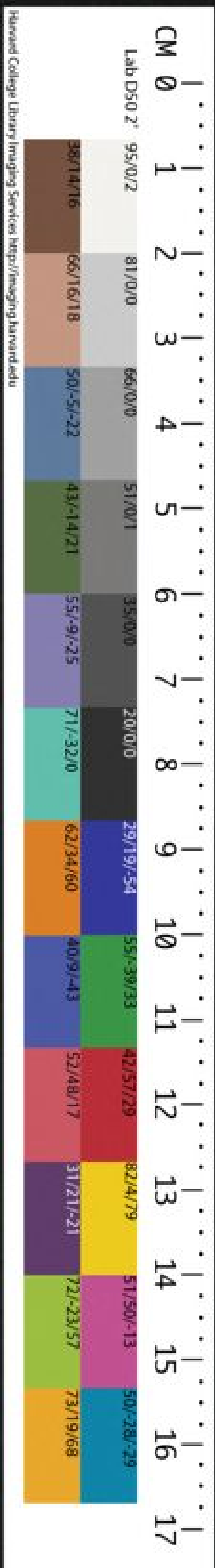
錫圭督理漳州鹽務並雜糧以給兵食有永春縣馬跳寨呂華見其剝削難堪遂殺所差據寨凡避科派者悉往投之用爲羽翼經遣中提督中鎭盧仁同後鎭張漢相統兵往剿華設險守禦不能破傷失甚多經又遣左武衛薛進思督兵合圍未得下續順公沈瑞當其與王國棟合兵圍潮以其必破故全旗眷口于詔安孥出隨安頓饒平縣俟城開日仍回鎭守不意趙得勝一到黃岡戰北國棟撤圍遁去瑞因眷口累不得已遣人詣得勝軍前請降勝許之代爲請經時饒平土著人詹四原饒鎭吳六奇標下爲旗鼓狡猾機智特族多人境連大埔諳熟可通知瑞叔母係平藩尙可喜女遂獻策於瑞曰海賊初到潮郡方開正歡喜倉忙之際未暇及此況固山駐劄新墟計程不遠可速差人星夜往省請兵從大埔間道可達此並會新墟之師則潮州仍可圖困矣瑞用其謀卽差心腹將秉程抵省見可喜又令詹四招健勇充伍收整城池炮臺蓄積糧餉進忠果以久圍新解兵馬雲集未暇旁掠諸縣後用澄海鎭蔡茂植奪澄海縣英兵鎭李虎奪揭陽縣宣毅左鎭邱煇奪潮陽縣進忠正在徬徨之際忽報沈瑞在饒平縣招集奸漢修整城池必有異謀忠卽遣人往饒平請瑞來潮議事以窺探虛實沈瑞禮其差而虛應之差者出卽薙髮據城遣人往廣東催援進忠接沈瑞據城報令何祐督

施鳳鄭國選馬成龍李雲趙承業鄭廷選洪經邦等先入攻圍又慮新城進兵令中鎮陳璉揭普鎮張朝瑞與水師鎮毛興守揭陽縣楊奕部其鎮衆會達濠邱煇將軍馬應龍守潮陽縣劉國軒等列營于桃山以左鎮何鳴鳳右鎮曹應鵠同驍騎營張煇領旗營劉承恩親隨營楊樑等守潮州府自督林陞江勝林應武弘謨王世澤王一新劉成良周鵬雲朱纘林天貴等兵繼進固如鐵桶用天炮銃打入但城中池塘甚多悉落于水不爲害進忠又令于西北西南二角築臺駕炮日夜不絕攻打雲梯齊倚悉被夢吉督矢石藥桶擊打不得上惟困之

卷十七終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臺灣外記卷之二十五

錫范黨熠弑克𡒉 啓聖保題請施琅

康熙二十年辛酉（附稱永曆二十五年）正月元旦克𡒉率文武朝賀於臺灣之安平鎮然後拜賀董國太方過承天府洲仔尾朝經經大宴飲而歸經欲以是月望日大放元霄張日曜即傳街市居人搆結花燈竹馬故事烟火笙歌以供遊玩克𡒉聞之

上啓云

偏僻海外地窄民窮屢年征戰幾不聊生玆屢報

清朝整備戰艦意於東征人心洶湧何必以數夕之歡而費

民間一月之食伏乞崇儉以培元氣以永國祚云云

啓上經嘉其能回邦本納之卽爲禁止就於洲仔尾園亭大張燈彩與錫范緟武國軒進功等竟夕歡樂經因縱慾過度痔瘡暴脹大腸緊閉醫治無效克𡒉日夜侍側衣不解帶督視湯藥經忖不能起傳國軒至牀前指克𡒉而言曰與君患難相從意望中興豈期今日中途而別此子材幹頗有所望君善輔之吾死九泉亦瞑目也軒叩首曰藩主偶爾微疾不過理其氣順則腫自消而愈何用掛懷至於翼贊公子軒自當竭力以佐豈有二心適錫范入經又謂錫范曰吾不免矣諸凡全賴君與武平協力輔此孺子范曰此不過大腸火盛散之則腫消藩主何多慮焉徐而脹痛難堪叫喊遂卒年三十九克𡒉擗踊號哭令人飛報董國太國太遂率諸子聰明智柔與次孫克塽等咸至錫范當於國太前謂𡒉曰儲君宜守禮盡孝視殮節哀克𡒉唯唯范著禮官鄭斌等辦理喪事隨密向國軒謀曰監國乃螟蛉子安得承繼軒曰此鄭氏之家事豈外人所預范曰自有成算公勿左袒軒許之文武各祭奠畢用王禮殯殮六官會議擇日嗣位錫范密向聰明智柔諸公子言曰自古承繼大統嫡庶尙且有分何況螟蛉鄭聰等曰公此言眞國之輔佐克𡒉李氏之子血抱撫養人所周知獨藩主爲孌者瞞昧且此子狂悖剛強苟與嗣位將來則有不利於邦家范曰吾正爲此不知國太如何聽曰國太

吾之事也地方兵民公當主持錫范點首而別聰明智柔共
議齊向國太啓曰外面鎮弁將士以及百姓各紛紛鼎沸國
太駭然曰何由致此聰曰以監國非鄭氏血脉故人心不服
耳國太曰監國秉政兩載兵民素所悅服焉有是事聰曰監
國雖然秉政是藩主尚在借其名耳今藩主仙逝欲承繼嗣
位人必較正因此不服此乃大事國太不信當召侍衛中提
督問之國太隨遣人傳錫范國軒議事軒以病辭不赴差中
軍金榮到安平鎮啓國太曰凡緊要事要請聰六爺與侍衛
酌議錫范正謂換鎮將更易弁兵虛爲聲勢忽聞國太傳遂
趨謁國太詢外面事宜錫范曰兵民嗷嗷者無他以監國非

藩主眞血脉也語與聰等同國太疑信參半聰與明等又逼
之曰國太當速主意倘一旦有變悔之晚矣國太時亦老邁
主意不定慮其有變即允易位范會國太意辭出見文武紛
紛議論以國不可一日無君況國君晏駕必有嗣位然後發
喪豈有殯殮許久尚虛其位明係奸臣祕權當相率啓請國
太方可范聞言對衆曰業奉國太命令禮官擇日奉監國嗣
位爾諸君不必多言衆乃散范初疑國軒有詐迨接金榮啓
國太之語意遂無忌復囑榮曰歸覆爾主當祕之勿露于陳
氏之前然禁止各鎮營諸路兵士離汛金榮回以范言覆國
軒軒即傳按定諸鎮營兵將但國太受聰明智柔錫范之惑

信以爲然令儀賓柯鼎傳克𡒉入內庭議事錫范密令隨協蔡添同聰明智柔等伏于堂之西廂克𡒉至大門守者不許其隨從總轄入聰明智柔與蔡添突出各交口數其非鄭氏血脉𡒉見情勢兇猛遂曰此非吾所得知既不是鄭氏眞血脉願見國太納還監國印璽聰明智柔咸笑曰今日正奉國太之命亦不由爾不納還以目視蔡添添持刀挺身出欲行兇𡒉大罵曰蔡添匹夫爾膽敢弒主而刀已刺入腹中矣聰明智柔四人各揮木棍助打𡒉立斃於蔡添聰明智柔之手克𡒉既死聰即令烏鬼將𡒉屍拖於夾院而毛興沈誠二將在外守候聞內有變即欲率諸驍將奪門救主云已死矣各嗟恨而散飛報監國夫人陳氏突聞擗踊長號死而復甦者再繩武亦馳至見夫人暗眩倒地慰勸之曰事已至此且緩悲哭夫人曰速護吾進府見國太武曰此是正理並看監國屍在何處夫人曰然繩武令人護送夫人到府直入於內董國太以諸子說克𡒉是螟蛉不過欲易其位而已豈意聰等矇入中堂當下刺死正在咨嗟追悔忽見陳夫人悲號於前跪請曰監國何罪至此國太曰事已至此說亦無用我賢孫婦毋自苦焉亦因兵民不服以監國乃李氏子非鄭家眞血脉耳夫人曰既非鄭氏血脉媳婦亦安得知知非眞血脉國太應早遣歸宗何國太作婆孫一十八載既不是血脉不得

承繼亦尙可爲兵民何至賺入刺死國太語塞第以永華素爲國怨望藉以慰勸詢其所欲夫人叩首長號曰願請監國收殮相從於地下爲鄭氏鬼願畢矣國太允其請夫人遂出見監國屍相抱號哭國太令舁屍同夫人歸府收殮殯之中堂遂勺粒絕日夜號哭時夫人有孕國太遣老嫗勸慰至再俟生男女我自善待之毋徒自戚也夫人曰成立之父尙不能保其七尺軀何况此呱呱耶號泣悲咽又對國太曰我今已矣供飯三日聊盡人事我夫妻子母自應相從於地下繩武夢球諸兄弟咸壯之轉請國太國太嘉之隨遂其志令人結臺夫人登受文武祭奠畢與諸兄弟拜別從容投環顏色如生觀者嗟異悉爲下淚時有文正公兮文正女之歌褒之余昔至此亦爲流涕弔之以四絕曰

欲問天高天不知　千聲血淚暗中垂　人間無意心灰甚明月當空照冷閨

一盞明燈一帖明　傍纏燈影復相連　三朝菜飯盡人事七尺樑間訂後緣

雖然日月有時缺　難算今朝意外愆　自計此身無頓處甘從地下結良緣

縱有百年亦是死　何如七尺完吾生　此生了卻人間願南郭樓臺北郭塋

馮錫范教鄭聰懇國太明克壓螟蛉難嗣大位狀於通衢兵民嘆息劉國軒率文武連名請國太命早定嗣位以安民心國太以經次子克塽承繼時年甫十二頒諭臺灣地方又命經弟聰爲輔政公

按聰懦而貪名爲輔政大小事皆決於錫范國軒二人

塽以擁立功表封國軒爲武平侯仍管中提督事得專征伐馮錫范爲忠誠伯仍管侍衛兼參賛軍機其餘文武各加一級照銜辦事令國太姪戎旗四鎮董騰統船二十五隻前往澎湖設險鎮守不時巡哨防備姚啓聖乘釁東征細作探鄭經已死諸子謀殺克壓錫范立其壻克塽嗣位情由飛報喇哈達啓聖正色暨楊捷哈達曰天將亡賊故使內亂可出示前去曉諭以散人心示曰

寧海將軍喇爲閩疆之殺運將除海逆之氣數當盡仰遵
天討特布忠言以感民心以彰勸化事照得培
國家之元氣首在安民起市井之瘡痍先於除暴海逆鄭氏世爲國賊竊永曆之虛號實非有心爲民竄遠嶼之窮陬不過藉名爲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壞人屋廬荒人田土迨予興師問罪振旅征伐則正供雜派旣困民於追呼而運械餽糧又疲民於奔命顛沛流離者幾數十年矣此不特南征將士韋馬風霜不無切齒嗟彼窮黎受其荼毒更

當仇不共戴者也前者搗其巢穴餘氛稍戢乃根株未盡
萌蘖復生遂乘甲寅之變侵淩州郡肆爲剽掠天戈所指
兩島蕩平而遠遁臺灣魂遊釜底終不免有死灰復燃之
虞是賊一日未滅民一日未安本將軍之思憂非一日可
已也方今鄭經已伏冥誅而嫡庶爭立奸黨竊權此內亂
方深揆之天時人事兩端不可不爲敗亡之兆固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是以本將軍相機度勢會同督撫提赴泉商
確共奉
僉旨同心合意底定海疆正在調遣進發間先委能員前往
臺灣宣布威命無非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凡一切往來招撫常談皆本將軍所不樂道
惟有欲鋤盡根株爲萬年長久之計耳但念爾等皆吾赤
子豈生而卽爲逆者況其中不無懷才負異輩倘得展其
所長足爲　天朝佳器而所以失身入海者實非得已
或爲饑寒所驅或爲賦役所迫或因誤投於法網苟且逃
生或受欺淩於勢豪希圖報復身雖已辱志實可矜故不
吝再四招徠許其自新所可駭者賊非生於空桑不無眷
屬在於內地乃不知極力勸諭令彼向化傾心竟聽其助
賊爲虐流殃桑梓所稱文物禮敎之邦當如是耶本將軍
前駐泉城將及兩載其間潛偵密探無不周知不欲株連

無辜故隱忍姑待徐施勸諭今當大修戰艦糾合銳師不
日東征勢如破竹正爾民出力報効之時誠恐未諭德意
不得不反覆開陳合行曉諭爲此示仰海濱百姓暨島上
將弁兵民人等知悉凡有親屬陷身海島者不妨密報本
將軍給照前去勸其及早效命尙有反邪歸正之路何苦
背鄉井棄墳墓置身於風濤不測之中誠非計之得已者
如果翻然悔悟慕義前來除將本員立照原銜敘用外其
勸化之人功亦難泯定行一體優渥斷不爾負若有見機
之哲舉土地而來歸斬巨魁而獻馘操舟納欵率衆輸誠
本將軍更當分別具疏題請從優錄用爾獨不聞當年歸
命人員悉應顯秩甚至有爵至公侯伯者我
朝之待投誠不可謂不厚矣往事可徵正宜各圖功名乘時
建業倘猶眷戀蛟宮徘徊水國舟師南指玉石俱焚悔何
及焉嗟嗟賊氣將盡民困已極乘此長風破浪之時直抵
島嶼盡掃餘氛除東南數十載之殺運救海濱百萬戶之
生靈將見波濤不驚烽烟無警與爾民共遊於光天化日
之下豈非一勞永逸得享太平之福哉本將軍滅寇安民
苦心至深且切故不覺其言之長也各宜猛省毋違特示
遂刻刷張掛沿海地方另裝二箱並禮物移文差船到澎湖
一箱交守澎將弁轉送到臺付劉將軍收掛差者果送至董

騰行營投交騰禮待其使將文示遂過臺與劉國軒軒惡騰多事御之騰得回報卽送其差回廈五月鄭明鄭智二人欲捐資募兵請於錫范范不允復謀之國軒軒曰公子有志爲國捐資募兵此誠盛舉有何不可軒當代爲轉請明智謝之軒啓克塽曰屢聞姚啓聖欲興兵東征正臣下効命之日何況至親骨肉明智招募宜允其請塽從之遂以明爲左武驤將軍智爲右武驤將軍但一旅未成騷擾難堪軒與范又啓塽止之六月國太以監國死非其罪且非己意輒積鬱于懷遂染疾於二十九日卒克塽率文武掛孝兵民莫不嘆息

按國太董氏原與成功不合因辛卯歲馬得功陡然率騎兵從高崎渡廈守將芝莞聞報收拾輜重棄島下船且不顧董氏董氏聞報獨懷鄭門神主出奔金珠寶玩一無所取以此成功嘉其大有見識遂敬重之然預兵旅事迨至孀居每深戒子孫當撫恤百姓厚待將士至於丁巳敗七府棄諸島嘆曰若輩不才徒苦生靈耳凡臺灣有被擄與孤貧丁役咸受其惠

八月有惡董騰者以前喇哈達差員送告示至臺灣時曾餽騰禮物不御之去不留在澎而爲轉送著親隨一營王一豹欵待曾有一月其中雖無交通情弊然搖動人心其實可惡令右武衛林陞往澎湖代董騰鎮守著騰回臺一豹懼有禍

發火藥自焚其船而死啓聖屢接臺灣偵報知鄭經已死孽
子爭立奸黨弄權經母亦卒是天之將亡鄭氏但平海之將
未得其人私計當此任者非施琅不可遂與吳興祚合疏保
題施琅
聖祖允之即召施琅　陛見密授平海機宜出爲福建全
省水師提督調昭武將軍楊捷仍爲松江提督改萬正色爲
福建陸路提督琅遂　陛辭出京七月賓客司傅爲霖原
與施明良共謀欲生擒鄭經而獻諸島因見國軒提防周密
慮事難成遂先首以掩己罪迨經奔臺獨藉永華一人後華
解權經死克𡒉遭害陳氏之望稍衰而輔政公鄭聰屢向人
言傅爲霖是從鳴駿門裔投誠的人曾授松江府通判今難
來歸不念其惡而用之若論藩恩不可謂不厚矣前首施明
良是慮事之難成非是本心吾細觀此人面帶冷笑心藏不
測速宜遠之爲霖聞知心不自安偶與令史陳典輝談衷典
輝曰公原仕清朝且姚總督又甚重公前謀不成乃天耶何
不再密通繾綣合整舟師攻澎以便接應爲霖曰吾亦有心
久矣因前有破綻不便差人以生疑端公如有心共指天心
吾即出稟到省何如典輝首肯遂插劍盟誓霖修稟交輝輝
有族姪榮善貿易往來接濟甚熟沿邊港口周知輝將霖稟
交榮榮借生理爲名密泊在船於遼羅外洋覓漁船入漳州

見啓聖聖大悅立傳陳榮入見榮叩首具陳爲霖與叔典煇
仰慕德化欲傾心投誠啓聖曰爾叔與爲霖悉係文官欲謀
全國舉降豈不是難爾旣有船在外本部院令人裝貨一船
並銀萬兩劄付數百張爾可載到臺灣密囑爲霖當結有兵
符總鎮同謀共舉方能濟事大者公侯次者提鎮文職布按
用爾聽打扮生意往來傳遞運載接應功成之日本部院決
不爾負榮叩首而出次日卽領回諭並劄付貨物銀兩到遼
羅仍歸臺灣與叔典煇備述並交所帶劄付銀兩爲霖大喜
隨密結副將蔡愷受銀劄等事愷又招總鎮高壽亦受銀劄
僉名畫押壽對爲霖曰謀人之國大非細事必得同心者四
五人方可成事今再當遣榮過漳通知姚總督令其大整舟
師前來臺灣聞知必令國軒提兵出守澎湖然後我們方可
舉事接應此實萬全之策霖曰此計甚妙奈無同心可謀將
奈何壽曰建威後鎮朱友與吾交頗善俟吾往說之再作商
量霖曰若得火燒猪其事何懼不成但當善觀方便不可造
次倘有漏泄身家難保壽曰公且安心自斟有酌是晚壽到
朱友家與友談吐間忽長嘆曰昔日先王以禮待士今日以
親用士友曰親者如果才能甘心拜服悉係庸碌之流徒作
威福以禍生靈心實不甘壽曰公之念及生靈眞有良將風
度但不知生靈何日得脫苦海耳友曰吾和盤打算無一能

拯救生靈於苦海者壽曰此惟劉武平一人已耳友曰武平若方丑亦不至於此吾思誤鄭氏者武平也克塽被害國軒托病不出故云壽曰依公所言生靈終於沈淪公亦當策畫豈可袖手旁觀友聞壽策畫拯救之語其中有因遂順應之曰極欲拯救惜乎無遇與時耳壽曰公特無眞心救民耳若有眞心何患無遇與時友起身曰謹奉教壽曰奇遇與時豈易輕道友曰爾我摯交何得作此矯言壽曰當誓而後言友與壽指天誓畢壽方將交通姚啓聖始末情由一一詳陳友大悅約明早到爲霖家計議壽別去次日壽將昨夜結朱友之事與爲霖典煇細述俱各大喜忽守者報友至霖等迎入延之密至各吐衷曲隨出單令友僉名會押大設筵宴盡歡而散爲霖見事有八九即與典煇商議乘十月小陽春有南風可通知姚總督率師前來典煇然之又令榮過廈門通知友自從是日畫押回家細思事成吾與高壽乃

清朝平海之第一功臣也日間不敢時常往來恐人生疑每定更後友欲到高壽家至中途似有人推跌在地茫然不得前回去則安如此者三四次友自思此必天未滅鄭氏之故遂出首爲霖高壽蔡熖陳榮等私受姚總督銀劄買散人心不日舟師到澎爲霖等即爲內應克塽大怒即遣馮錫范帶兵士擒爲霖等勘問鄭聽曰爲霖相貌不出吾之所料也時

懷安侯沈瑞自到臺灣因人口浩繁所有糧米養贍不足其
夫人金氏屢出黃金兌換或出元寶燒鏨左右每密告錫范
范以瑞家充裕承勘問爲霖之案令霖稱謀我欲扶瑞歸
清瑞有預謀焉馮錫范錄爲霖供啓塽曰懷安侯陰與爲霖
有謀請下六官鞫問果否有無通謀之事塽信之卽令陳慶
傳沈瑞暨其胞弟珽交錫范會勘瑞至見霖供曰瑞從到臺
灣南北音語不通兢業自守然未曾私交一人預謀一事至
於結親特出於先藩主婚非瑞之所過求也今日爲霖攀扯
眞覺平空陷害但瑞之生死總出藩恩夫復何言錫范令陳
慶帶瑞珽出暫看守復與六官議六官以瑞果於外事無預
且爲霖之供不過云事成之日欲扶瑞爲首豈可以莫須有
之事而陷瑞於死地乎范曰凡事不可參破此人將來久必
爲禍宜除之以絕後患衆默然議遂定鄭斌啓塽曰瑞妻乃
斌之女乞藩主恩赦斌女回家塽許之斌馳回令婢嫗到瑞
府中請夫人回家夫人不知其故卽上轎至斌家甫入門見
父母咸立堂上卽問曰今日何事接兒回家斌將始末細述
因念骨肉啓藩主宥汝故差人接汝回家夫人曰爹言差矣
兒雖父母所生但今日之身乃沈門之身非父母所得愛惜
者也況當此存亡之際夫叔被戮姑妯在堂兒若偷生豈不
被人恥笑生爲沈家婦死爲沈家鬼理所宜然爹莫愛兒以

貽笑即轉身欲出父母兄弟以及婢媪號哭挽留不啻三四
夫人決意不從毅然隨輪而回余詩至此拍案贊曰

南北姻緣豈偶成　死生今日別離情　不從父母歸寧
賦只詠終天一路行

守一曾聞保母言　不同生死離侯門　黃泉旅次暫相
待公案共完理全尊

錫范啓克塽出爲霖高壽　寸磔斬蔡懽陳典煇等示衆盡收
其家屬發配獨爲霖妻蔡氏與子婦係泉州東石黃堂莊之
女黃氏不辱自縊又差陳慶持白練二勒瑞珽兄弟死瑞聞
命解汗巾一條帶荷包囑慶曰此物乃吾夫人所繡帶此汗
巾煩爾持回與吾夫人作別記生死異路永從此辭然再爲
我代稟岳父不必繁禮只用布袍桐棺足矣珽曰亦煩老兄
代吾致意鄭姻家然吾丈人一如吾兄之言殯殮只此足矣
珽乃陳大烈婿未娶語畢二人各上凳欲投繯而珽在左瑞左右然慌
下凳瑞問珽何爲珽曰人以五倫爲重今雖就義亦不可以
弟而先兄兄吾兄身居侯爵又兼兄長豈反居右而滅倫瑞
曰當此之際焉用儀文既如此說若行北禮何爲不合珽方
上凳兄弟二人相向而縊軍民聞之無不流泣夫人抵家見
瑞之祖母金氏姑太夫人滿氏業已就縊死跪哭曰老太太
與太太先行媳婦隨後即來忽陳慶奉令抄瑞家並將瑞汗

巾荷包至逃瑞珽遺囑竝持傳藩令欲將所有家屬盡收發配夫人接荷包稱謝時瑞之妹大姊三姑娘于氏崔氏咸曰毋被辱相從於地下各奔入自縊而死夫人令慶擧盡其家之所有而去乞收瑞珽屍骸克塽允其請夫人與父斌市棺收殮老太太與姑大太竝瑞珽及姑娘柩於中堂另收諸氏柩於別室虛一柩以自待斌夫妻同其婦女眷屬咸勸曰夫人孝義備盡可謂無愧毋自戚以損其身夫人怒目曰毋亂人意兒已許之久矣豈可辜負地下况兒已無意於人世乞割愛勿以兒爲念遂絕粒奉列位飯三日從容謝別父母與兄妹諸親眷屬而自縊官民無不感嘆斌夫妻痛哭收殮與瑞等棺安厝一室

按後至癸亥年平臺灣姚啓聖以其事題請誥封鄭氏一品夫人都統張夢吉差防禦張國往擧諸柩入京擇地安葬　後人有五言律贊曰

莫言荒服地　十室有賢良　慷慨直辭父　從容卽別娘
忍生三日飯　就死一鑪香　泡幻眞同夢　聲名日月光

十月初六日施琅抵閩視事卽會姚啓聖修造戰艦但未知澎臺情形如何忽傳聞有同守高浦人陳昴其母在廈逾日從臺來十三日琅急召入密室詢問澎臺情節昴詳陳鄭經已死長次爭立權臣執政悍將恃威自鬬大老爺奉

旨出京兵士莫不膽戰心寒琅曰彼胡得知之速也昴曰八月十五日御筵寵召之日都門偵者星馳膠州快哨飛報業於九月初一日劉國軒已知矣琅曰狡賊伎倆可謂精細如今作何防範昴曰將所有熕船戰艦一暨修整鎮將有眷口者皆移於安平居住令其統兵來澎禦敵其無眷口者撥守緊要地方且年情欠收米貴如珠災異頻見訛言肆起大兵一臨澎湖可取若得澎湖則臺灣自危矣又畫澎地形勢呈上琅曰彼將灣泊之處設立砲臺我師豈不艱於停泊收䑸昴曰劉國軒必緊守娘媽宮東西峙內外塹諸嶼至於八罩花嶼猫嶼等雖有哨船亦是無幾之兵大兵一至彼必自走則任我們寄椗收䑸琅曰宜用何風昴曰澎坐東北當用西南風可去琅見昴言語誠恪經濟遂用爲督理坐駕外委把總

按昴字星華平澎臺功官現任粵東碣石鎮總兵

昴與伙長曾福識認澎湖礁線翁尾十五日報傳爲霖等機謀不密全家籍沒累及續順公沈瑞等啓聖嘆曰豈天之未欲烝民安於袵席而使是謀之不成也但澎湖自鄭經庚申年回臺未曾設禦迨經死塽繼立雖董騰林陞不過輪流防守而已因籍沒爲霖之家搜出與啓聖來往密書有陳其澎湖無備可速督兵前來一鼓可得若得澎湖臺灣卽虛便當

起兵相應之句又探報施琅出爲太師提督專征澎湖錫范恐鎮守不及則臺灣危矣啓克塽令劉國軒出汛澎湖相地設險一時軍需戰艦未備以水師鎮林亮督修改洋艘爲戰船徐而擢林亮爲右虎衛更名曰豪工官楊賢條陳生財裕餉凡所有村落民舍計周圍丈量以滴水外每寬闊徵銀五分克塽允啓令李景張日耀清查徵比百姓患之毀其居室甚多劉國軒到澎湖駐劄媽祖宮坐快哨巡視三十六嶼相地設險于風櫃尾築炮臺一座四角山築炮臺一座鷄籠嶼築炮臺一座東時西時炮臺各二座牛心灣炮臺一座虎井桶盤嶼各設炮臺一座媽祖宮置城一座外加女牆壕溝安設大炮星羅碁布提防周密其八罩水按澳等有礁石沙淺四面受風無水者俱不守禦又啓薦援剿左鎮陳諒爲右先鋒鎮提調各嶼與陸路諸師以右武衛林陞爲水師總提調左虎衛江勝副之宣毅右鎮邱煇援剿後鎮陳啓明二人爲先鋒克塽錫范悉如國軒請遂拜軒爲正總督督水陸諸軍自副將以下許其先斬後奏又以征北將軍曾瑞定北將軍王順二人爲副共守澎湖應敵軒又以海壇總兵林賢前欲率舟師從鷄籠山登岸進攻臺灣今施琅既出爲水師提督水務諳熟詭計甚多此處應急爲設備切勿疎防以貽後悔啓請克塽與錫范商議范舉左武衛何祐爲北路總督以習

鎮李茂爲副往守鷄籠山總鎮如蔡文鄭仁黃艮驥沈誠諸宿將不服茂所統范閩之憤甚旋又啓埉擢茂爲右先鋒鎮以壓之衆屈於不得已從之行祐至鷄籠山與諸將踏勘地勢不外舊址會議仍築蔡文嘆曰以現成金湯永固之城無故毀爲平地如兒戲然今又重勞兵民再築謀國者固如是乎祐立驅土番仝諸兵士負土擧石照舊址築城仍於可泊船隻登岸處築炮臺防禦祐於旁山上結一大營周圍開壕築短牆以作犄角勢但士卒疲勞不服水土兼手足沾礦水个个發瘡抓破即腫糜爛難堪兵士怨望錫范以諸鎮或分守澎湖或出鎮鷄籠山臺灣空虛恐一時有變隨啓克埉抽鄉兵令大監督操演分轄防守要口悉裹糧露宿百姓嗟怨後聞施琅進勦展於來春三四月信稍緩陳繩武啓毋失農時方暫撤鄉兵回家安業十二月劉國軒偵知喇哈達吳努春姚啓聖吳興祚會師於定海琅以北風太硬難以連䑸各回福省軒遂將水陸事務托交陳諒林陞二人料理自歸臺灣報鄭克埉

卷二十五終

臺灣外記卷之二十六

施琅督連疏議勦　姚部院遣使再撫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附稱永曆三十六年）正月劉國軒以澎湖重地恐乘新春衙小不測有變遂辭克塽初三日領載糧餉並大隊揚帆出守澎湖二月施琅以渡海東征出於乘機便可進取荷事事欲馳會督撫恐失其時遂密請專征疏曰

爲密陳航勦海務機宜以收萬全事竊照臣駑駘庸才謬荷我

皇上特恩起用以臣深知水性賊情專畀進勦海逆之責臣思滇黔弄兵悉皆底定惟有臺灣四十餘年殘孽逋誅未

㦸致匱

聖懷臣敢不殫心籌畫滅此朝食受事以來練兵整船靡敢刻懈業已就緒然用兵之法不得不熟審詳愼卽古者行兵多用奇計聲東擊西兵不厭詐非可直道而行去冬具疏展限請以今年三四月乘北風進兵蓋爲逆奸細頗多使賊知我舟師必用北風而進然後出其不意而攻之臣在在密用間諜亂其黨羽自相猜忌自去年逆艘糾集澎湖欲抗我師據險以逸待勞設我舟師到彼必由澎湖西嶼頭然後轉帆向東北而進正值春夏之交東北風爲多我船盡是頂風頂流斷難逆進賊已先站立於外塹內塹接應娘媽宮俱是居我上風上流禦敵甚難衝擊勝故不可不慮及此也所以前議北風之候猶恐未能萬全且水道行兵專賴風信潮水非比陸路任意驅馳可以定計進止臣日夜焦心熟籌莫如就夏至南風當令連旬盛發從銅山開駕順風坐浪船得連䑸齊行兵無暈眩之患深有得於天時地利人和之全備使賊縱有狡謀斯時反居下風下流進不得戰退不得守澎湖旣得便知賊勢虛實直取臺灣便可克奏膚功倘逆孽退守臺灣死據要口我師暫屯澎湖拒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戰自潰內謀有應不然俟至十月乘小陽春時候大舉進剿立見蕩平

此乃料敵制勝所當詳細一一披陳者也然臣竊有請者督臣姚啓聖調兵製器獎勵士卒精敏整暇咄嗟立辦捐造船隻無所不備矢志滅賊國爾忘身堅圖報稱非臣所能力止惟是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之中總非所長別撫臣吳興祚陞任新撫臣初到視事恐未悉閩疆情形臣之鰓鰓謂督臣宜駐廈門居中節制別有謂遣臣得專統前進行間將士知有督臣後攢糧運策應則糧無匱乏之患兵有爭先之勇壯志勝於數萬甲兵若令與臣偕行征糧何以催趲封疆何有仰賴安內攘外非督臣斷難彈壓綏急臣故密疏入告使督臣聞知必以臣阻其滿腔忠藎仰冀

皇上密行

溫諭督臣免其躬親偕行令臣同督臣操練水陸精銳官兵充足三萬分配戰艦儘可破賊但臣僅掌有水師提督印信未奉有征剿臺灣之

勅諭伏望迅賜頒發以副轉睫師期俾得申嚴號令用以節制調度所有督臣題定功罪賞格賜臣循例而行則大小將士咸皆稟遵至於師中參酌見有同安總兵官吳英智勇兼優竭力自許可以爲臣之副尤望

恩嘉獎勵又有興化總兵官臣林承金門總兵官臣陳龍平

陽總兵官臣朱天貴海壇總兵官臣林賢署閩候補總兵
官臣陳昌江東副將臣詹六奇隨征左都督臣李日埕等
俱堪衝風破浪勇敢克敵共勷搗巢藉我
皇上天威丕著醜類遊魂何難殄殲航剿滅賊闗係臣之一
身承當責任何等綦重以故凡賊之形勢風之順逆事之
區畫亟當十分詳審以圖萬全況出汪洋大海之外匪敢
輕舉妄動苟且從事致負眷顧之隆臣當會商將軍合詞
具
題而將軍海務情形非所諳曉又恐奸細窺探漏洩是以自
將戰畧師期密疏上
聞仰聽
睿鑑三月初一日到京投進留中
十五日丑時臺灣忽滿天昏暗有白氣三條從西北直貫東
南十八日丑刻又如前昏暗白氣從東南起貫及西北出汛
雞籠山諸軍士大發疾病五月施琅見船隻齊備遂咨請喇
哈達姚啓聖至銅山欲乘南風當令進取澎湖啓聖曰南風
輕軟候北風方可出師琅曰南風雖軟在於銅山放洋居於
上風上流我舟師可得成綜兵士又無暈眩之苦勢如摧枯
拉朽啓聖曰劉國軒久年積寇詭計甚多我師欲據上流上
風安知彼不以上風上流而來逆戰乎互相爭執喇哈達勸

曰平海事關重大奉
旨督提同心豈可各執己見當請展限以俟進取琅不得已
聽啓聖主稟展限琅曰如此相制海寇何日得平邊民何日
得安無奈仍操演待時鷄籠山因有重兵鎮守故起沿途土
番擊送糧食土番素不能挑逖是背負頭頂軍令緊難不論
老幼男婦咸出供役以致失時況土番中口耕種家無餘蓄
而枵腹趨公情已不堪又遭督運鞭撻遂相率殺各社通事
搶奪糧餉竹塹新港等社皆應之埮聞報詢錫范范舉其左
協理陳鋒督率將士與宣毅前鎮葉明右武衛左協廖進等
督兵征剿但土番性情輕佻男婦成行所用鏢鎗而已各社
各黨無專主之人約束故不敢大敵只於夜間如蛇行偷營
沖突一聞進剿各挈家遁入深山吏官洪磊啓陳其畧曰
土番之變情出無奈苟專用威則深山藏匿難搗其巢穴
當柔以惠則懷德遠來善撫而駕馭之況當邦家有事之
秋豈宜震動伏冀遣員招撫云云
克埮允從遣各社通事往招並令葉明等進兵谷口撫剿並
用通事雖奉令入山說之奈土番各樹黨羽俱不信其說每
突出谷口剽掠明於各隘口樹柵日則帶銃手巡哨攻打設
備困之土番伏則無糧可食出則咸被截殺計窮乞降明轉
啓克埮埮允之再令通事入山領其衆仍回原社耕種然後

班師七月十一日施琅接邸報讀將軍喇哈達疏內有提督
稱南風不如北風之句駭然曰此說何因急當密告十三日
遂上疏曰

為欲靖海逆根株全在
嚴旨決計進剿以收實效事竊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宇宙廓清無思不服惟鄭逆抗拒橫行深費
皇上宵旰南顧之憂臣玆復荷
聖恩起用重臣以水師提督之任責臣平臺逆之患兼面奉
天語温諭諄諄剿滅臺灣以免生靈塗炭何等嚴切故銜
命以來兼程疾趨即于去歲十月初六日抵厦門視事點驗
船兵全無頭緒焉敢妄舉進剿時欲具疏入
告恐傷寅恭和衷故日以繼夜廢忘寢食一面整船一面練
兵兼工製造器械躬親挑選整頓至今年四月終方稱船
堅兵練事事全備移請寧海將軍臣喇哈達侍郎臣吳努
春到厦門看閱此時將士摩拳擦掌人心思奮將軍二臣
交口稱贊不已臣即于五月初三日會同督臣姚啓聖統
率舟師開駕至銅山以俟夏至南風當令聯艅進發第督
臣以五月初一日准部咨進剿海賊關係重大之
旨隨轉意不前而三軍側聽一盡解體臣自初七日起與督
臣決計進取力爭十餘天至十六日將軍二臣抵銅山到

臣營所臣面懇將軍轉勸督臣乘南風進剿無不摧枯拉
朽之勢奈督臣終執
旨意以督提同心合意爲辭臣不便違抗姑聽督臣主疏展
期實非臣之本意此二將軍臣親到銅山所目擊而共悉
臣衷也本月初七日承准兵部劄付內開寧海將軍喇哈
達等疏稱總督提督稱南風不如北風臣深爲駭異切思
臣當日在銅山與將軍二臣並無言及南風不如北風之
語日與督臣爭執南風進剿不惟三軍皆悉其情卽通省
士庶亦皆俱曉且督臣日還各總兵海道勸臣權依督臣
之議今將軍二臣具疏竟不分晳明白一筆混入陷臣推
執不前若非
皇上寬置不究則臣先後疏章自相矛盾欺誑
君父罪當萬死矣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
且居上風上流勢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臣見督臣
堅意難以挽回故聊遣趕繒快船三十二隻令隨征總兵
臣董義投誠總兵臣曾成提標署左營遊擊事臣阮欽爲
併各鎭千把等官領駕前往澎湖瞭探賊息據其回稱義
等奉令領駕于六月初四日午刻從古雷洲開船至初五
日未時到澎湖猫嶼時船未便徑進花嶼前澳泊至於初
六日黎明率各船由虎井過西嶼頭瞭見劉國軒賊艘盡

䑸俱泊娘媽宮賊見我船大船桀起頭帆小船盡起大帆賊遂出赶繒三十餘隻駕出西嶼頭又有八罩賊船十餘隻由南面而來我船恐衆寡不敵本日未時傳炮收回各船歸䑸初七日到大担初八日到厦門港歸汛等情據此則此行遣發巡哨船隻來去無阻見有明據矣若決乘南風進取豈不可見成效乎業將瞭探情由遂已咨報將軍二臣併督臣知照在案乃坐堂筆帖式譚木哈圖具
題大兵水面度日逆賊探望空隙之疏殊非眞知灼見爲証臣全不解其故然臣生長海濱總角從戎風波險阻素所履歷且荷
簡命前任水師提督閱歷至今豈有海面形勢風信水性猶不暢熟胸中而筆帖式乃更識於臣乎葢賊中情形臣有屢得舊時部曲密寄通報有稱臺灣人心惶惑無定兼以劉國軒恃威妄殺稍有嫌隙全家屠戮人人思危芒刺在背間有慕義內應奈隔絕海洋難以朝呼夕應豈敢公然謀舉此便是可破可剿之機又此六月二十八日巡守海口兵丁遞送澎湖長髮賊柳長勝林斗二人赴臣軍前投誠詢據林斗等供稱原坐杉板頭船過來投誠澎湖新舊熕船鳥船赶繒船雙帆艍各船共有一百二十隻劉國軒林陞江勝等共計賊衆六千餘內有家眷舊賊約二千餘

名其餘俱係無眷口新附之衆私相偶語提督不嗜殺人只等大軍到便瓦解歸順有偽蕭一鎭下將領謀議候出娘媽宮操船乘勢駕船過來投誠被其知覺登時殺其頭目九人因探聞我兵船自銅撤師回汛彼故謂賊二千餘名回臺耕種以作糧食今止留賊四千名在澎湖配船防守等語據此則賊中虛實又已得其詳矣且臣更以賊中之情形言之昔之偽鎭營蟻附脅從皆受鄭成功鄭經父子結恩舊人籠絡相依今劉國軒外戾操權動輒殺戮以威制人誰肯甘爲几肉是我舟師未到澎湖權猶在劉國軒一人之主持我舟師若抵澎湖勢難遏各鎭偽卒之變亂則踞守澎湖逆賊縱有萬餘內多思叛馳萬心之衆以抗我精練勇往之師何足比數雖劉國軒輕命死敵于人猜忌之際靡有不潰則可破可剿之機又無如乎是今我

皇上若以俟有可破可剿之時

溫旨下頒則汪洋巨浪之中誰肯效命七尺之軀而殫力三窟之險勢必藉

旨意爲居奇遷延歲月虛糜浩費所謂築室道旁三年不成是賊終無可剿可破之日矣矧夫按兵不動若以撫諭劉國軒沐猴鵰張操縱自若志得意滿斷無輸誠向化之念雖其中偽鎭營賊衆有必歸正奈銅山嚴密一船不許出

港雖有謀叛隱情亦難通報故非聯絡進發疾行撲擊安
有自甘獻俘坐待賊亡竟在何時在督臣滅賊之念實切
惜乎生長北方水性海務非其所長登舟之際混心嘔吐
身體惟艱所以前疏懇留督臣居中調度蓋爲此也中有
一二覗此畏途未免低迴以致督臣疑惑不決臣雖庸愚
料敵頗效前于康熙二年間海逆猖獗
皇上特差兵部郎中黨到閩問臣機宜當即決意攻厦門時
督臣李率泰亦以臣過於擔當然兩島竟爲臣克平旋於
康熙六年十一月爲邊患宜靖逆賊難容等事具題未奉
俞旨乃使逆孽于甲寅年有燎原之變今鄭經雖死留此餘
黨負踞絕島臣丁卯年六十有二血氣未衰尚堪報稱今
不使臣乘機撲滅再加數年將老無能爲後更恐無擔當
之臣敢有渡海滅賊之任是以臣鰓鰓必滅此朝食惟是
臺灣殘孽未滅故設許多鎮營官兵糜費錢糧貽累生民
所設水師鎮營原爲航海搗巢之用今就中挑選精兵二
萬有奇大小戰船三百號儘堪破賊可以無用陸師倘相
牽制卒難成功若陸師之中間有勇敢効忠熟練海務能
將容臣調選一二以爲臂指共勳大舉之卽伏思臣累受
國恩奉召晉京師寵擢內大臣之列豢養十餘載今復謬荷
起用寸功未效又叨更晉官銜特賜

御膳金榻亘古未有父
君恩如是也卽赴湯踏火臣志所不辭倘苟
皇上信臣愚忠獨任臣以討賊令督撫二臣催趲糧餉接應
俾臣整頓官兵時常在海操演勿限時日風利可行臣卽
督發進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何難一鼓而行事若不效
治臣之罪臣樸質武夫一片圖報微忱惟知欽遵
天語煌煌責臣必破臺灣克奏膚功臣以
君命爲重故當克盡臣節不禁煩瑣激切瀝陳斷無浮言飾
辭冒昧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睿鑒俯將臣疏留中
大賜乾斷決策
嚴旨速命事必見效民生幸甚封疆幸甚緣係密陳欲靖海
逆根株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寬恩全覽施行爲此具本謹密陳請
旨十五夜四更臺灣彗星再見於甲卯方至二十夜不滅八
月初一日申刻復現於西方光芒指北至初五日酉刻芒又
轉指東方初十夜二更大小星數百墜下鷄籠山不日守將
總兵鄭仁沈誠副將黃明等病沒其弁兵士死者過半九月
初一日施琅統五營官兵船隻就廈門開駕至泉州海口臭

塗寄泊操演又咨檄海壇金門銅山興化各總兵協鎮營將以及聯絡赶繒等船至平海衛會齊進勦十月二十日施琅在平海接
旨有進勦海逆關係緊要著該督提等同心協力催趲糧餉勿致遲誤前姚啓聖具題功罪定例交與施琅遵行二十八日又接
旨若有可行機會提督施琅等應遵前
旨統伊所派船兵毋失機會而行可也琅連接
旨意進勦權威歸己遂咨請啓聖勦撫事宜以便主決啓聖覆以賊之果否誠心投誠難以逆料未便遽行遣官往撫俟有機會之文琅笑曰遣撫既不敢逆料懸揣豈可虛糜錢糧則當決計進勦但平海一澳土地荒蕪所有井泉俱被沖壞惟剩一井又淤淺鹽澀兵士雲集取水惟艱琅思昔日耿恭拜井尚得甘泉今我奉
天子命平海以救生靈當效恭禱告琅遂虔誠禱祝畢令軍士將井淘淨而泉水突湧嘗之其味清甘日夜挑汲不竭三軍咸賴勒石名其井曰師泉贊曰

海島已無泉　三軍幾斷烟　貞誠虔拜禱　汲引任回旋

十一月琅因北風太硬未敢進勦令各鎮協營暫歸汛自統船回廈十二月啓聖以琅未敢渡海查與劉國軒有舊好者

革職副將黃朝用即差往臺灣招撫許其不剃髮只稱臣納貢照高麗朝鮮事例至澎湖見國軒軒轉送過臺其馮錫范陳繩武總特波濤議未定軒偵知琅撤兵各歸原汛二十六日亦回臺灣

卷二十六終

臺灣外記卷之二十七

克塽信讒斂百姓　藍理負傷攻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附稱永曆三十七季）正月黃朝用見國軒錫范等猶豫無意投誠連日辭回劉國軒啓克塽和議大事當遣能員入省報命洪磊舉天興知州林良瑞材堪爲使塽加瑞總兵改名林珩同黃學黃朝用往福州見啓聖國軒囑珩密探船隻虛實珩二十五日舟次遼羅令快哨入廈報施琅欲進見琅卻之二月初一日黃朝用等船泊惠安縣獺窟澳馳報啓聖聖令黃朝用同林珩等馳驛初八日到福州見啓聖聖與喇哈達金鋐禮待珩會疏馳報外另知會施琅遵剿撫之

旨以撫爲善策琅覆以奉
旨專征撫不敢主如果有眞誠向化當必遵制剃髮啓聖等亦未能決惟暫留林珩于貢院十三日劉國軒辭克塽仍到澎湖調度防禦但啓聖欲撫而琅欲剿兩議未合啓聖遂送黃學林珩二人回臺四月十六日澎湖狂風暴雨濤湧翻天次日波息浪恬一魚長二丈餘四尺身上鱗甲金色邊有火焰奪目從海登陸兵民見而異之國軒率諸鎭暨澎湖安撫司陳謨等各燒獻冥寶紙錢金鼓送之下水越三日乘夜登山死於百姓林英之廚下天明報國軒軒令瘞之

按成功踞金廈震動濱海有問黃檗寺隱元禪師曰成功是何星宿投胎元曰東海長鯨也再問何時得滅元曰歸東即逝辛丑成功攻臺紅毛望見一人峨冠博帶騎鯨魚從鹿耳門遊漾而入後功諸船果從是港進癸卯年四月間功未病時有副將楊明夢成功冠帶騎鯨魚由鯤身之東出於外海覺而大異與人述之不數日而成卒正符隱元歸東即逝之言

按隱元住黃檗寺德行精修曾遣其首座過日本國至港口舟覆而死越歲元往將至港口夢首座來迎次日風浪大作葬魚千萬船衆咸恐懼共請于元元曰毋慮令侍者出紙筆書免朝二字于水仙門焚之頃風息而

魚散元居日本國中人奉如活佛

五月施琅以平海甘泉之湧臺灣可收之兆是天之將亡鄭氏宜乘機進剿不可違時遂密題疏曰

爲海逆形勢將滅不可少寬自解賊危事竊惟臣奉

命專征調集舟師俟機進發總期必滅此賊而後已玆正月十六日准督臣姚啓聖送到會題疏稾爲選將挑船安頓上風等事內開選其善識水性勇往敢戰挑赶繒船六十隻佔踞上風灣泊出其不意直鼓奮擊俾其驚疑莫定則洋賊無資粮糧不給一二年間剿撫皆宜等因到臣臣聞之不解其意督臣凡所有會同章疏未嘗移 稾議定先已

列名入

告然後知會故臣不得不瀝陳緣由照臺灣逆孽情形臣籌度之甚悉自去年出海至十一月杪各官兵船隻方得齊集平海衛澳取給糧餉僅領至十二月止惟官兵渡海應得俸餉必須預備隨帶臣在平海舟師時駕出洋操演若風可進即直取澎湖若風未便則仍獲收回故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出洋忽轉東南風乃止二十七日開駕至青水沿風輕又轉東南順風再收平海雖未及直抵使官兵屢涉汪洋之中衝風顛浪愈練慣熟賊聞知亦自驚惶不暇蓋大䑸之船必藉風勢順利自可直搗賊境始克成功若

風勢未順零星不齊何能協力撲剿茲於正月初七日據
岸署左營中軍守備黃復謙報稱初二夜有原僞將劉秉
忠等在澎湖挈　眷八十二名口駕雙帆船一隻前來廈門
投誠等情據此隨于正月十二日准同安鎭臣吳英咨送
劉秉忠等到臣詢問據供去年五月間劉國軒知我師往
銅山東南風進發甚是驚慌莫措後偵知撤回歸汛劉國
軒乃放心自回臺灣料理要口將大小戰艘白號賊衆七
千餘名交鎭將林陞陳諒等現在澎湖扼守賊中人人思
危多有離叛之心口供在案臣于本日隨將劉秉忠洪貴
二名轉送督撫二臣查訊去後今督臣疏稱欲改炮船爲
洋販聚衆爲耕種請挑趕繒船六十隻南北灣泊一二年
間自然困疲剿撫皆宜臣不解督臣如此主持不定似非
善策臣今日水師齊集在海操演以制賊衆譬若人焉有
扼其吭氣將垂絕一爲之稍鬆則其氣舒而復起矣以六
十船之南北灣泊北風平海可灣南風則將軍澳林景嶼
豈可灣泊之處乎臣之操演所以俟機俟風進發又屢奉
溫旨進剿海逆關係重大臣所統官兵二萬有奇大小戰船
二百餘號責任甚重大䑸舟師渡海宜愼不得不籌出萬
全豈敢輕舉妄動又水師在海操演皆出本分行坐均各
給糧船兵又無額外添設之費總以賊一日未滅則臣一

日未安且此賊伎倆臣熟籌深算力任剿滅矢志不移寧
敢有片語虛飾於
君父之前而督臣止欲仗趕繒船六十隻可爲困疲賊勢誠
恐一二年後復張聲勢其費力尤甚臣素知海逆始終虛
實初時猶然狝獮皆因彼時當道泛忽姑息不亟攻治養
成癰疽遺壞負抗四十餘載荼毒數省致煩
聖慮屢勤大兵征討糜餉不計今若再一寬縱又踏前轍故
臣惟俟風信之便順必無不破之理斷不復遺此賊以壓
宸衷緣係密題海逆形勢事理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全覽乾斷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奏謹密題請
旨
劉國軒安設澎湖各島停當集諸將商議戰守之策林陞江
勝邱煇吳潛等皆願竭力死守弟患糧餉不足耳軒遂公同
啓克塽塽下六官會議錫范曰有土便有財再勻派百姓車
稅毛丁等類國軒聞之即飛啓云
當今百凡皆出民間五穀不登米價騰貴百姓困苦極矣
若再爲搜括恐人心搖動則外侮立至須出內帑或捐助
庶可萬全啓上
克塽示錫范范曰兵原以衛民民自應養兵今內帑空虛百
僚蕭條不取之民將何所出鄭聰亦以范之言爲是克塽不

能主決拱手唯唯而已上淡水通事李滄獻策取金裕國安撫司林雲爲之轉啓克塽令錫范問滄取金情由滄曰從上淡水坐番邦小船蚊甲向東而行行至方浪石灣轉北而南遡溪直進此水路也可取金沙陸路當從卑南覓社而入內有強梁土番攔阻須整師列隊護而前行方可范允其議啓塽塽令監紀陳福宣毅前鎮葉明統所部護衞取金明等至卑南覓社見土番刺身箍肚硬弓操鎗扼險以守不得前進卽驅其土魁繞別路到力踞社連殺數人亦不肯指其出金之處無奈引還鄭聰與智明等牙爪顏臨李郡李靜橫爲肆虐道路側目禮官都吏林敷地見百姓不堪上啓有曰

顏臨力能囘天道路側目李郡奸能惑主睚眦必報李靜財足通神犯之必死等語

克塽批與錫范審報雖諸公子關情懲儆頗各斂跡百姓稍安五月十一十二兩夜臺灣有大星四五個從西北墜下又有無數小星隨之二十八日大雨傾盆至六月初六日方晴山川崩裂溪澗冲陷田園悉爲沙壓萬年州瀨口地方突有水牛一隻冒雨奔下海漾過三鯤身登陸由安平鎮過海又從柴橋頭再跳下海向大港出而死姚啓聖與施琅各執剿撫萬正色陳三條亦云當撫同啓聖合疏有云

一日十年生聚十年教養況於數十年之積寇乎二日汪

洋萬頃之隔波濤不測之險三日彼船隻堅牢水務精熟之語

琅見主撫者衆遂密陳可取疏曰

爲海逆有日蹙之勢航船有可破之機密陳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惟臣奉
命征討臺灣於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抵任以來一面整頓船兵相機搗巢並遣心腹三四人漸次密往臺灣澎湖賊中通達臣之舊部在彼現爲鎮營管兵令其就中謀叛取事自去年亦有通信數次俟大兵臨境之時方敢內亂倒戈迎降者衆至今年正月初二日有僞副將劉秉忠等坐雙艍帆船一隻帶眷口八十三名在澎湖前來投誠正月二十二日僞總理李瑞等奪民船一隻帶兵二十一名亦自澎湖前來投誠三月十一日有僞兵許福等十四名駕小船一隻自臺灣猴樹港前來投誠帶有臣前所差之人要緊潛通內有叛亂相應消息並稱彼處米貴每担價銀五六兩七社土番倡反形勢甚蹙人人思危此乃天心厭亂明矣臣前差之人尚在臺灣謀結黨類以侍內應其許福等臣只移督撫前來投誠之辭不敢直言恐洩事機將人現收軍中養活又三月十六日有僞民許六吳阿三等奪漁船一隻在澎湖帶眷口一十九名前來投誠四月

初三日有海賊鄭才等一十八名于四月初一日從淡水
港奪破柴民船一隻前來投誠是此賊中今日之形勢滅
在旦夕雖劉國軒復差偽官黃學林珩再來言撫致書一
封求見于臣臣卻之不見令其自赴督臣轅門主議以么
麼海賊非可視爲敵國我以彼爲輸誠彼直以我爲和議
徒褻
國體藉此妄稱祗安賊心臣惟遵奉
命搗巢滅逆爲念議撫之事臣不敢預及今臣在水陸官兵
中超選二萬有奇操練有日可稱精熟足以破賊攻澎湖
宜水兵破臺灣則當用陸兵也但糧最宜預備給足以鼓
士氣乘夏至南風當令當即進發搗剿蓋北風剛硬驟發
驟息靡常難以逆料南風柔和波浪頗恬故用南風破賊
甚爲穩當臣大綜舟師航海責任綦重自當相機度勢期
出萬全以仰慰
皇上宵旰之懷臣每自思維膺軍旅之任者必虛張賊之聲
勢乃表見己之大功愚性戇直荷
皇上面諭諄諄從不敢一字粧飾自干欺誑緣係密陳海逆
可破之機其中所有來稟關係機密只畧陳其槩貼黃難
盡伏乞
皇上睿鑑全覽留中勿發恐剿撫之議不相入或有漏洩以

害成也爲此具本謹密題達
六月施琅將大隊舟師齊集銅山並請姚啓聖至共商給發
糧餉及犒賞銀兩十一日琅大會各鎮協營守備千把隨征
諸官將先鋒銀錠排列傳令征剿澎湖誰敢爲先鋒者領取
以便首先冲鯮破敵遍示諸將未有出應獨提標署右營遊
擊藍理挺身出領先鋒銀錠琅允許十三日祭江十四日辰
時琅統諸船從銅山出師東征於是晚即放洋劉國軒雖各
島築臺提防每與諸將論六月風波不測施琅是慣熟海務
者豈敢故犯突然興師乎不過虛張聲勢如甲辰年出船復
旨請寬限而已忽十五日辰時八罩巡哨船瞭見青水沿一
派帆船如葉順風直向澎湖來想係施琅舟師飛報國軒
軒駭然忙差領兵吳昊賫持令箭與右先鋒鎮陳諒著其嚴督
陸路諸將謹守遍傳守獅嶼頭戎旗一鎮吳潛守風櫃尾平
北將軍果毅中鎮楊德守鷄籠山遊兵鎮陳明同中提督前
鎮黃球守四角山果毅後鎮吳祿同侍衛後鎮顏國祥分守
內塹壁宿鎮楊章同右先鋒鎮領兵李錫分守外塹右虎衛
領兵江高侍衛殫忠營王鯤守東時後提督中鎮張顯守忠
灣前鋒鎮黃顯等各移大炮大熕羅列海岸橫截攻打勿使
彼得灣泊寄椗又傳集水師總提調右武衛林陞督征北將
軍曾瑞定北將軍王順左虎衛江勝援剿後鎮陳起明宣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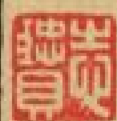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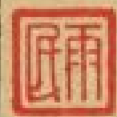
左鎮邱煇護衛左鎮黃聯後勁鎮劉明折衝左鎮林順斗宿鎮施廷中提督中鎮洪邦柱中提督右鎮尤俊中提督後鎮楊文炳提督前鎮陳旭中提督左鎮李廷桂水師一鎮蕭武水師二鎮陳政水師三鎮薛衡水師四鎮黃國柱等諸鎮營督駕大熕船鳥船赶繒船環泊娘媽宮前口子並內外塹東西時各要口守候邱煇向前請曰乘彼船初到安澳未定兵心尚搖煇願領熕船十隻同左虎江勝前去冲殺建威中鎮黃良驥曰宣毅左鎮邱煇此論正合兵法先發制人半渡而擊也國軒曰炮臺處處謹守無處灣泊當此六月時候一旦風起則彼何所容身此乃以逸待勞不戰而可收功也諸公勿慮煇等怏怏而退琅統侍衛吳啓爵吳英朱天貴林賢楊嘉瑞陳昌等各鎮營船隻至申時方到澎湖地方即令快哨前去探望回報各島悉有船隻把守炮臺相望惟猫嶼飛嶼八罩水安澳賊船無幾琅發令天色將晚所有船隻分䑸暫寄猫嶼花嶼諸澳水師二鎮前鋒營李富同防守猫嶼中提督中鎮左營王顯守水安澳左虎衛領旗協楊武見琅大隊舟師將至寡衆不敵隨將船駕回娘媽宮報國軒軒知琅船到邱煇復挺身請曰俟今晚潮落冲䑸攻擊自然潰散不可使彼窺探而料戰軒笑曰公堪稱勇將竭力報國但我自有成算施琅徒有虛名耳今當此日日颶報之朝敢統舟師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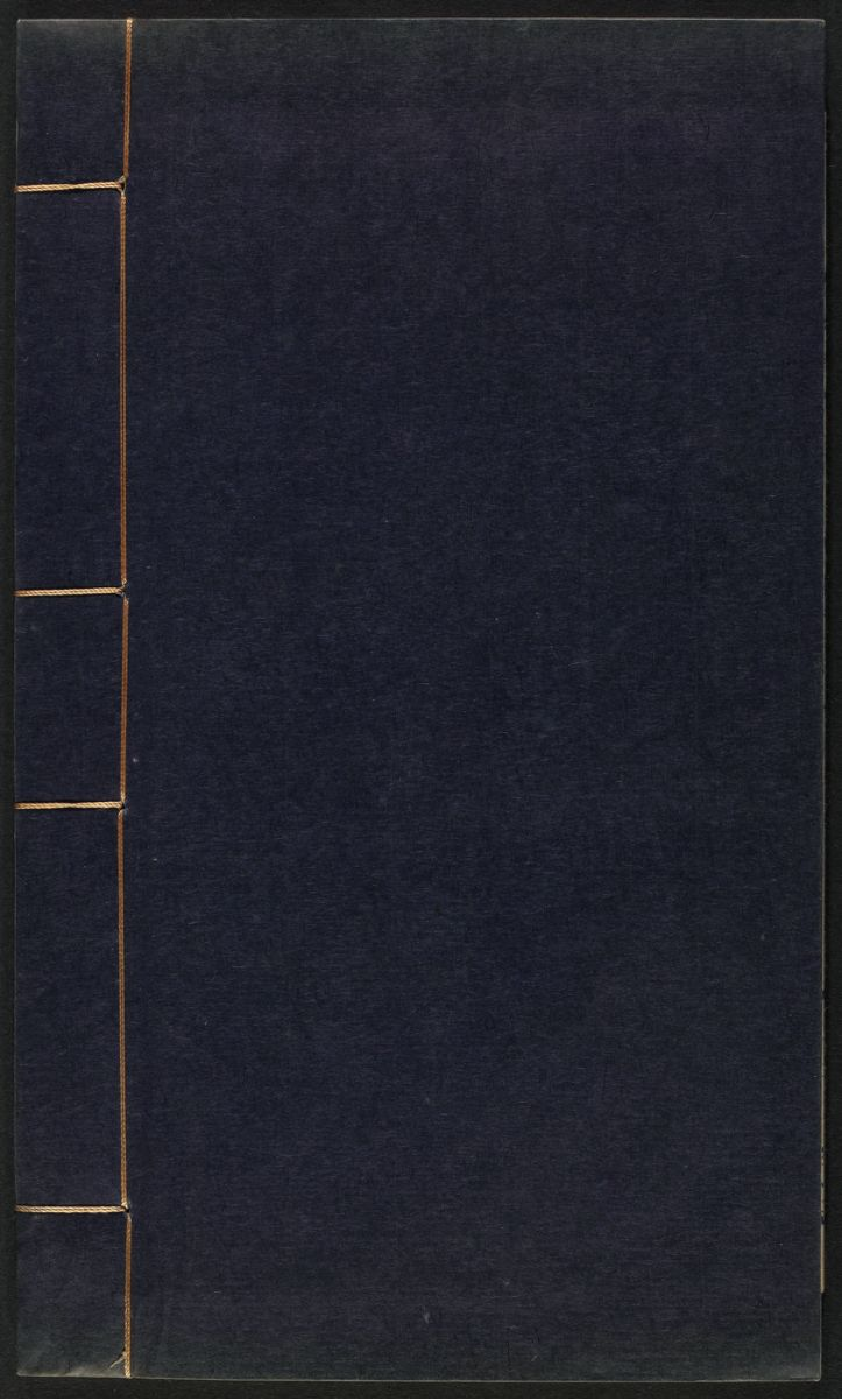
海征戰遂即發令馳告各守把要口提防如夜半風起則彼無焦類矣次早十六日琅督舟師齊到澎湖國軒坐快哨如飛于媽祖宮前澳內督諸鎮迎敵林陞江勝邱輝曾瑞王順陳啟明楊文炳等將熕船戰船趕繒船排列攻打我舟師鎮營各欲爭先互相衝撞不得前會潮落風不順邱輝江勝首爭追擊遂少怯而退適琅船被流挽下兼遇頂風林陞率前鋒鎮姚朝玉智武鎮陳侃戎旗五鎮陳時雨與林順施廷洪邦柱等船結大隊合攻琅琅正在尾樓上督兵禦敵忽流炮過餘燄燒著琅右面跌倒諸將大驚琅曰無慮火氣強起揞揮提標署右營遊擊藍理望見琅船受困將自坐戰艍遂滾沖艍高叫曰將軍勿憂藍理在此遂發斗頭熕攻穿陳侃船一隻登時沉沒又發左邊橫炮一門攻中提督前鋒鎮陳營船壞裂半邊理入艍督衆揮擲火罐陳時雨船發火感赴水死故諸船稍退琅令船衆擊櫓畧進風微起正轉帆行亦發右邊橫炮攻中侍衛右協蔡智船折頭桅方與理合艍攻打打壞姚朝玉船一隻林陞不肯退揮諸船與理死戰理正酣戰爲流炮餘燄所傷掩身甲燒透及腹跌倒肉裂見腸其裨將等忙舍戰救理理搖手曰不妨令其仲弟瑤督戰速進莫因我一人而誤大事衆急取藥敷腹裂旗幅緊裹理起整甲奮呼曰今日諸君不可怯戰誓與賊無生還戰愈酣陞身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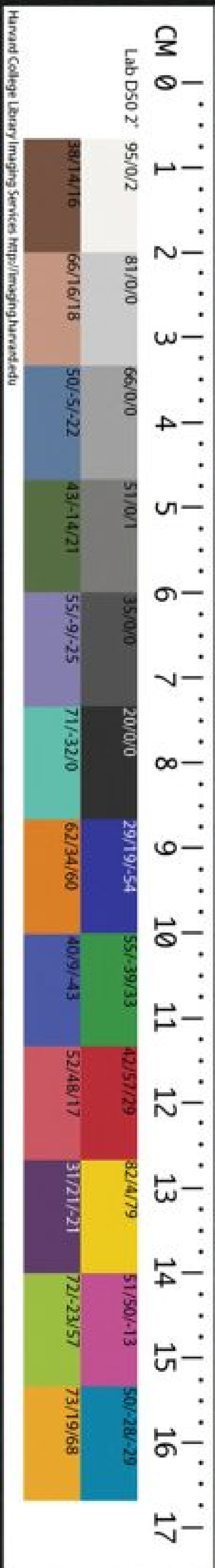
中三箭終不退忽左腿被理炮所傷遂倒船方散開琅乘勢赶入適江勝邱煇督熕船復合琅與理等引師還退出外洋國軒望見琅舟師已退而江勝邱煇揮船尾追恐其貪敵遂鳴金打招旗二人聞收金亦即轉船仍回娘媽宮前口子下椗各坐杉板見國軒曰正欲乘勢追赶何本督鳴金之速也軒曰彼船隻衆多我恐汝二人貪敵倘有別隊舟師乘虛而入豈不欲巧反拙是以收金煇又曰乘彼戰北軍心必虛煇與左虎今夜督熕船十隻直抵猫嶼花嶼八罩攻打料彼必不自安决然逃回軒曰今日已挫其銳氣不必追赶但謹守門戶以逸待勞彼船許多所寄泊安嶼悉無遮攔之澳咸是石淺礁綫早晚風起定不戰而自潰煇曰兵法有云半渡可擊立營未定可擊乘虛可擊今敵人患此三忌而不乘勢赶殺若早晚無風合萬人一心而死戰將奈何軒曰子多慮焉俗云六月三十日有三十六暴今日乃十六明日十七十八九就是觀音暴洗蒸籠暴安有無風之理暫且養精蓄銳拒險守隘以觀其敗隨撥蔡明船載右武衛林陞回臺調理炮傷兼報大捷煇勝等雖不敢違令但怏怏而退琅到洋中聞國軒鳴金收船歸䑸嘆曰何狡猾若是正欲驟散其船出奇兵以旁邊冲入直搗其穴豈期其收軍也天將晚琅發炮將大隊舟師收寄西嶼頭各照䑸暫泊浮椗不許卸甲弓上弦

炮入子另駛令著配坐一號先鋒大熕船金門鎮左營千總
游觀光守把中路要口
按光字用賓漳浦人以克澎臺功官粵東虎門頭副將
海壇鎮中營遊擊許英配坐二號大熕船守把左路要口同
安營右哨千總林鳳配坐三號大熕船守把右路要口
按鳳字岐山南靖人以克澎臺功官北直薊州參將
以防劉國軒夜間乘潮冲出十七日琅號令全䑸仍收八罩
水安澳諸嶼方傳諸鎮協營將千備隨征等官到中軍船議
事吳啓爵吳英林賢朱天貴楊嘉瑞陳昌陳龍何義陳蟒林
賫詹六奇等齊到琅曰賊船無幾爾等俱不協力向前互相
觀望延至潮落使彼縱志攻擊若非藍理本軍門豈不危哉
令筆帖式常在將　欽頒功罪格塡明賞藍理銀二千兩游
觀光等銀一千兩餘照有功有傷者輕重分賞撥船載藍理
等官兵帶傷回廈調理次將詹六奇方御許應麟葛永芳方
永劉管蔡斌等官一十二員綑縛請　王令以臨陣退縮
斬首示衆吳啓爵等七人向琅請曰昨日之怯亦由我們船
隻叢雜各欲爭先以致互相冲撞使賊得以肆志用炮攻打
非諸將故違　軍令今在用人之際求寛其罪令彼等立功
琅曰賞罰乃　朝廷法令本軍門安敢自私英等復懇之
曰賞罰固出自　朝廷而行法者實我公也公荷寛恩使

彼立功自必奮勇鼓勵以一當百各爲懇請琅見諸總鎮懇
懇求保郎曰姑看諸鎮情面暫且記過倘仍前觀望兩罪俱
發決不宥恕英等拜謝琅令釋其縛諸將叩首起琅復面諭
用命苟不竭力悔之莫及吳英獻策曰國軒所恃者不過數
隻熕船而已我們船隻可分開列陣不必齊進當用五梅花
破之琅曰何謂五梅花英曰彼船少我舟多以五船結一隊
攻彼一隻其不結隊者爲遊兵或爲奇兵或爲援兵遙遠駕
觀望相機而應則無成隊冲撞之患又可以各盡其能奮勇
破敵琅大悅曰據公妙論破之必矣先以三疊浪而進變以
五梅花諸鎮將應諾遂各回舟





臺灣外記卷之十八

授南邦之信遇敵破清漳吳淑獻城




康熙十四年乙卯（附稱永曆二十九年）正月原任福建總督范承謨被耿精忠禁于幽室罵賊不去口絕粒已十餘日守者勸曰公達者明理不見宋丞相文天祥乎徒作小丈夫餓死泯泯無聞何益不如延以待時作郭汾陽李光弼公以言爲頗是強進水漿玆逢元旦身帶械索欲尋死而守者防謹遂望北九叩曰臣負罪深矣不即死者正欲圖報將來耳起尋無片紙用炭畫壁上　詩曰

遙瞻北闕申華祝　時撫南薰憶舜琴



弱骨倩人扶拜舞　不禁揮淚五雲深

鄭經率文武拜賀于泉之承天寺稱永曆二十九年耿精忠稱乙卯年用福州人項四爲總鹽商按月按家給鹽如不領者卽以食私論罪又以戶曹主事林亦善兼管錢法司鑄裕民錢有一文一分一文一錢者一文一兩者數兩者且有十兩者以充兵用不遵用者斬亦善執法媢權啓其姪捷使抗違立斬示衆精忠見鄭經現據漳泉潮三府兵馬强盛而王進又屢敗故汲汲求好遣吏曹張文韜抵泉與經賀年並送大戰船五隻以踐前約舟師之助議和經許之遣禮官鄭斌刑官柯平入福州答禮精忠令禮曹金鏡林日光接待二使次早斌平欲進謁精忠鏡與日光問二使曰今日入見我主欲行何禮平曰非天子不議禮鏡與日光無復難之斌平入行客見禮與精忠約從楓亭爲界限有事相援無得侵伐議遂定平斌回復從此鄭耿交好安達公尙之信奉可喜令提兵至大埔縣用千總朱樑爲鄉導從扶膠白濠松過平和縣進援偵探飛報進忠忠知之信從間道兼程將到隨遣曹應鵾同施鳳林陞鄭國選王一新林天桂蔡大茂與何祐統領進據百子樓截粵東援師進忠督江勝諸鎭日夜攻打夢吉文科率衆百計禦之死傷過半而城不下尙之信大隊繞道已到鐃平近境偵報百子樓賊兵列營之信知其有備亦屯

割著騎兵四探何祐聞粵師到令王一新出哨相遇于百子樓之東交戰未分勝負各斂兵回祐發令曰兵貴神速乘其初到土地未熟民情未浹攻之必遁若縱其結營深溝固壘則難搖動矣明日施鳳蔡大茂爾二人帶本部將士埋伏于百子橋左王一新林天桂爾二人帶本部將士埋伏于百子橋右國選爾前引戰詐敗俟騎兵齊至方出合擊諸將領命而去祐與林陞曹應鵠等列陣以待次早之信以步兵火攻爲先鋒騎兵分爲左右翼進攻百子橋營壘國選接戰之信令火攻齊發國選難當退下之信見國選敗揮騎兵合左右齊沖祐奔出陣陞舞牌佐之祐連砍數騎騎兵稍怯而王一新從左喊殺出施鳳從右喊殺出之信勢虛遂遺死騎兵二千餘人不敢結營星夜遁大埔縣祐追三十餘里方鳴金收軍後探知之信回大埔亦班師經令進忠攻城沈瑞見援兵不到糧餉已匱殺馬掘鼠以食後聞之信敗遁計窮仍與夢吉文科商議投降遂遣人詣進忠軍中請降忠許之代請于經經以其降而復叛降一等表封沈瑞爲懷安侯徙其家于廈門安插二月鄭經毀經略洪承疇祠祀銅陵黃道周江門蔡道憲于內又竄承疇姪士昌士恩暨故明癸未翰林泉州晉江縣人楊明琅二眷口共百餘人于鷄籠淡水其責明琅曰爾身爲詞林當甲申煤山之變既不能死難反敢於賊隊

中揚揚得意策馬過梓宮而復睨視之仍後明琅亦死于竄所永春知縣鄭時英遣人入馬跳寨說呂華許以不死華亦以人衆乏食不得已降英代之請經不允殺華一人籍沒其家餘者令英厚恤之四月劉進忠以平南兵屯普寧實有窺探意我師雲集潮州日費數千金以老其師不如進取以廣其地啓請經許之授進忠爲正總督國軒副之何祐江勝爲先鋒督諸鎮進屯新墟與王國棟營壘相對經又以吏官洪磊爲潮州宣慰使李景督理潮州鹽務徵計軍前糧食五月經自泉州回廈門旋又入居海澄黃芳度雖奉鄭經約束實出于勢之無奈每登城北望嘆曰孤軍力短何日得伸己懷而效桓彝也即遣黃藍齎密本從間道入京並書與兄芳世囑其速爲啓　奏請師出援又差人密持書仙霞關與黃登令其撤師回漳自衛登接書不請命于精忠將所部兵從建寧寧洋山道回漳芳度忽聞經回廈門又驟入海澄居住心不自安密整軍旅繕收城池遣其中軍朱武齎啓海澄接經並請謁見以覘虛實經厚賞武而允芳度入見武回報度益不自安延月餘未敢進謁經遣協理禮官鄭斌入漳同知府葉亭慰撫之云既不肯謁須出兵從征度禮待斌許即帶兵南行而終不遵其令又慮經統師圍城與吳淑計議欲率親信護眷口從小溪平和間道遁粵東度曰出遁粵東脫離

虎口其策甚高但恐兵心刹輪重中途不測悔之無及不如速差人往平藩處請援倘有緊急據城堅守以待救援芳度是之遣兒芳泰從平和越大埔抵粤東見尚可喜借兵可喜即令安達公之信整兵往救並令之孝王國棟進兵潮州以分其勢劉進忠等列營新墟見之信國棟深溝寨柵設險固守而騎兵精銳未敢進擊相持日久可喜以芳度之請再益騎步兵一萬與王國棟令其攻潮以分賊勢庶漳州可援進忠偵國棟進兵恐其逼戰與國軒謀曰國棟添兵不日必來吾營但此處平坦非險要之地不可與戰且退守潮州以避其鋒國軒曰避之誠是若退潮州必不可也進忠曰退而後戰不但保城而且可以東兵國軒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凡事當審時度勢今與昔不同昔日之圍可救今日若圍必不可援也進忠曰願聞其說國軒曰去歲之援我師平耿回戰而軍心雄壯廣兵圍久師老故望風披靡今日廣兵大隊而來必有成算兼之邇來漳州勢欲投誠廣師一到漳州必應漳州若應福州亦背盟南下四方鼎沸若再圍困則不可援也且暫退鳳塘寨之左黌母山列營以待與之決戰進忠曰公籌之詳拜服遂約是夜退軍次早哨探報國棟曰海賊昨夜已退國棟曰烏合艸寇必有漳州之信故退宜速追之即率騎步尾後齊進屯劄新墟發令曰海寇怯戰而退明日

當奮勇破之不可畏縮使彼深溝固守以作潮州犄角國軒謂進忠曰王國棟提兵追赶如此之速必有所恃明日當嚴陣以敵出奇兵破之進忠曰然以何祐江勝爲先鋒林應林陞爲左右伏兵令三更造飯四更飽食五更在伍進忠國軒率曹應鵠李雲鄭國選施鳳王世澤王一新劉成艮洪經邦劉成業洪羽周鵬雲林天桂曾成蔡大茂朱纘等作長蛇勢迎敵國棟以進忠退兵之速疑爲漳州信急兼恃兵將衆多以騎卒爲先鋒步旅與鄉勇爲左右援遍野滿山齊進豈期騎兵未到左援步旅從間道山頂先出與氐宿鎮萬壽陣相遇火器齊發壽少怯退下我師迫之壽又退又逼之壽遂退山下何祐望見壽敗令火攻營萬坡領衆往援軍甫出營而進忠業發號令炮三聲衆軍齊冲伏兵亦起喊殺轟天左右步旅與鄉勇俱星奔騎兵遂無鬬志亦遁進忠兵追至二十餘里方鳴金收軍國棟風聲鶴唳直追至普寧縣方收軍安營是役也道宗萬和尙于戰場收屍骸計三千有餘瘞義塚者五尙有不能遍及者進忠國軒報捷仍進屯新墟六月黃芳度以兄泰入粤請援一旦被圍外無接應又遣後鎮賴陞帶兵出守平和小溪一帶地方並嚴謹城門出入虞有細作知府葉亨忖芳度有異志倡出城拜訪遁回海澄度遂薙髮據城經接亨面啓繼報芳度薙髮據城笑曰此賊自作之孽

死則近矣我師有名也迨進忠國軒鰲母山之捷決意進剿率侍衛馮錫范左武衛薛進思右虎衛許耀左先鋒鎮張學堯前沖鎮洪羽戎旗三鎮林定戎旗四鎮董侃宮毅後鎮黃雲井宿鎮江仰聖援剿中鎮蔡文金武鎮陳侃中提督中鎮李印過石尾從萬松關而進令興明伯左提督趙得勝督其中鎮馬騰龍左鎮陳昌右鎮陳大烈奇兵鎮黃韜援剿後鎮萬宏土武鎮黃良驥正兵鎮陳梓等從石碼古縣而進又令安東將軍劉炎督其左鎮徐德澤右鎮陳子龍揚威後鎮陳福木武鎮馮友魁信武鎮張國傑英兵鎮劉成員牛宿鎮曾偉火武鎮施延等從馬口木綿而進俱會師於漳城芳度探知鄭經各處調兵處爲所困即令呂孝德星馳粵東求救經見諸師齊到合圍攻擊芳度吳淑督兵守禦經以小溪平和一路尙係賴陞把守應接粵師者馳諭潮州令何祐統施鳳鄭國選林陞林應等由饒平攻賴陞祐得令兼程兵進賴陞聞祐至率兵屯白松關設伏守禦祐知陞備禦于關未敢突進令鄭國選施鳳偷小路繞陞之後合攻陞見祐師不前料祐地理諳熟必有別謀遂退守平和祐見陞退率軍尾追進圍陞以城低兵寡又無援師不敢守是夜開北門走據割竹寨祐次早入城安民令鄭國選鎮守分一軍與林陞施鳳守小溪以通漳州自領大隊圍割竹寨伏險要將至五十餘日

陞糧盡乞降祐許之代爲啓經經授陞爲後衝鎮仍令祐回潮州鄭經屯劄楊君嶺令馮錫范率衆屯東嶽廟督攻東門趙得勝攻北門劉炎攻南門許耀攻西門掘壕開塹築垣列柵以爲久計芳度以吳淑吳潛戴蟒陳士凱守東門吳文陳驥許穀吳智守西門朱武洪方名陳獻蔡隆守南門黃翌史良臣許元吳友守北門芳度置火藥數十桶密環府內苟有不測可以自焚免致遭辱又屯一營于開元山頂甲不離身日夜巡督經令于高埠安冲天炮打入淑傳令見炮從天落者避之經以天炮不濟令架龍熕攻之發三炮城垣崩百餘丈芳度與淑督兵民負土塡石立崩立築以禦經令四面環攻雲梯齊倚度見勢危迫懸重賞以鼓勵士卒士卒各殫力用火箭矢石藥桶斧鑿擊燒其緣城者擊死援剿後鎮萬宏竝兵將塡滿溝壕乃退度以援師不到甚憂陳驥吳智向前曰驥等受兩世恩養然無寸功以報今當此大難敢惜其身與其受困坐斃不如臨敵雖戰死沙場亦大丈夫也願與智領一旅密啓西門冲殺芳度壯之驥智二將挑選五百健勇銜枚而出智謂驥曰前面營盤是許耀的當先攻之以挫其銳驥與智奮勇齊劫耀營耀忙出敵死者不計數幾大北矣忽洪羽秦文二將率衆救至驥智不敢貪敵遂收兵入城無失一人芳度大賞陳驥吳智二將勒督諸軍甘苦與共日夜

提防七月鄭經見屢攻不下且損折兵將甚多而計亦拙又發令諸軍四面再協力齊攻有能先登城者以德化公爵賞之炮聲不絕雉堞崩壞芳度與淑白計禦之忽報吳智爲炮傷甚重芳度親詣其家令醫調治不數日死芳度大爲悲慟八月淑弟吳潛見城自六月被圍粵援絕無影響遂與中營陳士凱謀曰此城雖堅固奈被圍日久恐全省悉復明而大埔山道崎嶇苟有一旅據其險要援師亦難飛至士凱曰依公所言不如獻城潛曰吾亦有心久矣但未知吾兄意如何凱曰汝試往探之潛曰然是夜潛督衆巡城至東門見淑按劍踞胡牀潛以言挑之曰城圍日久廣東援師不至軍心惶惶然處有異謀淑厲色喝曰誰敢如是汝勿妄言潛遂退復士凱曰吾兄志壯事未可行凱曰且識于心見機而動黃芳世已授爲福建中路總兵同將軍尼雅漢奉
旨至廣東欲會平南王尚可喜合兵恢復正逢黃芳泰在粵請援救漳可喜令之信治師九月芳度恐援師遲至糧餉不繼徵派鄉紳富民助餉城內惶惶馬辰到廣芳泰芳世急詢之方知漳城于六月被圍望救甚切芳世請命可喜喜令之信兼程而行十月芳度出黃金並環珥作是月兵餉諸軍不知以爲餉盡各竊竊偶語潛見兵心欲貳乃乘機說淑曰援師如此遲緩月餉已發金與環珥是內帑已匱軍心將變兄

不可守婦人之仁以禍身淑不應嘆氣轉身而入潛會意是夜即遣人縋下往東嶽見錫范約獻城范啓經經大喜授淑平鹵將軍後提督潛爲戎旗二鎮陳士凱爲木武鎮印劄旗幟並金龍黃纛悉藏入城潛將所謀告淑淑駭然潛曰事已成矣約在明晨淑不得已從之初六早潛于東門城上發空炮三聲開門迎降錫范揮軍分兩隊入緣城而行又一隊從大街進圍芳度衙署度忽聞東門炮連響以爲賊將臨城即披掛上馬從北門登開元山望之見東南城上悉係經旗號環旋而行知城已破遂跳馬下山欲回府自焚方至開元街頭突見前面賊旗出不敢前仍轉轡奔入開元寺內呼左右曰爾輩當殺吾首級以獻左右悉淚下芳度曰既不殺我亦當各自爲計左右四潰芳度下馬投開元井上橫身倒首栽下

按芳度至丁巳恢復追贈王爵謚忠勇立祠世襲十二代

鄭經入城安民出令有藏黃氏一人者滅族尋芳度屍于開元井收其二弟眷屬然其將黃翌黃芳名朱武蔡隆陳驥陳猷戴蟒張濟等羈海澄縣出黃梧屍于棺與芳度屍磔于市報發塚也初十日馳令至海澄斬其二弟暨朱武蔡隆黃芳名黃翌陳驥陳猷戴蟒張濟等示衆拋其各屍于海有請經

發黃梧諸祖塋者絕不許曰罪止其身與死者何預尋而勒令芳度妻李氏等自縊發其親族渡海淡水充軍陳繩武曰今者福州業已連和漳州既平宜移鎮于此從中調度經從之移蹕倖于黃梧書室居焉黃芳世同尼雅漢尙之信提師至大埔縣偵平和業有重兵况山道崎險車馬難行隨轉從永定大路進次永定兵民閉門不納之信遣人招之不從婉言招之又不從之信大怒發令攻城芳泰曰公言差矣豈有提師向前而容賊兵從中隔絕乎此城不順譬如咽喉生物耳當督兵急攻之卽分軍屯營山頂作疑兵初四日下午架炮攻破其旁寨初五日發各隊備雲梯以候次早環攻初六日之信揮軍以木牌遮矢石賈勇登城城遂破出示安民初八日進兵芳世芳泰由苦竹星夜抵梅壟張寳忽偵者至報漳州于此初六日吳淑兄弟獻城公爺闔門死難芳世芳泰聞之擗踊呼天曰是吾二人之罪也遂停師次日之信到芳世芳泰哭陳其事信慰之曰如此前進無益且暫回師世與泰不得已從之信歸因恨永定之阻任兵擄掠婦女空其城回粵東之程鄉縣

按世泰二人回粵依可喜迨之信剪辮降吳三桂與鄭氏和懽鄭氏相索走依馬雄雄以廣寧縣與之駐劄丁巳四月間　大師至芳世遂出江西投　和碩康親王

鄭經允陳繩武之請以漳州居中便於調度遂駐劄令趙得勝仍回海澄縣遣林陞林應劉炎洪羽許貴黃韜蔡文王德鄭國選施鳳吳潛吳友張國傑馮有魁陳大烈劉成𠩄曾偉馬騰龍王一新諸鎮次第下潮州隸劉進忠劉國軒二人統轄征南尙可喜接之信飛報知漳州已破芳度死難咨嗟嘆息卽代爲始末詳陳

題報竝馳令芳世芳泰帶所部兵回粤東仍檄之信督苗之秀等師從程鄉縣而進之孝督王國棟嚴自明等從普寧分道而進合攻潮州又痛漳州救遲致芳度闔門遭禍悉係劉進忠反潮從中間隔之故今雖依負海上未知其爲人始末卽修書遣使至漳見經其書曰

不穀聞之擇地而處者立身之經擇人而與者友儕之義去歲春夏間八閩倡亂將軍率臺灣之衆來據閩土說者謂將軍與耿逆爭權不意其來我潮援劉進忠也進忠爲詔安參將屢以斬將軍士卒之功授爲潮州專閫不思堅守片節乃敢附從耿逆攖城據守及遣兵擒剿進忠向不

穀請撫遂蒙

朝廷恩宥又竊將軍威福三姓家奴反覆變幻異日挃將軍之虛實竊將軍之首領又向他處倖功皆其必有之事何將軍不察而自殘士卒以救仇敵以長肘腋之患耶至耿逆乳臭之子輕率妄蹴三世受

國厚恩一旦反顏倡亂不忠不孝之尤者初以將軍爲附庸
賢喬梓素抱忠義之名節奈何忍而受之若謂目前之逆
正在雲擾不妨乘機煽亂其計尤左自古殷憂啓聖歷朝
三四十年之內必有變亂征討之事今禁旅四出捷音頻
聞將軍豈不知乎苟英雄豪傑識時知命於此爲一猛省
建非常之勳收不次之爵光及先祖榮被子孫詎不偉哉
乃將軍計不出此竊爲將軍惜之伏思順治年間賞爵厚
封令先君既納降而順受後以要請不諧遂致棲身無地
是令先君之負氣寡謀也倘一念轉移卽與不穀會合將
軍自泉州進發不穀從汀州夾攻則耿逆腹背受敵必不
能支八閩之地可指顧而定果有此成議
朝廷必深嘉之不穀當極力保　奏閩粵鄰封分茅列土
永爲二姓之歡計無善于此者矣若執迷不悟必欲爭衡
主客之勢強弱之形昭昭在人耳目豈有倖耶令先君在
日亦嘗破揭陽澄海普寧三縣毫末得利而回况昔日之
精兵宿將今爲我
朝公侯其餘烏合苹聚未見大敵者安能濟事將軍年少或
未深知其左右舊人可以詢問正知不穀非謾語耳兹因
壁壘相對不忍擯絕故屢屢陳之如此統祈鑒照惟望德
音

經得書笑謂錫范緬武曰老邁昏瞶不知死期之將至賞其使而復以書曰

明朝有中興之助天意當一變之期亦識時應世者之所深知也將軍昔與吳藩密約反正諸郎君兵將皆有叛志乃衰敗昏眩觀望不佞正鄙笑之頃者書來竊喜悔心之萌必有成說及發翰大謬不然夫將軍固明朝毛師之役卒也常受國恩下喬入幽甘飲太牢斯亦前事無足責者幸未就木值天道往復正羣雄義舉之日假令棄邪歸正竝力王事猶可盡洗前愆生超醜類之名死無背負之惡尤未失計也乃昏耄迷惑惟不知返反責耿劉爲叛逆如將軍之背明者爲非叛逆耶我家世篤忠貞持正朔于不墜事濟之日萬代信史難逃董狐之筆分茅列土我自有之無煩將軍過計也若邀天之靈我師水陸直搗羊城主將不識避忌取將軍首級懸之稾街天下聞之誰不欣然將軍至老尚未識忠叛順逆之名義亦何足論主客強弱之形勢耶所云烏合萃聚未見大敵前者黃岡之役黨毋山之師將軍自稱驍勁一鼓而敗衄幾盡恨此少敵不能怯耳來書驕慢本不裁答冀有平旦自愛身家故敢矢告以俟後悔幸見原諒

十二月鄭經屢檄催進忠國軒進兵進忠于二十八日督諸

鎮出攻王國棟于普寧縣時尙可喜年邁兼病目昏瞶人事彷彿又報吳三桂遣將軍楊雄郭義等寇廣西廣西將軍孫延齡業已剪辮投降不日即分旅從梧州出擊肇慶高雷廉迫新會因是王國棟與嚴自明將兵各無戰志遂連夜退守葵潭海豐國軒謂忠曰兵貴神速速攻之國棟必走也

卷十八終

臺灣外記卷之十九

平福省范公死節　戰龍江許耀逃竄

康熙十五年丙辰（附稱永曆三十年）正月朔清晨原福建總督范承謨被耿精忠禁于幽室身帶械索望北九叩起又將炭燼畫于壁上題曰

春回兩鬢復霜侵　愁病翩翻次第尋
發雪三年如一日　傾葵百兩結同心
遙依北斗同陽鴈　何日南熏待舜琴
拜舞但能長叩首　模糊淚眼白雲深

初三日劉進忠合國軒何祐江勝等軍逼戰國棟果不敢敵

惟有退師而已於是進忠軍威大振鄭經得進忠兩次捷報又令邱煇楊彥敵洪邦柱李虎等水師大小船五十餘號揚帆從碣石衛合攻碣石總兵苗之秀奉之信令提師駐劄程鄉縣其守碣石將見之信屢敗又舳艫遍海隨脅其夫人鄭氏降夫人無奈詣進忠軍前納欵進忠允許令夫人馳書與之秀秀接書與衆剪辮降忠請于經經授之秀為滅虜將軍程鄉一路盡為鄭有進忠既得碣石分一旅以吳六奇之三子振義鎮吳啓鎮六奇之六子奮義鎮吳啓宮為前導引洪羽等從通判府由蛇坑而出合苗之秀師攻興寧長樂等縣會于惠州府又令何祐督一旅從惠來縣而進進忠與國軒

登大隊至海豐國棟聞忠師將至不敢與敵遂焚營盤與嚴自明退守羊蹄嶺甫豎柵結寨飛報海賊船隻由靖海甲子洲登岸欲從平山出抄其後國棟即棄羊蹄嶺柵寨與自明星夜遁入惠州府進忠偵知兼程尾追列營將城圍困差人說之國棟賞其差者出各分城守禦自明守惠州府國棟守歸善縣列柵安炮於水當街兩邊提防玲瓏相通忠與國軒亦分諸鎮開壕築炮臺日夜攻擊但惠州府二面環流一面是湖惟西南角是路其歸善縣三面是水一面是山其城環在山上故難攻打水路況可通廣省糧餉火藥不時接濟進忠謂軒曰今惠州雖圍而水道尚可通須當進攻博羅縣若

博羅一得斷其水路惠州自危也公督諸鎮困二城俟弟提一旅渡河攻之軒以爲是正欲分師値洪羽苗之秀等由平和連平州龍州河源至惠進忠令羽同行迫至博羅覘其城半枕山半環溪遂取河州屯衆上下以扼往來接應築炮臺攻打令軍士齊倚雲梯親隨一營黃經邦與火攻營曾大用二將領先鋒奮勇奪先鼓衆而上被城上矢石藥桶打下經邦大用俱爲石壓死將士塡滿壕溝乃退吳三桂遣將軍馬雄郭義率衆寇廣西總督金光祖從梧州夜遁報失印尙可喜老病不能主事將兵馬軍務交子安獻公之信信嚴整軍旅修葺城池二月報馬雄統衆逼新會信遣趙天元謝厥扶率衆禦之元扶陰納欵屯三水縣而邱煇楊彥敵洪邦柱李虎等舟師逼靖海進忠以博羅未下隨馳令邱煇以所轄水師由虎頭門而進以作聲援邱煇即督諸船至虎門守東莞總兵張國勳遣人至博羅軍前見精忠投降忠大悅令江勝督李雲鄭國選劉成艮等衆屯石濃其新安龍門諸縣望風悉降進忠飛報鄭經經授張國勳爲征鹵將軍檄進忠速攻惠州撲滅此賊庶可水陸竝進合擊粵東尙之信見吳鄭兩處之兵合至而郡縣兵將咸瓦解叛去欲分兵出禦兵寡力單隨遣官往三水見馬雄郭義願剪辮歸降雄義允其請按兵三水差人賫之信印冊降書往湖廣見三桂三月桂馳封

之信輔德公又勸其與鄭經連和並諭馬雄郭義爲兩家排
解分界各守邊疆無事征伐會師齊出江右之信既剪辮降
周遂遵三桂之勸令人至惠州檄王國棟嚴自明撤師回省
退讓惠州歸善博羅二縣與進忠仍遣使通好並餽送馬匹
弓矢幣帛馬雄將軍亦奉三桂令隨差官知會尚之信同到
博羅軍前見進忠國軒傳述三桂以東莞新安石濃爲界退
讓惠州歸善博羅二縣進忠國軒從其議即撤回國棟與自
明刻將兵馬回廣省進忠國軒入城安民秋毫無犯飛捷報
鄭經經又接馬雄諸將軍公啓暨勇威將軍秦彝伯郭義私
啓有曰

銅山當日鵠首業已向東一時忽被所脅而入實非己意
告罪圖報將來云云

經答以手札有曰

銅山之變實非將軍之意本藩業已稔知其詳覽啓知忠
義之氣凜凜故主之恩戀戀當努力馳驅克奏大功其所
以報効周王者即所以報効本藩也勉旃勉旃

經即以鄭珍英爲惠州府鹽政使以南靖知縣羅士倫爲惠
州知府江美鼇爲連平知州改海陽知縣童士超爲東莞知
縣以林良瑞爲海陽知縣張芳勝爲龍州知縣餘悉原職令
國軒守惠州劉進忠同何祐江勝林陞林應洪羽王一新劉

戍艮洪有魁曾偉鄭國選施鳳陳大烈等回潮州候與吳三桂會師出江西以許贊爲泉州二府學道以潮州知府王仕雲爲惠潮二府學道且褒仕雲有江南宿學嶺表名臣之句差禮官部事林貴齎書竝幣帛倭刀鹿銃入廣東答輔德公尙之信禮知會出師日期又修書有曰

六師將帥奮力爭先固已早褫醜魄矣今旣翻然悔悟共伸大義百粵悉入版圖兵貴神速未可坐老惟祈殿下統滇黔秦楚勁旅不佞率舳艫入瓜鎭遣諸將出豫章共清中原同拜孝陵俾史冊垂馨河山永誓云云

遣甘督陳文煥往湖廣見三桂約會師耿精忠接吳三桂報百粵已平疆界連通速當合師江南之約卽令總兵蔡達帶其本部兵士往汀州協守代懷遠將軍五軍都督馬應麟督師出兵攻瑞金與將軍朱飛熊楊明等合取贛州並囑相機圖應麟麟見達到遂請入城厚待達暨其所部諸將應麟思精忠不以蔡達勁旅從征而以達代守必有圖已之意密布設伏防範周至方率衆出寇瑞金又令總管周應時從閩道往漳州通鄭經欲獻汀州經得應麟啓與馮錫范陳繩武商議武曰招降納叛今正其時豈有與而不取者乎經曰業與耿藩和好取之誠恐爲天下笑武曰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豈耿藩之所自有惟有德者居之今耿藩失望應麟擇主而事

安可棄之以失天下英雄向慕之心錫范曰得尺守尺時不可失汀州若得便窺取邵武而圖全閩也經依二人議遣都事林貴齎書報精忠曰

字內既平今欲命將分水陸並進水者由瓜鎮陸者從江右大會吳藩取江南但汀州必經之道願借一往

四月初一日經令吳淑督萬人入汀州以觀其變淑過永定上杭二縣約束部伍草木無動徐徐而進十三日到汀州駐劄東教塲聲言候齊出師客主相安周應時得鄭經密諭星夜馳應麟營詳陳始末時應麟方陷瑞金即于二十八日回兵令黃助趙時可先到汀州報蔡達曰鄭師借道恐其有變故將軍兼程回師共守城池達曰鄭師正是欲與將軍同出江右者將軍業得瑞金何得撤師而還必有別意隨督其部將分兵上城閉門嚴守不納五月十八日應麟提師報到知達據城將兵屯羅漢嶺謁吳淑請計淑曰將軍兵士眷口悉在城內彼孤軍決難遏制速攻之必有應也遲恐援師至矣遂約於二十夜勵兵齊倚雲梯屢攻不得上延至天微曙麟兵環城叫喊呼父喚兒聲震雲霄忽蔡達前營周雲達開門接麟入達聞城破與其右營趙文魁帶親隨百餘人遁去從黃竹嶺奔回福州淑入城與應麟出示安民飛捷報經經封應麟奉明伯前提督仍鎮守汀州孟熊臣仍爲兵備道擢上

杭知縣朱廷燦爲汀州知府其餘照舊供職蔡達奔至福州見精忠哭告應麟密通鄭藩鄭師非意出江南實假道圖汀州精忠大怒曰本藩之屈意備好者欲全力出攻浙右會師於江南豈期共誓之墨跡未乾遂卽寒盟背約收我叛將侵我疆土令宣納司曾福寧同吳三桂禮曹周文驥下漳州見經經曰汀州馬應麟原與傚員會師江西不意蔡達突生異念搆釁于內若非本藩師旅今日已屬他人矣附會其說以答之六月曾福寧回覆經言精忠大悒怏其部下在外諸將益憂內顧七月中都尉徐光武見鄭師日迫入心皇皇密遣人持書到衢州與馬九玉令其速請親王入關八月九玉遣心腹納欵于和碩康親王王大喜許保　題厚爵九玉得命遂約十五夜退兵十六早探馬哨巡九玉營果空報親王王令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賴塔一等侯馬三奇總兵李榮隨征福建提督段應舉等尾後進兵以浙江總督李之芳爲援

按三奇字乾庵原福建提督馬得功子功死于海襲封一等侯迨三藩倡亂奇出家資養兵從征屢有建功

十八日九玉率衆不從仙霞回繞道常山玉山由河口分水關入閩業先遣人赴徐光武書通知守興化後將軍馬成龍親王至清湖恐有賊兵未敢突進諭喇哈達以巡騎四探探果無備進兵石門次峽口又虞仙霞有守屯劄保安橋原漁

樑守備把仙霞總兵王命庫原楓嶺把總總兵金應虎二人薙髮出迎喇哈達于關下之保安橋哈達用爲前導引師過關興化守將馬成龍接九王書知衆共謀請親王進關郎遣人往漳州見鄭經獻興化府經接啓表封成龍爲殄鹵伯援剿左提督令許耀馳師入興化共守又馳令到潮州調何祐江勝林陞洪羽林應許貴鄭國選馮騰龍劉成頁王如虎張國傑王一新陳昌陳倪曾偉等陸續回漳州聽令九月精忠正在憂鬱之際有王進王可就二人欲謀福省逼于和碩康親王者命校尉擒殺之廣東尚可喜死之信遣使到漳州鄭經處報訃并請其妹奔喪妹係懷安侯沈瑞嬸母同瑞居廈門經允其請遣回令禮官林桂入粵弔祭吳三桂在衡州聞可喜死晉封尙之信爲輔德親王吳 淑既得汀州與應麟又下諸邑遂瀝情飛啓云

汀州居萬山之中實係贛州廣信要隘地方遼闊岐路多雜恐一旅之師不足以守禦況邇來偵報仙霞失守親王大隊進關祈迅發重兵前來協守觀望倘有別圖亦足以進取

經令左武衛薛進思督果毅後鎮吳祿井宿鎮江仰聖女宿鎮毛興奎宿鎮鄭國選角宿鎮吳桂斗宿鎮王一新牛宿鎮曾偉木武鎮馬有魁信武鎮張國傑戎旗四鎮馬騰龍戎旗

五鎮高明等兵往汀州並諭吳淑加意防守相機而行進思
到汀分各鎮把守隘口出寇温台左軍都督曾養性告請糧
餉精忠令布政司蕭震捐銀五千前去給散兵食震以貧對
精忠大怒初七日令校尉擒震絞于南門甕城差吏曹鄭章
仝徐鴻弼抄其家搜括銀十餘萬精忠聞報仙霞失守親王
入關延建將危郎放平北將軍王進功回泉州治兵應援進
功至泉往謁鄭經經表封進功爲匡明伯中提督
按進功于甲寅四月至省爲精忠所困欲併其家其子
急而歸鄭至鄭耿交好進功之妻與子請於經經修書
與精忠欲進功回時精忠業以其女妻進功次子精忠

欲功子入省方肯放功回泉經執欲功先回然後送其
子入省完婚爭執不定而中止遂至三年
精忠又與諸將商議若有緩急當航船入海獨徐光武以爲
不可豈有自爲王而欲依於王者乎殿下係
皇親倘能悔悟
皇上必不見罪不可生疑畏而受禍精忠意尚躊
躇光武按兵甚嚴星馳密啓與親王速進兵恐有變初十日
奉精忠命看守原福建總督范承謨禁卒有徐慝虎者以謨
忠義可嘉白計勸慰待時後又受泰寧許鼎賄托愈朝夕殷
懃服侍迨聞親王逾仙霞衆議不肯下海欲薙髮投誠密通
承謨知爲待見天日矣謨笑曰如是吾將不免慝虎曰公何

出此言三年尙不相害豈至投誠又起殺心謨曰爾有所不
知彼必不敢活我以存形跡遂覓炭爐畫絕命詞于壁曰
一笑襟開萬怒平　龍興有寺葬眞卿
執旗厲鬼爭前導　盡掃穿牆穴壁鼮
十一日親王遣官到省溫諭許爲保　題仍授王爵鎭守福
建精忠方定議十八日接　詔薙髮歸正但虞承謨乃從
龍望族生回　闕下必大彰己過不如除之以滅口十六
夜二鼓差呂八帶人至幽室承謨尙偃臥未睡應虎報知謨
笑起曰今日纔畢吾事卽披衣將行而呂八威喝聲厲謨怒
目裂眥舉手中械索捽之爲左右勸開遂望北九叩首曰罪
臣奉職不能爲國家除此叛賊死已遲矣八愈憤喝從者縊
死又往別室勒死謨幕客家人共五十三口
按承謨遼東蓋州人壬辰進士撫吳廉正有聲迨擢閩
督値于甲寅三月望日禁于幽室絕粒求死者再恣篤
守者防護勸慰及耿叛事聞
聖祖有智不及展勇不及施之語褒之謚曰忠貞祀福州城
內烏石山之南
精忠于十八夜半薙髮待罪親王知忠歸正提師十月初四
日到洪山橋初五日入城安民傳檄各郡縣其鎭守邵武將
軍楊德邢羽聞仙霞失守九玉退軍延平親王進關耿藩巳

剃髮即遣人到汀州通吳淑淑將汀州交薛進思劉應麟鎮守淑與弟潛暨諸鎮從寧化越望高嶺兼程趨邵武與楊德邢羽共守親王正在撫綏殘黎忽報興化馬成龍舉城歸海繼報鎮守邵武楊德邢羽亦延賊據城鄭經即精忠薙髮與諸文武商議守禦吏官兼宣慰使洪磊曰耿藩勢逼薙髮投誠幸興化已歸順速當治兵固守烏龍江然當此任者非磊步將許耀不可經曰許耀恐非主帥之才宜令馬成龍督兵把守磊曰前者悬安之捷追奔數十里斬馘數千遂使王進之宿將破膽耿藩之強悍已和今福州兵士聞耀名卒皆震恐馬成龍乃新附之將心腹未足深信豈可假以重權繩武曰大凡出禦將帥當使鄰邦畏懼許耀名震福州令之督禦烏龍江甚得其人宜委任之經即馳諭興化以耀為總督督諸鎮兵馬進屯烏龍江吏官都事陳駿音上啓有曰

耿尙連和漳泉安枕雖未效先王航船入瓜鎮而取江南亦當速命將鼓勇由興寧而直擣贛州大會周師以倡義舉何得聽吳淑煽惑引師借道信應麟私意反兵據城旣敗兩國之好隳失同仇之義致耿藩勢窘我師忙蹙不知當事者作何主意不以為怪而反詡詡榮幸臣恐禍不旋踵而至

經示錫范繩武范武以駿音老朽誕言

按駿音原隆武中書舍人石齋先生之弟子時年七十有四

十一月耿藩左都督曾養性接精忠檄隨剃髮撤師自温台航海回閩其部將朱天貴不肯從養性投誠將舟師悉附守鎮定海奇兵鎮黃應與水師一鎮蕭琛等引衆邀擊養性歸師獲船數十號報捷經大喜授朱天貴爲樓船右鎮仍同黃應蕭琛等拒守定海分巡南日烏洋各島期會師進攻福州

按天貴興化莆田人後投誠官浙江平陽總兵從施琅征澎湖死于戰

康親王接馬成龍獻興化歸海之報恐賊兵窺侵福州即會靖南親王耿精忠將軍喇哈達都統賴塔一等侯馬三奇都統曾養性江元勳馬九玉等暨提督段應舉列營數十里距守烏龍江之東許耀援鄭經令諭督江勝林陞王如虎林應張漢相魏其志李侗久盧仁黃艮驥許貴施定華何蘭等十二鎮屯劄于烏龍江之西營壘相對陳駿音見贊輔荒悖不急開政後上啓有曰

何其左右無謀聽信煽惑歡一時之苟合搆釁鄰邦棄萬載之良策失約周師遂致前門拒虎者灰心薙髮今既如此悔莫可及速當命將統貔貅之衆倍道出邵武督舳艫之師疾迅攻南臺然後親統六師水陸並進臨江督戰庶

可冀成効若復優游歲月委擔他人恐其禍不遠
經將駿音啓示六官陳繩武曰凡爲人主者提調六軍密授
機宜自然決勝千里之外駿音不識大體徒鼓狂言遂出駿
音爲漳浦所之銅山安撫司將軍喇哈達見賊兵烏合與賴
塔段應擧會議乘沿江炮臺未備伐木爲筏廣取船隻渡兵
過河破敵倘遷延日久沿江布置督一旅水師從閩安而入
我師聲勢必爲彼所分矣賴塔是之令沿江所有船隻悉取
密藏港內併伐竹木爲筏等候渡江許耀泉之惠安人健漢
雄聲有勇寡謀依從洪磊之勢偶同國軒之捷當事者以爲
天下莫敵蓋世謀畧迨授任主帥至江邊據營扼守夜見東
岸連營火光數十里心懷疑畏適過江探者回報稱滿漢奇
兵步卒十餘萬首程先鋒係皆耿藩諸將領馬上金鎗手其
次賴塔段應擧馬三奇李榮等再次將軍喇哈達也另有別
隊欲從南臺配船由閩安而過登岸合擊耀聞之心愈慌隨
撥盧仁張漢相二鎭帶本部兵士前往要口鎭守防閩安一
道渡載登岸者以王如虞領騎兵一千爲先鋒江勝督步旅
三千爲副黃良驥許貴林闕林應四將帶兵八千爲左右救
援其餘防守沿河營壘隨啓陳敵師十餘萬非十二鎭之力
可禦速當益兵固守又請辭以材非總督不敢任此軍擔恐
誤封疆大事又一啓當此大敵非侍衛馮錫范督領諸軍亦

當遣左提督趙得勝糾率勁旅前來相機料敵方可日出啓三四接踵告急經示繩武錫范曰誇張敵勢乃邊將故套方以顯其功耀之辭不敢任總督者示其謙也此敵正欲觀耀之雄畧遲遲不爲意經懦而無斷亦爲姑息耀見屢請援師不至外雖誇張在彼前來不足吾一擊內實乏策指揮空費踟蹰耳十七夜三更有耿藩隨征副將陳英帶兵三百餘人竊船渡江相投江勝與如虎接之隨報耀耀令其衆暫過山後屯劄俟明晨見之如虎曰本督當此兩軍相對敵情未曉幸有歸誠急當見而詢之庶便畫策豈可以俟明日乎耀方召陳英入見面詢英曰領先鋒者耿藩之將金鎗手也其頼喇爲二三程不日即欲渡江又有一隊從閩安而來所陳與偵者無異耀懷益亂十八日會議沿江設備陳英請曰最重者蕭嶺腳炮臺彼船欲俟流退風順而齊過此炮城上下可防五里英蒙收錄無微勞報効願領守此城立功耀以初附之將未敢信任隨擱之未定二十日四更潮退風順馬九玉等領諸軍船筏如葉蔽江而下耀得報一面令諸鎭至江邊禦敵一面飛調堵閩安路二鎭回師助戰九玉等登岸與王如虎江勝等死戰雖未分勝負江元勳率金鎗手從蕭嶺後炮臺邊登岸橫擊銃如雨點江勝王如虎不能支陣遂亂耀見如虎等陣亂急督兵援之亦敗退守蕭嶺日將卓午忽報

下面騎兵飛奔雲至是從閩安來者耀急令林陞盧仁等領
兵往敵甫離營而九玉江元勳等騰湧前來矢銃交至難當
遂大潰曾養性守烏龍江之東清涼山上望騎兵已登岸厮
殺喜曰背水陣成矣賊可破也江元勳等追至宏路方收軍
是役也艸木皆兵殺賊六千餘級獲輜重軍器不可勝計許
耀等抱頭而竄至三更抵漁溪不敢安營掠食而遁天明至
涵江神稍定方敢駐足鄭經知耀大敗即令趙得勝爲帥領
何祐陳昌陳侃陳大烈等星馳守興化禦敵又馳諭潮州調
進忠帶兵救援進忠不聽命有自踞意康親王以邵武乃上
游要地今爲賊所踞若不遺將平復恐從延建出煽惑奸民
貽害地方令都統穆黑林胡兔仝中路總兵劉又昭帶騎步
兵一萬進攻邵武鄭經得邵武捷加楊德爲平鹵將軍發勁
鎮邢羽爲折衝中鎮並諭吳淑善覷方便進取延建合取福
州淑正在撫綏地方分守隘口忽報穆黑林偵滿漢師進剿
十一月二十五日淑率諸鎮劄長橋以作犄角之勢奈雪滿
山頭嚴凍難堪十二月初三夜偵報穆黑林大隊即至淑恐
其驟來沖突令兵士據橋守險以待其弟潛請曰水到土壓
兵來將禦尚欲進征今反坐待當抵新亭迎敵淑曰非爾所
知也新亭曠野便于馳驅長橋一帶有水可恃據險以待我
逸彼勞徐觀其變用計破之潛不聽必欲過新亭時陰風蕭

颯大霧迷漫潛衆渡河河水沒脛軍士登岸肌膚凜冽胡兔領滿騎突至沖殺箭如飛蝗潛奮勇揮軍死戰邵武鄉導闇進功已先欵通於黑林正酣戰間率其部伍反攻潛軍自亂死傷大半急欲退守長橋天明淑知潛進兵處其有失遂統軍前去接應甫至中途突遇潛敗未及逃而滿騎追至淑兵遂無鬥志咸退楊德聞報亦即統衆出援憑爲敗兵沖散不敢進守邵武退據建寧縣黑林入城安民其薛進思在汀科斂虐民接報許耀烏龍江大敗滿漢兵十餘萬追逐甚緊已調趙得勝何祐馳守興化驚疑靡定至初七日申刻塘兵又飛報吳潛兵潰新亭再報淑與楊德等已棄邵武追師即至

進思愴忙急收輜重馳傳各守隘諸將士抽回漳州劉應麟聞知思欲去率騎見進思曰本督何忙甚而欲旋師思曰烏龍江大敗是長江失恃興化必難守今邵武又失當速退兵共守漳泉若遲滿漢雲至行不及矣麟笑曰本督奉令守城敵人離此尚有四日之遙況吳本督踞在建寧縣乃萬山之中速會師進援固守險要以觀其變邵武尚可恢復何本督自爲主帥而驚潰若此豈不令三軍瓦解弟願出家資養兵守城倘萬一緊急即飛請救援安可未遇敵人而自棄遁乎進思曰公不識時務此城不可守兵心已潰公勿多言應麟見進思言語舉動全無大丈夫之氣節頓足曰豎子誤人吾

死無葬地矣不可與伍進思大隊乘黃昏出踉蹌猶如喪家狗奔回漳州應麟亦令人備船隻將眷口家貲載下潮州依劉進忠搥胸嗟嘆飲恨氣塞數日而死十二日黑林提師至建寧縣淑曰城孤不可守明日與之決戰倘不能勝然後退保汀州德是之淑五更率衆出雲蔽雨霖雪滿山頭黑林領騎兵巳時方至淑守候已久衆兵餓而兼凍不敢接戰遂退三十里安營炊食淑撫慰諸軍曰爾等若再辛苦一夜便到汀州則有城可守大會諸師然後設計破之衆軍欣然食而即行天明至汀州淑望城曰旌旗無色金鼓寂然駭曰守者何在隨問鄉人方知進思聞戰敗之信即去業已五日矣淑與德等計絀亦領衆軍兼程回漳

卷十九終

臺灣外記卷之二十

敗七府國太執法　入潮州進忠歸正

康熙十六年丁巳附稱永曆三十一年正月趙得勝與何祐奉令守興化會馬應龍許耀議拒敵之策得勝仍令應龍守城自與何祐悉出據險列營作聲援耀請曰邇偵有小路可達方口耀願帶原統鎮將抄出其後本部鎮兵進攻使彼首尾不顧破之必矣得勝許之耀率其衆行但山路崎嶇適又淋雨日行不過十餘里喇哈達接親王諭其乘勢追赶勿使喘息隨督賴塔段應舉馬三奇曾養性江元勳馬九玉徐光武等騎步兵至興化趙得勝急謂何祐曰滿漢雲至城危旦夕右虎前

臺灣外記　卷二十

往之兵已虛其行速當調回合師與戰祐曰公見最高須急召之耀接得勝令遂反師時各寨戒嚴守禦因而軍士乏食悉有饑色喇哈達見賊分營據守恐有別謀令段應舉江元勳等列陣逼戰何祐欲出兵迎敵勝戒之曰初到勢銳暫守以避其鋒候右虎回師方合兵與戰祐恃勇不聽鼓衆而出爲曾養性所敗勝見祐潰急督諸將援之九玉元勳望勝出師引兵合擊勝亦敗退據其營祐因勝救養性衆稍虛乘勢併出奔入興化城勝營被圍三匝督衆死拒見無援師謂諸將曰吾奉周王之命傾心歸藩指望分茅裂土誰知中途同此牧豎輩全事征伐勸而不聽奔而不援噫天耶命耶大丈夫寧可死於沙場豈可搖尾乞憐爲天下英雄羞隨大開營門督所部憤不惜身首先冲陣左馳右逐不得出圍忽坐馬中排鎗得勝棄馬步戰連砍數人人莫敢攖何祐登城遙望擁衆不救得勝孤軍無援被段應舉曾養性元勳三奇等環繞攻擊勝左右死傷已盡雖賈勇步戰身中十餘箭力竭遭砍全軍覆沒祐四門緊閉逃回軍卒亦不放入是夜二更祐開南門遁泉州二十九日鄭經在漳接興化趙得勝陣亡何祐棄城敵師將至惠安報與馮錫范陳繩武相顧失色二月銅弛城禁悉放婦女出百姓鼎沸絜男女載道號呼哭避山谷時何祐林陞林應蔡文鄭國選沈誠陳昌諸鎮渙散無衛

約束聽其所之不敢駐泉或捏舊人數夥從安海貫口沙溪而渡厦門者或招諸黨散衆入長泰烏山天保而為寇掠者初九日喇哈達大隊至洛陽橋參宿鎮謝貴統其所部出新鋪接戰被殺餘黨四潰追騎搶城而進城守林定走不及匿于人家哈達安民分禦隘要初十日未刻經接泉州敗績失城報忙與馮錫范陳繩武登舟順流出厦門哈達既定泉州謂賴塔曰師不可停宜乘破竹之勢下漳州塔曰公論甚高隨率馬三奇段應舉曾養性江元勳等騎兵二十日抵江東橋探無阻即統大隊直進甫至鬪父老綵旗羊酒以迎喇哈入城達安民三月初二日分師到海澄令馬三奇守賴塔督兵南下浦詔二縣人民薙髮恭迎至章朗分水關有連營把守者乃潮州劉進忠別將也塔屯詔安集齊候令進取鄭經繩武錫范等到厦門諸文武乘其懷疑未及周防各星散如潮惠道江德中碣石總兵苗之秀漳浦總兵劉炎漳浦營城守張國傑籍船投誠獨有建威中營吳桂全師歸厦門軍威甚壯繩武錫范勸經歸東寧經將欲行厦門百姓沿岸哭留聲如海濤經亦惻然乃暫住厦遲數日諸鎮陸續逃歸如泉州城守林定削髮為僧亦至又各整隊伍人心稍定繩武以吳桂原係漳州守備今兵威太重恐其有變密啓經經擢桂為五軍都督解其權以其子領兵吳天祿為箕宿鎮又調北

汛水軍黃應朱天貴蕭琛蕭武等回船防衛經與錫范繩武將輜重玩好絡繹載過臺灣留守東寧總制使陳永華收七府始末上陳董國太大怒曰豎子無能傾覆桑梓辱及先王下令切責並究喪軍之魁者許耀擅棄城池者薛進思斬首示衆又追祭趙得勝暨陣亡諸將經拜奉母命欲正許耀等法進思俛首無言耀大呼曰此藩主負耀非耀負藩主耀承委總督恐誤軍機不得不星夜馳赴追至烏龍江觀敵勢浩大力不稱職前後共七十二啓請兵調將辭職解權藩主默然不應致耀獨力敗績今欲斬耀耀罪安辭請出七十二啓示衆耀死亦瞑目經無以難之洪磊出啓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耀誠勇將磊願出家資製甲造器養兵二萬與耀恢復漳泉經遂允磊保立功贖罪出進思斬首號令諸將親詣江邊遙祭趙得勝暨陣亡將士遣禮部都事林桂往臺灣復國太命耀得不死磊即交銀二萬二千兩招兵製器用耀心急氣憤忽染痢疾不數日死經聞之亦爲惋惜經以百姓攀留且承國太下責與陳繩武馮錫范不敢言歸四月諸鎭聚集一島軍資不給繩武啓經分諸鎭沿海駐劄就地取糧經允其請分前虎衛林陞駐東石留南地方水師一鎭蕭武往湄州守興化地方水師四鎭陳陞水師五鎭蔡冲琱七鎭石玉八鎭陳勝分撥蚶江祥芝崇武獺窟以隸晉南惠三縣沿海

地方水師二鎮江元勲三鎮林瑞驥守海澄芝陰凡福清長樂濱海聽其管轄總制親隨協王一鳴守鎮橫嶼樓船中鎮蕭琛守定海地方危宿鎮陳起萬守福寧州地方總制後協林日慧前協吳兆綱分劄福安寧德地方樓船左鎮朱天貴右鎮劉天福督師往浙江寧波溫台舟山等處援剿後鎮陳起明守同安港汭洲地方後提督吳淑駐劄廈門大石湖兼轄同安揚威前鎮陳昌左鎮陳福分劄謝村澄海地方戎旗一鎮林應守井尾連江漳浦地方左衝鎮馬興隆昭義鎮楊德奇兵鎮黃應英兵鎮李隆楊奕房宿鎮楊興分屯銅山五都詔安南澳潮州淺山等處宮毅左鎮邱煇仍劄達濠以遏潮揭惠來地方布置周密以作聲援康親王以漳泉既平鄭經尚在廈門船隻一時未得應付況惠潮尚是劉進忠所據遣僉事道朱麟莊慶祚往廈門招撫其書曰

賓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又曰識時務者在乎豪傑我
國家定鼎風聲所被四海賓服此固氣數之有在而億兆所歸心也適因吳耿煽亂貴將軍乘間竊據獨不思尺土豈能與天下抗衡而執迷絕島非識天時之君子特遣弁員用布腹心轉禍為福歸順
本朝共享茅土之封永奠山河之固傳之子孫豈不世世食報無疆哉

經禮朱莊二使答以先王在日屢承招撫只差剃髮二字若照高麗朝鮮例則可從議送朱莊二使回並復書曰

夫萬古正綱常之論而春秋嚴華夏之辯此固忠臣義士所朝夕凜遵不敢刻忘也我家世受國恩每思克復舊業以報高深故枕戈待旦以至今日幸遇諸藩舉義誠欲向中原而共逐鹿倘天意厭亂人心思漢則此一旅亦可挽回何必裂冠毀冕然後爲識時務之俊傑哉

親王以其言語狂悖議竟不成遂飭府縣取辦船料修整戰船以便進剿時有漳州人蔡寅以左道惑人乘鄭經漳泉之敗收其餘黨詐稱朱三太子交泉州人許挺爲內應於三月十九夜半寅領八十二夥頭各書符一道潛至泉州城下魚貫緣堞而上鳴鼓揚旗直至開元寺前將軍楊鳳翔聞報發令曰此必有奸人作亂各守堆之兵勿動俄而提督中營參將馬勝擒挺殺之寅見無應隨轉身砍西門逸去無一失者由是人益信其術神盧世英紀朝佐鄭不越吳金龍歐九王鼎等翕然尊奉衆至數萬駐南靖長泰同安等縣山谷聲勢益盛其衆皆裹白頭衆咸目爲白頭賊官軍累爲所敗故此親王調滿漢兵集于貫口而未暇半海

按蔡寅住龍溪縣之馬口鄉農業種園與漳浦僧道一最善往來言歡有年道一庵中蓄一白狗老而斃因葬

寺左之埔久而成怪遇晚變爲秀士衣白遊戲兩旁左右鄉人悉見詢道一庵有何客道一曰無衆口一詞道一疑是狗變幻意欲遷毀狗隨托夢蔡寅求其庇護後當重報寅覺詫異是日道一欲往漳順途顧寅寅延入室加意繾綣隨叩其故道一曰實有是事寅求之曰業已相托求大師勿遷道一許之別去是夜又夢狗來謝遂附焉有事先報知寅遂生計供奉哪吒太子靈驗無比祈禱者接踵適泉漳鄭經遁廈寅往同安路次招集餘黨詐稱曰我乃三太子倡亂惑人道一知寅勢盛親往十八保山見寅索謝寅以兵餉尙無措處安有餘囊堪以道贈俟日後作報耳道一辭歸寅亦不留道一憤回庵將狗掘開其體如生以火焚之燃其骨灰從此寅無所聞術亦不靈被總督姚啓聖所敗奔歸鄭經經授寅湯鹵將軍改名蔡明文

潮州總兵劉進忠曾于乙卯年八月單騎至海澄面鄭經見經語言人品平常心遂輕之迨烏龍江許耀敗歸經馳諭調進忠入援忠不聽續聞與泉漳三郡已歸正即遣將列營據分水關以自守修書與國軒約束粵東一旅吾弟當之閩省之師愚兄自任國軒慨允進忠遣潮州城守陳文嵌入閩謁康親王及耿藩窺探虛實親王將軍至督撫賞賚加厚獨耿

藩錫進忠袍褂各一靴一珍珠一顆剖爲兩片用縧裹之交文嵌嵌適往隨征署福建布政使司姚啓聖素與文嵌交最善文嵌勸啓聖入潮招撫啓聖恐忠心未決難以口舌動之文嵌教以得伊小主馬三奇書則事濟矣啓聖隨啓親王王允之以隨征通判王綸爲副順取一等侯馬三奇書同陳文嵌回潮嵌告啓聖耿藩所賜物件始末聖教文嵌匿其珠片做帽一頂加之

按啓聖初除廣東香山縣因盧總督楊平南王通海接濟悉由香山縣澳出章連啓聖本出三日送稟與王王遂參總督虐民數十款星馳兼程進京本上在總督前二日總督聞報懼王勢力投環時陳文嵌在總督處爲旗鼓二比俱發羣問啓聖文嵌均繫獄故善交焉

五月劉進忠正在操演士卒追積糧餉觀望忽陳文嵌從閩回備述親王之意出馬三奇書曰

憶昔溫陵聚首親愛彌深緣搆先嚴之變鴻鴈南北揆違己十餘載矣每一引領不禁重爲悲悵也老兄臺智勇絕倫威名遠著浙越潮惠原爲鄉廟之股肱因閩疆兵變以來勢孤莫挽遂使封疆重臣俱被屈陷然初心豈敢爲從逆而弗顧耶良以一木難支惟有隱忍以圖後日之舉耳今和碩親王奉

詔撫閩凡一應去逆歸順之人不特盡釋前非更寘高爵厚祿必誠必信以待歸誠耿藩係首事者也一經悔過即復王爵恩禮更加疇昔下至脅從亦皆照舊供職毫無猜忌況原爲王臣因逼於勢力不加而間風惑亂者乎其赦過後用斷斷無疑者也弟以手足摯情己將兄臺許之親王前而親王亦無不諒兄臺之心而慕兄臺之望者倘得翻然倡順均有同心必有從風而起者是　王師不折一矢而成膚功皆兄臺一人之倡成王自當特疏題請破格優錄不過一反手之勞而朝廷之爵祿隨之矣邵武先復汀漳泉業己蕩平師旅所加無不披靡即不言干戈相向也區區濱海邊隅豈兄臺展足之地乎以兄臺之明成敗吉凶洞於觀火奚待弟之喋喋但休戚相關之誼不忍漠視故不禁言於兄臺之前弟今蒙親王之命執統前矛則弟非同虛謀之辭罔聳聽聞當念今日　備命之重並思先嚴優渥之誼潛布腹心改正歸成爲上游之首事是功既優於特等爲九重眷注之隆必有過於尋常萬萬者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正今日千載一時也願兄臺熟察而果行之弟不勝南向翹瞻之至

進忠觀畢喜曰吾嘗遵勸爲此方百姓造福死生聽

朝廷之命文焕密遣人來漳報啓聖即行六月初五日姚啓
聖王綸部至潮州勸降進忠安二鎮于韓文公之祠是日諸
鎮將士華然偶語左鎮何鳴鳳入見進忠曰兵心未安衆口
嘵嘵二使在此恐有不測進忠曰非子言幾乎誤事即移啓
聖綸部于潮州府署內令知府王仕雲欵陪

按綸部仕雲子以招惠潮功補授惠州府興寧知縣。

何鳴鳳率親信鏢將守護初六早劉進忠薙髮歸正拜授征
逆將軍征逆伯遣中鎮陳璉帶兵星馳往惠州劉國軒聞與
泉漳汀邵連失嘆曰豈有前門人爲之拒虎可以高枕無虞
反輕聽左右而爲狼假道竊恐失信天下逼人於無可奈何
一旦共爲瓦解迨接進忠書約共守禦惠潮遂飭東莞石瀧
新安各將加意提防十二日陳璉至惠令軍民薙髮國軒謂
璉曰原與貴爵主共約守土若於投誠亦當通知同作計較
豈有陽爲指畫而陰謀獻地陷人於不義哉今將全城交與
貴鎮吾單騎東歸矣璉曰本爵亦有成言若統領允共歸順
則敝爵主當啓王飛章　題報係出自裁苟若不允欲回臺
灣亦任統領之意國軒曰多承貴爵主厚道倘異日相逢當
避三舍以報德隨即修啓馳辭輔德親王尙之信然同城諸
文武將所有輜重衣用馬匹軍器等物悉送陳璉僅帶親信
二十餘人單騎出城兵民聞國軒欲去俱送之軒下馬共相

揮淚依依不忍沿途百姓咸餽其食從靖海所下船尙之信
接軒告辭啓亦差員駕船赶至表裏送之二十四日國軒舟
到銅山遇何祐從厦來亦到各相𠋫問而敘近事祐入雲霄
港由下河庵後陷平和縣徵派糧餉收拾舊黨二十七日國
軒至厦門面經經大喜曰虞公之難脫虎口也軒曰特藩主
威庇軒處虎口如泰山忽報吳淑破天成空其寨而回又欲
統師前往德化軒啓經召淑回共商進取何必滋擾生靈經
允軒請馳諭調淑回親王欲催造船隻克平諸島奈白頭賊
蔡寅詐稱朱三太子煽亂于同定之十八保長泰南靖等處
甚是猖獗官軍屢爲所怯故以鄭經之狂悖而寢其議迨查

己酉年七月間慕天顏會使臺灣招撫欲照朝鮮事例稱臣
納貢親王循例遣泉州知府張仲舉興化知府卞永譽各加
卿銜會泉州鄉紳黃志美監生吳公鴻再申前議令其讓回
各島許爲題請以息兵安民爲詞入厦見經經與馮錫范陳
繩武劉國軒吳淑等會議錫范執以欲安民必先息兵息兵
必先裕餉果能照先藩之四府裕餉則各守島嶼而民自安
矣張卞不敢主辭回復命親王以其無定局又無報使寧海
將軍喇哈達曰徒以言語僕僕往返未盡曲折以啓其衷會
內院覺霍拓修書再差吳公鴻往厦見經其書曰
愚聞興滅繼絕者聖世之深仁保國全名者賢豪之至計

朝廷定鼎三十餘年南徼北塞盡混車書獨海濱一帶之區未得波恬浪息致使士卒被戰爭人民轉溝壑仳離愁苦之狀慘目傷心伊誰之咎年來使車往返議撫議貢幾於舌敝唇焦矣而至今迄無定論者總由貴君臣挾一盡節爲明之見而逆計數年來之汲汲議撫我
朝廷自圖便利耳噫竊嘆貴君臣之計左也夫議撫者爲全爾貴君臣名節計也非爲墜爾君臣名節計也爲我
國家培萬年根本計也非爲我
國家圖一時便利計也願執事大破拘攣俾得竭殫愚衷聽貴君臣之自擇可乎夫明季遭闖賊荼毒之後社稷坵墟生民塗炭我
世祖章皇帝大興援師弔民伐罪不數月而國賊授首流寇銷亡然則覆明祚者誰乎滅闖賊而殄明仇者誰乎此天下之所知非獨執事知之也迨夫有明之天命既去四海人心歸于　本朝然
世祖章皇帝蓋嘗親祭明懷宗之墓
御撰哀誄灑泪酬觴今我
皇上又復大舉博學宏詞之士纂修明史命執筆之士搜剔褒揚勿避　興朝忌諱此可謂巍巍
聖德度越古今雖徂誅而同揖讓者矣而貴君臣僻處一隅

負固馮陵欲圖未盡之天數命將出征寔
朝廷應天順人萬不得已之計也天下已定東西南北悉入
版圖而貴君臣獨自竄窮荒守明正三朔十餘年不忘舊
君此與吳三桂自稱大周皇帝爲兩朝之亂臣賊子異矣
我
朝自以忠勸天下何忍驅爾君臣豪傑之士盡出于忘君負
國之所爲所以從來之議撫者必曰削髮耳登岸耳背舊
主而臣服于　朝耳不惟墜爾君臣三十餘年尙義之名
且損
朝廷千百世勸忠之典豈

熙朝盛世所喜談而願見者哉乃今不忍不披陳利害于執
事之前者憐爾君臣之苦節而樂爲爾君臣計安全也大
凡丈夫之建大功而謀大事也必審時而揆勢時勢之所
可爲而縱横四海建非常之業而不爲難時勢所不可爲
則當承順天心爲保國全名之計今執事試思兩島之區
孰與夫四海之大也烏合之衆孰與夫鐵騎之雄也濱海
漁鹽之所出入孰與夫九州田賦之所貢稅也謀生求食
于風濤之間孰與夫深溝高壘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之利
也以勢不均以力不敵而欲以區區蕞爾之土與天下結
怨連兵不已惑乎昔甲寅之變天下騷動當此之時貴君

臣有兵十萬聯郡跨州好亂之民翕然歸之然大兵南下
旬日瓦解將無固心士無戰志何則天命有所歸而且
皇上布昭聖武閩越秦楚之地復歸輿圖吳逆以十數萬之
衆盡覆湖南滇黔之餘魄望風遂欵執事旣不能乘風破
浪相與拒衡于三吳大江之上而徒沿海剽掠出沒無常
流殃爾桑梓播虐爾鄉鄰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賊人室家
戕人墳墓荒人田疇不惟棄我
皇上好生之德卽爾明三百年流風餘惠亦剝削消磨殆盡
貴君臣區區忠義恐不足以蔽其暴亂之辜矣爾君臣同
心共事中間智謀之士豈無計及此哉然隱忍觀望所以

遷延未果耳噫此又惑矣昔箕子殷之忠臣也殷祚旣滅
不得已就封朝鮮以存殷祀田橫齊之義士也恥於臣漢
與百人刎於洛陽客死島上夫田橫雖義非箕子比也願
貴君臣同于箕子勿徒蹈田橫故轍則何不罷兵休士全
車甲歸保臺灣自處以海外賓臣之列某受封爵惟願其
不受封爵亦惟願我
朝廷亦何惜以窮海遠適之區爲爾君臣完全名節之地執
事如果有意於此傾心相告愚雖武人忝爲勳戚當爲特
請於
朝命所在有司以歲時護貴君臣之先世墳塋恤其族姓宗

支不許兵民侵掠欺暴行三代之曠典成千秋之美談者
此亦我
皇上之所不斬也執事如知感
朝廷之恩則以歲時通奉貢獻如高麗朝鮮故事通商貿易
永無嫌猜豈不美哉夫保國存祀至慮也護祖完宗至孝
也全身遠害至智也息兵恤民至仁也行一物而四善備
爾君臣亦何苦而不爲此如徒悍然不顧希旦夕之安忘
先機之哲一遇議撫則大言誇詞要地請餉動云海澄必
不可捐兩島必不可棄姑待事窮勢蹙然後回臺未晚也
此皆小人攫執事之謀甚不足信夫事窮勢蹙之時人心

臺灣外紀 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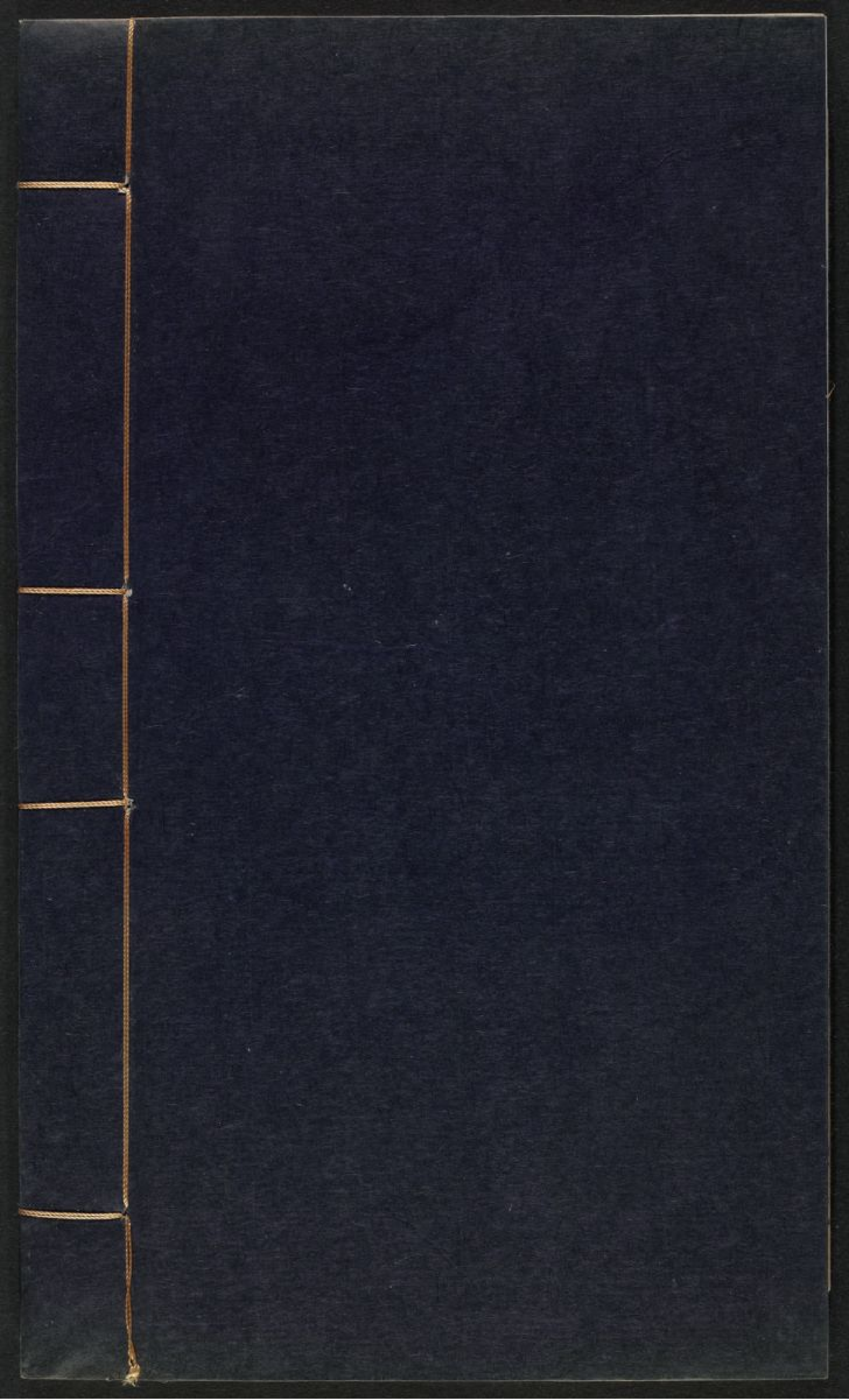
一散事變難防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執事雖欲全師而歸
恐不可得且事窮勢蹙然後歸亦何面目見江東父老乎
竊聞執事之臣每及議撫之時推委者多擔當者少夫小
人當危急呼吸之頃反面圖功名如翻覆手宜乎不以執
事之憂爲憂也執事宜內斷於心與一二親信有識者計
議築室道旁三年不成大攫身名之俱喪以爲執事辱也
余蠢直人也開口見心奉
命事征義不避難然感執事區區之義又欲爲海濱島上數
十萬元元生全之計告于神明然後拜書覬悟尊心以回
殺運言盡語極愚誠竭矣如終不可復合則請斷嗣音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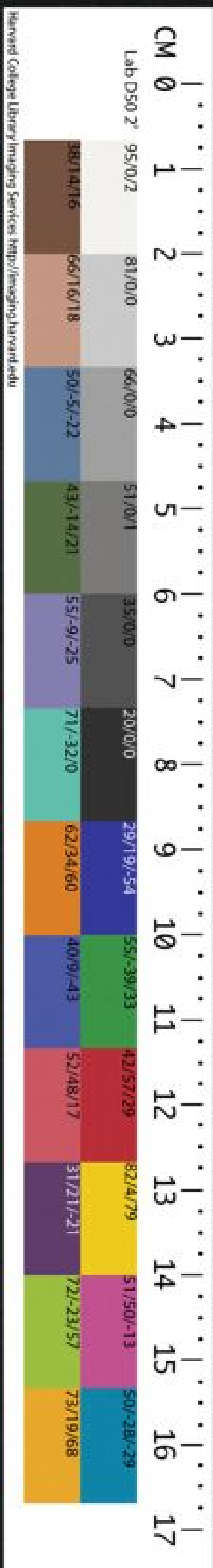
意周旋之事無復望焉惟執事裁之
鄭經得書大會文武與吳公鴻商議鴻曰親王將軍之意屢著公鴻前來者正所以重藩主之忠義也苟擁兵東歸世守邊土永爲外翰保障不但沿海居民得沾其惠則天下後世無不稱羨爲明哲見幾錫范曰先王在日惟有兩島尚欲督舟師進攻江南況今加之臺灣進戰退守乎權可自操豈以一收爲嫌若苟以生民爲念邊所海島悉爲我有資給糧餉則罷兵息民公鴻見其偏執狂謬卽辭回復命哈達亦以其迷而不悟狂悖無定見眞烏合之輩無足計議十月海澄公黃梧子芳世見全閩已平而惠潮越亦歸正以全家慘遭鄭經誅戮仇不戴天上陳
朝廷憐之遂以芳世襲海澄公爵兼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平海芳世於
陛見之日爲黃藍請熟水務特
旨授藍爲左路總兵駐劄海澄縣
按黃藍曾帶密本從間道入京故世芳有是請以報其功
吳淑以得天成寨之糧餉載歸廈門與國軒相機進取軒又啓請謂何祐於平和十二月國軒收拾快哨八槳備用又親往南北汎安設各沿海鎮將

卷二十終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臺灣外記卷之二十八

江勝邱煇雙盡節　國軒艮贖遁臺灣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十八日琅與吳英等坐快哨從虎井過桶盤嶼遙觀賊城各處炮臺並賊船灣泊安所未時回䑸十九日琅又帶羅士珍張勝何應元曾成等各坐赶繒船從澎湖外汛由內塹細察形勢邱煇江勝見琅船在外颺駛亦卽浮鎮起頭帆琅望見賊船搖動立卽轉舵放炮收諸船回䑸二十二十一兩日琅再申軍令令各船將所配坐鎮將營備以及隨征千把等官姓名大書帆上以便遙觀知其進退二十二日琅命隨征都督陳蟒魏明副將鄭元堂同領赶

繒雙帆艍船共五十隻爲一股從東畔時內直入鷄籠山四角山爲奇兵夾攻又令隨征總兵董義康王同外委守備洪天錫等領赶繒雙帆艍船共計五十隻爲一股從西畔內塹入直牛心澳作疑兵牽制又將大鳥船五十六隻分爲八股每股七隻各作三疊琅自居中以便調度爲一股同安總兵吳英領一股居左平陽總兵朱天貴領一股居右金門總兵陳龍領一股居次左提標後營遊擊曾成同提標遊擊何應元合領一股爲次左之右銅山總兵陳昌同提標中營參將羅士珍合領一股居次左之左海壇總兵林賢領一股居末右廈門總兵楊嘉瑞領一股居末左其餘八十隻分爲二大股以爲後援直從娘媽宮前而進國軒閩外塹山頂瞭望炮連發立即掌號各船齊起帆鎮發炮吶喊從媽祖宮前而出迎戰互將斗頭頻交打飄颺攻擊朱天貴站在尾樓上高叫曰親家汝看我現任總兵可棄邪歸正速來投誠

按天貴與林應是兒女姻家應與江勝勝與邱煇俱是壻門親家故天貴云云

邱煇應曰大豈容汝此等背義之人發令施炮直衝將左邊熕安好喝舵公轉舵順勢開打天貴不防被炮穿胸而死林賢在末右之右遙見天貴傷炮船潰遂衝綜入援正逢劉國軒坐風之上督邱煇陳起明江勝蔡明王隆施廷林應張顯

林德莊起廖義陳政蕭武洪邦柱楊文炳黃頁驥陳士勳等船環圍攻擊其火箭藥罐矢石炮火渾如雨點賢督衆環敵力戰逾時左臂貫中連傷三箭將士死者傷者悉無完膚矢石藥炮咸盡無奈將船中鐵鍋打碎入炮以禦自分必死正在酣戰危急之際幸其中營遊擊許英左營遊擊吳輝右營遊擊江新同隨征遊擊施應元隨征遊擊紀功廳李廷彪

按元字乾長別號統齋泉之同安人後官四川建昌總兵彪武舉晉江人後官果北口總兵

遂從外攻救賢奮勇督擊內外夾攻忽蔡明船被攻沈碎而王陞船又被江新火罐擲過發火諸船方潰散國軒亦退賢方合䑸追殺賢斯役也琅親登其船視傷痕並詢其力戰禦敵情由撫賢背曰今日得澎湖者公其魁也他日侯伯勳爵琅當讓之惜其旋師即逝贈太子少保世襲國軒見琅等今日戰陣諸船各用命爭先後合劉明督其右鎮尤俊龍驃左鎮莊用侍衛中鎮黃德右鎮蔡智驍翌協蔡添領旗鎮林亮勇衛前鎮督遂中提督總理陳國俊右武衛隨征二營梁麟水師二鎮前鋒鎮營李富左營張欽水師三鎮右營許瑞水師四鎮右營林耀折衝鎮左鎮左營陳勇右提督後鎮左營王受等戰船熕船趕繒船鳥船雙帆艍船合䑸齊擊正遇在左吳英督一股舟師進英令總領旗黃登副領旗湯明

按登漳之漳浦人官粵東提督明亦漳浦人官至海壇

總兵

在船頭已在尾樓督戰力敵明身中數箭而英被鹿銃飛過右耳爲火氣傷裂負痛死敵忽船又被潮退擱淺衆咸慌焉登等喝無恐急拔木超連超數超乘微風船方逐浪移流而邱輝江勝合諸船亦至鋒勢愈銳琅見急揮羅士珍曾成何應元陳昌等暨浯嶼營遊擊王朝俊閩安協副將蔣懋勳海澄營副將林葵烽火營遊擊王祚昌江東協副將詹六奇平海營遊擊李全信海澄城守左營遊擊卓策合陳龍楊嘉瑞銅山鎮右營遊擊阮欽左營遊擊曾春龍江東守備韓進忠港口營守備黃富海壇中營守備李琦提標中營千總林顯達提標左營千總胡泮後營守備戴名芳督標左營參將林贊海壇鎮中營遊擊許英提標右營守備方御金門鎮中營遊擊許應麟金門鎮右營守備林芳督標左營署守備千總趙永芳提標右營千總鄧高海壇標右營千總林正春提標前營千總林鵬千總蔡琦鳳圍頭遊擊陳義隨征加功守備李光琅隨征左都督何義二侍衞吳啓爵隨征遊擊施世騋隨征外委守備陳王路隨征副將黃昌都司黃勇外委守備施世驥隨征參將許光遠陳致遠隨征遊擊方鳳外委守備施世驃隨征副將湯貴隨征參將鄭雲外委守備施世忠隨

征參將洪雲隨征遊擊廖程外委守備施世驃隨征副將林元應外委守備施世輔李雲隨征參將鄭英金門鎮左營遊擊曾榮廈門鎮右營遊擊陳蘭廈門鎮左營遊擊朱明等合攻炮如雨下烟焰蔽天諸船各奮勇鬪擊忽同安城守右營遊擊趙印試被江勝一炮碎腦而死勝亦被衆環圍傷死者半勝見勢危難以脫遁恐遭擒將兩邊大炮齊發登時沈沒

按懋勳浙江人官溫州總兵之漳浦人官至鶴麗總兵泮泉之惠安人官浙江溫州總兵寶漳之詔安人官河北總兵芳江南人官至粵東黃岡副將爵粵之潮州海洋人六奇第四子官天津總兵騄字逸圓泉之南安人係琅第五子陝西楡林總兵玉路漳州人中浙江武進士官湖廣副將勇漳之詔安人本姓沈官粵東順德總兵騤字怡園琅之第六子官歷閩粵提督雲官潼關參將程漳之詔安人字希南官定海鎮中營遊擊明興化人官南澳總兵

按凡水戰彼此望見即發斗頭熕將近或發左邊炮轉舵發尾送炮止發右邊炮不敢兩邊齊發如緊急左右齊發則船隨即沈沒矣

其陳立林順陳政黃國助莊用施廷薛衡林德張顯廖義楊文炳陳士勳洪邦柱等船戚師果以五船合圍一隻或被火

罐所燒或被炮擊沈不可勝計惟邱煇一船往來接應揮炮亂擊其勢雄勇而江新曾成陳義施世標黃勇許英李光琨等合攻煇抖束精神船中跳舞督其左右抛擲火桶火箭矢石以禦忽左右足俱爲炮傷負痛死戰迨見勢迫遂自拋火於官艙藥桶齊發焚死國軒率曾瑞黃德尤俊林亮吳福吳遜陳陞陳國俊梁麟李富林欽林耀陳勇王受諸船橫攻直擊往來死併然琅有令在先遇賊船一隻即會數隻合攻又連打沈曾瑞黃德吳遜吳福王受等船琅復催齊進軒見諸軍喪沒七八欲乘勢冲出遁去我師船隻如葉塞滿各港即插翅難飛惟吼門一港無船堵截軒合黃良驥洪邦柱林應尤俊林亮等殘敗船隻順流而退終爲死地乃謂舵公楊福曰急走吼門福曰吼門無綫甚多從無船隻敢過軒情急免冑跪於戰棚上禱曰國軒今日奉命守禦澎湖師敗不得脫欲從吼門而出果天命有在國軒壽數當終船過立礙無線登時沈沒如有後福乞皇天假我潮水俾軒得以東歸祝畢喝舵工從吼門出福見追兵將近勢在危急隨勒舵向吼門行果水漲風順無礙餘船䑸悉尾後遁臺灣琅望而奇之令陳蟒率快哨追擒蟒港路不熟趕弗及遂率衆囘師時日將西鳴金收軍打旗招降竝撥小哨沿海撈救跳水未死之賊其守娘媽宮炮城者乃將軍果毅中鎮楊德遊兵鎮陳明中

提督前鎮黃球右先鋒鎮領兵李錫遊兵鎮前營薛勇中軍施展前鋒黃茂遊兵鎮左營劉斌提督後鎮領兵徐其昌等以孤島無援遂各卸甲投戈出海請降琅望見卽令杉板差官持令箭上山招降薙髮並造報花名冊呈繳又差官坐快哨各持令箭分撫諸島其守外塹果毅後鎮吳祿右鎮林韜中軍嚴澤親隨營阮恢管理大炮衝鋒營林武中提督右鎮右營蔡恩等暨守內塹侍衛後鎮顏國祥果毅右鎮左營林新遊兵鎮中營周烈管理大炮衝鎮營吳陞守四角山壁宿鎮楊章桶盤嶼果毅中鎮領兵曾勝以及守風櫃尾果毅後鎮左營林和內時果毅後鎮領兵洪陞鐵線尾征營徐秋將軍澳果毅左鎮右營邱膺等各豎降旗獨有守把西嶼頭戎旗二鎮吳潛遙望衆師已敗欲率神威營林光管理大炮衝鋒營李德等下救又苦無舟楫惟督諸炮手發炮亂打虛作聲勢而已及見國軒退從吼門遁去滿港悉係施琅船隻嘆曰若聽江勝邱煇之言亦不致有今日時李德勸曰事既如此莫非天意潛曰余不恨事之不濟恨大丈夫不能死於疆埸耳德曰諸島悉降此處難守速當爲計潛曰大丈夫既不能爲國驅馳豈可偷生苟活遂拔劍自刎德率其衆降於是三十六島咸歸順焉琅大悅悉令薙髮造報僞鎮將共一百六十五人賞以袍帽僞兵四千八百五十三名給以銀米出

示安民即飛報澎湖大捷於督撫琅繕疏露布遣吳啓爵齎
馳進京正値八月十五日
聖祖大悅遂解所御之衣　賜琅又御書於卷一軸曰
海氛之不靖䑸艟出沒波濤震驚海濱居民魚鹽蠶織耕
穫之利咸失其業朕心惻惻焉邇者滇黔隴蜀湖湘百
粵悉底牧寧蕞爾臺灣險阻負固爾施琅銜命徂征決策
進取樓船所指將士一心遂克島門逼其營窟勇以奪其
氣誠以致其歸捷書到闕時値中秋對此佳辰欣聞凱奏
念瀛壖赤子獲登衽席用紓南顧之憂惟爾丕績即解是
日所御之衣馳　賜再褒以詩曰
島嶼全軍入滄海一戰收降帆來蜃市露布徹龍樓上將能
宣力奇功本代謀伏波名共美南北盡安流
吳啓爵齎囘以　賜琅　賜吳啓爵　御衣又授琅爲靖海
將軍晉封靖海侯世襲罔替余曾於甲子冬欲觀新闢之地
桴海過灣舟次澎湖登其地偶成一律曰
烟霞蕩漾漁人處已作霸圖保障關退守聚成雄海國進窺
竇隙動華山百千萬事咸空壯三十六峰險亦閑南顧將軍
誠有賴德流敎化迨荒蠻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劉國軒等幸脫出吼門至二
十四日午刻到臺灣見鄭克塽馮錫范陳繩武洪磊等陳其

喪敗情由臺灣兵民聞知各懷戒心市井風鶴錫范即馳令守鹿耳門鎮將嚴加謹防又諭禁不許兵民越出村落大會文武相議戰守之策建威中鎮黃良驥曰今日澎湖失守臺灣勢危不如將大小戰船暨洋船配載眷口兵士從此山邊直下取呂宋爲基業提督中鎮洪邦柱挺身向前曰建威中鎮所言取呂宋者誠當柱與良驥願領爲先鋒塽猶豫未決錫范曰以全師取呂宋亦易事但不知民人土地如何中書舍人鄭德瀟曰議取呂宋以避鋒銳此策甚妙有地圖在此並陳可取事宜畧曰

呂宋者南海之外國也橫亘數千里當中國內離之位山川綺麗中包巨湖四序溫燠盛夏南風發則微涼田禾四時皆可種亦產木棉其水土和甘人民白皙百姓繁生不亞中國從閩廣舟行七十二更順南北風來往僅七日程耳前代不載王會圖至萬曆三年國王遣其臣隔老察朝貢上嘉納之閩廣人數貿易其地云山有金亦未曾見惟有大小銀錢亦佛郎機酋從其祖家干系蠟載以來用也

按佛郎機在西南干系臘在東北其用大小銀錢最小者四分半次者九分又大者一錢八分三錢六分者名曰中錢七錢二分者名曰大錢以中錢爲一个用不論

大小輕重

其人猫眼鷹準拳髮赤鬚諸國中之最桀黠者四海行賈不至則已至則圖謀人國呂宋亦其陰謀併奪焉

按佛郎機人得利互市遂奉黃金王壽向王乞地得一牛皮大王許之佛郎機酋陰截牛皮細條相連圈圍已逾百丈王有難色但業許之佛郎機酋立將其地築城城內置樓臺城上列大炮後殺王兄弟併其國

用巴禮僧天主教稱天曰寥氏用其術而鼓煽四方名爲化人日本國曾受其害至今國人深惡絕之漳泉逐利之夫多往焉城外仍廬舍谿市名曰澗貪色輩亦娶妻置產雖生子不許讀中國書禁鐵器無深閨高閣三五載借事殺唐人名曰洗街恐其大盛生事也平時毆詈不敢囘手殺傷從無抵償諸島中惟呂宋待我中國人最無禮先王在日每欲征之以雪我中國人之恨因閩剏無暇至世藩業已興師因接耿藩之變遂移兵過厦細査其衆不過千有餘人所恃者城上數門大熕而已然佛郎機之得國非有信義守國又無材武徒藉巴禮僧廣設禮拜寺七日一會男女自赴燃燭羅拜凡七日內所行事及陰私必告不告則瞞寥氏罪在不赦告之則爲懺悔名曰解罪初入其教誘以銀錢人將死其

地者有子則請巴禮僧當面開數財產半入寥氏無子
則盡沒入禮拜寺耕稼雖不徵賦稅而每丁月有票例
是愚無稽之梵俱罔愚蠢之生靈役使如牛馬斬艾如
蓬高竊據茲土已百四十餘年矣漳泉人積骸其地者
何啻數十萬羈魂厲魄痛恨何極夫積怨者神人所共
憤而叢貨者興盛所取資也呂宋初無重寶故不炫於
外國自千系臘船銀至而後貿販富饒甲諸國今之積
於公班巴禮者數十百萬是皆昔所誘惑貪愚死而括
藏之物天下安有久積而不散虐侮而不復之理乎又
安知非天之鏑其藏以待興王之探取也哉觀天運自
北而南漸啓文明之象稽古聖威武四方有截海外之
權欲建非常之功當與非常之人謀之昔司馬錯張儀
爭論秦惠王前張儀欲攻韓司馬錯欲伐蜀謂富國務
廣其地強兵務富其民王者務富其德三者備而王隨
之矣原夫秦之所以雄諸侯由司馬錯之計得之愚謂
今日時勢有似於此故以議取呂宋爲上策

錫范閱其圖及其條陳大悅曰公何留心之細且詳也即啓
克塽令鄭明同黃良驥洪邦柱姚玉等領前隊爲先鋒其餘
船隻分配眷口陸續而行何祐守淡水接二十二日失澎湖
之報密遣其子何士隆從淡水港坐船往澎湖軍前納欵獻

臺不俟克塽令悉撤所統師回其林亮董騰蔡添等亦密與偵者通謀請琅速攻臺灣願為內應

卷二十八終

臺灣外記卷之二十九

武平伯力勸歸清　　寧靖王一門殉烈

閏六月初四日馮錫范與諸鎮商議欲往征呂宋兵弁遂恃強橫為訛言四起當大搶掠而去是以百姓驚惶晝夜不安國軒聞知向范曰欲攻呂宋雖是良策可行於澎湖未失之前今澎湖已失人心懷疑苟輜重在船一旦兵弁利其所有而反目尋公之前車可鑑也

按范父澄世于甲申年在銅山欲過臺其僕利其財遂與諸船衆謀殺澄世投誠

范曰如此奈何應分兵死守軒曰衆志瓦解守亦實難不如

舉全地版圖以降量
清朝恩寬必先赦宥論未定忽琅遣國軒原副三坐營曾蜚
前來招撫許保題軒現任總兵軒意遂決啓克塽命禮官鄭
平英等詣澎湖軍前納欵范撓其事者再軒讓之曰昔者張
卞二使至島議撫則議不稱臣以致兩島流離今春黃朝用
至臺再撫則議不剃髮又致澎湖喪師皆係公之操持不定
當此之際尙且狐疑倘一朝變起蕭牆將奈何從來識時務
者爲豪傑大事已去速當順天錫范無以答軒啓塽立諭鄭
明等登岸撥兵監守鄭氏子孫恐其漏脫遺禍卽令鄭德瀟
修進降表曰

延平王佩招討大將軍印臣鄭克塽謹
奏論域中有常尊歷代紹百王爲得統知天意有攸屬
興朝宅九土以受符誠五德之推移爲萬彙所瞻仰伏念
先世自矢愚忠追懷前代之恩未沾
盛朝之澤是以臣祖成功篳路以闢東土臣父經蘇鞈而
雜文身寧敢負固重險自擬夜郎以保全遺黎孤棲海
角而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高覆厚載　仁育義懷底定中邦如旭日升而普照掃攙
六字雖浮雲翳而乍消苟修文德以來遠人寧事勝心而

焚海內乃者舳艫西下自揣履踏之獲愆念此血氣東成無非霜露之所墜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也昔者威未見 德無怪鳥駭于虞機今者悟已知迷敢後麟遊於 仁闈伏願覩天地民物爲一體合象胥寄棘于大同遠柔而邇寧彤氏因無心於醉飽貳討而服舍依漁自適性于淵泓夫且問黃耇之海波豈特誓丹誠以皦日已哉

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進以 聞

又修書與施琅曰

側聞大將軍擅蓋世之名久矣愚懵無從攀仰遠避外荒株守先祀初未嘗妄生釁端不虞樓船迅烈震我門庭僕知過矣即不敢祈將軍之深爲布護獨不爲桑梓生靈繫念耶順 天之命謹奉 國制而遵 勅諭永爲屛翰蓋東寧遠在淡荒若服而舍之使守先祀猶足以昭大同而靖南徼玆遣協理禮官鄭平英賓客司林維榮齎表赴轅門祈鑑眞誠奏達

宸聰倘邀 俞眷實荷大德更有不逮惟祈指南臨楮曷勝翹瞻

劉國軒亦致書與琅曰

澎湖之捷己知

天意有在矣倣員曾蜚荷恩釋回諭老親臺盛德諄諄爲萬
靈造福感念不淺今藩主不憚屈折繕表以成鴻勳老親
臺標名銅柱其立威甚遠而持心甚厚此又伏波所不逮
也玆備員以聽提命其中款曲有未合節煩爲指示尤所
厚望臨楮無任依馳
初八日卽差鄭平英林維榮齎降表暨與琅書劉國軒差朱
紹熙曾蜚同行坐雙帆艍船二隻過澎湖見琅欲剃髮稱臣
仍居臺灣永爲
朝廷屏翰琅曰此議若澎湖未戰之先傾心向化本軍門自
當與督撫合疏題請今門戶已破勢窮事逼始著爾等前來
求撫明係詭譎非出眞誠况本軍門奉
命專征進剿汝主果有眞心當令劉武平馮忠誠二人親詣
軍前將臺灣人民土地悉入版圖候
旨定奪如有別議惟有誓師而已卽將鄭平英林維榮容送
督撫立遣曾蜚朱紹熙二人仍回臺灣傳諭遂上疏曰
爲僞藩專差齎書求撫據情具 題仰祈
睿鑒事竊照臣奉 命專征整頓舟師于六月十六至二十
二日在澎湖連日與賊鏖戰炮火雨點仰賴
皇上威靈官兵用命渠鎭賊夥俱被焚殺殆盡遂克取澎湖
三十六島業于六月二十六日繕疏恭報外擬乘勝長驅

擣入臺灣如摧枯拉朽惟大小戰船被炮打損破壞甚多臣姑將次號之船可以補葺者載送炮傷官兵回廈調理將船整固合其順載柴米火藥弓矢前來澎湖以急軍需至打壞鳥船見泊澎湖即當用工修葺所需木料油灰釘鐵棕麻等項匠作各項爲數不小刻在要需誠難稍緩臣治師遠島祇恐呼應不靈隨于閏六月初三初六等日移咨督臣亟行採備仍備八槳船料一百隻一並檄委漳州海防同知王錫九督運解到澎湖以聽整葺製造用濟我師到臺灣穿淺入港渡載官兵登岸之用至于臣標水陸鎮營被炮傷死官兵三百餘員名傾傷一千八百餘員名陣傷之兵雖給資醫治未能痊可荷戈臣計進剿臺灣之時宜留大鳥船二十隻趕繒雙帆艍船三十隻共五十隻應用官兵四千員名留守屯劄澎湖以爲兩頭聲援策應然新附投誠兵衆未便遽用而征兵不足繇剿乏人業併移咨督臣選調精壯陸師官兵四千員名前來補用聽命調遣去後臣雖殫力疾呼尤慮汪洋風濤遠隔實爲獨力難支惟分撥船兵在于八罩將軍澳南大嶼東西甘吉龍門港吼門吉貝嶼等島倍加巡瞭以扼其吭乃殘孽敗遁之餘見臣水陸官兵逼臨門庭安插投誠撫綏地方人民樂業鷄犬不驚臺灣兵民聞之俱各解體此閏六月初八

日偽藩鄭克塽巨魁劉國軒差偽禮官鄭平英偽賓客司
林維榮偽員曾蜚朱紹熙等齎具降表一道並與臣書二
封另致督臣書二封駕赶繒雙帆艍船二隻到澎湖臣軍
前納欵請降待
命惟馮錫范與鄭克塽欲求原居臺灣承祀祖先照管物業
懇臣指示臣思此議未妥若在未進師撲剿之時逆孽早
遣來降當為題請今澎湖既得窮逼之際始差鄭平英等
前來求撫明係詭譎緩兵之計難以遽信臣任專征正宜
主剿不宜議撫將鄭平英林維榮二員並帶二封咨送督
臣看守候
旨定奪查鄭克塽年尚幼稚未諳大體操縱指揮權皆出于
劉國軒馮錫范二人茲特令曾蜚朱紹熙回臺灣傳諭若
果真心投誠必須國軒錫范二人來臣軍前面降將人民
土地悉入版圖偽官兵遵
朝廷安輯若偽藩等悉如臣言臣當體
皇上好生之德以拯數十萬之生靈具疏題請我
皇上赦其前罪畀之新恩勅行督撫二臣撫綏安插臣因船
隻被炮擊壞暫在整葺未得乘勝搗勦其所要需船料匠
作俟解到即晝夜兼工整造若船隻修備風信稍利殘孽
不從臣之議即督師進發當此國軒一戰敗遁魂落魄喪

臺灣人民風鶴艸木皆兵之際無難殄滅淨盡根株以慰
宸衷謹將僞藩鄭克塽原具降表及鄭克塽劉國軒致臣原
書進上
御覽恭聽　睿裁迅賜
勅旨其鄭克塽所致臣書茫然拆閱乃臣之罪緣係恭報僞
藩求撫事宜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全覽施行爲此具本謹密題請　旨
十六日曾蜚朱紹熙二人回帆到臺灣見塽國軒錫范備述
琅言如有不依惟當誓師決戰塽茫然而范躊躇七月初九
日軒啓塽曰人心風鶴守則有變士卒瘡痍戰則難料當請
降聽天勿貽後悔塽從之令鄭德瀟再修降表曰
延平王佩招討大將軍印臣鄭克塽謹　奏爲舉國內附
仰冀
聖恩事竊臣生自海邦稚懵無識謬繼創垂之緒有乖傾向
之誠邇者樓船西來旌旗東指簞壺緩迎於周旅干羽煩
舞於虞階自省重愆誠爲莫贖然思
皇靈之赫濯信知　天命有攸歸逆者亡順者昌乃　覆載
待物之廣大貳而討服而舍諒
聖王與人之甚寬用遵往時之成命爰邀此日之
殊恩冀守宗祧以勿失永作屏翰於東方業有降表具

奏外及接提督臣施琅來書以復居故土不敢主張臣思旣
傾心而向化何難納土以輸誠玆特繕具表章並延平王
印一顆冊一副及武平侯臣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臣馮
錫范印一顆敬遣劉國昌馮錫圭齎赴軍前繳　奏版籍
土地人民待
命境上數千里之封疆悉歸土宇百餘萬之戶口並屬版圖
遵海而南永息波濤之警普天之下均沾雨露之濡實
聖德之漸被無方斯遐區之襁負恐後獨念臣全家骨肉強
半孺啣本係南人不諳北土合情乞就延閩地方撥
賜田園廬屋俾免流移之苦且養贍有資則蒙
高厚之生成當銜丹靑以銜結至於明室宗親格外優待通
邦士庶軫念綏柔文武諸官加
恩遷擢前附將領一體垂仁夙昔結怨盡與捐除籍沒產業
俱行　賜復尤當廣推寬大之仁明布維新之令使夫羣
情允愜共鼓舞於春風萬彙熙恬同泳游於化日斯誠微
臣無厭之請微望
朝廷不次之恩者也爲此激切具本奏
聞伏候　勅旨
十一日差錫范胞弟兵官馮錫圭工官陳夢煒國軒之弟國
昌錫范又遣其胞弟錫韓同曾蜚朱紹熙坐赶繒船再到澎

湖時有寧靖王朱術桂字天球原分封荊州因避張獻忠亂
入閩依成功迨至癸卯年十月兩島俱破又從鄭經之銅山
繼而渡臺建府於府西赤嵌城旁人品雄偉美髯弘聲善書
翰喜佩劍潛沈寡言勇敢無驕鄭氏將帥以及兵民咸尊敬
之迨聞澎湖敗績仰天嘆曰主幼臣強將驕兵悍又逢此荒
亂是天時地利人事三者咸失將來托足正不知在於何處
迨至議降後嘆曰是吾歸報高皇之日遂將所有產業悉分
賞其所耕佃戶所居之府舍與釋氏為利供佛

按後琅抵臺設天后宮前祀天后後奉佛祖旁祀王護法

其元配羅氏早逝惟有侍姬袁氏蔡氏荷姑梅姊秀姑五人
佃已術桂諭五人聽其自擇配袁氏蔡氏同請曰妾等侍殿
下有年殿下既毅然盡忠妾雖婦人頗知大義亦願盡節相
隨殿下豈易念失志乎荷姑梅姊秀姑亦不肯再事他人術
桂奇之曰汝等莫非矯言作一時之雅觀五姬齊聲曰殿下
如不信願先死殿下前九泉相待桂大喜即各制新衣以候
十一早見馮錫圭等齎降表出鹿耳門即對五姬曰是死日
矣備棺六各沐浴更衣設席環坐歡飲飲畢五姬向桂叩首
曰妾等先死以候殿下起而自縊桂各為放下收殮一棺
以自待冠服乘輿出與鄭克塽國軒錫范繩武洪磊等諸當
事言別又與左右鄰老辭遂大開門戶命僧人守候遂望北

叩首二祖列宗起又向東拜謝父母畢援書曰
余自壬午流賊破荆州攜家南下甲申避亂閩海總爲幾根
頭髮保全遺體遠潛外國今己四十餘年歲六十有二時逢
大難全髮冠裳歸報高皇生事畢矣無怍無愧又題一絕云
艱辛避海外總爲幾莖髮於今事已畢祖宗應容納
宣宗九世孫術桂書
書畢鄭克塽率劉國軒馮錫范洪磊陳繩武等咸至桂延入
謂克塽曰承令先祖先尊之庇有年玆非桂輕爾言別奈天
寬海闊無可托足不得不回報高皇列聖之在天克塽與國
軒等惟咨嗟耳桂又謝曰有勞相送卽與塽等作揖投環顏
色如故塽命禮官鄭斌埜所囑僧人收殮越十日擬與原配
羅氏並殉節袁氏蔡氏荷姑梅姊秀姑葬於門滬今鳳山縣
長里地方斌以其地窄將袁蔡五人別葬於大林今臺灣縣
仁和里地方通國聞之悉咨嗟嘆息先是初十日夜有星如
斗殞於東南方十五日琅在澎湖修葺船隻以便進剿忽報
馮錫圭等船齎降表並書至而何士隆亦到琅細詰情由知
其眞誠無僞十六日遣侍衛吳啓爵筆帖式常在同馮錫圭
陳夢煒曾蜚朱紹熙帶告示往臺灣曉諭僞官兵民等遵制
削髮並令其齎繳印敕示曰
爲安撫輸誠文武官員兵民以廣

聖恩事照得
聖朝定鼎以來法素從寬恆惟厚撫順勦逆區宇咸寧臺灣
未靖本提督奉
旨專征蓋欲拯絕島之生靈俾海疆於奠安並僞延平王及
武平侯識天意之有在樂
皇仁之無偏遣協理兵工二官副使二員齎具表章勅印前
來歸命土地人民悉入版圖本提督體
朝廷好生之德念全誠求撫之心現爲題請仰邀
浩蕩洪慈安輯咸宜合就曉諭爲此示仰臺灣地方軍兵士
庶等知悉示到各兵民立即削髮本提督刻日親臨安插
軍紀素嚴秋毫無犯今既革心歸誠官則不失爵秩之畀
民則皆獲綏輯之安兵丁入伍歸農聽從其便各自安生
樂業無事徬徨驚心
俞旨下頒新恩遍及本提督言出金石決不爾負須至示者
琅即題報臺灣就撫疏曰
題爲恭報臺灣就撫事宜仰祈
睿鑑事竊照澎湖克捷海逆已失其險康熙二十二年閏六
月初八日僞藩鄭克塽渠魁劉國軒差僞官鄭平英林維
榮曾蜚朱紹熙等齎送降表並書來澎湖軍前求撫臣慮
其詭譎緩兵難以遽信遂令曾蜚朱紹熙回臺灣傳諭若

果眞心投誠必須劉國軒馮錫范來臣軍前面降將民人
土地悉入版圖其僞官兵遵　制削髮移入內地悉聽
朝廷安輯若僞藩等如臣言臣當體
皇上好生之德以拯四海之生靈題請　赦其前罪撫綏安
輯業於閏六月十一日將降表並書具疏進上
御覽在案茲七月十五日鄭克塽復差僞兵官馮錫圭僞工
官陳夢煒劉國軒遣胞弟僞副使劉國昌馮錫范遣胞弟
僞副使馮錫韓同曾蜚朱紹熙齎送降本稟前來澎湖軍
前回話一一依臣前言其防守南北淡水僞左武衛將軍
何祐僞左先鋒鎮李茂等所帶賊衆今俱弔回臺灣南北
淡水已無防守矣何祐等差齎密稟到臣納欵是臺灣南
北地方俱已效順又據曾蜚等稟稱鄭克塽劉國軒及兵
民人等咸懇臣發給示張諭削髮俾得遵依早發一日則
民早獲一日之安臣因仰體
浩蕩洪慈服舍來安乃敢給示撫綏劉鄭逆自來遠阻聲教
未被
聖化非如吳耿諸逆受　恩背叛者比諒荷
皇上廣開面網赦其前非俾沾德意卽將劉國昌馮錫韓見
留軍前隨于十六日遣侍衛吳啓爵六品筆帖式常在同
馮錫圭陳夢煒曾蜚朱紹熙帶安插告示五張先往臺灣

曉諭驗看各偽官兵民等剃髮令其催齎偽藩鄭克塽劉
國軒馮錫范等勅印然繕謄降本前來交繳以便臣以爲
齎進則此事似可妥當也臣俟各船修葺齊備一面統率
船兵親抵臺灣看其形勢暫行安輯其所議造八槳船隻
及再調陸師官兵已移咨督臣停止矣第查臺灣土地千
餘里戶口數十萬地在夐海之表或去或留偽官兵戶口
繁多當作何安輯事關重大所當亟請
皇上迅賜睿裁勅差才能戶兵二部迅速前來會同督撫主
裁料理安置得宜畢此大事俾臣得卽勾當班師從此金
甌永固玉燭常調可無廑南顧矣此番澎湖克捷臺灣就
撫實賴
皇上洪福齊天威靈遠暨乃克見成效但臣鹵莽武夫性質
愚戇直道行事不肯遺賊以爲
君父憂荷蒙
皇上豢養之恩特加之遇無足稱報誓必掃靖海氛少效涓
埃耳今臣年逾六十筋力衰邁難勝封疆大任但孤忠獨
立旣不肯苟合又不能彌縫征勦臺灣之舉乃面奉諄諄
兪旨專征是以臣竭力死効堅不可狥務期蕩平極知深拂
人意災必逮身茲賊島旣平臣職已盡早不引退將來必
爲禍階伏乞

臺灣外記 卷十九

皇上恩賜召臣回京俾得時覲
天顏臣所深願也謹將僞藩抄來疏稾恭進
御覽緣係恭報臺灣就撫事宜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全覽乾斷迅賜
勅旨施行爲此具本謹密題請
旨
十九日吳啓爵同馮錫圭到臺灣鄭克塽率劉國軒馮錫范等文武齊集海埏迎接相見各致意外啓爵曰諸公識時順
天我
皇上寬仁大德自當高爵厚祿以爲　國家柱石且提督誓爲安輯得宜保舉軍用決無負諸公之一片眞誠歸順也遂出提督告示九張遞與克塽克塽交國軒通衢傳掛于二十二日克塽令兵民悉遵　制剃髮克塽與國軒等諸文武官候面琅剃髮姚啓聖於六月十四日在銅山送施琅出師隨回漳州越三日往福州甫至南臺即接澎湖大捷之報頓足曰皆林寶之誤我也

按寶原海上宿將啓聖題爲左營凡平海事悉以詢之當欲出師先啓聖問寶欲與琅同去寶以六月颶風不測澎湖山嶼低矮難收故啓聖中止

迨至鄭平英等至省城見啓聖請願就撫聖大悅與巡撫金

鋐計議撤參將洪範同傳宣楊俊功齎咨文到澎湖與琅將
督標左營參將林寶所帶官兵配坐船隻悉行弔回又差候
選同知林昇同撫標官頭鄭瑞生遊擊孫熙駕船二隻從福
州港放洋直過奈南風頂頭延至二十日申刻方到臺灣而
鄭克塽已令兵民於是日向午剃頭矣克塽國軒亦厚待督
撫各使二十七日塽差馮錫圭陳夢煒吳啓爵常在齎降本
並繳延平王冊一付金印一顆輔政公鄭聰印一顆及武平
侯忠誠伯左武衛等印前到澎湖見琅琅細詢啓爵與常在
在臺灣情形二人一一詳陳果兵民眞誠無僞又備述督撫
差林昇鄭瑞生孫熙三人于二十日到臺見兵民悉剃頭髮
矣各嗟嘆悔遲琅嘆曰均是爲
朝廷辦事何不逼知而直往豈不貽笑于劉國軒乎從來大
將不能成功于外者即此可知也今臺灣得平實我
朝威靈與生民之福即將齎到冊印咨移督院主稾轉繳又
密囑啓爵常在曰本軍門有一另疏汝等同劉國昌至省倘
督院固執己見不肯代繳汝等即將本疏速齎進京其疏曰
爲恭報臺灣兵民剃髮僞藩齎繳冊印事緣照僞藩鄭克
塽差僞兵官馮錫圭工官陳夢煒劉國軒遣其胞弟副使
國昌馮錫范遣其胞弟副使馮錫韓齎降本稾到澎湖軍
前一一悉聽臣言臣察其眞誠向化於本年七月十六日

差侍衛吳啓爵筆帖式常在前往臺灣看驗僞兵官剃髮
業將情由併將僞藩本稟于七月二十四日具題繳報外
此番僞藩差官求撫蓋因澎湖失險故革心歸誠臣就近
差遣看驗剃髮無非畢此剿撫大事乃吳啓爵等于七月
十九日到臺灣而督臣亦差候選同知林昇撫臣差官頭
鄭瑞生遊擊孫熙駕船二隻于二十日到臺灣並無到澎
湖知會枉道直去臺灣懇其就撫是將軍國之事故作兩
途峻視毋乃有輕
國體而貽笑於逆衆者乎且臣于閏六月二十一日因僞官
鄭平英林維榮到處張蓋乘轎自尊無忌咨移督臣有搖
尾乞憐袒肉求降等語督臣所差之員將此公文並督臣
自題疏稾抄送臺灣與僞藩等看閱致使賊衆危疑抱恨
於臣其臺灣地方形勢兵民剃髮安輯事宜應去應留頭
緒多端不便繁入疏稾吳啓爵常在親履其地俱悉其情
茲專差二員赴
闕披陳面奏本月二十七日僞藩鄭克塽復差馮錫範陳夢
煒同吳啓爵常在齎具降本一道及繳延平冊一副印一
顆輔政公鄭聰印一顆武平侯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
錫范印一顆左武衛將軍何祐印一顆僞藩鄭克塽擬將
所繳印冊令僞副使劉國昌親齎進京臣卽令同吳啓爵

一齊登程其馮錫韓適值抱病不得就道臣留在軍前因
見督臣如此爭執是以得鄭克塽奏本一封冊一付印五
顆發交吳啓爵常在送赴督臣衙門聽其主稟具　題齎
繳去後倘督臣不爲代繳臣一面囑吳啓爵等即行齎進
臣當即親臨臺灣先將要緊之人載入內地安插但僞官
兵民戶口繁多仰祈
皇上迅差戶兵二部前來主裁料理得宜臣奉
命專征勳業已勾當仰候
俞旨以便班師其安插事宜悉交督臣自行料理鄭克塽尙
有招討大將軍印一顆據稱有戶口兵馬各項冊籍俱未
攢造因暫留用候繳合將僞藩鄭克塽所具兵民削髮奏
本一道繳進
御覽其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何祐等及文武大小各僞官
俱在候
旨削髮緣係僞藩繳印事理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並祈
勅旨施行
劉國軒知督提二人各執己見不睦恐臺灣新附心懷危疑
若有一二宵小從中鼓煽其咎誰歸一面差紅旗官巡緝密
布提防一面遣曾蜚同何士隆過澎湖請琅速到臺灣彈壓

琅接軒書卽整備船隻令何士隆曾蜚回覆鄭克塽劉國軒

預接

王師

卷二十九終

臺灣外記卷之三十

施將軍議留臺灣　大清國四海太平

八月初九日琅拜疏曰

題爲恭報微臣先抵臺灣安輯仰祈

睿鑒事竊惟澎湖克捷臺灣求撫兵民俱已削髮臣業經前

後具疏齎繳僞藩鄭克塽降表進上

御覽應當候　旨欽奉遵行兼以出征官兵所需糧餉督臣

卽于六月十一日回省悉皆臣撥船過洋來往載運發給

今各鎮營官兵秋季糧餉過四十餘日尚未運到故未得

前去臺灣如督標所撥付朱天貴官坐赶繒船雙帆艍船

于六月二十二夜内朱興即帶一十三隻徑不請令私自逃回尚有五十一隻配載官兵二千二百五十六名督臣于閏六月十二日差參將洪範傳宣楊俊功齎咨文到澎湖守候盡行弔回矣茲本月初八日僞藩鄭克塽修書差副使何士隆同曾蜚齎送前來僞武平侯劉國軒僞忠誠伯馮錫范各致書一封到澎湖臣軍前稱說臺灣兵民數十萬恐人心危疑不一事久生端請臣速去安插臣立即會議行間各鎮臣酌派各船留守澎湖以爲接運糧粫之用臣統率水陸官兵船隻擬於十一日開駕前抵臺灣彈壓暫行安輯將要緊之人先即載入内地仍移咨督撫或

親臨安插或酌委有司前來料理仰候

勅差戶兵部臣到時與督撫二臣商酌安插得宜臣到臺灣察閱人民土地情形另疏題報更有請者臣右眼自六月十六日衝擊賊䑸被銃打傷醫治至今兩月有餘猶昏昧未明勉強在軍調度勦撫之事勾當臣職已盡伏乞

諭旨准臣班師回汛調治俯賜

睿裁施行爲此具本謹密題請　旨

十一日琅統吳英林賢陳昌楊嘉瑞陳龍等鎮協營守備配造船隻從澎湖開駕進發鄭克塽得何士隆曾蜚回信知琅將到仍差士隆同禮官鄭斌暨父老綵旗鼓樂坐小船出鹿

耳門迎接克塽率國軒錫范縄武洪磊何祐黃良驥等文武俱列隊並番人民等齊集海埏恭迎　王師琅等諸船因風輕微至十三日方到但鹿耳門港路紆迴自相撞衝觸壞船十有餘隻塽令何祐飛駕快哨引港祐正隨其轉灣處樹青爲號方進臺灣登岸劄營會克塽國軒等歡愛倍加禁止搔擾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工不閉肆與國軒等談竟日夜各恨相見之晚隨分送克塽國軒等諸文武官員袍褂靴帽擇吉于十八日薙髮所有各社土番接踵而至皆悉賞其袍帽銀牌及烟布之類皆欣然踊躍安插已定遂恭報入

臺灣日期疏曰

題爲恭報舟師已抵臺灣投誠官兵急需糧餉伏乞

勅旨應給事緣照臣總統水陸官兵船隻于本年八月十一日自澎湖開駕進發業已題報在案其澎湖地方臣酌撥水陸官兵共三千員名大小船三十餘隻留守山海防禦臣于本月十三日到臺灣鹿耳門僞藩鄭克塽遣小船前來接引入港僞侯劉國軒僞伯馮錫范率領各僞文武官員到軍前迎接急隨于本月十八日剃髮臣逐一分發袍帽外套靴令副其各鄉社百姓以及土番壺漿迎師接踵而至臣宣布

皇仁酌量給賞銀牌袍帽靴烟布疋悉歡欣踊躍其故明監

國魯王世子朱桓呈繳金冊一副同瀘溪王朱慈曠巴東
王朱江樂安王朱俊舒城王朱著奉南王朱熿益王宗室
朱鎬等亦赴軍前投見詢稱寧靖王朱術桂聞大師克取
澎湖即全家自縊而死臣就朱慈曠等追取各原受冊印
據稱流落多年貧窘銷用見各住阜地耕種度活玆朱桓
等宗室數人應載入內地移交督撫聽其主裁安插惟臣
舟師今抵臺灣細閱港道紆迴地勢窄狹波濤湍急可謂
至險至固臣雖用兵頗能籌度及此觀看周詳若非
皇上威靈遠震未可力鬥取勝也顧輸誠向化之舉在各偽
文武官員悉懷疑畏獨劉國軒決意傾心以生死聽命于
朝廷免貽生靈塗炭此其人毅然慷慨見機力主歸
命遂使我師不用戰攻而得全國其功不少俯荷
皇上寬恩授以爵秩當有可見効之才也又閱土地肥饒出
產五穀沃野千里人民士番雜處甚爲稠密應去應留臣
經具疏題請未奉
勅旨仰冀迅賜睿奪俾得欽奉遵行更有請者臺灣偽官兵
聽其歸農者甚多而入伍者亦不少當即暫給糧食以安
新附者之心若承交接管此項糧餉何從以應臣于本年
八月初八日承兵部劄付複奉
諭旨其願入伍投誠兵丁著即補經制缺額數內欽遵在案

第查此時額缺零星查補無幾再四籌維閩粤江浙四省溢設營兵蓋因臺灣負抗飄突靡常故增添堵禦今臺灣既平海外可以無患請就福建內地陸營先行酌量裁撤將所裁溢額之糧餉而暫給投誠之兵需可以無外費公帑亦移緩就急一時權宜策應之計也臣一面題請一面挪撥發給俟凱旋之日應撤應留以聽部議定奪臣見今出師臺灣船隻來往越過兩重海洋水程遼遠值玆秋冬北風盛發阻滯難行動經匝月不等非比春夏可以計期而至伏乞

皇上睿鑑迅飭部議或如臣所議裁汰或應就何項措給

勅下督撫著令作速遵行以應發給投誠兵需庶免懸空矣玆在臺灣如鹿耳門大港僚仔港馬沙港打狗港上下淡水等處俱已調撥船兵分布守禦臣帶水陸鎮營官兵一半登岸駐劄一半在船至偽藩鄭克塽偽侯伯劉國軒馮錫范等及各眷口應即一併載入內地緣此時風勁浪狂舟楫難行容俟九月杪風浪稍平即撥載移送督撫安插所有偽官印劄兵民戶口等項繁多一時彙造未得就緒俟其造明交繳到臣即具疏齎進緣係恭報舟師已抵臺灣事理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謹密題請　旨

二十二日施琅奉牲幣告祭成功之廟有曰
自南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民逮賜姓啓土世爲巖疆莫
可誰何今琅賴
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兹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
朝廷而報父兄之職也但琅起卒伍于賜姓有魚水之歡中
間微嫌釀成大戾琅于賜姓剪爲仇敵情猶臣主蘆中窮
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而已祭畢淚下
二十三日琅率吳英國軒等蹈勘南北二路見其山川峭峻
土地膏腴茂林修竹人烟輻輳且番民雜處耕種實海外之
雄鎮若棄而不守則將來不但寄小竊據亦必爲紅毛所圖
其貽害地方又不僅吾閩一省自當請留以作邊海屛藩二
十六日琅回二十八日即將朱桓等諸宗室撥船載過廈門
咨交督撫安插九月初一日國軒面琅請曰臺灣業已安平
交公料理軒豈可久居于此以生外議宜單騎進京
陛見生死付之
朝廷琅是之即撥船與之初六日國軒辭克塽錫范等先渡
海至省見啓聖馳驛進京琅一面發還各省難民又撥船護
送鄭克塽馮錫范洪磊陳繩武劉國昌何祐林陞李茂等諸
文武眷口過廈聽啓聖安插國軒至京　陛見
聖祖大悅即授爲天津衛總兵鄭克塽馮錫范到京

陛見授克塽正黃旗漢軍公錫范正白旗漢軍伯琅見諸凡業已就緒遂將臺灣地方交吳英總統把守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班師至澎湖巡視調理二十五日親祭陣亡諸將士二十六日開船是夜放洋二十七日午刻到廈門十二月初一日琅往福省與部堂蘇督撫會議臺灣棄留衆以留恐無益棄慮有害各議不一琅遂決意主留題疏曰

題爲表陳臺灣棄留之利害仰祈

睿裁事竊照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離澎湖一大洋水路三更餘遙查明季設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餘臺灣一地原爲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于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爲海寇時以爲巢穴及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爲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爲海逆鄭成功所踞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毒海疆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四十餘年無時不仰廑

宸衷日奉　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漁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林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

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禁雖
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逆孽乃一旦稟
天威懷　聖德納土歸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資
皇上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患之禍豈人力所能致哉夫地方
既入版圖土番人民皆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
若棄為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居稠密戶口繁息農
工商賈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實非長
策況以有限之土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渡
載不盡苟且塞責則該地深山窮谷竄伏潛匿者實繁有
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閃民急則走險
糾黨為祟造舟制器剽掠濱海此所謂藉寇兵而齎寇糧
固昭然較著者甚至此地原為紅毛聚處即不貪涎亦必
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鼓
惑人心重以夾板船隻精壯堅大從來海外所不敵未有
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再得此地數千里之膏腴附
其依泊必倡合黨夥竊窺邊場逼近門庭乃種禍後來沿
海諸省斷難晏然無虞之時復動師遠征兩涉大洋汪波
不測恐未易再建成效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孤懸海
中土地單薄界于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于彼而能一
朝居哉是守臺灣則所以圖澎湖也臺灣澎湖一守兼之沿邊

水師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况昔日鄭逆之所以得負抗逋誅者以臺灣爲老巢以澎湖爲門戶四通八達游移肆虐任其所之我舟師往來有阻今地方既爲我得在在官兵星羅碁布風期順利片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復發臣業與部臣蘇撫臣金鋐等會議之中部臣撫臣以未履其地未敢造次臣閱歷周詳不敢遽議輕棄者伏思

皇上建極以來仁風遐暢威聲遠播四海賓貢萬國咸寧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臣服以斯方拓之土奚難設守以爲東南之藩籬且海氛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臺灣澎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爲成例在我

皇上優爵重祿推心置腹大小將弁誰不勉勵竭忠然當此地方初闢設地正賦雜餉殊宜蠲豁見在一萬之兵食權行全給三年後開徵可以佐需抑且寓兵于農亦能濟用可以減省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彼中耕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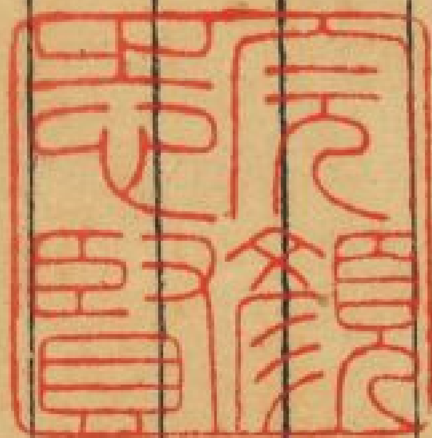
尤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爲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輓轉
運輸亦斷斷乎其不可棄惟棄留之際利害攸關恐有知
而不言之愆如我
朝兵力比于前代何等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無經國遠猷矢
志圖賊狃于目前之安惟計畫遷五省邊地以避寇患致
勢愈熾而生民顛沛往事不臧近禍及今重遺
朝廷宵旰之憂臣仰荷
皇恩天高地厚行年六十有餘衰老浮生頻虞報稱未由熟
審該地形勢而不敢不言蓋臣今日知而不言至後世萬
一滋蔓難圖竊恐
皇上責臣以緘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逭故當此地方創平定
計去留莫敢擔承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
疆因會議之際臣雖諄諄極道難盡其辭在部臣撫臣等
耳目未經又不能悉其槩是臣於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
瀆以其利害自行詳細披陳但事關
朝廷封疆重大棄留出自
乾斷外臺灣地圖一張附馬塘遞進
御覽緣係備陳臺灣去留事宜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鑑全覽施行
聖祖覽琅疏下部議議臺灣僞爲盛天府萬年州天興州今

改爲臺灣府轄三縣以附郭爲臺灣縣南路爲鳳山縣北路
爲諸羅縣仍設道官一員兼轄廈門地方又在於一萬額制
兵內撥出五百多名守備一員轄之爲道標其營制陞轉額
設悉依施琅所議議上奉
旨依議遂收入版圖設置教化永爲海外文物富饒之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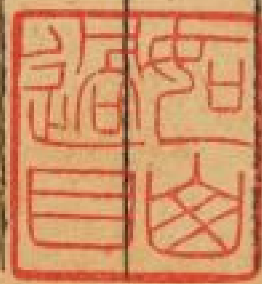
評　新闢天南海外方　人民安堵不須忙
曰　雨順風調昇平福　一統山河帝祚長

附紀廈門當於萬曆甲辰三月初十日雷震一石其文曰
艸雞夜鳴　長耳大尾　銜鼠干頭　拍水而起
殺人如麻　血成海水　揚眉於東　傾陷馬耳
生女滅雞　十倍相倚　志在四方　一人也爾
庚小熙皞　太十伊始
當時人多不解其意今事後方覺其艸雞夜鳴長耳大尾湊
來是鄭字應在鄭芝龍也銜鼠干頭大干之頭是甲銜鼠是
子成功是甲子年生也拍水而起是應成功之踞金廈殺人
如麻血成海水是應成功之征戰害民揚眉於東是應成功
之踞臺灣傾陷馬耳是應馮字言馮錫范專權生女滅雞十
倍相倚十倍爲兆生女合成姚字應在姚啓聖志在四方一
人也爾合之爲施應施琅也庚小熙皞庚小爲康字應在康
熙癸亥年之平山海爲一而太平伊始實賴姚施二人之功

觀此可見沿海遭刦數十年者莫非天也人復何憾焉







卷三十終

